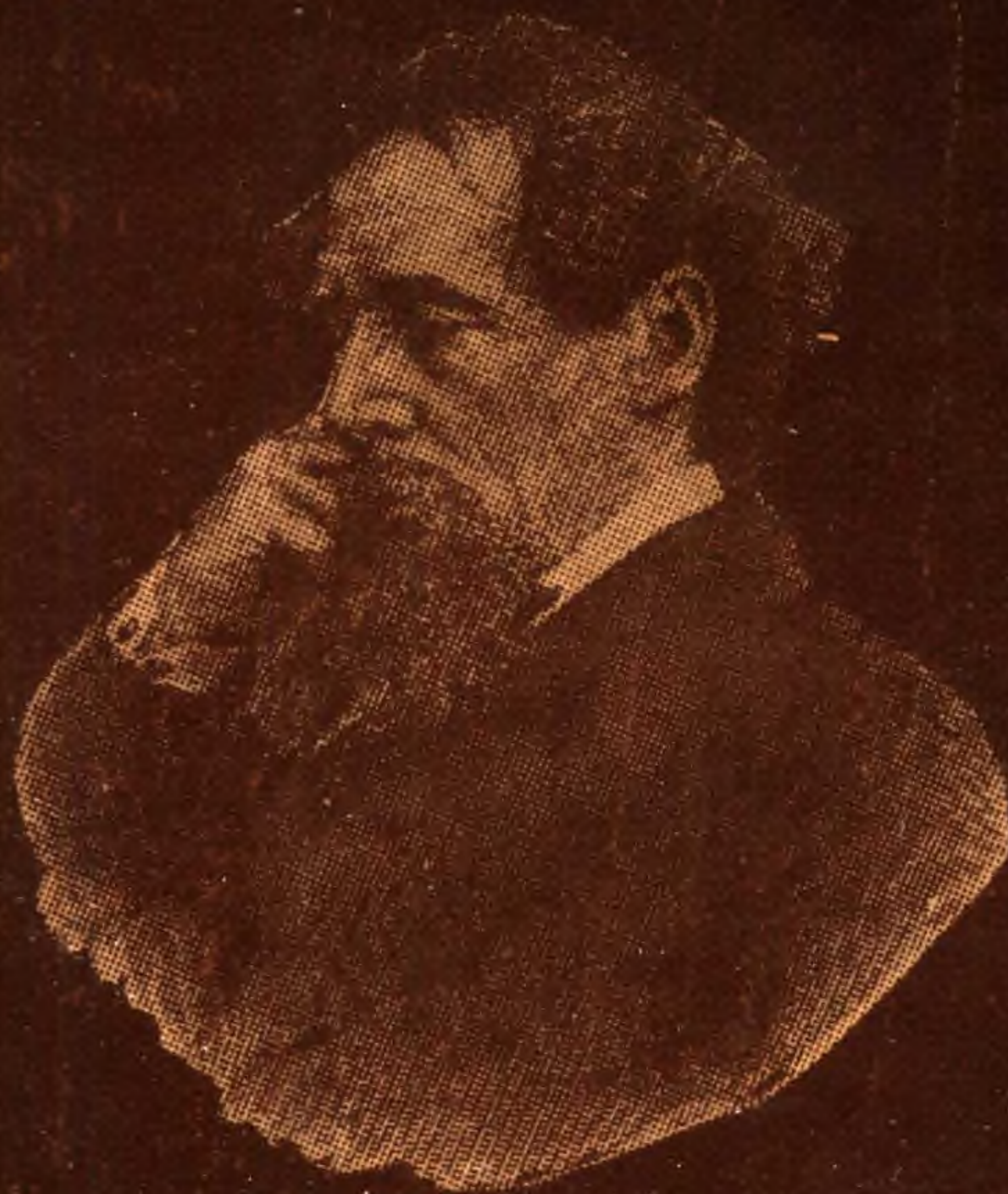


集選司更迭



Charles Dickens: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傳外克威克匹

行發店書駝駱

譯佐天蔣

集 選 司 更 迭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傅外克威克匹

譯 佐 天 蔣 著 司 更 迭

(1)

1947.2



匹克威克外傳

著者 迭更司

譯者 蔣天佐

出版者 駱駝書店

上海北京西路六五七號

◇有版權◇

中華民國卅六年二月初版（一五〇〇）

Charles Dickens: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1

目次

上 冊

作者序	(一)
第一章 匹克威克派	(一)
第二章 第一天的行程，第一晚的遭遇；及其結果。	(五)
第三章 一位新相識。走江湖的戲子的故事。一個討厭的打擾，和一場不愉快的遭遇。	(三)
第四章 野外演習和露營——又是些新的朋友和一個下鄉的邀請。	(四)
第五章 這章不長——除了別的事情之外，主要是描寫匹克威克先生如何從事於趕車，文克爾先生如何騎馬；以及他們做得結果如何。	(五)
第六章 舊派的一局牌——牧師的詩句——歸囚的故事。	(六)
第七章 文克爾先生倒不是打鴿子打殺烏雅，却是打烏雅傷了鴿子；丁格來谷板球隊大戰「金瑪格爾頓」，而「金瑪格爾頓」大吃「丁格來谷」；附帶其他有趣而有益的事情。	(八)
第八章 真情實愛的軌道不是鐵軌，這情形，這裏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明。	(九)

- 第九章 發現和追逐……………(一九)
- 第十章 金格爾先生性格的剛正與否的一切疑問(假使有任何疑問的話)，一掃而空。……………(一九)
- 第十一章 另外一個旅行和一個考古的發現。說到匹克威克先生決定去出席一個選舉大會；還包括老牧師的一部手稿。……………(二〇)
- 第十二章 描寫匹克威克先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對於他的一生是個新記元，對於這部歷史也是。……………(二一)
- 第十三章 關於伊頓斯威爾；關於那裏的政黨的情形；關於一個選舉——給這個古遠，忠誠，和愛國的市鎮選出一位參加國會的議員。……………(二六)
- 第十四章 包括對集合在孔雀飯店的一幕的簡單的描寫，和一個旅行商人講的故事。……………(二六)
- 第十五章 這裏有兩位出色人物的忠實的肖像畫；還有在他們府上舉行的「大早餐」的精確的描寫；這場早餐引出和一位舊相識的相遇，於是開始另外一章。……………(二七)
- 第十六章 一場內容豐富得非常簡單的描寫所能形容的奇遇。……………(二九)
- 第十七章 說明在某些情形之下霍風濕病有激發創造才能的作用。……………(三〇)
- 第十八章 簡單的說明兩點；——第一，希斯底里克的威力，第二環境的力量。……………(三三)
- 第十九章 快活的日子，得了不快活的收場。……………(三四)

第二十章

這裏可以看出這麼道孫和福格是辦事的人，他們的辦事員是無所事事的人；怎麼推勒先生和他的失散多時的父親有一場傷心的相見；還可以看出聚在「喜鵲和殘格」的是何等高尚的精髓，及下面一章一定是何等美妙的一章……

(二六三)

第二十一章

老頭兒搭上了他所偏愛的話題講了關於一個古怪的當事人的故事……

(二六〇)

第二十二章

匹克威克先生旅行到伊普斯威，碰到一件跟一位帶黃色捲髮紙的中年婦女有關的羅曼蒂克的奇遇……

(二六五)

第二十三章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在他本人和屈拉倫先生的酬答比賽中大顯身手……

(二七一)

第二十四章

彼得·瑪格納斯先生起了妬忌心，中年婦女起了疑心，因此匹克威克派們落了法網……

(二七〇)

第二十五章

在許多趣事之中，說明奴普金絲先生怎麼成嚴而大公無私。維勒先生怎麼打回假·屈拉倫的繩子，像打來的時候一樣重。還有另外一件事

(二七六)

情，讀下去自然分曉……

(二七六)

第二十六章

這裏是巴德爾控告匹克威克的案子進行情形的一斑……

(二七七)

第二十七章

沙姆意爾·維勒到道金巡禮，看到他的繼母……

(二七五)

第二十八章

與高采烈的聖誕節的一章，其中記述一個結婚和其他一些玩兒；這些雖則都是甚至像結婚一樣好的風俗；但在這種墮落的時代，却不能完全全宗教味兒了……

(二七八)

作者序

一個作者，他有滿肚子的話要在序文里說，並且希望所說的被人傾聽，這不妨比做一個人一把拉住要跨進戲院的朋友，要他且慢去看戲，先找個地方擦擦天。

可是，「序」雖則難得被讀，卻不斷的被寫，無疑是爲了「後代」的好處；「後代」這位人物（他會立地變成巨富）是被贈予了如此之豐富却又如此之毫不相干的。那末，我也就在一般的紀念物之內加上我的遺產吧。

在原先的版本「序」里，已經說過，「匹克威克外傳」●是企圖介紹一些趣人和趣事，並沒有計劃好什麼精巧的結構，甚至當時作者都沒有認爲可以這樣做，因爲這小說發表的時候是採取了那樣散漫的方式。「匹克威克社」這一機構，在小說的進展中發現它是難於處理的，所以就逐漸放棄了它。雖然如此，就某一點而言，經驗和研究後來教導了我一些事，以或許我現在能够作這樣的願望吧：這些章回是被普遍的興趣這一更靈的鍊索所貫串在一起的，並且，不管它們是怎樣的，它們却正是我所企圖的東西。

我看到不少的出版物說到我這部書的來源；那些文章——在我看來，具有十足的新奇的魔力，因爲這類故事的時時出現，我不妨推斷我的讀者們對於這個問題是有興趣的了，那末我就來說說它一說。

我那時還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在記事晨報上發表些小說（後來集成一個集子，分作兩卷出版，有我的可敬的朋友喬奇·克魯克齊克 George Cruikshank 作的插畫），其中有幾篇吸引了現在這書的發行者，就約我寫點什麼出一個「先令月刊」●——這種刊物那時候在我，並且我相信在任何別人也是一樣，覺得很陌生，我只模糊的記得有某些充長不堪的小說是那種形式，它們常常由小販們帶到鄉村里各處販賣，並且我記得在我開始當「人生」的學徒之前，曾經在其中

的某些書上灑過無數的眼淚。

我打開我在浮尼凡爾旅館的房間的門，接待了代表出版公司的經理；我以前或者以後都沒有見過他，但他却就是我在兩三年之前向他買了我的第一本雜誌的人，而就在那雜誌上，我的最初的流露物——被我在一天黃昏的時候，懷着恐懼和顫慄，偷偷塞進弗利脫街的一條黑暗的街堂里的黑暗的郵局的黑暗的信箱去的——第一次被光榮的印了出來；在那可紀念的時際——我記得多麼清楚——我走過韋斯明斯脫堂，鑽進去就了半個鐘頭，因為我的眼睛由於快樂和驕傲的淚而模糊了，不能够在街上，看，也不宜於在街上被看；我把這件偶合的事告訴了我的客人，我們兩人都說是吉兆；於是談到正事。

提供給我的意見是這樣的：這每月出版一冊的刊物在若干意味上是作為西摩先生（Mr. Seymour）作畫片的工具；他們還有一個想頭，我已經記不清楚是那位可敬慕的幽默畫家的還是我的客人的了，說是有了一個「寧洛社」，社員們出去打獵、釣魚等等，而由於缺乏熟練的技術，以致惹了許多麻煩，這是再好不過的材料；我在考慮之下，提出了異議；我雖則是出生在鄉村，並且在鄉村受了部分的教養，却不是怎樣的游獵家，除了各種的運動是會的那種想頭呢，也並不新鮮，已經被用得很濫了；假使圖畫是從文字中間自然產生出來，那一定會更好得無限；而我呢，倒是歡喜照我自己的辦法，對於英國的景象和人物作更自由更廣泛的描寫，並且我恐怕我終於是一定要這樣做的，不管在開頭的時候給我自己定了什麼道路，我的意見被採納了，我就想到了匹克威克先生，於是寫了第一期的文章，西摩先生就根據校樣作了「匹克威克社」的畫面，和該社創辦人的快樂的肖像，從此以後，一看見那畫像就知道是他，也可以說那畫像使他變成了現實的人。我把匹克威克先生和一個社聯繫起來，是因為原來的建議，文克蘭先生尤其是為西摩先生而設的。我們開始的第一期不是三十二頁，而是二十四頁，有四張畫片而不是兩張。在第二期還沒有出版的時候，西摩先生就突然的和悲哀的死了，這使得已經在蘊釀中的一點得迅速的決定，每期改成了三十二頁和兩幅插圖，這樣一直出到完結，我的朋友們對我說那是一種低賤的出版形式（原註，）我要因此毀掉一切初升的希望，而我的朋友們所說的是如何正確，現在是每個人都知道的。

（原註） 這部書，照那時侯小說的通常定價計算的話，要值到四鎊半的樣子。

鮑茲 (Boaz) 是我在記事裏報用的筆名，也附列在這部書的每月分冊的封面上，並且以後還被保留了很久；它是一個被鍾愛的孩子，我的小弟弟的綽號，爲了紀念「威克菲爾的牧師」。我稱他爲毛恩斯，談話的用鼻音來讀，變成鮑茲，再加以簡縮，就變成鮑茲。這在我做一個作者之前，鮑茲早已是我的一個很熟悉的成語，所以我就用了它。

關於匹克威克先生，有人說，他的性格隨着書頁的增加而有了決定的變化，他變得更好些更懂事了。我並不認爲這個變化會使讀者覺得勉強或者不自然，假使他們想到，在現實生活里，一個有點什麼幻想傾向的人首先給我們的印象通常是他的特性和怪癖，祇有在我們和他比較熟悉了之後，我們才開始透過這些表面的迹象，瞭解他們更基本的部分。

爲了免得叫一些善惡的人不能分辨（正如老死鬼）●新近出版，有些人就不能瞭解）宗教和宗教的口頭禪，不能分辨虔誠和虔誠的僞裝，不能分辨對於經典上的偉大真理的謙卑的崇敬，和把它的字句而非精義狂妄而橫蠻的濫用於人生的最卑賤不過的事故和最平凡不過的紛爭，使愚昧無知者爲之大惑不解，那末，我願他們知道，這里所諷刺的老是後者而非前者。更進一步說，這里對後者的諷刺是把它作爲無論如何跟前者不相協調，不可能聯合一致的，而且是社會上所存在的最惡的，最有毒的虛偽之一——不管它的總部是設在厄克塞脫大會堂 (Exeter Hall) 或者厄本尼俗小禮拜堂 (Ebenezer chapel) 或者是兼於兩處。對於這樣淺顯的題目可以說是無需多贅一詞的。但是，某種抗議却決不過時：我要抗議對於神聖的事物的那種粗俗的狎玩，掛在嘴上却懈怠在心里，或者抗議把基督教和某種人混爲一談，這種人是照斯威夫特 ●的話說，所懂得的宗教恰恰只够使他們互相恨，却不夠使他們互相愛。

翻閱這些重版的篇章，來考察從它們最初被寫成到現在重印，我們周圍在幾乎不知不覺之中已經發生了怎樣重要的社會改革，我覺得奇異而有趣。辯護士的許可證問題以及陪審官們被微妙的造成的困惑，都還有待消除；同時，指導國會選舉（尤其是州選舉）的方式的改善，也還是在可能範圍之內，但是，法律上的改良已經創斷了道孫和福格諸先生的爪子，在他們的書記們之中，爲了良好目的的自尊、相忍、教育和合作的精神，已經傳播起來了；難得遠遠的地方被連繫在一起，給「公眾」以即時的便利，而給使「公眾」獨受其害的那些卑微的叛賊、盲目和偏見的大眾，以及時的毀滅；關於負債的監禁的法律已經改了；而弗利脫監獄是已經拆掉了！

回顧這樸短的一個時期有如此的成就，那末縱使誰也不知道吧，但却可能在這一個世紀之內發現，甚至市鎮和鄉村的行政官都被教育得知道每天「常識」和「正義」握手，甚至「可憐的法律」也會憐憫弱者，老者和不幸者；學校，在基督教的廣泛的原則之下，成爲這文明國土全境的最美好的裝飾；「監獄之門」要在外面加上大門大鎖，正如在裡面一樣；端莊及康健所需的普通的財產之普遍的分散，既是窮人中間最窮的人的權利，也是富人的安全和「國家」的安全之所必不可少；有少數微小的機關和團體——比圍繞着他們怒吼的偉大的人海里的水滴還小——不放縱「熱病」和「癆病」對上帝的創造物肆虐，或是爲了「死亡的舞蹈」永遠彈奏它們小小的四弦琴！

- 本書原名 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應譯作「西克威克社的遺稿」，簡稱 The Pickwick Papers，有人譯爲「西克威克遺稿」，其實很不妥當，還不如林紓所稱的「西克威克遊記」，現在姑爲本書定名「西克威克外傳」。

- 先令月刊，並非雜誌，而是把一部長篇小說每月出一分册，這是一種通俗的出版方式，現不再被採用。

- 「威克菲爾的牧師」爲哥爾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29—1774，英國詩人、小說家及劇作家)之名著，迭更司或很受其影響，該書敘普林羅斯(Primrose)家庭，最小一兄弟名毛息斯。

- 老死鬼(Old Mortality) 英國大文學家 R. W. Scott 所作小說。

-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 出生於愛爾蘭的英國偉大諷刺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格列佛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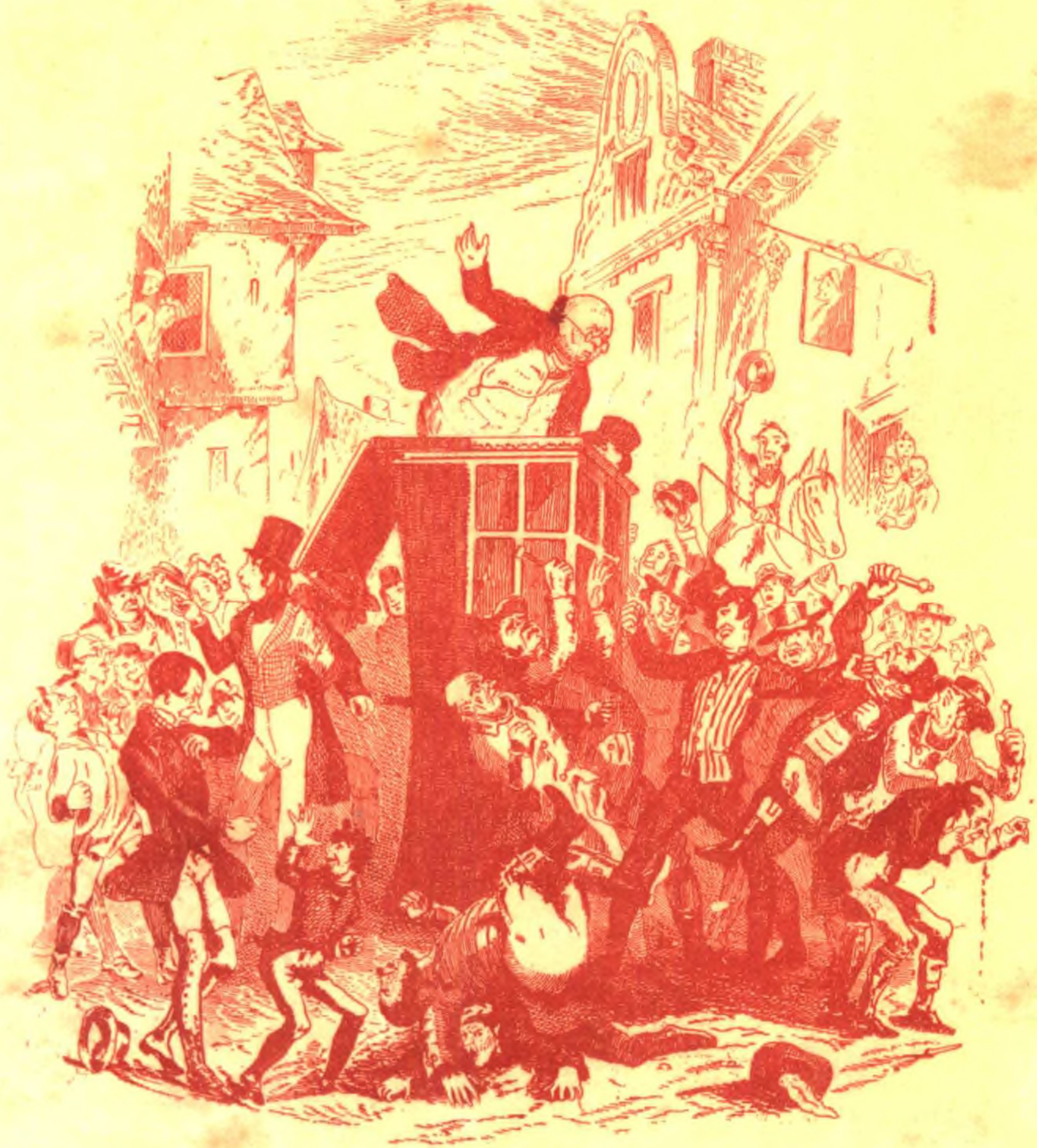
Lucas J. R.













第一章

匹克威克派

擴除疑雲、變幽昧爲矚目的光明，使不朽的匹克威克的光榮事業的早期歷史得以傳世，這第一線光輝，是檢閱匹克威克社的如下的會議錄所得來的；編者把這些文件呈奉於讀者之前，感到最高的榮幸，因為這是一個證明——證明了他鑽研這些交託給他的浩瀚的文件的時候所具的小心謹慎、孜孜不倦的勤勉和高超的眼力。

「一八二七年五月十二日，匹克威克社永任副社長約瑟夫·史密格斯老爺主席，一致通過如下的決議。

「在會中宣讀了匹克威克社社長沙姆意爾·匹克威克老爺提交的題爲「關於罕普斯德池的水源之臆測，以及鐵脫爾拜（一種蝙蝠）理論之意見」的意見書，大會覺得異常的滿意，並且無限的贊同，因此特向正社長沙姆意爾·匹克威克老爺報以最熱烈的謝意。

「因爲大會深知，這一著述，正如匹克威克社社長沙姆意爾·匹克威克老爺在洪賽、海該脫、布列克頓，以及坎波威爾各地之不懈的調查研究一樣，必然對於科學大有貢獻，所以他們當然而然的相信，假使伸展他的旅行的足跡，因而擴大了他的觀察的範圍，把這位學者的學說推行到更廣闊的領域，那是對於知識的提高和學術的傳播，必然而然有不可估量的利益的。

「大會根據上述意見，慎重的考慮了正社長沙姆意爾·匹克威克老爺和其他三位匹克威克社社員——他們的姓名下面就要提到——所提出的一個提案：組織一個新的部門，定名爲「匹克威克社通訊部。」

「上述的提案得到了大會的批准和贊同。

「因此之故，匹克威克社通訊部正式成立；指定匹社正社長沙姆意爾·匹克威克老爺，匹社社員屈來西·丟普曼老爺，匹社社員奧古斯脫·史拿格拉斯老爺，匹社社員那生聶爾·文克爾老爺四位為部員；並且要求他們，把關於他們的行程和考察關於他們對人物和風俗的觀察，以及關於他們的奇遇的全部，包括關於地方上的景色或社團的一切故事和文件，確實的記錄下來，隨時向倫敦的匹克威克社作報告。

「大會所誠意確認的原則是「通訊部」的人員各自擔負他的旅費；在這一條件之下，不反對該部人員隨意延長旅行時間以從事於考察。

「因此應通知該通訊部人員，他們的提議——即支付他們的信件郵費和包裹運費的提議，已由大會加以考慮。大會認為這種提議不失為胸懷偉大的人所提出，因此之故，大會宣佈完全同意。」

大會秘書還加了如下的記述：——在上列決議宣讀的時候，聚精會神對着他的（秘書的）臉的那只禿頂和那副圓眼鏡，假使被一個偶然的旁觀者看到，也許不覺得其中有什麼特別之點吧。然而對於知道匹克威克的偉大的頭腦正在那顆頭下面活動，匹克威克的銳利的眼睛正在那眼鏡後面閃爍的人們，那當然是大有興味的。窮究了不凡的罕普斯德池的水源，以及由於他的鐵腕辯論而激動了科學界的這位人物，冷靜而無動於中的坐在那裏，正如冬日凍結的一池深水或是藏在一只土壤的最深處的一隻編蝠一般，當他的信徒們同聲高呼「匹克威克」全場興奮如狂，而他慢慢的爬上所坐的宮椅，對他自己所創辦的團體發言的時候，這情景又是何等的更加有味呵。這動人的場面真够一個藝術家加以研究的。口若懸河的匹克威克，一只手文雅的背着藏在上衣的尼巴裏，一只手在空中揮舞，佐助他的雄辯；因為升高了地位而顯露出來的緊身褲和皮褲腿，假使是穿在一個平常人身上的話，人家也許會不加注意的，但是當匹克威克穿了它們，那就引起一種——假使不妨這樣說的話——不由自主的敬畏了，旋擁着這些緊身褲和皮褲腿的，是自告奮勇要分擔他的旅行的困苦的人們，也當然是分享他的發現的光榮的人們，他的右手是坐着屈來西·丟普曼先生，這位過於多情的丟普曼在上了些年紀的智慧和經驗之外，却有一個孩子的熱情和火氣，醉心於一個極其有藥而可原諒的人情之常的弱點——戀愛。時間和食物，把這副曾經

羅曼蒂克的身材擴大了，絲質的黑背心，越來越擴展，它下面拖着的金鏈鏈一吋一吋的縮出丟普曼的眼光之外，廣闊的下巴逐漸侵佔了白領帶的邊界，但是丟普曼的靈魂沒有改變——崇拜女性仍然是他的最主要的嗜好，在偉大的領袖的左手坐着的史拿格拉斯，他的身旁是好運動的文克蘭，前者當於詩意的裏在一件神祕的狗皮領的藍色斗蓬里，後者給一件新的綠色獵裝，格子領巾和緊緊裹在腿上的褐色短褲生色不少。

「匹克威克先生在這會議上的演說，還有當場發生的辯論，都記錄在該社的會議錄上，兩者都和其他有名團體的會議情形極其酷肖，我們且把那些記錄抄在這里，因為在偉人們的言行紀述中尋求互相類似之處，總是很有趣味的。」

「匹克威克先生認為（祕書說）榮譽是人人心中所寶貴的。詩名是他的朋友史拿格拉斯所重；征服異性的榮譽，對於他的朋友丟普曼，也是同等的可貴，而他的朋友文克蘭的胸中最高的慾望，是在田野、空中和水中的遊藝方面獲得榮名；他（匹克威克先生）呢，不必否認他是愛着人類的情慾和人類的感情的影響的（采聲）——還可能是人類的弱點——（「不」的高呼）；但是他要說，假使他的胸中竟有自高自大的火爆發出來的話，另一種慾望就是首先要謀人羣之福利的慾望，一定有效的把它撲滅掉。人類的讚美是他的「韻律」，博愛是他的保險公司（劇烈的采聲）。他覺得有點兒驕傲——他坦然承認這一點讓他的仇敵們儘量去說吧——他覺得有點兒驕傲，那是在他把鐵說兩拜理論公之於世的時候，無論那也許會聞名，也許不會聞名。（一聲「聞名了」的呼聲和大聲的喝采。）他不妨接受剛才聽到的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的話吧——是聞名了，但是即使這篇論文的名氣出到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吧，而作為作者的他所將感到的驕傲，還是算不了什麼的，——假使比起現在，他一生最驕傲的頃刻，對他周圍看管的時候所感到的驕傲來（采聲）。他是一個卑微的人罷了（「不不」）然而他不得不感覺到他們已經選擇了他來負擔一件極其光榮，也有點兒危險的工作，旅行是麻煩的事，而馬車夫們的頭腦是不穩當的，請大家出去看看，想一想周圍在演出的情景吧。公共馬車是到處在鬧翻車的花樣，馬脫韁，船翻掉，汽鍋爆炸（采聲——一聲「不是」）不是嗎？（采聲）倒要請那位大呼「不是」的可敬的匹克威克派出來說說不是的理由，假使他說得出。（采聲）說「不是」的是誰？（熱烈的采聲）是不是什麼無聊的落魄的人——他不說是負販之流（高聲喝采）——這種人，因為妬忌他（匹克威克先生）的研究所獲得的——也許是非份得來的——讚美，並且因為自己的

可憐的敵對企圖受到成堆的斥責而傷了心吧，所以出之於這種卑劣的和誹謗的——

「布萊頓先生（愛爾德該脫地方的）起立發言。這位可敬的匹克威克派所說的是不是指他？」「秩序，」「主席，」「是的，」「不是，」「說下去，」「不要說，」等等的叫喚。」

「匹克威克先生的聲音是不能被騷擾的聲音所滅默的。他是指的那位可敬的紳士（大激動）。」

「布萊頓先生說他用深深的輕蔑斥拒這位可敬的紳士的不正當的和非體的責難（大喝采。）這可敬的紳士是個騙子（極大的騷亂以及大聲叫喚「主席」和「秩序。」）」

「奧·史拿格拉斯起立發言。他跳到椅子上（羞）。他要請問本社的兩位社員之間這種場台的爭執，是否應該容許這樣繼續下去。（聽聽）。」

「主席是深信這可敬的匹克威克派可以取消他剛才所說的那種字眼。」

「布萊頓先生雖然對於主席有一切可能的尊敬，却深信他不能取消。」

「主席感到他的斷然的責任是質問這位可敬的紳士，他剛才脫口而出的字眼，在他用來是否通常的意味。」

「布萊頓先生毫不猶疑的作答說，不是通常的意味——他是在匹克威克派的意味上用這個字眼的。（聽聽。）他理應承認，就個人而言，他對那位可敬的紳士是抱着最高的尊敬和推崇的，他祇是在匹克威克派的類屬之下，認為他是一個騙子。（聽聽）。」

「匹克威克先生對於他的可敬的朋友的這個公正坦白而充分的解釋，覺得很滿意，他要求立刻瞭解他，他自己所說的話的意義，也祇希望得到匹克威克派的解釋而已。（采聲）。」

記錄到此為止了，而我們完全相信爭執也是到此為止的，因為已經達到如此之極其可以滿意的，而且如此之明白的地步，下章所錄的事實，雖然我們沒有找到正式的記錄，却是根據書信和其他權威的手稿，小心搜集起來的，真實得毫無疑問，所以不妨把文章整理成爲連貫的形式。

第二章

第一天的行程，第一晚的遭遇及其結果。

太陽，這個一切工作的守時的僕役，剛剛升起，開始照亮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的早晨，這時沙姆意爾·匹克威克先生像另一個太陽似的從他的睡眠中醒了；推開臥室的窗戶，俯瞰外面的世界，他的脚下是高斯維爾街，他的右手是高斯維爾街——他的左手，眼界所及之處也是高斯維爾街；而對過呢，也就是高斯維爾街的對街。

「這，」匹克威克先生想，「這就是那些哲學家們的狹小的眼界，他們滿足於考察放在他們眼前的東西，不看藏在視線之外的真理，我假使也以此為滿足的話，那就是永遠凝視着高斯維爾街，却不去深入環繞在它四面的隱藏的鄉村。匹克威克先生發了這一通美麗的思想之後，開始把衣服放進旅行皮箱，俾人們是很少對於服裝過於拘泥的。光臉，打扮，喝咖啡，很快完成了。隔了一個鐘頭，匹克威克先生手里提着皮箱，大衣口袋里放着望遠鏡，背心口袋里放着準備記下任何值得一記的發現的筆記簿，走到停在聖瑪丁廣場上的馬車旁邊。

「馬車！」匹克威克先生說。

「這里來先生，」一個異樣的人叫他，這人穿着藏藍布的上衣和同樣料子的圍裙，頸子上繞着銅牌子和號頭，像是什麼被編了目錄收藏着的珍奇物品，這是一個船夫。「這里來先生哪，第一輛車子。」這第一輛車子被從他在抽着第一袋烟的酒店里叫來之後，匹克威克先生和皮箱就進了車箱。

「到金十字」匹克威克先生說。

「祇是一寶（一先令）的生意，湯梅」——馬車開走的時候，車夫悻悻的對他的朋友船夫叫喚說。

「這馬有多少歲數了，我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問，用預備付車錢的一先令銀幣括着鼻子。

「四十二歲」車夫回答，斜着眼看着他。

「什麼？」匹克威克先生脫口而出的喊了一聲，伸手摸了筆記簿，車夫把話重新說了一遍，匹克威克先生緊盯着那人的

臉看看，但是他的表情毫無所動，所以他把那句話記上了簿子。

「你每次叫他在外面拉拉多少時候？」匹克威克先生問，探求更多的材料。

「兩三個禮拜」那人回答。

「禮拜？」匹克威克先生吃驚的說：——筆記簿又拿出來了。

「牠在家的時候，是住在噴香維爾」車夫冷冷的說，「但是我們很少讓牠回家，爲了牠很衰弱。」

「爲了牠衰弱，」大惑不解的匹克威克先生重複他的話說。

「把牠卸出車子的時候，牠就總是跌跟斗，」車夫繼續說：「但是牠委在車子上的時候，扣得牢牢的，拉得緊緊的，牠就不

大跌得下去了，而且我們有兩只交關大的輪子，祇要牠一動，輪子在牠後頭滾，牠就只好向前跑——不得不跑末。」

匹克威克先生，把這話的每一個字都記進了筆記簿，打算把它報告給社里，作爲一個卓越的實例，證明馬在困難的境遇

之下生命力的頑強。記錄剛剛完成，他們已經到了金十字，車夫跳了下來，匹克威克先生鑽了出來，在焦急的等候他們的偉大領袖之來臨的麥普曼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蘭先生擁上來歡迎他。

「車錢拿去吧，」匹克威克先生說，把那先令遞給車夫。

這位飽學之士是何等的驚異，那令人莫測的傢伙把錢丟在人行道上，並且用隱晦的字句，說他要求讓他摸他（匹克威

克先生）一頓，作爲車錢。

「你發瘋了，」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要不是喝醉了，」文克爾先生說。

「或許兩者兼而有之，」丟普曼先生說。

「來吧，」馬車夫說，揮拳足像一架鐘的機器。「來吧，——你們四個一道來。」

「出花樣了，」半打的舊車車夫喊。「動手呀，沙姆。」——於是他們興高采烈的圍了攔來。

「什麼事呀，沙姆？」一位穿了黑色印花布袖套的紳士問。

「什麼事？」車夫回答說，「他抄我的號頭幹什麼？」

「我沒有抄你的號頭，」吃驚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那你記了幹麼？」車夫問。

「我沒有記呀，」匹克威克先生憤然的說：

「誰信得過嗎？」馬車夫繼續說，對着熱鬧的衆人申訴着，——「誰信得過嗎？他明明是個告密者，坐上一個人的車子，不但

記了他的號頭，奉外還把他說的話一句一句都記了下來，」（匹克威克先生臉上閃出一線亮光，——那是筆記簿的原故呵。）

「他到底記了沒有？」另外一個馬車夫問。

「他記的，」第一個車夫回答，——「而且賴我說要打他，還找了這三個人來做見證。但是我要叫他吃頓生活，那怕有六

個月我坐的。」車夫用對於自己的財產毫不顧惜的樣子，把帽子向地上一慣，於是打掉了匹克威克先生的眼鏡，接着又是一

拳打在匹克威克先生的鼻子上，另一拳打在匹克威克先生胸口，第三拳是在史拿格拉斯先生的眼睛上，第四拳來了一個變

化，打在丟普曼先生的腰里，隨後跳到馬路上，隨後又回到人行道上，終於把文克爾先生身上所有的暫存的一點膽量，打得個

消火滅，而全部祇是幾秒鐘的功夫。

「警官在哪里？」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把他們放在水龍頭下面沖沖，」一個賣熱餡兒餅的人提議說。

「你們要受到處罰的，」匹克威克先生啾啾的說。

「告密者們」羣衆喊。

「來」那車夫叫，他是一直在揮拳頓足的沒有停過。

到這時爲止，羣衆是消極的旁觀者；但是匹克威克派是告密者的消息在他們中間傳開之後，他們開始很活潑的討論把那熱心的賣餅人的提議付之實行是否妥當了。要不是一個新來的人，使這場騷擾出乎意外的告一結束的話，他們會做出什麼侵害他人的行動，那是無須說得的。

「什麼花頭？」一個有點高、有點瘦削、年紀輕輕的、穿一件綠色上衣的人說，他從停車場那裏突然走了出來。

「告密者們」羣衆又喊。

「我們不是」匹克威克先生吼似的說：那種聲調在任何平心靜氣的人聽來都是有說服力的。

「你們到底是不是——到底？」青年人對匹克威克先生說：一面用手推開那些擠在那里的人們的臉孔奪路前進。

那位學者匆匆用幾句話解釋了事情的真相。

「跟我來吧，那末」穿綠色上衣的「他」用力拖着匹克威克先生跟他走，一面不停的說話。

「喂，九百二十四號，把車錢拿去，走你的路，——可尊敬的紳士——我很熱的，——別胡說了，——這裏走，先生——你的朋友們呢？——完全是誤會，我知道，——不要介意，——意外是不免的，——秩序最好的家庭，——不要喪氣，——運氣不好，——拉他起來，——勸勸他，——歡喜這個滋味吧，——該死的流氓們，——陌生人一面不斷的說着這類斷斷續續的不成句法的話，而且說得異常的流利，一面領路走到旅客特車室，後面緊緊跟着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信徒們。

「喂，堂館！陌生人喊，非常猛烈的撒着鈴，『每人一杯——白蘭地和開水，熱濃，甜多——眼睛受傷了，先生，堂館，拿生牛排來給這位紳士醫眼睛——醫傷再沒有比生牛排更好的了，先生，冷冰的路燈桿子很好，可是道不便利——古里古怪的在大街上站半個鐘頭，把眼睛貼在路燈桿子上，可不是該死——呃——很好——哈哈！』這位陌生人滔滔不絕的說了這些之後，也不停下來喘一喘氣，一口就吞下了整整半派因脫在冒着熱氣的白蘭地和開水，於是寫寫意意的向一張椅子裏一靠，好像絕沒有發生過什麼不平常的事情。

匹克威克先生在他的三位同伴忙著向新相識表示謝意的時候，得空觀察了一下他的服裝和外貌。

他是約模中等身材，但是由於身體的瘦削和腿子的長，使他顯得高了許多。那件藍色上衣，在流行燕尾服的時候是一件講究的常禮服，但是顯然在那時是一個比這位陌生人矮小得多的人穿的，因為那兩只沾污了的和褪了色的袖子，幾乎够不到他的手腕，這上衣是被緊緊的扣在身上，一直扣到下巴，緊得大有裂開背縫的危險，頸子裏沒有襯衫，祇有一條舊的綢領帶。狹小的黑色褲子上，這里那里露出發光的補釘，說明了它服務的時間之長；褲管緊緊裹在一雙打過補釘的鞋子上，好像要想掩飾那憔悴的白襪子，然而襪子還是清清楚楚的看得見。長長的黑頭髮蓬鬆的逸出在撮尖的舊呢帽的下面的兩邊，從手套統子和上衣袖口之間，可以看出他的光光的手腕；他的臉孔瘦削而乾枯，但是整個的人洋溢著一種形容不出的神氣——洋洋得意的厚顏無恥和充分的泰然自若。

這樣的人就是匹克威克先生透過眼鏡（他很幸運的重獲了它）所凝視着的人，也就是在他的朋友們說盡了感激的話之後，於是他自己上去用精雅的文辭，對於他剛才的援手致最熱情的謝意的人。

「不要介意，」陌生人很突兀的打斷匹克威克先生的話說，「够了——不用再說了，那車夫是伶俐的傢伙，——拳頭打得很好，但是我要是你那穿綠大衣的朋友的話，——見鬼的，——敲他的頭，——當真末，——豬叫一聲的功夫（很快），——還有那寶餅的，——不吹牛。」

洛徹斯透的馬車夫進來打斷了這有條有理的言論，他告訴他們，「海軍司令」號馬上要開了。

「海軍司令號！」陌生人說，站起身來，「我的車子，——坐位訂了，——邊上的一只——讓你們去付酒賬了，——要換個五塊頭的，——填銀子，——假造的廢物，——不行，——沒有用，——呢？」他極其狡猾的搖搖頭。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三位同伴預定的第一個歇脚地點也是洛徹斯透，他們把這告訴了新相識之後，大家同意了去坐馬車背後的座位，可以四個人坐在一起。

「上來吧，」陌生人說，幫助匹克威克先生登上車蓬，但是拉得這樣的鹵莽，以致大大損害了這位紳士的舉止的莊嚴。

「有行李嗎？先生？」車夫問。

「誰——我就是這個褐色紙包，如此而已，別的行李走的水路。——大箱子釘上了釘子，——大得像房子，——重，重，重得要死，」陌生人回答，一面把褐色紙包儘量向口袋裏塞，這聽得極其可疑，像是裏面祇有一件襯衫和一條手絹。

「頭，頭，當心你們的頭，」馬車開出低低的拱門——在那時代停車場的入口處是這樣的——的時候，「能言善辯的陌生人喊：『可怕的地方——危險的工作——有一天——五個孩子，——母親——高高的女人，吃着夾肉麵包——忘記了拱門——咬壞——一攪——孩子們一看——母親的頭沒有了——三明治還在她手里——沒有嚼好塞進去了——一家的頭腦沒有了——怕死人怕死人，請看白度先生——好地方——小窗戶——又是什麼人的頭要沒有了呢，先生——沒有好的留神啊——呢先生呢？』」

「我是在沉思，」匹克威克先生說：「在想著世事的無常。」

「啊！我知道末——頭一天從王宮的大門進去，第二天從窗戶里出來，是哲學家嗎，先生？」

「人性的觀察者，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我也是末，許多人都是的，當他們沒有什麼可做而且更沒有什麼可得的時候，詩人吧，先生？」

「我的朋友史拿格拉斯先生，有強烈的詩人氣，」匹克威克先生說，「我也是末，」陌生人說，「史詩——一萬行——七月革命——當場做出來的，——白天是瑪斯（戰神），夜里是阿波羅（音樂、詩歌、太陽等之神）——野戰砲砰砰，七弦琴鏗鏘。」

「你是親身參與那種壯烈的場面的嗎，先生？」史拿格拉斯說。

「親身當然是的囉，」開着鉛，——想到一個意象，——趕緊跑到酒店裏——把它寫了下來——再回來——嘶，嘶——又是一個意象——又到酒店裏——筆和墨水——再回來——殺和砍——高貴的時代，先生，遊獵家吧，先生？突兀的掉轉話頭對文克爾先生說。

● 這是金格爾先生的想像富有預言力的明證；這段對話是一八二七年的事，而「革命」是在一八三〇年——原註。

「不敢當，先生，」那位紳士回答。

「好玩意，先生——好玩意。狗呢，先生？」

「暫時還沒有，」文克爾先生說。

「啊！你應該養狗呀——好畜牲啊——機敏的動物——我從前有隻狗——波因透——驚人的本能——有一天出去

打獵——進圍場的時候——打了噫哨——狗站住不動——又打噫哨——波恩托（即波因透之變音）——不中用；木頭

似的——喊牠——波恩托，波恩托——動也不動——狗是被釘住了似的——訂著一塊牌子——一看牌子上寫著字——

「獵場看守人奉命，凡進入本圍場之狗，一概打死——原來如此——奇怪的狗——那狗真可貴——非常可貴呀。」

「真是獨一無二的事情，」匹克威克先生說。「允許我把這記下來嗎？」

「當然響，先生，當然——這條畜牲的趣事還有百十個哪——括括叫的女孩子呵先生，」（這是對屈來西·丟普曼先

生說的，他對馬路旁邊的一個青年女子丟了種種色色非匹克威克派的眼風。）

「非常！」丟普曼先生說。

「英格蘭女孩子沒有西班牙女郎漂亮——高貴的東西——黑玉似的頭髮——黑眼珠——可愛的身段——甜蜜的

東西——漂亮。」

「你到過西班牙嗎，先生？」屈來西·丟普曼先生說。

「在那裏住過——幾百年。」

「許多韻事吧，先生？」丟普曼先生問。

「韻事！幾千唐·波拉樂·非時及格——大公爵——獨養女兒——多娜·克里斯丁娜——絕色佳人——愛我愛得

神魂顛倒——猜忌的父親——高尚靈魂的女兒——漂亮的英國男子——多娜·克里斯丁娜——有辦法了——吃了鴉片

——我皮箱裏有灌胃節筒——見了效——老波拉樂嚇壞了——同意了我們的結合——手拉手眼淚直流——浪漫的故

事呵——非常之浪漫。」

「這位女士現在在英國嗎，先生？」
「要普曼先生問，關於她的動人之處的描述已經產生了一個很強的印象在他心裏了。」
「死了，先生——死了，」陌生人說，拿出一個簡單的遺物——一條很舊的白蠟紗手絹擦擦右眼。「病」一直沒有好起來，體質很弱——成了犧牲。」

「她的父親呢？」詩意的史拿格拉斯問。

「悔恨而悲苦，」陌生人回答。「突然失了踪——全城談論——各處尋找——毫無結果——方場上的噴泉忽然不噴了——過了幾個禮拜——還是一個不噴——雇了工人去通它——抽掉了水——發現丈人頭向前塞在大水管裏，右腳靴子裏藏了一份自白書——把他拉出來之後，噴泉就噴了起來，一點兒毛病沒有了。」

「允許我把這小小的羅曼司記下來嗎，先生？」大為感動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當然囉，先生，當然——只要你高興聽，還有五十個哪——我的生活是奇怪的生活——有點兒異樣的歷史——不是不凡，祇是古怪。」

這位陌生的人就這樣一直用這樣口氣談着，當驛車停下來換馬的時候就弄一杯強麥酒作為插曲，車子開到洛徹斯透橋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兩位的筆記簿都記滿了他的奇遇的精萃了。

「堂皇的廢墟齋！」他們遠遠看見洛徹斯透的出色的舊堡壘的時候奧古斯脫·史拿格拉斯先生用全部他所特有的詩意的勁兒說。

「一個博古家的何等的研究材料，」這是匹克威克先生把望遠鏡罩在眼睛上之後所說的唯一的話。

「啊！好地方，」陌生人說，「輝煌的大建築——繡眉頭的牆頭——搖搖欲墮的拱頂——黑暗的角落——破壞的樓梯——還有古廟的主教禮拜堂——泥土氣味——香客的脚步磨損了陳舊的階沿——小小的薩克遜式的門——懺悔室像戲院裏的票房似的——那些僧侶是古怪傢伙——教皇們，財政大臣們，和一切種種的老傢伙們，生着一副大紅臉孔，不平的鼻子，每天出現——還有鞞皮短上衣——藥線鎗——沙可法古石棺（傳說古希臘人用這種石頭造棺材，屍體入棺後數星期即被石頭吃掉，因稱此種石頭為食肉石）——好地方呵——還有古橋的傳說——奇異的故事了不得，」陌生人這樣

自言自語，直到馬車開到大街，停在牡牛飯店門口。

「你在這裏歇嗎，先生？」那生萬爾·文克爾先生問。

「這裏嗎——我不——不過你們是這裏歇好——好房子——精緻的床舖——賴依特飯店第一家，貴——很貴——」

叫一叫侍者就要你半克罷——你在朋友家裏吃飯，不在咖啡間裏吃，就要你更多錢——妙傢伙——非常之妙。」

文克爾先生對匹克威克先生嘆了幾句話，匹克威克先生對史拿格拉斯先生耳語，史拿格拉斯先生又向普曼先生耳語，並且大家互相點點頭。於是匹克威克先生對那陌生人說話了。

「今天早上你先生幫了我們很大的忙，」他說：「你允許我們請你來吃飯嗎？還是我們聊表謝忱的意思呵。」

「榮幸得很——不是敢點菜，但是烤雞和香菌真是括括叫的東西——什麼時候？」

「讓我聽聽，」匹克威克先生回答，看看錶：「現在是三點五點好不好？」

「非常對我的數，」陌生人回答，「準五點——就這樣——你們等着吧；」陌生人把裡尖的帽子從頭上舉起一兩吋，又

隨隨便便的帶回頭上，很歪的偏在一邊，於是匆匆的走出院子，走上大街，褐色紙包一半塞在口袋裏一半露出在外面。

「顯然是到過許多國家的旅行家，並且是對於人和事有仔細的觀察的人，」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很想讀一讀他的詩，」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我要是見過那條狗多好，」文克爾先生說。

普曼先生沒有說話，但是他想到多娜·克里斯丁娜，激胃筋筒；而他的眼睛裏充滿眼淚了。

訂了一間起坐間，看了臥室，叫了菜，大家步行出去觀光這個城市和鄰近的地方。

我們把匹克威克先生關於史屈勞特，洛徹斯透，萊特，罕和布龍頓這四個鎮市的記載仔細閱讀之後，發現不出他對它們的印象跟到過這些地方的別人的有什麼重大的不同之處。他的一般的描寫可以很容易的摘錄出來。

「這些鎮市的主要產物，」匹克威克先生說：「好像是兵士，水手，猶太人，白蠟，小蝦（又作侏儒解），官吏和遺囑所工人。

在熱鬧街道上出賣的商品，主要是船船用具，和磨硬麵粉，蔬菜，比目魚，和牡蠣。街上顯出很活躍和有生氣，主要是由於軍人們

的飲酒作樂所致。看見這些英勇的男子們由於過多的火氣和火酒兩者的作用而在街上蹣跚，那對於一個宅心仁厚的人真是愉快；而且，跟着他們走，和他們打趣，是本地的孩子們的便宜而天真的娛樂，我們回想到這一點，是尤其覺得愉快的。無論什麼（匹克威克先生又說）都比不上他們的興趣。就在我到這裏之前一天，他們中間有一個曾經在一個酒店裏受了極其卑鄙的侮辱。酒吧間侍女堅決的拒絕再給他添酒爲了這個，他拔出了刺刀（不過是好玩的），刺傷了女孩子的肩膀。然而第二天早晨這位好漢還是到酒店裏去，並且是最先到的人，這表示他是很欣然的忽視而且忘懷所發生的事情了！

「在這些市鎮裏（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烟草的消耗一定是非常之大；瀰漫在街上的氣味，對於特別歡喜吸烟的人一定是異常的中意。一個皮相的觀察者也許要反對這些鎮市的污穢——那是它們的主要特徵；但是在能够把這看作商業繁榮的徵象的人們看來，真正是很滿意的。」

準五點，陌生人來了，接着就是吃飯。他已經丟開了褐色紙包，但是沒有改變服裝；而且他是更加——假使還不是無以復加的話——議論風生了。

「那是什麼？」侍者揭開一道菜的時候他問。

「鱈魚，先生。」

「鱈魚——啊——好魚——都是偷竊來的——公共馬車的廠主們開政治宴會——用馬車裝着鱈魚——幾打的筵子——狡猾的傢伙們，來杯酒嗎，先生？」

「奉陪。」匹克威克先生說——於是陌生人喝酒；先是他和史拿格先生，然後和丟普曼先生，然後和文克爾先生，然後和大家，喝得幾乎和他講得一樣迅速。

「樓梯上出什麼鬼了，侍者？」陌生人說。「人們走上去——木匠們走下來——燈籠，玻璃杯，豎琴，在幹些什麼？」

「跳舞會，先生。」侍者說。

「集會——呢？」

「不是，先生，不是集會，先生，慈善性質的跳舞會，先生。」

「這鏡上許多漂亮女人你知道嗎，先生？」丟普曼先生興味津津的問。

「漂亮呵——妙呵，肯脫先生——肯脫人人知道的——蘋果，櫻桃，忽布果子，和女人們。來杯酒嗎，先生？」

「很願意奉陪，」丟普曼先生說，陌生人斟了酒，乾了杯。

「我倒是非常的想去，」丟普曼先生重新提起跳舞會的話題，說，「非常之想。」

「門票在酒吧間賣，先生，」侍者插嘴說，「一張是半克龍，先生。」

丟普曼先生又表示了一次急切願望參加的意思，但是沒有在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曖昧的眼光或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心不在焉的凝視裏得到反響。匹克威克先生祇是拘着很大的興趣在喝紅葡萄酒和剛剛拿到桌上的尾食（西餐在湯和菜之後吃的點心水菓。）侍者退出了，留下食客們去享受飯內的舒服的時間。

「對不起，先生，」陌生人說，「喝酒吧——把瓶子遞過來——太陽的道路（輪流的意思）——通過鈕孔（倒進嘴巴的意思）——不要留下剩酒，」他乾了兩分鐘之前斟滿的杯子，又斟上一杯，是一副慣於此道的人的神氣。

酒喝完了，又添了酒，客人講着匹克威克派們聽着，丟普曼先生越來越渴慕跳舞會，匹克威克先生臉上輝耀着博愛衆生的表情，文克爾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睡得結結實實。

「他們在樓上開始了，」陌生人說——「你聽他們——四弦琴彈着——現在是豎琴——他們跳舞了。」樓下樓來的各種音樂說明了第一整的四組舞的開始。

「我是多想去呵，」丟普曼先生又說。

「我也是，」陌生人說——「該死的行李——笨重的船——沒有赴會的衣服——怪事，是不是？」

普遍的仁愛正是匹克威克派理論的主要特徵之一，而且沒有誰比丟普曼先生對於這樣一個高貴的信條更熱心的了。關於這位優秀人物指引窮人到別的會友們家裏去請求舊衣服和金錢的救濟的事，通訊部的記錄上所載的次數簡直數不清。

「我倒是很願意借給你一套出客衣服，」屈來西·丟普曼先生說，「但是你瘦了一點，而我——」

「醉了一點——長大的拜克斯——折掉葉子——爬下了酒桶，穿了粗絨布呢——不是蒸溜了兩次，倒是濃了兩倍——哈哈——選酒來。」

丟普曼先生是因為叫他選酒的時候那種專斷的聲調有點憤慨呢，還是因為把匹克威克社的一位重要的社員，可恥地做跌下寶座的拜克斯，使他感到很大的侮辱呢，這還不能完全確定。他選了酒，咳了兩聲，帶着嚴厲的激昂對客人訂了幾秒鐘，然而這位先生顯得充分的泰然，而且在他的探索的眼光之下十分的鎮靜，所以他逐漸平了氣，重新提起跳舞會來。

「我倒想到，先生，」他說，「雖則我的衣服太大了些，我的朋友文克爾先生的衣服也許還比較合你的身。」

陌生人用他的眼睛量了一下文克爾先生的身材，這雙眼睛裏閃出了滿意的光，於是他說——「巧得很！」

丟普曼先生四面看看，對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爾先生起了催眠作用的酒，已經偷偷蒙住了匹克威克先生的知覺。那位紳士已經逐步的通過了作為餽餐及其後果所產生的昏睡病之先導的種種階段。他已經經歷了正常的程序——從歡樂的頂點到不幸的深淵，又從不幸的深淵到歡樂的頂點。像街上的一盞煤氣燈似的，氣筒裏還有氣，暫時發出一陣不自然的光輝，然後陰了下去，幾乎看都看不見。隔了一會，又發出光來照耀一下，於是帶着一種猶疑的、逡巡的光閃爍着，終於完全熄掉。他的頭垂在胸口；這位偉人的存在的唯一可以聽到的微候，祇是時而帶一聲局部啞啞的不斷的嘶聲而已。

赴舞會和一見肯特式的美人，對於丟普曼先生是很強有力的引誘。帶那位客人一道去，對於他也有同樣的引誘力。他這個地方以及這裏的居民是完全不熟悉的，而那位陌生人却似乎對於兩者都非常熟悉，就像他是從小生長在這裏一般。文克爾先生是睡着了，而丟普曼先生根據過去的這類經驗，可以知道他一醒過來就自然而然的會昏沉沉的爬上床去的。他在猶疑不決。「你自己斟上，再把酒遞過來吧，」不屈不撓的客人說。

丟普曼先生照做了，這添加的最後一杯興奮劑使他決定了。

「文克爾的臥室在我的裏間，」丟普曼先生說，「假使我現在喊醒他對他說明我的意思，他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我知道他有一套禮服，在一只氈呢旅行包裹假使你穿了去赴舞會，回來就脫下來，我可以一點兒不用麻煩他了。」

● 拜克斯，酒神，帶着葡萄葉作的花冠，以酒桶為寶座。這星是說丟普曼像跌下寶座，失去花冠，穿了平常服裝，了醉的酒神。

「妙，」陌生人說，「巧計——這種古怪的處境真見鬼——十四件上衣在那些綑紮好的箱裏，却不得不穿別人的衣服——非常之好的主意，那是——非常之。」

「我們該買票了，」丟普曼先生說。

「犯不着計較你的我的了，」陌生人說，「猜字幕來決定誰會東吧——我說，你旋——第一次女人——女人——迷人的女人，」金幣落了下來，「罷」（女人的恭維的說法）朝上。

丟普曼先生召來了侍者，買了票，吩咐了點上臥室的蠟燭。一刻鐘之後，陌生人已經穿上了那生森爾·文克蘭先生的一套禮服。

「是一件簇新的上衣，」陌生人極其滿意的對着穿衣鏡打量自己的時候，丟普曼先生說，「是第一件釘我們社徽的鈕子的衣服，」——於是他叫他的同伴注意那鍍金的人鈕子，上面有一個匹克威克先生的胸像在中央，兩邊各有「P. C.」兩個字（即「匹克威克社」的縮寫）。

「P. C.」陌生人說，「古怪的裝飾——老傢伙的像，還有 P. C.——P. C. 是什麼意思——「特別的上衣」嗎，呢？」丟普曼先生帶着勃發的憤慨和很大的自傲，解釋了這徽章的奧妙。

「身腰短了點兒，是嗎？」陌生人說，團團的轉着，爲了從鏡子裏看一看腰帶上的鈕子——它們是吊到他的背心裏了。

「像總局裏的郵差的上衣——那些上衣真古怪——包工承辦的——不量尺寸——神秘的天主——一切的矮人穿長衣服——一切的高個子穿短的。」丟普曼先生的新同伴這樣滔滔的說着，穿好了他的衣服——或者不如說文克蘭先生的衣服——於是丟普曼先生陪着，走上了到舞廳去的樓梯。

「貴姓呀，先生？」門口的僕人說，屈來西·丟普曼先生正跨上前去打算通報自己的名號，陌生人阻止了他。

「根本不必什麼姓名，」——他隨後向丟普曼先生耳語說，「姓名要不得——不出名呵——原是很好的姓名，不過不是顯赫大名的——對於一個小圈子是頂括括的名字，但是在大會裏不能出鋒頭——匿名倒好——倫敦來的紳士們——顯貴的外資——等類。」門打開了，屈來西·丟普曼先生和陌生人進了舞廳。

這是一間深長的房間，放着大紅套子的長椅，掛着插蠟燭的玻璃的枝形燈架。樂師們躲在一個高出來的凹洞裏，有兩三班人在有規律的進行着四組舞。鄰近的牌壁裏有兩桌牌局，是兩隻老太太和兩隻胖紳士，在打「灰斯脫」。

舞曲的最後一節奏完了，跳舞的人們在房間裏散步，丟普曼先生和他的同伴在一個角落裏坐了下來，觀察在場的人。

「漂亮的女人們呵，」丟普曼先生說。

「且慢，」陌生人說，「不久就有趣了——貴人們還沒有來——奇怪的地方——身份高的造船所的人們不認得身份比較低的——身份比較低的造船所的人不認得中等階級——中等階級不認得生意人——部長，認得任何人。」

「那個珠髻頭髮，粉紅眼睛，穿着奇異裝束的小孩子是誰？」丟普曼先生問。

「別發，請你——粉紅眼睛——奇異裝束——小孩子——胡說八道——九十七聯隊的旗手——威爾麥特·史爾普大人——名門大族——史爾普家——非常之大。」

「托瑪斯·克勒波爵士，克勒波夫人，克勒波小姐們，」守在門口的僕人用高亢的聲音喊。整個房間裏起了一陣大激動，進來了一位穿藍色上衣帶亮晶晶的鈕子的高大神士，一位穿着藍緞子的大塊頭的太太，和兩位也是那樣塊頭的小姐，穿着也是那樣顏色的時髦服裝。

「部長——造船所的首長——大人物——非常大的人物，」慈善委員會把托瑪斯·克勒波爵士和他的家族招待到房間頂端的時候，陌生人就着丟普曼先生的耳朵低低的說。威爾麥特·史爾普大人和其他的顯貴擁上去對克勒波小姐們致敬。托瑪斯·克勒波爵士筆直的立着，從他的黑色領帶上面威嚴的對集合着的衆人看顧。

「史爾普先生，史爾普太太，和史爾普小姐們，」這是其次的通報。

「史爾普先生是什麼人？」屈來西·丟普曼先生問。

「造船所的什麼人，」陌生人回答。史爾普先生恭恭敬敬的對托瑪斯·克勒波爵士鞠了躬，托瑪斯爵士故作謙遜的受了他的敬禮。克勒波夫人通過眼鏡對史爾普太太和小姐打量了一番，而史爾普太太呢，就反過來對某某太太盯一眼，這位太太的丈夫根本不是在造船所做事的。

「布爾德爾陸軍上校，布爾德爾上校夫人，和布爾德爾小姐們」——這些是其次的來賓。
「駐屯軍的首長，」陌生人回答普曼先生的深問的眼光說。

布爾德爾小姐受了克勒波小姐們的熱烈歡迎；布爾德爾上校夫人和克勒波夫人之間的寒暄是一種極其熱情的寒暄。布爾德爾上校和托瑪斯·克勒波爵士互相遇了鼻烟壺，看來非常的像一對亞歷山大·賽爾科克——「他們眼光所及的範圍之內的君王。」

當此地的第一流人物——姓布爾德爾的，姓克勒波的，姓史耐普的——在房間的上首一頭這樣保持着他們的尊嚴的時候，其他階級的人則在房間另一頭學他們的榜樣。九十七聯隊的一些比較不勤貴的軍官們對造船所的比較不重要的官吏們的家族獻着懇熱。律師們的妻子和酒商的妻子領導了另一階層（糟坊主人的妻子拜訪了布爾德爾家族）還有托林孫太太，開郵政局的，●似乎根據雙方的同意做了生意人的一羣的領導者。

當時一位在他自己的圈子裏最活躍的人物，是一位小小的胖子，頭上一圈直豎的黑頭髮，中間一片廣大的光禿禿的平原——這是史倫謨醫生，九十七聯隊的軍醫。這位醫生跟每人一道吸鼻烟，跟每人談話，笑，跳舞，打趣，打灰斯脫，無所不做，也無處不到。雖然這些事情已經可以算得花樣繁多了，而這位小小的醫生還添上了一件比任何都更重要的事情——孜孜不倦的對一位小小的老寡婦獻着極其堅持而熱烈的殷勤。這位寡婦的華麗的衣服和許許多多的飾物，說明了她是一個有限的收入的極其可羨的輔助。

普曼先生和他的同伴，四只眼睛都對那醫生和寡婦釘了好一會兒，於是陌生人打破了沉默。

「該錢得很——老女人——目中無人的醫生——主意不壞——怪有趣的。」這些是他的嘴裏說出來的可以領悟的字句。普曼先生用勘探的眼光對他的臉上看看。

「我要和那寡婦跳舞。」陌生人說。

● 在英國當時，似乎小地方的舞局都是附設在旅館之內，而由人民自己辦理，即所謂「商社」的——譯註。

「她是什麼人？」丟普曼先生問。

「不知道——平生沒有見過她——我來攆掉醫生——馬上動手。」陌生人說了就穿過房間；靠在壁爐架上，開始用一種尊敬而憂鬱的戀慕的神情對那老婦人的胖臉訂着。丟普曼先生在無言的驚訝中旁觀着。陌生人進展得很快；小小的醫生和另一位女太太跳舞去了——寡婦的扇子落在地上；陌生人拾了起來，送了上去——一個微笑——一個鞠躬——一個屈膝禮——幾句談話。陌生人勇敢的走到儀式主持人那裏，同了他回來；一點兒介紹的手勢；陌生人就和布及爾太太參加了四組舞了。

這簡捷的過程固然使丟普曼先生大為驚訝，然而醫生的驚慌還要大得無限。陌生人是年輕的，寡婦被奉承上了。醫生的慫勸並沒有被寡婦注意；而醫生的憤慨對於他的泰然自若的敵手也是毫無作用。他九十七聯隊的史倫謨醫生，頃刻之間就被一個人壓倒了，而這人是從來沒有誰見過的，而且就是現在也沒有誰知道他。史倫謨醫生——九十七聯隊的史倫謨醫生，被拋棄了！不可能的！不可能是這樣的！然而是的；他們在那裏哪！什麼介紹他的朋友能相信他的眼睛嗎？他又看看，不得不悲苦的承認他的視覺器官的準確性；布及爾太太和屈來西·丟普曼先生跳着舞，是沒有錯的。寡婦在他前面跳來跳去，特別的有勁；屈來西·丟普曼先生呢，臉上帶着最高度的莊嚴的表情，他（像許多人一樣）就好像認為四組舞可不是玩的，而是對於感情的一個嚴肅的試鍊，需要不屈不撓的堅定來應付才行。

醫生沉默而忍耐的忍受了這一切，還有隨後的一切看茶、選酒、送餅乾、獻媚；但是在陌生人布及爾太太出去上她的馬車之後，他馬上衝出了房間，懷着那壓制到現在才從臉上各處冒出來的全部憤慨，激昂得渾身發熱。

陌生人正走回來，丟普曼先生走在他旁邊。他低聲的說着什麼，還笑着。醫生簡直想要他的命。他在得意。他勝利了。

「先生啊！」醫生用莊嚴的聲調說，遞上一張名片，退到過道的一個角裏，「我叫史倫謨，史倫謨醫生，先生——九十七聯隊——亞特罕營房——我的名片，先生，我的名片。」要不是他的憤慨哽住了他的喉嚨，他還會再說一些。

「啊！」陌生人回答，冷冷的，「史倫謨——多謝——客氣得很——我現在不害病，史倫謨——等我生病的時候——拜訪你。」

「你——你是一個裝伴的人，先生，」暴怒的醫生喘息的說，「一個胆小的人——一個懦夫——一個誑騙者——一個——什麼也不會叫你把名片給我的，先生。」

「噢！我說呀，」陌生人說，半側向旁邊，「這裏的混合食料太濃——慷慨的店主——笑得很——很——檸檬水好得多——悶熱的房間——上年紀的紳士——明天早晨爲這吃苦頭——殘酷——殘酷——他繼續走了一兩步。

「你是宿在這旅館裏的吧，先生，」憤激的小人兒說，「你現在是醉了，先生，明天早上你聽我的信吧，先生，我要把你找出來的，先生，我要把你找出來的。」

「我原是要出來的，你去找吧，」●不動聲色的陌生人回答。

史倫頓醫生臉上顯出一種說不盡的兇惡相，忿然把帽子向頭上一擡；陌生人和丟普曼先生上樓到後一位的臥室裏，去把借來的羽毛（羽毛云是根據烏鴉借孔雀的羽毛的寓言而來）還給一無所知的文克爾。

那位紳士睡得正熟，衣服很快放回了原處，陌生人十分興高采烈；屈來西·丟普曼先生呢，被葡萄酒、混合飲料、燈光和女人們，弄得神魂顛倒了，覺得整個的事情是個絕妙的笑料。新朋友告別了他，爲了找出預備把頭伸進去的睡帽口，費了一點兒手脚之後，並且也因爲要帶上睡帽而終於打翻了蠟燭台之後，經過一串繁複的手續上了床，很快的安然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剛剛打了七點鐘匹克威克先生的博學的頭腦被臥室門上的敲擊聲從睡眠使之陷入的無意識狀態中喚醒了。

「是誰呀？」匹克威克先生撐起在床上說。

「擦靴子的先生。」

● 上句醫生所說的是「I shall find you out」原是「我要找到你的」意，此句又可解作「我將發現你已出外」故對方藉此而答曰：「Rather you found me out than found me at home,（找時我已出外，找不到我在家）即「你找不到我」之謂，因無法可以譯得完滿，不得已姑略加更改，存其故意曲解對方，支吾其詞之語焉。

「你幹什麼！」

「對不起，請問你們一道的一位穿鮮明的藍色禮服，帶一只有P.C.兩個字的鍍金鈕子的，是哪一位？」

「大概是送出去刷的吧。」匹克威克先生想僕人忘記是誰的衣服了——「文克爾先生」他說了，「過去第二個房間，右手的。」

「謝謝你，先生，」擦靴僕人說，走開了。

「什麼事呀？」丟普曼先生被他房門上的大聲敲擊從健忘的安眠中驚醒的時候說。

「我想見文克爾先生說句話，可以嗎？」擦靴僕人在外面回答。

「文克爾——文克爾。」丟普曼先生對裏面房間大聲的叫喚。

「哈囉！」一個從被蓋下面發出的微弱的聲音回答。

「有人找你——在門口哪——」丟普曼先生勉力說了這些字句之後，轉過去重新睡得結結實實了。

「找我！」文克爾先生說，急忙跳下床，馬馬虎虎的穿上了衣服；「找我！在這種偏僻地方——有誰會來找我呀！」

「一位紳士在咖啡間裏等着呢，先生。」文克爾先生開了房門看到擦靴僕人的時候，僕人說：「他說他不耽擱你的功夫，但是他非見你不可。」

「古怪得很！」文克爾先生說：「我馬上下來。」

他匆匆用一件旅行披巾和一件便袍把自己包起來，走下樓梯。一個老婦人和兩個侍者正在收拾咖啡間，一個穿着便裝制服的軍官正在對窗外看着。文克爾先生進去的時候，他轉過身來，把頭硬僵僵的一點，他吩咐僕人們退出之後，很細心的關上了門，於是說：「是文克爾先生吧，我想。」

「我叫文克爾先生。」

「請你不要吃驚，先生，我要通知你，今天早上我到這裏拜訪是爲了我的朋友，九十七號隊的史倫漢醫生。」

「史倫漢醫生嗎？」文克爾先生說。

「史倫謨醫生，他叫我代達他的意見，你在昨天夜裏的行為不是任何紳士能够忍受的；也不是（他又說）任何紳士能够對人做得出來的。」

文克爾先生的驚訝是如此之真切和明顯，史倫謨醫生的朋友看得明白；所以他還是繼續說下去——「我的朋友史倫謨醫生叫我說，他堅決相信你昨天夜裏是喝醉了酒，可能不知道你對於別人的侮辱是到了何等程度。他委託我說，假使你承認這是你的行為的一個解釋的話，他可以同意接受你一個書面的道歉，根據我的口授，由你親筆寫下來。」

「書面的道歉」文克爾先生重複他的話說，是可能的驚訝的聲調之中最強調的聲音。

「當然你知道在兩者之中選擇一個的。」來訪者說，冷冷的。

「你這個信息是指名指姓帶給我的嗎？」文克爾先生問，他的腦子是被這一場突兀的談話弄得一團糟了。

「我並沒有在場，」來訪者回答，「因為你堅決拒絕把你的名片給史倫謨醫生，所以那位紳士就叫我替他找出一件很不平常的上衣的人——那是一件鮮藍色的禮服，有一顆鍍金鈕子，上面有一個半身像，和「P. C.」兩個字。」

文克爾先生聽到這樣詳細描寫他的衣服，真正是驚訝得不知所措了，史倫謨醫生的朋友繼續說——

「根據在服房間的探問，才知道那件上衣的所有者是昨天下午和三位紳士同到這裏的。我連忙叫人去問被認為大約是你們中間的領袖的那位紳士，而他立刻叫我來找你。」

假使洛徹斯堡壘的主塔突然從基礎上出來，站到咖啡間的窗戶對面，這事使文克爾先生發生的驚訝，要是比起他聽了這些話之後的深刻的驚駭來，簡直還算不得什麼了。他的第一個感想是他的上衣被人偷去了。「你能够等一會兒嗎？」他說。

「當然，」那位不受歡迎的來客回答。

文克爾先生急忙爬上樓梯，用顫抖的手打開了旅行袋。上衣是在它的老地方，但是仔細察看之下，顯明有昨天夜裏被穿過的痕跡。

「一定是這樣的，」文克爾先生說，讓衣服從手裏落下。「飯後我喝了太多的酒，很模糊的記得後來曾經在街上散步，抽

着雪茄，事實是我喝得太醉了；——一定是換了衣服——去了什麼地方——得罪了什麼人——毫無疑問的。而這人帶來的信息就是那些事情的可怕的後果。」

文克爾先生說着這些，回頭向咖啡間走去，抱着鬱鬱不樂的和莊嚴的決心，打算接受舒門的史倫讓醫生的挑戰，承受可能發生的最壞的後果。

文克爾先生根據種種的考慮得到了這個決定；第一是他在社裏的名譽。他向來被認為是一切娛樂和技藝的一個崇高的權威者，無論是攻勢的，防禦的，或是無所謂的；假使他在這第一個實地試驗的機會上退縮起來，而且當着他的領袖的面退縮起來的話，他的聲名和地位就要永遠消失了。而況，他記得常常聽到這類事情的門外漢的猜測之辭，說是由於副手們之間的諒解的安排，所以手鎗裏是少有了子彈的；再者，他想到，假使他叫史拿格拉斯先生做他的副手，並且對他把危險活罷活現的描寫一番，那末那位紳士也許會把事情告訴匹克威克先生，而匹克威克先生呢，當然會立刻報告地方當局，這樣就可以防止他的信徒之被殺或是被打成殘廢。

他這樣想着，回到咖啡間裏，表白了他願意接受醫生的挑戰。

「請你給我介紹一個朋友，來商量見面的時間和地點吧，」軍官說。

「完全用不着，」文克爾先生回答，「你先告訴我時間和地點，我以後找一個朋友同來就是了。」

「今天日落的時候行嗎？」軍官用淡淡的聲調問。

「很好，」文克爾先生回答，心裏却覺得很壞。

「你知道必得碼堡嗎？」

「唔，我昨天看到的。」

「請你從那壕溝邊上的空地，走到堡壘的一只角上，再從向左手的小路一直向前走，我在那裏等你；我可以把你領到一個隱僻的地方，在那裏進行我們的事，不怕有人來打斷。」

「怕有人來打斷？」文克爾先生想。

「沒有其他什麼要佈置的了，我想。」軍官說。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了。」文克爾先生回答。

「早安。」

「早安。」他大步走開的時候，軍官掀起嘴唇來吹了一個輕快的調頭。

這天的早餐吃得很沉悶。丟普曼先生經過昨夜裏那場未慣的消遣之後，到現在還沒有要起身的樣子。史拿格拉斯先生似乎正在詩意的意氣消沉的心境之下。連匹克威克先生都對於沉默和轟打水表示出不平常的愛好。文克爾先生急切的等着機會，它不久就來了。史拿格拉斯先生提議去看一看堡壘，而大夥之中唯一情願散一散步的祇有文克爾先生，所以他們一道出去了。

「史拿格拉斯，」他們走出熱鬧市街之後，文克爾先生說：「史拿格拉斯，我的好朋友，你能够替我保守一個秘密嗎？」他一面這樣說，一面極其誠心誠意的希望他說不能。

「能。」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讓我發誓……」

「不必，不必。」文克爾插嘴說，一想到他的同伴會當真絕不洩露消息，嚇壞了：「不要發誓，不要發誓，完全不必要的。」

史拿格拉斯先生把一面那樣說着，一面就根據詩歌的精神向天舉起的手，放了下來，做出傾聽的姿勢。

「我需要你的幫助，我的好朋友，是一件有關名譽的事情。」文克爾先生說。

「你放心吧。」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握着他的手。

「是跟一個醫生——尤十七聯隊的史倫謨醫生。」文克爾先生說，想把事情說得儘可能的莊嚴：「跟一個軍官決鬥，他的副手也是一個軍官，時間是今天黃昏，在必得堡那邊的荒地上。」

「我陪去。」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他是驚訝的，但是有一點沒有沮喪。在這種場合，除了決鬥的本人之外，大家都是特別的鎮靜的。文克爾先生忘記了這一點。

他是用自已感情判斷了他的朋友的感情。

「結果也許是很可怕的，」文克爾先生說。

「我希望不至於，」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我相信那醫生是一個很好的射手，」文克爾先生說。

「軍人們大多是的，」史拿格拉斯先生鎮靜的說，「不過你也是的，不是嗎？」

文克爾先生作了肯定的答覆；他發覺他還沒有使他的朋友吃驚到合宜的程度，所以他改換了陣地。

「史拿格拉斯，」他說，聲音由於熱情而顫抖着，「假使我被打死了，你就在我就要交給你的小包裏找一找，我有一封信留給我的——留給我的父親。」

這一進攻還是失敗，史拿格拉斯先生是被感動了，但是他對於負責送出這一封信欣然承諾，好像他是一個普通的郵差。「假使我死了，」文克爾先生說，「或者是那醫生死了，那末你，我的親愛的朋友，就要被作為從犯而受審判。我豈不是要連累我的朋友受到流放——說不定是終身放逐哪！」

這話使史拿格拉斯先生略微畏縮了一下，但是他們的英雄主義是不可征服的。「爲了友誼的緣故，」他熱烈的叫喚說，「我要冒一切的危險。」

他們各人想着各人的心思，默默的並肩而行的時候，文克爾先生是如何的在心裏暗暗咀咒他同伴的忠誠的友誼！早晨的時間要完了；他漸漸絕望了。

「史拿格拉斯，」他說，突然的話住，「不要使我做不成這件事——不要報告地方當局——不要喊什麼維持治安的官吏把我或是史倫讓醫生——現在駐紮在萊特罕營房的九十七聯隊的軍醫——看守起來，以致阻止了這個決鬥——喂，不要啊！」

史拿格拉斯先生熱烈的抓住他朋友的手，熱情的回答說，「萬萬不！」

一陣顫抖通過了文克爾先生的身體，因爲他確信已經毫無希望叫他的朋友害怕了，而他是註定了要做一個活靶子了。

他把情形正式告訴了史拿格拉斯先生，並且向洛徹斯透的一個製造商租了決鬥手鎗，連帶火藥、子彈和鋼帽子，於是朋友倆回到了旅店。文克爾先生在沉思將臨的一場奮鬥，史拿格拉斯先生在安排戰鬥的武器，使它們合於不久的應用。

黃昏的時候很沉悶，他們重新走了出去，履行他們的倒壽筵，使文克爾先生把一件極大的斗蓬包住了身體，使人認不出來；而史拿格拉斯先生却在斗蓬下面攜帶了殺人的工具。

「一切都帶了嗎？」文克爾先生說，聲調很興奮。

「都帶了。」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充分的彈藥，爲了怕打些空鎗，箱子裏有四份之一磅的火藥，我口袋裏還有兩張報紙，預備裝藥的。」

這些是友誼的證例，任何人對這些都會覺得極其感激的。推測起來，文克爾先生的感激大概是過於強烈得說不出來了，所以他什麼都沒有說，祇是繼續向前走——而且慢了一點。

「這個時候正是好時候，」他們爬過第一片田野的籬笆的時候，史拿格拉斯先生說，「太陽剛剛落下去。」文克爾對低沉的日輪看看，痛苦的想到不久自己「落下去」的可能。

「軍官在那裏了，」走了一會兒之後文克爾先生喊。

「哪裏？」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那裏——穿藍色披風的紳士。」史拿格拉斯先生依照他朋友的食指所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一個人，正如他所以說的使用披風裹着。軍官用手微微的招着表示已經看到他們，朋友倆就稍爲離他幾步，跟着他走。

黃昏越來越陰暗了，一股憂鬱的風在荒涼的田野裏叫喊，像是一個隱約的巨人在呼喚他的看家狗。景象的淒涼使文克爾先生的心情帶上了陰暗的色調。他們走過墜溝的轉角的時候，他嚇了一跳——它像一個巨大的真穴。

軍官突然走到路外面去了，爬過一道柵欄，越過一道籬笆，到了一個隱僻的地方。有兩位紳士正在等着：一個是身材矮矮的胖子，黑頭髮；另外一個——穿緊衣長外套的大塊頭——充分安閒的坐在一隻行軍帆布棧上。

「大概是對方，還有一個外科醫生吧，我想，」史拿格拉斯先生說，「喝一口白蘭地吧。」文克爾先生拿住他朋友遞過來

的用柳條籃子盛着的酒瓶，把那興奮飲料長飲一週。

「這位是我的朋友，史拿格拉斯先生。」軍官走過來的時候，文克爾先生說。史偷讓醫生的朋友鞠了躬，拿出一只俄史拿格拉斯先生帶來的那樣的箱子。

「我們沒有什麼再要說的了，我想。」他冷冷的說，一面打開箱子；「道歉是被堅決拒絕了的。」

「沒有什麼說了，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說，他開始覺得自己有點兒不舒服起來。

「請你走過來好嗎？」軍官說。

「當然。」史拿格拉斯回答了距離，作好了各種預備。

「你看得出這些比你們的好一點吧？」對方的副手說，拿出他的那些手鎗。「你看見我裝彈藥的，你反對用我的鎗嗎？」

「當然不。」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用軍官的鎗的提議使他解除了很大的煩惱；因為他以前對於裝手鎗的觀念其實是
很模糊和攪不明白的。

「那末我們可以叫我們的人站好位置了，我想。」軍官說，那樣的淡漠，好像決鬥的人是棋子，而副手是弈棋的人。

「我想可以了吧。」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他會同意於任何的提議，因為他對這事什麼也不懂得。軍官走向史偷讓醫生，史拿格拉斯走向文克爾先生。

「都預備好了。」他說，拿手鎗交給他。「披風給我吧。」

「我的小包裏你是拿到了，親愛的朋友，」可憐的文克爾說。

「不錯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說。「堅定一點，爭取勝利。」

在文克爾先生看來，這種勸告非常之像旁觀者們在看打架的時候千篇一律的鼓勵最小的孩子的話；例如，「幹呀，爭勝利呀！」——勝利說來真是很要得的，可惜你不知道怎樣才能得到它呵。然而他還是默默的說了斗蓬——這東西，說起來總是要費很長的時間的——接了手鎗。副手們退開了，坐在行軍襖上的紳士也退開了，交戰的雙方互相走近。

文克爾先生向來是出色的極端仁慈。據猜測，他走到那要命的地點的時候，緊閉着眼睛的原故，是爲了不願意存心去傷

害一個同類；而因為他的眼睛是閉着的，阻止了他看到史倫謨醫生的非常出奇和不可思議的舉動。那位紳士先是一驚，睜着眼睛，退回幾步，擦擦眼睛，更瞪着；終於大叫：「停止，終止！」

「到底什麼回事？」史倫謨醫生當他的朋友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奔跑過來的時候說——「不是他。」

「不是他！」史倫謨醫生的副手說。

「不是他！」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不是他！」手里拿着軍棍的紳士說。

「當然不是的，」矮小的醫生回答。「這不是昨天夜里侮辱我的人。」

「出奇得很！」軍官喊。

「很奇怪，」拿行軍棍的紳士說。「不管這位紳士到底是不是昨天夜里侮辱了我們的朋友史倫謨醫生的人，唯一的問題是，事已如此，能不能僅僅因為形式問題就一定不認為他是的？」這拿着行軍棍的人用非常高明而神秘的神氣發表了這個意見之後，吸了一大撮鼻烟，含有深意的四面看看，像是這類事情的權威。

文克爾先生已經張開了眼睛，還有耳朵，因為他聽到了他的敵手呼喚停止交手；並且聽得還事情一定是有什麼誤會，立刻預見到假使他把來決鬥的真正的動機隱瞞起來的話，他必然要得到更大的名譽的；因此他勇敢的走上說：——

「不是我，我知道的。」

「那末這就是一個侮辱，」拿行軍棍的人說，「一個對史倫謨醫生的侮辱，也就是立刻繼續進行的充足的理由了。」

「請你不要說了，貝恩，」醫生的副手說。「爲什麼你今天早上不把這對我說明呢，先生？」

「可不是——可不是，」拿行軍棍的人憤慨的說。

「我請你不要說話，貝恩，」那一個說。「要我把問題再說一遍嗎，先生？」

「因爲，先生，」得到時間把答覆考慮了一下的文克爾先生回答說——「因爲，先生，像搗寫一個醉酒的有失紳士體統的人穿着一件上衣，這上衣呢，慚愧得很，不僅是我穿的，而且是我創造的——預定作爲倫敦的匹克威克社的制服的，先生，我

覺得維持這種制服的榮譽，是義不容辭的，因此我問也不問接受了挑戰。」

「我的親愛的先生，」善良的小醫生說，伸着手走過來，「我佩服你的豪俠，請允許我說，先生，我非常欽佩你的行爲，並且極端的抱歉，因爲無原無故的麻煩你到這里來。」

「我請你不要介意了，先生，」文克爾先生說。

「我假使能够和你交個朋友，那是足以自傲的，先生，」小小的醫生說。

「我是求之不得的，先生，」文克爾先生回答。於是，醫生和文克爾先生握了手，隨後文克爾先生和泰普爾頓中尉（醫生的副手）再後來文克爾先生和拿行軍棧的人，最後文克爾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都握了手；最後提到的這位紳士是對於他的英勇的朋友的高貴行爲佩服得無以復加了。

「我想我們可以休會了，」泰普爾頓中尉說。

「當然，」醫生說。

「除非是，」拿行軍棧的人插上來說，「除非是文克爾先生抱怨這次挑戰；果真如此，我認爲，他是有權利求得滿足的。」（「求得滿足」即要求恢復名譽，提議決鬥，因與下文關聯，未便直接譯出。）

文克爾先生非常克己的說，他已經十分滿足了。

「或者，」拿行軍棧的人說，「很可能吧，這位紳士的副手會因爲我先前說了些什麼話覺得受了侮辱了；假如這樣，我很樂於馬上給他滿足（即「答應決鬥。」）」

史拿格拉斯先生連忙表白說，他非常之感激剛才說話的這位紳士的提議，但是他只能加以拒絕，因爲他對於整個的所作所爲是完全滿意的。兩位副手整理好武器箱子，大夥兒動身回去，神情比來的時候活躍得多。

「你在這里就待多久嗎？」史倫該醫生向文克爾先生說，他們倆極其親睦的走在一起。

「我想我們後天要離開這里了，」是回答。

「我希望你和你這位朋友能够光臨舍間，使我在這場失禮的誤會之後陪你們消磨一個愉快的晚上，」小小的醫生說；

「今天晚上你沒有事情嗎？」

「我們還有些朋友在這里呢。」文克爾先生回答，「今天夜里我不能離開他們。也許你和你的朋友可以到牡牛飯店來看我們吧。」

「好得很，」矮小的醫生說，「來拜訪半個鐘頭的話，十點鐘不嫌太晚嗎？」

「啊，不晚，」文克爾先生說，「我要極其榮幸的給你介紹我的朋友們，匹克威克先生和丟普曼先生。」

「那是我的榮幸了，當真話，」史倫謨醫生回答，並沒有懷疑到丟普曼先生是誰。

「你一定來的吧？」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呵，一定。」

說到這里，他們已經走到大路上去了。互相熱忱的道別之後，大家分了手。史倫謨醫生和他的朋友們回營房，文克爾先生和他的朋友史拿格拉斯先生一道回旅館。

第三章

一位新相識，走江湖的戲子的故事，一個討厭的打擾，和一場不愉快的遭遇。

匹克威克先生因為兩個朋友的突兀的外出覺得有點兒憂慮，而他們整個早上的神秘行動又是絕不足以減輕他的疑慮的。因此，當他們重回旅館的時候，他懷着比平常更大的愉快站起來歡迎他們，並且懷着比平常更多的興趣問他們是什麼事情使他們勾留在外。對於他這問題，史奈格拉斯先生正打算把剛才的事情忠實的敘述一番作為回答，但是他突然的帶住了，因為看見在場的不僅有葉曼先生和他們前一天在驛車上的那位伴侶，而且還有一位外貌同樣古怪的生人。他是一個形容憔悴的男子，他的病色的臉和深陷的眼睛已經天生觸目，再加上那些亂七八糟掛到半臉的黑色的直頭髮，就更顯得古怪。他的眼睛差不多是亮得和銳利得不自然；他的顴骨高而突出，下巴是如此的長而瘦，要不是半開的嘴和不動的表情說明了那是他的常態的話，人家會以為他是暫時收縮着肌肉，把嘴巴上的肉吸進去了。一條綠色的大披巾圍在他頸子裏，披巾的兩個大頭子散在胸口，時而從那件舊背心的破鈕孔下面顯露出來。他的上身穿是一件黑色緊身長外套，在下面穿了一條寬大的褐色袴子和一雙快要破的大靴子。

文克爾先生的眼睛所釘住的，正是這位異樣的人物；匹克威克先生一面說明，一面傳手指着的，也正是他。匹克威克先生說，「這是我們的朋友的一個朋友，今天早上我們發現了我們的朋友是和這地方的劇場有關係的，雖則他並不願意給大家知道；而這位紳士呢，也是同樣職業里的一員。你們走進來的時候，他正打算講一段和這有關的逸話給我們聽聽呢。」

「逸話多着哪，」頭一天的穿綠上衣的陌生人，走向文克爾先生，而前用低而推心置腹的聲調說，「怪傢伙——做這種

沉悶的事情——不是演員——奇怪的人——種種的不幸——我們在巡迴的時候叫他憂鬱的傑美。」

文克蘭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有禮貌的歡迎了這位被很雅緻的叫做「憂鬱的傑美」的紳士；叫了白蘭地和開水，其餘的人樣在桌旁坐了下來。

「現在，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你能賞光把你打算說的告訴我們嗎？」

這位憂鬱的人從口袋裏拿出一捲污穢的紙，對着剛剛掏出筆記簿子的史拿格拉斯先生用一種跟他外表完全相配合的空洞的聲音說，「你就是詩人嗎？」

「我——我算不了什麼呵，」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有點兒被這問題的突兀嚇了一跳。

「對詩歌對於人生就像燈光和音樂對於舞台一樣，假使剝奪了一個的虛偽裝飾，和另一個的虛幻，那末，真的人生或舞台還有什麼活頭或者關懷頭？」

「很對，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

「在腳燈前面呢（即在舞台上，）」憂鬱的人繼續說，「就像坐在宮廷大集會里，欣賞着華美的人羣的絲綢服飾，在腳燈後面呢（即在觀眾席，）就像是製造臟服的人，沒人注意和知道，是浮是沉，是死是活，全由命運擺佈。」

「的確，」史拿格拉斯先生說，因為那憂鬱的人的深陷的眼睛盯着他，而他覺得需要說點什麼。

「說下去，傑美，」西班牙的旅行家說，「像黑眼睛的蘇娜一樣——全都在瀟里——不要唧唧啞啞——說呀——拿出精神來。」

「你在開始之前要再來一杯嗎，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憂鬱的人接受了這個提示，調起一杯白蘭地和水，慢慢的吞掉一半，打開紙捲一半是唸，一半是講了如下的故事，我們發現它被記在匹社的會議錄上，題為「走江湖的戲子的故事。」

● 這是引用英國詩人 John Gay (1268-1732) 的詩 "Black-eyed Susan" 第 1 句。原譯：All in the Downs the fleet was moored

走江湖的戲子的故事

「我要敘述的事情並沒有驚人之處，」那憂鬱的人說，「甚至也沒有不平凡的地方。貧困和疾病原是人生常事，除了被看做極其普通的人事盛衰之外，不足以引起更多的注意。我把這些記錄搜集起來，是因為里面所說到的是我多年所熟識的人。我追蹤着他的向下發展，一步一步，直到他最後走到貧困的極端，從此就一蹶不振了。」

「我所說的人是一個演啞劇的下級演員，他像他的階級的許多人一樣，也是一個經常的醉鬼。在他的情形還比較好些的時候，在他還沒有由於放蕩而衰弱，和由於疾病而消瘦之前，他拿的薪水還不壞，假使他能够小心謹慎，那還可以繼續再拿幾年——雖不說許多年，因為這些人不是死得早，就是由於不自然的耗用而過早的喪失了體力，而他們的生存是全靠這來維繫的。然而他的擺脫不了的罪惡害得他太快了，在他其實對於劇場還有用處的時候就不可能雇用他了。酒店對他有一種魔力，他抵拒不了。假使他堅持走這條老路的話，那就不僅是放任不醫的疾病和毫無辦法的貧窮，連死也是逃不了的；可是他竟堅持了，結果是猜得到的。他不能找到職業，他沒有麵包。」

「無論誰，祇要是熟悉劇場的事情的，都知道有多少笨拙的、窮得不堪的人傍徨在一個大規模的舞臺的周圍——不是正式被雇為演員，祇是淒淒舞隊的人數，充當跑龍套的、翻筋斗的之類，在連演一齣大啞劇，或者演復活節戲劇的時候用他們，過後就解雇掉，等到下次再演什麼大戲需要他們的時候再說。這人就被迫走上了這條謀生的路。天夜里坐到什麼戲院的下房里等候，每禮拜賺幾個先令，以便過他的老冠。不久連這條生路也斷了；他的行為太不檢，以致連這樣去捧那可憐的徽蕪都不行了，他是真正到了類於餓死的境地，只能偶而向什麼老夥伴借借，或者偶而在什麼最普通的小戲院里湊上一角，弄幾個錢吧；而他只要弄到什麼，總是照老規矩花掉。」

「他誰也不知道怎麼活的那樣過了一年多，這時候，我和蘇雷爾的一家劇場有一個短期合同，就在這裏碰到了好久沒有看到的這人，因為我曾經到各省旅行了一趟，而他是在倫敦的小街小巷里漂蕩着的。我正穿好了衣服要出戲院，並且正穿過舞台向外走，他拍拍我的肩膀。我永遠忘記不了當時回頭看見的那副令人厭惡的樣子。他穿了演啞劇的服裝，是荒唐不堪

的小丑裝，死的跳舞里的鬼怪角色，最有才能的畫家可能在畫布上描畫出來的最可怕的形象，都決不能表現出一半這樣的鬼氣。他的浮腫的身體和醉酒的腿子——它們的畸形被古怪的服裝加強了一百倍——跟臉在臉上的白粉對照起來顯得可怕的，滯鈍的眼睛：由於麻痺症而顫抖着的，裝成奇形怪狀的頭，以及擦了白粉的瘦骨嶙峋的長手——一切使他顯出一副可憎惡的和不自然的模樣，沒有言語能夠把它形容得適當，而我到如今一想到還要發抖。他的聲音空洞而顫抖：把我帶到旁邊，用斷續的言語說了一大篇疾病和窮困的話，說到最後照舊是迫切的要求借一個小數目的錢。我放了幾個先令在他手裏，當我轉身走開的時候，聽到他一跳上舞台觀眾們就發出的大笑。

「過了幾夜，一個僕歐交給我一片污垢的紙，上面有鉛筆亂塗的幾個字，通知說那人病得很危險了，要求我在演完之後到什麼街上——我現在忘記了街名——他的住處去看他。那里離戲院並不遠。我答應事情一完立刻就去，所以在閉幕之後我就出發履行我的憂鬱的任務去了。

「時間已經很晚，因為我最後一幕有戲；而且因為那天晚上是慈善演出，所以特別延長了時間。那是一個黑而冷的夜，冷濕的風吹着雨點沉重的打在窗子和屋簷上。狹小的熱鬧街道上積了一汪一汪的水，稀稀落落的油燈有許多已經被狂風吹熄了；這一路走去，不僅是不舒服的，而且是極其沒有把握的。但是我幸而沒有走錯，略為麻煩了一下之後找到了我的目的地——一個煤棧，上面有一層樓，我尋找的對象就躺在樓上的後間。

「一個可憐相的女人，那人的妻子，在樓梯上迎接了我，一面告訴我他剛剛昏睡了過去，一面領我輕輕走進，給我端了一張椅子在床邊坐着。病人是把臉向牆的躺著，他沒有注意到我來，所以我有時間觀察我置身其中的地方了。

「他躺在一張舊床上，這床是白天就翻起來的一條破碎不全的格子花幔子張在床頭擋風，然而風卻從門上的無數垢裂里吹進這不舒服的房間，把幔子吹得不停的盪來盪去。在一隻生鏽的不固定的爐子裏，生了不旺的煤火；它前面放了一張舊的有汗斑的三角桌子，上面有幾只藥瓶子，一只破玻璃杯，和一兩樣其他的家用物件。一個很小的孩子睡在地板上鋪出來的臨時的床上，女人就坐在旁邊的一張椅子上，繡上有兩塊糊板，上面有幾只盤子、杯子和小碟子；下面掛着一雙戲鞋和兩片金屬片。除了亂丟在房間角落里的幾堆破布和包裹之外，這些就是這房裏所有的東西。

「我看清了這些一五一十的東西，並且注意到了病人的沉重呼吸和高熱之下的驚震之後，他才知道我已經來了。他在不停的轉側着想把頭枕得舒服一點的時候，把手亂伸到床外，碰着了我的手。他吃驚的撐起身體來，對我臉上緊緊的盯着。

「是赫說來先生約翰。」他妻子說。「赫說來先生，你今天晚上請他來的，你知道。」

「啊！」病人說，用手摸摸額頭。「赫說來——赫說來——讓我想想。」他像是努力凝思了一會兒，隨後緊緊抓住我的手腕，說：「不要離開我——不要離開我，老朋友。她要謀殺我，我知道她。」

「他這樣已經有多久了？」我對他的啜泣着的妻子說。

「昨天夜里起頭的，」她回答。「約翰，約翰，你不認識我嗎？」

「不要讓她靠近我，」她俯向他的時候，他打了一個抖，說：「趕她走；她靠近我就受不住。」他狂亂的釘着她，帶着怕人相的恐懼，隨後就着我的耳朵低聲說：「我打她，傑姆！昨天我打了她，以前還打過許多次。我餓她，還有孩子；而現在我是衰弱和毫無辦法了，傑姆，她會因此謀殺我了，我知道她會的。假使你像我一樣看見她哭，你也就知道了。趕開她。」他鬆了手，脫力的倒在枕頭上了。

「我對於這一切的意義是知道得太清楚了，假使我會有一瞬間發生任何懷疑的話，祇要一看那女人的蒼白的臉孔和消瘦的身材就足夠說明事情的真相了。『你還是站開些好，』我對那可憐的女人說。『你不能對他有什麼好處。假使他看不見你，也許會安靜一些。』她退出了男人的視線，過了一會他睜開了眼睛，焦急的四面看看。

「她走了嗎？」他急切的問。

「是呀——是呀，」我說：「她不會傷害你的。」

「我告訴你吧，傑姆。」那人低聲說，「她真的傷害我。她的眼睛里有種東西，在我心裏喚起一種如此可怖的恐懼，簡直要叫我發瘋。昨天一整夜，她的睜得大大的眼睛和蒼白的臉孔一直緊緊湊在我的面前；我把臉轉到那里，它們也就跟到那里；每次我從睡眼中間醒過來，她總是在床邊看着我。」他把我拉近些，用深沉的、驚慌的耳語聲說：「傑姆，她一定是個邪惡的精靈！一個惡鬼別響，我知道她是的，假使她是個女人，她該是早已死掉了。任何女人都受不了她所受到的。」

「使他這樣一個人產生這樣一個印象的，那一定是何等一個長期的虐待和遺棄的過程啊！我想到這一點，心里難受極了。我說不出回答的話對於我面前這個卑賤的人，誰能給與希望或安慰呢？」

「我在那里坐了兩個鐘頭以上，他一直是躺在床上轉側，喃喃發出痛苦和焦躁的叫喚，不停的亂揮着手臂，不停的翻來覆去。最後，他沉入了半無意識的狀態，心靈從一個景象到另一個景象，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這樣不安的徬徨着。失去了理性的控制，然而還是解說不了一種不可名狀的對於當前的痛苦的感覺。我從他的不連貫的胡思亂想看出他的病症就是如此，知道這個熱病多半已不致於立刻惡化，所以就離開了他，答應他的不幸的妻子我明晚再來，而且，假使必要的話，可以坐夜陪他。」

「我踐了約。這二十四小時中間發生了可怕的变化。他的眼睛呢，雖則深陷而疲乏了，却發出一種亮光，看上去怕人。嘴唇燒焦了，並且裂開了許多處；乾枯發硬的皮膚滾燙，而他的臉上有一種幾乎非人間所有的發狂的憂急的神情，尤其有力的說明了疾病對他的殘害。熱病是正在最高點。」

「我坐上了前一晚所坐的位置，坐在那裏幾個鐘頭，聽着一定會使人類之中最硬心腸人也深深感動的那種聲音——要死的人的可怕的呢語。我根據醫務員所說的看來，知道他是沒有希望了。我是坐在他臨終的床前呵。我看見他的枯瘦的四肢在燒人的高熱的磨折之下扭動，那是不久之前曾經爲了取悅於喧嘩的下等觀眾而做出種種怪相的——我聽見小丑的尖聲大笑，夾雜着臨死的人的低聲呻吟。」

「看見一個心靈重新回到健康的時候的正常的業務上，而身體却衰弱而無望的躺在你面前；這是感動人的事；但是當這些業務又是和任何帶有莊嚴意味的東西極不相容的一種事情的時候，我們所得到的印象是更加強烈得無限了。劇場，酒店，是這可憐人的胡言胡語的主要題目。他幻想那是一個晚上，當夜他有戲要演，時間不早了，他必須立刻出去。他們爲什麼拉住他，阻止他去呢——他要拿不到錢了——他一定要去不成！他們不肯讓他去。他把燒着似的手掩住臉，微聲的悲嘆自己的衰弱和迫害他的人們的殘酷，稍稍停頓一下，他又大聲唱起幾句拙劣的韻文來——那是他最近才學上的。他爬在床上，縮起枯瘦的手腳，做出不可思議的姿態滾滾來滾去；他是在演戲——他是在舞臺上。沉默了一會兒，他咕嚕的埋怨什麼嘈雜的歌唱

叫他難受。他終於到他老去的酒店裏去了；房裏是多熱呵。他曾經覺得不舒服，非常之不舒服，但是他現在好了，而且很快樂。把杯子倒滿，是誰呀？是誰把酒從他的唇邊搶了去的？是先前就跟着他的那個迫害者。他倒在枕頭上大聲的呻吟，暫時的忘懷。他是在走不盡的低矮的拱頂房間的迷陣中徘徊了——有些時候，房間是如此之低，使他必須伏在地上用手和腳向前爬；裏面是悶而黑，無論他轉到那裏都有什麼障礙物阻止他前進。還有許多昆蟲，可憎惡的爬着的東西，它們的眼睛緊緊盯着他，四面空中滿是這些眼睛；在深深的黑暗之中怕人相的閃着光。牆壁和天花板上滿是蠕動的爬蟲——拱頂擴張成無比的巨大——可怕的人影來來去去的掠過——從他們中間伸出了許多他所認識的人們的臉孔，對他裝腔做樣的譏笑和譏罵，因而都變成了可惡相；他們用燒紅的鐵烙他用繩子絞他的頭，弄到冒血，而他瘋狂的為生命而掙扎。

「當他這樣發作起來的時候我就費很大的力氣把他攙在床上；後來在一次結束之後，他像是睡着了。我呢，因為看守和用力氣弄得太疲乏了，就閉上了眼睛，一會兒，覺得肩膀上被人猛烈的一把抓住；我馬上醒了。他已經爬了起來，打算坐在床上——他的臉上發生了可怕的變化，但是神志清醒了，因為他顯然認得我。那一直被他的囁語煩擾着的小孩子，從小床上爬了起來，奔向他的父親，懷着恐懼嗚呼——母親連忙把他抱在手臂裏，怕他在癡狂的胡作胡為中傷害了他；但是被他臉相的改變嚇得楞楞的站在床邊。他瘦瘦的抓住我的肩膀，用另外一只手撻着自己的胸膛，拚命的努力要說話，但是徒然——他對他們伸着手，又作了一次劇烈的努力，喉嚨口格格的了响了一下——眼睛亮了一下——短促的一聲聲息的呻吟——於是他倒了過去——死了！」

假使我們能够記下匹克威克先生對於上述的逸事的意見，那我們是會得到最高的滿足了。我們幾乎毫無疑問的可以把這奉獻給我們的讀者的，要不是發生了一件極其不幸的事情。

匹克威克先生已經把在故事說到最後幾句的時候端在手裏的杯子放在桌上了，已經打算發言了——的確的，據史拿格拉斯先生的筆記簿上說，他確實已經張開了嘴啦——這時候，侍者走了進來，說：

「有客人先生。」

據說，當匹克威克先生被打擾的時候，他是正要發覺一些縱使不是啓發了泰晤士河，也要啓發了全世界的意見，他嚴厲的看看侍者的臉，然後對在座的人大家看看，像是尋求關於新來的客人的消息。

「啊！」文克爾先生說站起身來，「是我的一些朋友——請他們進來吧，這很使人愉快的人們。」——侍者退出之後，文克爾先生補充說，——「九十七聯隊的軍官們，我今天早上有點兒奇怪的結識上的，你們會很歡喜他們。」

匹克威克先生的鎮靜馬上恢復了。侍者回來了，請進了三位紳士。

「泰普爾頓中尉，」文克爾先生說，「泰普爾頓中尉，匹克威克先生——貝恩醫生，匹克威克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你已經看過的我的朋友丟普曼先生，貝恩醫生——史倫謨醫生，匹克威克先生——丟普曼先生，史倫謨醫生——」

文克爾先生說到這裏突然打住了；因為看見丟普曼先生和醫生二人的臉上都表現出了強烈的感情。

「我以前見過這位紳士，」醫生說，帶着顯著的聲調的語氣。

「當真！」文克爾先生說。

「還有——還有那個人，假使我沒有弄錯，」醫生說，對那穿綠色上衣的陌生人打量了一眼。「我記得昨天夜裏曾經對那人提出一個迫切的提議，而他加以拒絕。」說着，他對陌生人寬容的瞪一眼，和他的朋友泰普爾頓中尉耳語起來。

「你可不要這樣說，」那位紳士在耳語結束的時候說。

「我要這樣說，真的，」史倫謨醫生回答。

「你應該當場踢他，」行軍棍的所有者很大模大樣的咕噥說。

「別說話，貝恩，」中尉插嘴說。「允許我問一問嗎，先生，」他對被道很沒有禮貌的附戲弄得大為頭昏腦暈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允許我問一問嗎，先生，那人是不是你們一道的？」

「不是，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他是我們的客人。」

「他是你們貴社的一員吧，還是我弄錯了？」中尉追究的說。

「確實不是，」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從來沒有帶過你們社徽的鈕子？」中尉說。

「沒有——決沒有！」吃驚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泰普爾頓中尉轉向他的朋友史倫謨醫生，幾乎看不出來的微微搖一聳肩，像是表示有點兒懷疑他的記憶的正確性。矮小的醫生像是勃然大怒了，但是很狼狽，貝恩先生呢，惡狠狠的凝視着一無所知的匹克威克先生的發光的臉。

「先生，」醫生突然對丟普曼先生說，那聲調使那位紳士如此明顯的嚇了一跳，好像一支釘很巧妙的戳進了他的小腿肚子似的——「昨天夜裏在這裏開的跳舞會你參加了嗎？」

丟普曼先生喘氣似的輕聲作了肯定的答覆；一直對匹克威克先生牢牢的釘着。

「那人是你的同伴，」醫生說，指着那始終不爲所動的陌生人。

丟普曼先生承認了這一事實。

「現在，先生，」醫生對陌生人說，「我再問你一遍，當着這些紳士們的面問你，你還是把名片給我，接受一個紳士的待遇呢，還是要叫我有當場懲罰你的必要呢？」

「且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我真的不能讓這事再進行下去了，假使不加以解釋的話，丟普曼把情形說一說。」

受到這個莊嚴的命令的丟普曼先生，用幾句話把事情說了略略提了一下借上衣的事，大大的鋪張了一下，那是「飯後」做出來的事情，以自己的有點兒後悔作爲結束，而讓陌生人替他自己儘可能的辯白去。

他顯然是正打算進行辯白了，這時，曾經用很好奇的態度打量他的泰普爾頓中尉大爲輕蔑的說——「我不是在戲院裏見過你的嗎，先生？」

「的確，」並不羞慚的陌生人回答。

「他是一個走江湖的戲子，」中尉輕蔑的說；他向史倫謨醫生——「明天夜裏五十二聯隊的軍官們在洛徹斯透戲院裏組織的戲劇裏有他的腳色，這事你不能進行，史倫謨——不可能的！」

「完全是不可能！」尊嚴的貝恩說。

「對不起了，使您處在這種不愉快的境地，泰普爾頓中尉對匹克威克先生說，「允許我說一句，避免將來再發生這種事情的最好辦法，是在選擇友伴的時候更慎重一點，晚安了，先生！」中尉跳出房間去了。

「允許我也說一句，先生，容易動氣的貝恩醫生說，「假使我是泰普爾頓，或者假使是史倫讓，我就要拉你的鼻子，先生，還有你們這一夥每個人的鼻子。我要拉的，先生——每人，我的名字是貝恩先生——四十三聯隊的貝恩醫生。晚安吧，先生！」他結束了這一席話，並且用很高的調子說了最後一句話之後，跟在他朋友後面威風凜凜的大搖大擺走了，緊跟着他的是史倫讓醫生——他沒有說什麼，祇是用足以使匹克威克先生等人垂頭喪氣的眼色對他們盯了一眼。

上面那些侮辱的言語說出來的時候，勃然的怒火和極端的狼狽使匹克威克先生的高貴的胸懷膨脹了，幾乎要脹裂了背心。他呆呆的站在原來的地方，向空凝視着。門被帶上的聲音把他喚醒過來。他向前猛衝過去，臉上帶着狂怒，眼睛裏冒着火。他的手搭在房門的鎖上了；馬上就要抓在那個四十三聯隊的貝恩醫生的喉嚨上了——要不是史拿格拉斯先生一把抓住他的可敬的領袖的上衣尾巴，把他拖下來的話。

「阻止他，史拿格拉斯先生叫，文克爾丟普曼——他不應該把他的卓越的生命在這樣的一件事情上毀滅掉。」

「讓我出去，匹克威克先生說。

「抱緊他，史拿格拉斯先生喊，由於全體的合力，匹克威克先生被強迫坐在一張圈椅裏了。

「由他去吧，綠衣人說——「白蘭地和水——有趣的老紳士——膽量不小——喝這個吧——啊！好東西。」陌生人把那憂鬱的人調出來的一大杯先嚐了一嚐，以便考驗它的功效之後，就把杯子湊到匹克威克先生的唇邊，於是裏面剩下的酒很快消失了。

短時間的停頓，白蘭地和水起了作用，匹克威克先生的和氣的臉孔在很快的恢復着慣常的表情。

「他們不值得你的介意，憂鬱的人說。

「你說得對，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不值得。我慚愧得很，居然動了火氣。把我的椅子拉到桌子旁邊來吧，先生。」
憂鬱的人欣然同意了，圍住桌子的一個圓圈重新形成了，和諧重復籠罩了整個房間，似乎有什麼一種餘怒在文克爾先

生胸中尋找安息之所，那可能是由於他的上衣的被暫借而引起的——雖然這幾乎是難於置信的，這樣小的一件事博竟會在一位匹克威克派的胸中引起一種暫時的憤怒之感。除開這一點之外，他們的興致是完全恢復了；而這一夜結束得正如開始的時候一樣的歡然。

第四章

野外演習和露營——又是些新的朋友和一個下鄉的邀請。

許多作家對於他們取得許多可貴材料的來源不肯承認，這不僅是愚笨的，而且真是不誠實的。我們不是這樣。我們祇是努力用正直的態度、履行我們作爲編輯者的應盡之責；無論在別種情形之下我們作與會有什麼野心，想自稱是這些故事的著作，然而對於真理的尊重阻止我們價值的居功——我們祇能說有把它們加以適當的處理和不偏不倚的敘述的功勞而已。匹克威克計的文件是我們的新江水源；我們可以比做新江公司。別人的勞力替我們造成了一個巨大的、積聚了重要材料的貯水池。我們呢，祇是通過這些人的媒介，把它們安排成清潔而緩和的水流，輸送給渴求匹克威克派的學問的世界。

根據這一精神行事，並且毅然執行我們的決定，把我們叨光參考的藍本白白出來，所以我們坦白的說，這一章和下一章所記載的詳情細節，都是叨光了史拿格拉斯先生的筆記簿的——既然已經盡了我們良心上的責任，現在我們就進行把這些情節加以詳述，不再註釋了。

第二天，洛徹斯透和它附近鎮市上的居民一大早就爬了起來，像是極其忙亂和興奮。操場上要舉行大閱兵，有半打聯隊演習給總司令「明察」臨時的炮台已經搭好了，要有接疊的攻擊和佔領，還要有一個地雷爆炸。

讀者從前面記述的匹克威克先生對萊特罕的描寫的簡單摘要看來，也許已經推測得出他是軍隊的一個熱情的讚美者了。無論什麼都比不上看演習更能使他愉快——更能使他的同伴們的各別的口味如此的和諧一致。因此，他們不久就出

發向操兵的地點走去，那裏是已經有成羣的人從四面八方湧過來了。

操場上一切都顯出將臨的儀式是極端莊嚴和隆重的。哨兵們站了崗，營隊伍守住場子，僕人們在炮台上照應女太太們的坐位，中士們手裏挾着皮面的書跑來跑去，布爾德爾上校呢，穿了整整齊齊的軍服，騎在馬上，一會兒奔到這裏，一會兒奔到那裏，並且在人羣裏勒馬倒退，跳着，踴着，用極其可驚的樣子叫喚着，弄得嗓子非常之嘎，臉孔非常之紅，却根本沒有什麼原因或理由。軍官們向前向後的奔跑，先和布爾德爾上校說話，後來就命令中士們，後來壓根兒跑掉了，連兵士們都在他們的發光的槍桿子後面顯出神秘的莊嚴神情，這充分說明了事情有特殊的性質。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三位同伴在羣衆的最前排裏站着，耐心的等候程序的開始。人羣是時刻在增大，他們爲了維持既得的地位而被迫進行的努力，足夠佔據了他們隨後兩個鐘頭之內的注意力。有一次，後面來了一陣突然的壓力，於是匹克威克先生被彈了出去，幾碼之遠，這一動作的速度和彈性，達到了和他的一般的舉止之莊重極不相合的程度；又有一次，而前來「退後」的叫聲，於是槍托子不是落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腳指上來提醒他執行這個要求，就是塞到他的胸口來保證這個要求之被履行。隨後，在左邊有個什麼談話的紳士，他向旁邊亂七八糟的推呀擠的，把史拿格拉斯先生擠到了人間慘境的極點，而他倒說請問「伊亞軋判哈場霍氣」而文克爾先生剛剛表示了目擊這種無原無故的毆打非常憤憤，却有什麼人在他背後把他的帽子搬到眼睛上，說是謝謝他把頭塞在口袋裏吧。諸如此類的並不是說笑話的滑稽事情，再加上普曼先生的不可捉摸的下落不明（他是突然失蹤的，而且到處找不到），弄得他們的情形整個說來倒未必是愉快或者可意，反而不是舒服了。

終於，羣衆中間傳出許多聲音所組成的一種低吼聲了，這種聲音通常是宣佈他們所等待着的什麼東西的來臨。一切眼睛都向着暗門（軍隊出擊的時候所通過的地道門）那邊看，望眼欲穿的等了一會兒之後，看見旗幟在空中得意的飛揚，武器在陽光之下亮晶晶的閃閃了；於是一隊一隊的兵湧到平地上了。軍隊停下來排好了隊，命令在行列之間傳過了，普遍的克拉一響，都舉了槍，總司令由布爾德爾上校和許多軍官陪着，策馬緩馳而來，到了隊伍前面。軍樂隊一直在奏樂，馬都用兩隻腿站起來，向後退，把尼巴四而八方的拂着；狗吠着，羣衆尖叫着，軍隊放下了鎗，目光所及之處無論在那一邊都是什麼也看不見。

了，除了一長條由近而遠的紅衣服白褲子構成的景色，一動也不動的固定在那裏。

匹克威克先生因爲全心全力的忙著逃避和從馬的腿子中間奇妙的解脫出來，所以沒有享受到充分的閒暇來觀察當前的情景，直到它變成了我們剛才所說的那副樣子。他終於能夠立定脚跟的時候，真是無限的滿足和愉快了。

「還能有什麼更妙，或者更有趣的嗎？」他問文克爾先生。

「沒有。」那位紳士回答，剛才曾經有一位矮小的男人在他的兩隻腳上站了半個鐘頭。

「真是高貴而光輝的景象，」史拿格拉斯先生說，一股得意在他的胸中急速的爆發了，「這些英勇的，他們的國家的防禦者們，在和平的市民面前擺出堂堂的陣容；他們臉上輝耀着的——不是殺氣騰騰的兇猛，而是文明的溫雅；他們的眼睛閃着的——不是劫掠和復仇的粗凶的火，而是人道和智慧之溫柔的光。」

匹克威克先生完全同意於這一番頌詞的精神，但是他不能完全響應它的字句；因爲「向前看」的命令發出之後，那智慧的光却在戰士們的眼睛裏變微弱了；所有的旁觀者們都祇看見面前是輪千雙的眼睛，筆直的凝視着前方，完全喪失了任何種類的表情。

「現在我們的位置是好得很了，」匹克威克先生說，四面看看，羣衆已經逐漸從他們附近散開，差不多祇有他們幾個人了。

「好得很！」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爾先生同聲響應說。

「他們現在在幹什麼？」匹克威克先生問，安拂着眼睛。

「我——我——我看倒像是，」文克爾先生說，臉漸漸的變了色——「我看倒像是他們要開火了。」

「胡說，」匹克威克先生冒冒失失的說。

「我——我——我看真是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迫切的說，有點兒驚慌。

「不可能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他幾乎話還沒有說完，整個的半打聯隊都舉平了槍，好像他們大家祇有一個共同的目标，而這目標就是匹克威克派，並且開始了射擊——足以使大地發抖，或者使一位上年紀的紳士發抖的射擊之中最可怕

最嚇人的一種。

在這種艱難的處境之下，就是說，在空槍的火力的威脅之下，在對面的軍隊又有新的隊伍開始列陣的行動的窘困之下，匹克威克先生表現出了作爲一個偉人所必不可缺的附屬物的那種充分的冷靜和鎮定。他抓住文克爾先生的手臂，把自己置身於這位紳士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之間，熱心的懇求他們記住除了被聲音震聾耳朵的可能之外，還不用擔心有什麼急迫的危險。

「但是——但是——假設有些兵士偶爾錯用了實彈呢？」文克爾先生諷諷的說，他自己想到的這種假設使他失色了。「我剛才已經聽到什麼東西在空中噼噼的響——聲音清清楚楚，緊靠我的耳朵。」

「我們還是伏在地下吧，好嗎？」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不——這就沒有事了。」匹克威克先生說。他的嘴唇也許會抖，他的臉也許會發白，但是這位不朽的人的嘴裏不吐出一句恐懼或者憂慮的話。

匹克威克先生是對的，槍不放了；可是他幾乎還沒有來得及慶祝自己的意見的正確，這時，可以看見隊伍在迅速的移動了；粗嘎的命令聲沿着隊伍傳了過去，當這三位之中誰都沒有來得及猜測一下這新行動的意義的時候，整整的六個聯隊，端着上好了的刺刀，用「加倍快步」向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站着的地點衝了過來。

人總不過是血肉之軀；總有一點是人類的勇氣所不能超越的。匹克威克先生通過眼鏡向前進中的驟然大物凝視了一會兒；然後老老實實的轉過身來，於是——我們不說是逃；因爲，第一，那是一個卑劣的字眼，而第二呢？匹克威克先生的身材是一點兒也不適合於那種方式的撤退的——他是被他的腿子搬他走動的最高速率，用碎步跑開了；跑得如此之快，以致竟沒有充分的覺察他的處境的艱難，等到覺察已經太遲了。

對面的軍隊，就是在幾秒鐘之前曾經排隊而使匹克威克先生覺得悚然的軍隊，已經擺開陣勢準備擊退裝作攻城的軍隊了；結果是，匹克威克先生和兩位同伴突然發現自己是被包圍在兩條長長的行列之中，一方面是急速的推進着，一方面是保持敵對的陣勢堅決的等待着衝突。

「呀」前進着的行列中間的軍官們喊。

「讓開」靜止不動的一邊的軍官們叫。

「我們向哪裏跑呢」騷然的匹克威克派門尖聲的叫。

「呀——呀——呀」是唯有的回答。一瞬間的極度的狼狽，一陣脚步的沉重的踐踏，一陣猛烈的震動；一聲忍住的拳

——六個聯隊已經過去五百碼遠了；匹克威克先生的靴子朝了天。

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爾先生客人都很矯捷的扮了一下強迫的獨脚鞍子；當後者坐在地上，用一條黃色絲手絹阻擋從鼻子裏淌出來的生命之流的時候，觸到他的眼睛的第一件東西却是他的可敬的領袖在離開不多遠的地方追着自己的帽子，那帽子呢，惡作劇的跳着，由近而遠。

人們一生之中是難得經驗到像追自己的帽子的時候這樣可笑的窘境，或是這樣的不容易博得慈善的憐恤的。大量的鎮定和一種特別的判斷力，是提帽子的時候所必須的。你決不能慌張，不然的話要踩了它的；你決不能衝到對面一頭去等，那是會根本找它不到了。最好的辦法是文雅的緊跟着你所追的東西，小心而謹慎，看準機會，逐漸走到它的前面，於是很快的向下一埋，一把抓住帽頂，把它結結實實的搔到頭上去並且始終高興與興的微笑着，似乎你是像任何別人一樣，覺得這是個怪有趣的事情。

那時正是吹着不大不小的風，匹克威克先生的帽子就在風前而嬉戲的滾着，空中吹着風，匹克威克先生嘴裏也吹着風，帽子是滾了又滾，快活得像大潮裏的一隻活潑的海豚；它簡直要選自向前滾去，叫匹克威克先生望塵莫及了，倖而它的行程終於被阻，這時那位紳士正打算把它交給它的命運去處置了。

原來匹克威克先生是完全脫力了，正打算放棄這場追逐，但是帽子相當猛烈的衝在一輛馬車的輪子上了；他所趨向的地點有七八輛車子排着，那輛就是其中之一。匹克威克先生曉得這是一個有利的機會，就急忙衝上去保全了他的財產，把它帶上了頭，停下來喘氣站定了半分鐘還不到，他聽到有人熱心的叫他的名字，他立刻認出那是弄普曼先生的聲音，抬頭一看，真使他又驚又喜。

「嗶呀，哥哥！」密司外德爾說，帶着求情的微笑。

「真的末，真的末，」胖紳士說，「誰也不能否認呵，紳士們，請你們原諒；這是我的朋友屈倫德爾先生，你們現在都互相認得了，讓我們舒服和快樂，看看那裏還有什麼在進行吧；就是這樣了。」因此胖紳士帶上了眼鏡，匹克威克先生也拿出了眼鏡，大家都在馬車上站了起來，從別人的肩膀上對外看軍隊的操演。

真是驚心動魄的操演：一排兵打另外一排兵的頭上放槍，放了就開；於是這另外一排又打另外的另外一排的頭上放槍，放了也就開；後來是排成許多方陣，把軍官們圍在當中，後來是用雲梯從一邊爬下濠溝，再從另一邊用同樣的方法爬上來；於是用一切的英勇態度之中最英勇的態度衝破了籃子做成的障礙陣。隨後，炮台上的大炮用那些像放大的槌把似的工具如此可怕的衝出了一陣雲似的東西，而且在放出之前做了如此認真的準備，在放出的時候又發出如此可怕的聲音，以致空中迴盪着女太太們的尖聲的叫喚。兩位年輕的外德爾小姐是這樣的吃驚，以致屈倫德爾先生竟不得不抱住其中的一位，同時由史拿格拉斯先生支持了其他一位；而外德爾先生的妹妹呢，她是神經質的害怕到了潰爛的一種可怕的地步，使丟魯曼先生用於萬分必要的把手臂圍住了她的腰扶着她站住，每人都激動了，除了那個胖孩子，他睡得如此的結實，好像大炮的吼聲正是他的尋常的催眠歌。

「喬喬！」堡壘被佔領之後，攻擊的和被攻擊的都坐下來吃飯的時候，胖紳士說，「該死的孩子，他又睡着了，勞動給他一把，先生——在腿上，請你，除此之外怎麼也弄不醒他的——謝謝你，把籃子解下來，喬。」

胖孩子由於腿子的一部份在文克爾先生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間的壓榨的結果，醒過來了，重新滾下了御者坐位，開始打開食物籃，動作却比人們根據他先前的不活躍所預期的要敏捷了些。

「那末，我們得挨緊了坐了，」胖紳士說，經過了許多關於壓了女士們的袖子的笑話，和各種談諧的叫女士們坐在紳士們的膝頭上的提議所引起的大量臉紅之後，大夥兒擠着在馬車裏坐下來；胖紳士開始從胖孩子（他已經特地騎在車裏後面一頭了）手裏把東西接到裏面來。

「那末，喬，拿刀又來。」刀又遞進來了，裏面的紳士淑女和外面御者座上的文克爾先生各人都配備好了這些有用的工

「盤子，喬，盤子。」這個陶器也用同樣的辦法分配了。

「那末，喬，拿雞來。該死的孩子，他又睡着了。喬，喬！」（一根手杖在他頭上作了種種的敲打，胖孩子勉勉強強從昏睡中甦醒了。）

「來，把吃的東西遞進來。」

最後這句話裏有點什麼東西使那令人生油膩之感的孩子興奮起來了。他跳了起來：一面從籃子裏拿出食物，一面把他那在山似的鼓起來的兩頰後面蒙着的遲鈍的眼睛，怕人相的瞞着它們。

「哪，快些。」外德爾先生說，因為胖孩子戀戀的看着一隻關雞，像是完全捨不得和它分離的樣子。孩子深深嘆一口氣，熱烈的凝視一番它的肥壯，不情願的交給了他的主人。

「這才好——提起精神來。現在拿舌頭來——現在拿鴿子餅。當心着那小牛肉和火腿——注意那蝦——把色拉（西餐中之生菜）拿出來——把作料給我。」外爾德先生嘴裏發出這些急促的命令，拿進了上述的種種食品，把菜放在各人的手裏，和各人的膝上，一道一道沒有個完結。

「哪，這不妙嗎？」那位有趣的人在消滅的工作開始的時候問。

「妙」在御者座上切着雞的文克爾先生說。

「來杯酒嗎？」

「再好沒有了。」

「你還是另外弄一瓶在那上面喝吧，好不好？」

「真多謝了。」

「喬！」

「噯，先生。」（這次他沒有睡着，剛剛拿下一塊小牛肉餡兒餅。）

「拿瓶葡萄酒給車夫坐位上的紳士。我很榮幸，先生。」

「多謝。」文克爾先生乾了杯，把酒瓶放在身邊。

「賓光照一杯嗎，先生？」屈倫德爾先生對文克爾先生說。

「好極了。」文克爾先生回答屈倫德爾先生。於是兩位紳士喝了葡萄酒之後，大家照了一杯，女士們也在內。

「親愛的愛米來，跟那位陌生紳士撒嬌哪，」老處女姑母帶着真正老處女式的妒忌對她的哥哥外德爾先生低低的說。

「啊！我不曉得，」有趣的老紳士說；「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我敢說——沒有什麼稀奇。」匹克威克先生，喝點兒嗎，先生？」深的探究着餡了餅的內幕的匹克威克先生，欣然首肯了。

「愛米來，我的親愛的，」老處女姑母說，帶着保護者的神情，「不要講得這麼響，寶貝。」
「噯呀，姑母！」

「我想是姑母和那矮小的老紳士要我們都不響，祇讓他們講去，」伊沙伯拉·外德爾小姐和她的姊妹愛米來搗鬼話說。年輕的女士們笑得很開心，年紀大的一個竟想顯出和藹的樣子，但是沒有做到。

「年輕女孩子們真有這樣的精神，」密司外德爾對丟普曼先生說，帶着溫柔的表示憐恤的神情，好像旺盛的精神是違禁品，未經允許而有了的話，是很大的罪過。

「對她們是的，」丟普曼先生回答，回答得不完全如對方所盼望，「那很叫人歡喜。」

「時！」密司外德爾說，有點兒懷疑。

「你允許我嗎？」丟普曼先生說，顯出最懇懇的態度，伸手去摸外德爾的手腕，另一隻手文雅的舉起了酒瓶，「你允許我嗎？」

「對，你。」丟普曼先生顯得極其莊嚴；拉雪爾說恐怕還有必要開，在那種情形之下的話，她當然是又需要援助的。「你覺得我的姪女們漂亮嗎？」她們的疼愛的姑母向丟普曼先生耳朵裏低低的說。

「假使她們的姑母不在場的話，我會覺得的，」那位有準備的匹克威克回答，熱情的瞥了她一眼。

「噢，你這頭皮的人——但是歸真話，假使她們的氣色稍微好一點兒的話，你不覺得她們是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嗎——在燭光下面看起來？」

「是的，伊杜是的。」丟普曼先生說，帶着淺淡的神情。

「啊，你這刻薄的人——我知道你打算怎麼說的。」

「怎麼說？」丟普曼先生問，他根本沒有打算說什麼。

「你想說伊沙伯拉是駝背的——我知道你想怎樣說——你們男人是這樣的觀察者末，是呀，她是駝的，不能否認；而且的確的，假使有什麼最叫女孩子聽得難看的东西的話，那就是駝背了。我常常對她說，她到年紀略大些的時候，那就怕人相了，哪，你真是一個刻薄的人！」

丟普曼先生對於這麼便宜的得到榮譽並不反對，所以他顯出非常了然的樣子，並且神秘的微笑一下。

「好厲害的諷刺的微笑，」欽佩的拉雪爾說，「我承認我是真正的怕你。」

「怕我！」

「噢，什麼你都瞞不了我——我知道那種微笑是什麼意思，我知道得很清楚。」

「什麼呢？」丟普曼先生說，他自己是想都沒有想到的。

「你的意思是，」這位和藹的姑母說，把聲音放得更低些——「你的意思是，你覺得伊沙伯拉的駝背還沒有愛米來的老臉皮壞，唔，她真是老臉皮哪！你想不到有些時候這弄得我多可憐——我真要爲了這事連哭幾個鐘頭——我的親愛的哥哥是太好了，太沒有疑心了，所以她一點兒沒有看出來，要是看出來的話，我斷定那一定要叫他心碎了。我願意我能够相信那不過是她的態度問題——我希望那是如此——」（說到這裏，這位多情的親戚嘆了一口大氣，費氣的搖搖頭）。

「我相信姑母是在講我們了，」愛米來·外德爾小姐對她的姊妹說——「我相信一定是的——她的樣子這樣的惡毒。」

「是嗎？」伊沙伯拉回答——「吓！姑母，親愛的！」

「愛，我的好寶貝！」

「我真怕你要受涼呢，姑母——尋條絲手絹繫住你的上了年紀的頭吧——你真正要好好的保重呀——想想你的年紀呀！」

這句報復的話，受的人也許是咎有應得，然而說的人也真算復仇心切了。姑母的憤怒會放洩成爲何種形式的回答，那真是難於猜測的，幸而外德爾先生無意中岔開了話題，他大聲的喊着高：

「該死的孩子，」老紳士說，「他又睡着了。」

「非常出奇的孩子，真是，」匹克威克先生說，「他老是像這樣的睡覺？」

「睡——老紳士說，「他老是睡着的，差他做事是睡得精結實實，叫他侍候是打鼾。」

「多古怪！」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真古怪哪，」老紳士回答，「我很得意這個孩子——無論怎麼我也不肯離開他——他是個天然的奇物，喂，喬——把這些收拾掉，另外開一瓶來——聽別沒有！」

胖孩子爬了起來，睜了眼睛，把上次睡過去的時候正在咀嚼的一大塊餅吞了，慢慢的執行了主人的命令——一面沒精打彩的垂涎剩菜，一面收拾掉盤子，放在籃子裏。新酒拿來了，而且很快空了。籃子重新被扣在老地方了——胖孩子重新爬上了御者座——眼鏡和袖珍鏡重新被帶上了——軍隊的演習重新開始了。砲火大大的嘶嘶和呼呼一番，女太太們大大的驚駭一番——隨後爆發了一個地雷，叫每人都滿意——地雷爆炸結束之後，軍隊的演習和觀眾的眼福也學了它的榜樣，告一結束了。

「那末，住記，」老紳士說，——他和匹克威克先生在演習程序結束的時候曾經斷斷續續談了些話，現在談到末了他們

● 原句是說：Had Come off 軍隊和觀衆學了它的榜樣，也 Went off 了，因爲找不到 go off 的適當翻譯文，故略加改動如上。

握手道別了——「明天我們請你們各位都去」

「一定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地點你是知道了？」

「丁格來谷馬諾莊房，」匹克威克先生說，參考着筆記簿。

「對，」老紳士說，「我在一個星期之內是不讓你們走的，住記；我擔保你們會看到一切值得看的東西，假使你們來是爲了過鄉村生活的話，來找我，我會給你們許許多多，喬——該死的孩子，他又睡着了——喬，喬托姆套馬呀。」

那些馬被套上了——車夫爬上去了——胖孩子爬在他的旁邊——互相說了再會——馬車軋軋的開走了，匹克威克派們回頭對馬車最後一瞥的時候，看見落日射出輝煌的光照在他們的款待者們的臉上，並且照着胖孩子的身體，他的頭蓋在胸口又跳過去了。

第五章

這章不長——除了別的事情之外，主要是描寫匹克威克先生如何從事於趕車，文克爾先生如何騎馬，以及他們做得結果如何。

天空光明而愉悅，空氣芬芳，周圍的一切東西都顯得美麗，匹克威克先生倚在洛徹斯透橋的欄杆上，冥想著自然和等着早飯。這一片景色的確是即使思索力比現在這位遠邇的人也會大受迷惑的。

觀察者的左手是一帶頹敗的垣牆，許多地方已經倒缺了，有些地方還有粗糙而厚重的殘壁巍然下臨淺灘。參差的和尖銳的石頭上掛了一大團一大團的海藻，在一陣陣的風里顫抖；還有綠色的常春藤悲哀的爬繞着黑色的、倒塌的雉堞。在這後面聳立着古堡，它的塔沒有了頂，它的厚牆倒了，但是驕傲的告訴我們它的昔日的威風和力量。當七百年以前，它里面響着武器的鏗鏘聲，或者迴盪着宴會和闊綽的喧聲。兩邊麥特威的兩岸，是穀田和牧場，這裏那里的有一架風磨，或是一座遠遠的教堂，伸展到眼睛所能看到的遠處；薄而半定形的雲在晨曦的光輝之中掠過，投下變化多端的影子在地上迅速的推移，使這一片豐富而多樣的風景更加美麗了。河水無聲的流著，閃耀着光芒，反映着天空的清澈的藍色；漁夫們的槳投入河水發出清脆的響音，沉重的然而像圖畫一般美的小船緩緩的順流而下。

深深的一聲嘆息和肩膀上的一震，把匹克威克先生從當前的景物引導他走了過去的愉快的出神狀態中喚醒了。他回頭再來一看：那副憂鬱的人在他旁邊。

「傾略着風景嗎？」憂鬱的人問。

「是末，」匹克威克先生說。

「並且慶祝你自己起了這麼個大早，」匹克威克先生點頭表示同意。

「啊！人是應該起早的，起早看最輝煌的太陽，因為太陽的光明很難支持到一整天不減少。一天的早晨和一生的早晨真是太相像了。」

「你說得對，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俗話說，」憂鬱的人繼續說，「「晨光太好難持久。」這話用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上也是對的。天哪！我什麼不能犧牲，假使能够恢復我的童年或者能够把它永遠忘掉！」

「你見過的艱難很多了，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同情的說。

「是呀，」憂鬱的人慌忙說，「是呀，多得現在看見我的人都不相信是可能的。」他停了一下然後突兀的說——

「你曾經在像這樣的一個早晨想到過淹死了倒是幸福和太平嗎？」

「上帝保佑我（「噫呀」之意）沒有過！」匹克威克先生回答，略為離開欄杆一點兒，因為他有點當真的想到憂鬱的人把他翻下水作為實驗的可能了。

「我會經常這樣想，」憂鬱的人說，沒有注意那一行動。「平靜清涼的水似乎喃喃的邀請我去休息。一跳，水花一濺，一會兒的揮扎起初有一個漩渦，漸漸消散而成微波；水在你的頭上閃爍了，而世界也在你的悲苦和不幸之前永遠閉鎖了。」

憂鬱的人一面說，深陷的眼睛里一面亮晶晶的閃着光，但這暫時的興奮很快消失了，他冷靜的說——

「哪——够了。我們談談別的問題吧，前天夜里你要我唸了那些稿紙，我唸的時候你聽得很注意。」

「是末，」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而且我的確認為——」

「我不是問你的意見，」憂鬱的人打斷他說，「我不需要任何意見。你是旅行着找消遣和教益的，假使我送你一個奇怪的抄本——注意，所謂奇怪，不是因為狂忘和難於置信，而因為是真實生活的羅曼司的一案。你會把它報告給你常常說到的

那個社里去囉。

「當然，」匹克威克先生回答，「祇要你願意，而且他們的會議錄製把它記下來的。」

「那就給你。」憂鬱的人回答。「說你的通訊處。」匹克威克先生說明了他們可能採取的道路，憂鬱的人把它在一本油膩的袖珍簿上仔細的記了，然後拒絕了匹克威克先生請吃早飯的堅決邀請，和他在他的旅館門口分了手，慢吞吞的走開了。

匹克威克先生發現他的三位同伴已經起身了，並且在等着他來開始早餐，而早餐却已經誘人的陳列在桌上了。他們坐下來吃煮火腿、雞蛋、茶、咖啡、和雜品，開始很快消失，那種速度立刻證明了食品的精美和食客的胃口的旺盛。

「那末，談談馬諾莊房吧，」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們怎麼去呢？」

「也許我們還是問問侍者好，」丟普曼先生說，因此侍者被叫來了。

「丁格來谷，紳士們——十五哩哪——紳士們——路難走——叫騾車嗎，先生？」

「騾車祇坐得了兩個人，」匹克威克先生說。

「真的，先生——對不起，先生——括括叫的四輪小馬車，先生——後面有兩個人的坐位——前面坐一位紳士趕車子，啊！對不起，先生——還祇坐得了三個。」

「怎麼辦呢？」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也許那位先生歡喜騎馬吧，」侍者提議說，對文克爾先生看，「非常好的有鞍子的馬，先生——可以讓外德爾先生的用人到洛徹斯來的時候帶回來，先生。」

「就這麼辦，」匹克威克先生說，「文克爾，你騎馬去好嗎？」

關於自己的騎術，文克爾先生的心底裏原是懷着很大憂慮的，但是他因為不願意人家對於這一點起任何懷疑，所以立刻帶着很大的勇氣回答說，「當然，那是我頂歡喜不過的了。」

文克爾先生祇好去碰運氣了，毫無辦法。「十一點鐘的時候叫來在門口等我們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很好，先生。」侍者回答。

侍者退出了；早飯結束了；旅行者們上樓進了各人的臥室，準備換衣服，和理出即將來臨的遠行所要帶的東西。匹克威克先生已經完成了準備工作，並且在咖啡間裏從遮窗板上面看着街上行人的時候，侍者進來了，說馬車已經準備好——車子自己證實了這話，它出現在上述的咖啡間的遮窗板前面了。

那是四隻輪子上的一只奇怪的小小的綠色車子，後面有像酒箱子似的一片低下去的地方可以坐兩個人，前面有可以坐一個人的高起來的台，拉車的是一匹褐色的大馬，粗大的骨頭對稱的顯露着。一個馬夫站在近旁，抓住另外一匹大馬的繩子——這匹顯然是套在車上那匹的近親——是備好了鞍子給文克爾先生的。

「噯呀呀！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時他們都站在人行道上穿上了衣了。」噯呀呀！誰趕車呀？我到沒有想到這一層。」

「啊！你囉，當然的。」丟普曼先生說。

「當然末！」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我！」匹克威克先生叫。

「一點兒不用害怕，先生。」馬夫揮嘴說。「保證牠乖乖的，先生；抱在懷裏的小把戲也趕得了牠。」

「牠不會驚吧，是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驚嗎，先生？——牠那怕碰到一大車的猴子，都燒掉了尾巴的，牠也不驚哪。」

這句推薦的話是不可爭辯的。丟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進了箱子，匹克威克先生上了御者座，把腳擱在坐位下面的，搭了腳的，鋪了漆布的平板上。

「哪，發光的威廉！」馬夫對馬夫助手說，「把繩繩給先生。」「發光的威廉！」——他被這樣呼也許是因為他的光滑的頭髮和油光光的臉孔的原故——把繩繩放在匹克威克先生左手裏，上鞍馬夫把一根鞭子塞在他右手裏。

「噯——噯！」匹克威克先生說，因為那高大的四脚獸表現出堅決的意向要迎到咖啡間的窗子上。

「噯——噯！」丟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在車箱子響應。

「這不過是他開個玩笑，先生。」馬夫頭鼓勵的說；「威廉，拉住牠。」助手制住了那牲口的性子，頭子跑過去帶動文克爾先生上馬。

「那一邊，先生，請打那一邊上。」

「那位先生要不是上錯了邊，我就該死。」一個歪着嘴在笑的郵差對那快活得形容不盡的侍者搗鬼話說。

文克爾先生被這樣指導了之後，很費力的爬上了鞍子，假使他爬上一隻一等兵艦的話所費的力氣也不過如此。

「統統都好了嗎？」匹克威克先生問，內心懷着統統那糟糕的不吉利的預感。

「好了。」文克爾先生怯弱的回答。

「讓他們走吧，」馬夫叫——「帶住牠點兒，先生。」於是馬車和馬都出發了，前者的駁背座上坐着匹克威克先生，後者

的背上坐着文克爾先生，讓整個旅館院子都看得快活和滿意。

「牠怎麼向旁邊走的？」車箱里的史拿格拉斯先生對鞍子上的文克爾先生說。

「我怎麼知道，」文克爾先生回答，他的馬正用極其神祕的態度在街上漂盪着——首先是向旁邊去，頭對着路的一邊，而尾巴對着另外一邊。

匹克威克先生對於這個或者任何其他情節並沒有閒功夫去觀察，他的才能的全部都集中在對付那養了馬車的牲口上了，牠顯出了各種的特性，那對於一個旁觀者是大有興趣的，但是對於坐在牠後面的任何人却決不是同樣的有趣了。除了一種非常令人不悅和不舒服的態度經常的昂起頭來，並且把繩纏繞得叫匹克威克先生要費很大的勁才拿得住它們之外，牠還有個古怪的癖愛，隨時突然向路邊衝去，隨後突兀的站住，隨後向前猛衝一陣，快得完全不可能控制。

「牠這是什麼意思？」那匹馬把這種手段行了第二十次的時候，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不知道，」丟普曼先生回答；「那樣子好像是驚，不是嗎？」史拿格拉斯先生正要答話的時候，被匹克威克先生的一聲叫喚打斷了。

「呀，」那位紳士說，「我的鞭子掉了。」

「文克爾」史拿格拉斯先生叫，這位騎術家正騎在那高馬上小馳而來，帽子歪到了耳朵上，而F.渾身上下都搖着，好像他要被這劇烈的運動震得骨頭都散開來。「把鞭子拾起來，好人。」文克爾先生用力勒住高馬的韁繩，直到臉都青了；終於停住了牠之後，下了馬，把鞭子遞給了匹克威克先生，於是抓住韁繩，打算重新上馬。

那末，這匹高馬是否出於頭皮的天性要和文克爾先生作一番小小的天真的娛樂呢，還是牠覺得沒有一個人騎在背上，正如有一個一樣的能够稱心如意的完成旅程呢，這却是我們不能得到確定而明白的結論的問題。不管這畜生是什麼動機，總之事實是文克爾先生一觸到韁繩，牠就把頭從它滑開而且向後退，把韁繩拉到最長度。

「可憐的傢伙，」文克爾先生撫慰的說——「可憐的傢伙——好馬。」這「可憐的傢伙」却不受文克爾先生的試着接近牠，牠就越是側避；一切種種的勸誘和哄騙都沒有用，文克爾先生和那好馬互相的兜着圈子有十分鐘之久；到臨了，彼此的距離還是和開頭的時候完全一樣，沒有多沒有少——這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一種不如意的事情，而在一條冷靜的，找不到人幫忙的路上是尤其如此。

「怎麼辦呢？」這場騷閃已經延長了很大一會兒之後，文克爾先生叫喚起來，「怎麼辦呀，我上不了牠。」

「你最好牽着牠走，等我們到了一座稅卡子的時候再說了，」匹克威克先生從馬車上回答說。

「但是牠不走呀，」文克爾先生吼似的說。「來呀，來抓住牠。」

匹克威克先生是仁慈和博愛的化身，他把韁繩丟在馬背上，下了坐位，小心的把馬車拉進籬笆裏面，免得在路上出什麼事情，於是走回去幫助他的受窘的同伴，把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留在車子上。

那馬一看見匹克威克先生手裏擱着鞭子走了過來，立刻把先前疲不罷休的打旋的運動改做了倒退的運動，而且是如此之毅然決然，立刻把始終在韁繩一頭的文克爾先生拖了就走；跑得比快步走的速度還大一點；向着他們來的方向，匹克威克先生趕上去幫忙，但是他向前趕得越快，馬就倒退的跑得越快。

一大陣的腳步聲和一大片揚起的灰塵；最後，手臂幾乎被拉脫了白的文克爾先生，老老實實的鬆了手，馬站住了，看看，搖搖頭，轉過身去，靜靜的小跑着回洛徹斯去了，留下了文克爾先生和匹克威克先生用茫然若失的臉孔面面相覷，不多遠的

地方一陣軋軋之聲吸引了他們的注意，他們抬頭一看。

「我的天哪！」痛苦的匹克威克先生喊，「另外那匹馬跑走了！」

可惜是真的。那牲口被喧聲驚動了，而繩繩又是在牠背上，結果是猜得到的了。他把四輪車帶在背後衝走了，車子裏面是丟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這一場競賽時間不長，丟普曼先生投身於籬笆之下，史拿格拉斯先生學了他的樣，馬把四輪車搶上了一座木橋，使輪子從車身分了家，車箱和馱台脫了節，最後楞楞的站住了，凝視著牠所造成的殘破的東西。

兩位沒有摔交的朋友的第一件事是把不幸的同伴們從籬笆的床上解救出來——這一工作使他們得了說不盡的滿意，因為發現他們沒有受傷，祇有衣服上的種種裂口和荆棘刺破的許多皮傷。第二件要做的是把馬卸下來，做了這個繁複的工作之後，大家緩緩的前進了，把馬牽在身邊，把車子交給它的命運。

一小時的步行之後，旅行者們走到了一家小小的路邊酒店，酒店面前有兩棵榆樹，一個馬槽，和一塊路牌；後面有一兩個不成形的乾草堆，旁邊有一個菜園，周圍是亂七八糟混雜在一起的朽敗的披屋和發霉的下房。一個紅頭髮的男子在園子里做工，匹克威克先生對他大聲的叫喚——「哈囉！」

紅頭髮的人抬起了身，用手在眼睛上罩着，對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同伴們長久而冷淡的注視了一會兒。

「哈囉！」匹克威克先生重複叫喚。

「哈囉！」是紅頭髮的人的回答。

「到了格來谷有多遠？」

「七哩多。」

「路好嗎？」

「不好。」作了這簡單的回答之後，並且又一次打量一番，顯然滿意了之後，他就重新做起生活來。

「我們要把這馬寄在這里？」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想是可以的，是嗎？」

「要把這馬放在這里，是嗎？」紅頭髮的人重複對方的話，俯在鋤頭上這樣說。

「當然是的，」這時已經牽着馬走到園子柵欄前面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師母——紅頭髮的人吼似的喊，從園子裏走了出來，對馬死死的釘着——」

一個瘦骨嶙峋的高女人——上下筆直沒有一點曲線，穿了一件粗織的藍色外衣，胸衣吊在腋下一兩吋——應聲而來了。

「我們可以把馬放在這裏嗎，我的好奶奶？」普魯曼先生走上前去用他的最富於誘惑性的聲調說。那女人對他們大家狠命的盯着，紅頭髮的人在她耳朵里低低說了些什麼。

「不行，」女人略一考慮之後回答說，「我怕這種事情。」

「怕！」匹克威克先生叫，「這女人怕什麼？」

「前次已經叫我吃了苦頭啦，」女人說，回頭向屋子裏走，「我不跟他們多講。」

「真是我平生碰到的最奇怪的事情，」吃驚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我——我想，」文克爾先生低聲的說，他的朋友們圍攏着他，「他們以為這匹馬是我們用什麼不名譽的方法弄得來的。」

「什麼！」匹克威克先生叫，爆發了一股憤慨。文克爾先生謹慎的重說了一遍自己的意見。

「哈囉，你這傢伙！」發怒的匹克威克先生說，「你以為這馬是我們偷來的？」

「當然是囉，」紅頭髮的人回答，拉開嘴一笑，從一隻聽覺器官到另外一隻聽覺器官，半個臉都繃了起來。他說了這話，轉身走進屋子，砰的一聲帶上了門。

「像一場夢，」——匹克威克先生脫口而出的說，「一場可憎的夢。想想看，一個人整天的徒步走着，牽了一條擺脫不了的可怕的馬！」沮喪的匹克威克派們快快樂樂的走開了，那條使大家都感到最高的嫌惡的高大的四足獸，慢吞吞的跟在他們背後。

四位朋友和他們的四條腿的同伴走進馬諾莊房的小路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很遲了；即便已經這樣的接近目的地

了，他們的興致！——否則原應該是很大的——還是打不起來，因為他們想到他們的模樣的可怪和處境的可笑。撕破的衣服，劃破的臉，滿是灰塵的鞋子，疲乏的臉色，還有，尤其那個的，那匹馬，啊，匹克威克先生是多恨那匹馬呵！他時時刻刻用深仇大恨的眼光看看那壯大的畜生，曾經不止一次的計算假使殺了牠的話要破費他用多少錢；而現在，殺了牠或者把牠放了不管的想頭，卜魯有力的衝進他的腦子去了。小路轉了一個灣，突然出現了兩個人影，把他從這些可怕念頭的沉思中驚醒了。那是外德爾先生和他的忠誠的隨從，那胖孩子。

「喂，你們到哪儿去來了？」好客的老紳士說，「我整天的等你們，你們的樣子是累了，什麼破了！我希望沒有受傷吧！——呃，我聽到這話很高興——很高興，那末你們是翻了車，呃不必介意。這些地方常有的轆轤，——他又睡著了！——喬，替這位紳士把馬牽走，牽到馬房里去！」

胖孩子牽着馬在他們後面遲鈍的瀟着；老紳士用樸素的字句慰問着他的賓客們——他們把遭遇的事情加以合宜的改造，說了一番——領着大家到廚房里去。

「我們要把你們在這里整理一番。」老紳士說，「然後我再把你們介紹給客廳里的人們。愛瑪，拿櫻桃白蘭地來；哪——珍，拿一根針和線來；拿毛巾和水，瑪利，女孩子們，趕忙些！」

三四個嬌媚的女僕迅速分頭找所需要的東西去了，同時有兩個大頭圓臉的男子從火爐旁邊的坐位上站了起來，（雖則是五月的黃昏，而他們對於木柴火的依戀却像在聖誕節的時候一般，）隱隱了什麼黑黯的角落，很快從那裏拿出一瓶鞋油，和這整半打刷子。

「趕忙些！」老紳士又說，但是這調誡完全是 unnecessary 的，女僕之一倒出了櫻桃白蘭地，另外一個打了洗臉水來，男僕之一突然抓住了匹克威克先生的腿子——幾乎使他失了平衡——在他的靴子上擦起來，直到他的鵝眼滾滾發燙；而另外一個男僕用一只沉重的衣刷刷着文克爾先生，在這一行動之中不斷的發出一種啾啾的聲音，那是馬夫們在刷馬的時候常常弄出來的。

史拿格拉斯先生結束了洗滌之後，就把房間觀察起來，背對火爐站着，滿心歡喜的慢慢嚐他的櫻桃白蘭地。他描寫它是

一間鋪紅磚的大房間，有一個大爐灶；天花板上裝飾着火腿、大片的鹹肉、一串串的葱、牆上裝飾着幾根獵鞭、兩三副鞭頭、一副鞍子、和一根舊的生鏽的大口徑槍，這下面有字說明是「裝了彈藥」的——至少是在半世紀之前裝的。一只風度莊嚴而沉靜的能走八天的舊鐘，在一個角落裏嚴肅的滴嗒走着；還有一只同等古舊的銀鍍掛在那些裝飾着食器櫥的許多鈎子中的一只下面。

「安了嗎？」老紳士的賓客們已經洗好、補好、刷好、和喝好的時候，他詢問的說。

「完全安了，」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那末跟我來，」於是，大夥兒經過幾條黑暗的過道，而逗留在後面偷吻愛瑪一下因而被合式的回敬了幾推和幾抓的丟普曼先生也追了上來之後，走到客廳門口了。

「歡迎，」他們的主人在把門推開跨到前面說，作為通報他們的到來，「歡迎，紳士們，歡迎光臨馬諾莊房。」

第六章

舊派的一局牌——牧師的詩句——歸囚的故事。

幾個集合在這古舊的客廳里的賓客，站起來招呼走進來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進行着常套的介紹禮節的當兒，匹克威克先生偷空觀察圍繞着他的那些人們的外貌，並且推究他們的性格和職業；這是他和其他許多偉大人物都愛的一個習慣。

一位年紀很大的老太太，戴着高帽子，穿着褪色的絲袍子——不是別人，正是外德爾先生的母親——佔據了火爐的右角里的上座；各種足以說明她年青的時候所經過，而且年老的時候還沒有弄闊的生活方式的證明文件，裝飾在牆壁上：那就是古式的花樣，同樣古舊的絲絨織錦風景畫，和比較時式的、大紅色的絲的茶壺套子、姑母、兩位小姐和外德爾先生，互相競賽着熱烈而持久的對老太太獻殷勤，擠在她的安樂椅的周圍，一個拿着她的髮筒，另外一個是一只橋子，第三個是一只嗅香味的瓶子，而第四個是忙着把弄給她身的枕頭在拍和撻。對面呢，坐着一位垂頭的老紳士，一張愉快善良的臉——他是丁格來谷的牧師。他的旁邊坐着他的妻子，是一位胖大的老太太，看樣子她不僅精通製造能使別人為滿意的家釀藥酒的技术和奧妙，而且善於時常使自己大為滿意的嚐嚐它們。在一個角落里有一位力普斯東蕪菜險的、精明的、矮小的男子跟一位胖胖的老紳士談着，還有兩三個老紳士和兩三個老太太，一動不動的筆直坐在各人的椅子上，對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旅伴們緊緊的盯着。

「是匹克威克先生母親，」外德爾先生用他最高的聲音說。

「啊！」老太太說，搖著頭，「我聽不見。」

「匹克威克先生，祖母！」兩位小姐同聲嘶叫。

「啊！」老太太喊，「罷了；沒有多大關係。像我這樣一個老太太，他是不會見怪的，我敢說。」

「你放心，老太太，」匹克威克先生抓住老太太的手，說得如此之用力，把他的仁慈的臉都漲紅了；「我告訴你，老太太，看見像你這樣年紀的一位老太太領導着這樣好的一個家庭，而且看起來這樣的年輕和健康，我是再快樂也沒有了。」

「啊……」老太太略為停頓了一下說，「非常之好，我敢說；但是我聽不見。」

「祖母是有點兒不高興了，」伊沙伯拉·外德爾小姐低聲的說，「但是不久她就跟你談話的。」

「匹克威克先生點點頭表示他願意遷就老年的缺點，就和在座的大夥兒閒談起來。」

「這里的環境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

「很好，」史拿格拉斯、丟普曼和文克爾幾位先生響應說。

「唔，我覺得是的，」外德爾先生說。

「全肯脫州再沒有更好的地點了，先生，」蘋菓臉的精明的人說，「真是沒有了，先生——我斷定是沒有了，先生。」於是那精明的人得勝的四面看看，好像曾經有誰極力反對他的話，而終於被他駁倒了似的。

「全肯脫再沒有更好的地點了，」稍稍停了一下，精明的人又說。

「除了茂林牧場之外，」那個胖胖的人莊嚴的發表意見說。

「茂林牧場嗎？」對手脫口而出的叫，帶着深深的輕蔑。

「哪茂林牧場呵，」胖胖的人重複說。

「那真是個好地方，」另外一個胖子插嘴說。

「是這樣的，的確，」第三個胖子說。

「人人都知道的。」肥肥的主人說。

精明的人懷疑的四面看看，但是發現自己是少數，他就做出憐憫的神情不再多說了。

「他們在談些什麼？」老太太用很響的聲音問她的孫女之一；她跟許多聾子一樣，決沒有想到別人有聽到她所說的話的可能。

「關於田地，祖母。」

「田地的什麼？——沒有什麼事情吧？」

「沒有，沒有，米勒先生說我們的地段比茂林牧場還好。」

「他怎麼知道的？」老太太憤慨的說。「米勒是個吹牛皮的花花公子，你告訴他就說是我說的。」說了之後，這位一點兒不知道自己把話說得很響的老太太挺一挺腰，對那位精明的犯過者狠狠的看看。

「來，來，」忙癩的主人說，自然而然的想把談話換一換，——「你說打牌怎麼樣，匹克威克先生？」

「我是再歡喜也沒有了。」那位紳士回答，「但是請你不要爲我湊起一局來。」

「啊，我告訴你，母親是非常歡喜打牌的。」外德爾先生說，「不是的嗎，母親？」

老太太對於這個題目比對什麼都要不覺得多，回答了肯定的意見。

「喬，喬。」老紳士說，「喬——該死的——呵，他在這里拉開牌桌子。」

這個害得睡病的青年人並不用其他的督促，就擺好了兩張牌桌子；一張是玩「瓊教皇」的，一張是打「灰斯脫」的。打灰斯脫的人是匹克威克先生和老太太；米勒先生和紳士。那個圍成圓圈的遊戲包括了在座的其他人。

他們玩牌的樣子真是所謂態度莊嚴舉止文靜，適合於稱爲「灰斯脫」的工作——這是一種莊嚴的儀式，據我們看來，「玩牌」這種說法是非常之不敬和污辱的。另外一方面，那圍成圓圈的一桌却是如此的喧騰和快樂，以致大大的阻

礙了米勒先生的思索，使他沒有能够做到應有的專心，犯了許多罪大惡極的過失，這叫胖紳士非常的冒火，而叫老太太同等的開心。

「應」負罪的米勒把最後決勝負的第十三回摸上手之後得意的說：「這是打得再好也沒有了，我不妨自己吹一句，再好的是不可能了！」

「米勒應該把紅方塊封王的，是不是，先生？」老太太說。
匹克威克先生點頭同意。

「真的嗎？」那不幸的人說，對他的聯手懷疑的申訴着。

「應該的先生，」胖紳士用嚴厲的聲音說。

「糟糕得很，」垂頭喪氣的米勒說。

「還說什麼，」胖紳士嗚呼的說。

「二配上大牌，我們贏了，」匹克威克先生說。

另外一盤：「你能做嗎？」老太太問。

「能，」匹克威克先生回答：「雙的單的，三盤兩勝的。」

「沒有見過這樣的運氣，」米勒先生說。

「沒有見過這樣的牌，」胖紳士說。

莊嚴的靜默：匹克威克先生幽默，老太太嚴肅，胖紳士吹毛求疵，米勒先生畏畏縮縮。

「再來個雙，」老太太說：得意的拿了一只六瓣士和一只凹凸不平的半瓣士放在燭台下，作為把這一事實記錄下

來。

「雙，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知道了，先生，」胖紳士惡辣的说。

另外一盤得到同樣結果之後，接着是不幸的米勒忘了跟牌，犯了規（灰斯說牌的規則是上家出某種牌——如紅心，下家必須跟着出紅心，實在沒有的話，才可以跪一張別種牌，否則犯規。）牌紳士因此大發脾氣，一直縮在一個角落裏，一聲不響的一點鐘又二十七分鐘之久，直到牌打完的時候，臨了他從角落裏走出來，遞給匹克威克先生一撮鼻烟，帶着對所受的傷害決心加以基督徒的寬恕的人的神情。那位老太太的聽覺是大大的改進了，而不幸的米勒呢，却像一隻海豚就在一只崗亭里似的不自在。

同時，那圓形的一局却進行得着實快活。伊沙伯拉·外德爾和屈倫德爾先生「配了對」，愛米米·外德爾和史拿格斯先生也一樣，甚至丟普曼先生和老處女姑母也開了捉魚（指牌）和詔媚的股份公司。外德爾老先生快樂得無以復加；他做莊的時候弄得如此的滑稽，而那些老太太們對於她們的贏頭是如此的算得精明，所以全桌永遠在歡笑的喧鬧聲中。有一位老太太是有約摸半打的牌要贈，這使得大家都笑，每回如此；而這位老太太因為要贈牌顯出不高興的時候，他們就笑得更加厲害；於是老太太的臉色漸漸開朗起來，而終於笑得比誰都聲響大。還有當老處女姑母摸到「結婚」的時候，年青的小姐就又笑了，老處女姑母就像要發脾氣的樣子；後來，她覺察到丟普曼先生在桌子底下捏她的手，於是她的臉色也漸漸開朗起來，顯出有點兒自作聰明的樣子，好像覺得實際的結婚並不如有些人們所想像的那麼渺茫；因此，每人都又笑了，尤其是外德爾老先生，他對於開玩笑是跟最年輕的人一樣的津津有味。至於史拿格拉斯先生呢，他祇是儘向他的搭黨的耳朵里低聲訴說詩意的感想，這使一位老紳士談諧起來，惡作劇的提出打牌的搭黨和人生的搭黨的問題，因而引出老外德爾的一番妙語，連帶各種各樣的緊眼睛和格格笑，使得大家都非常的快樂，尤其是那位老紳士的太太。文克爾先生說了些城市里誰都知道而鄉村里誰都不知道的笑話；大家聽了都真正由衷而笑，並且說是非常之妙，所以文克爾先生很光榮。仁慈的牧師，愉快的旁觀者因為圍繞着桌子的那些快樂的臉孔使這位老年人也感覺到快樂了；而且雖則這種歡樂有點兒喧嘩，然而那是發自深心而不是發自嘴唇的；這無論如何還是正當的歡樂。

夜晚在這些活潑的娛樂中迅速的滑過去；當家當然而實惠的晚餐已經結束，而大家圍着火爐組成一個小小的親睦的團體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覺得他平生沒有感覺過這樣的幸福，這樣的要愛情和充分受用這種愉快的光陰的了。「哪」好

客的主人說：——他是莊嚴的坐在靠近他的老太太的安樂椅的旁邊，把她的手緊緊的抓在手里——「這就是我所歡喜的——在這古舊的火爐旁邊曾經消磨過我一生之中的最幸福的時間；我對於這爐子是如此的依戀，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在這里生起旺旺的火，除非到了太熱得實在受不住的時候，我的這位可憐的老母親在她是一個女孩子的時候，常常弄一張小板凳坐在這火爐前面——不是的，母親——」

想到許多年前的幸福和過去的時代而自動闖進老太太眼睛里的淚水，在她帶着憂鬱的微笑點頭的時候，偷偷滾下她的臉了。

「得請你原諒我談到這個古老的地方，匹克威克先生，主人在短時間的停頓之後重新說——「因為我愛它很深，勝過了其他——古老的房屋和田地在我就像是活的朋友；我們的繞着長春藤的小小的教堂也是如此——關於這長春藤，順便說起，那邊那位我們的傑出的朋友曾經做過一首詩，那時他初到我們這里來，史拿格拉斯先生，你的杯子裏還有嗎？」

「滿滿的，謝謝。」那位紳士回答，他的好奇心已經被主人的最後那句話大大的激動起來了。「對不起，你剛才不是講到關於長春藤的詩嗎？」

「這你要問對面那位我們的朋友，」主人心里有數的說，把頭一點指着那位牧師。

「我很想請你把它唸一唸，你不見怪嗎？」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啊，當真話，」牧師回答，「那是小極小極的事；我對於自己胡謔了這首詩的唯一的解嘲的話，就是，那時我是個青年人。然而假使你要聽，那我就唸一唸吧。」

回答當然是一陣要聽的喃喃聲；於是這位老紳士開始了，在他的妻子的許多提示的幫助之下，背誦了那些詩句。「我把它們叫做。」他說——

長綠的長春

啊，美麗的植物呀長綠的長春，

他蜿蜒於古舊的廢墟之上，
他的三餐是精美的饈珍，

雖然他的墓穴是寂寞而淒涼。

牆已倒，石已頹，

正合於他的美麗的奇想：

時光造成的霧爛的塵灰，

正是他的可口的食糧。

在這地方沒有生命留存，

爬着珍奇的老植物長綠的長春。

迅速呀他偷偷前進，雖則沒有羽翼飛騰，

他有一顆忠堅頑強的心臟。

他繞得多緊，依戀得多深，

纏住他的朋友那巨大的老橡！

而他秘密的在地上蔓生着，

把他的葉子輕輕的搖盪，

欣然的擁抱和溫存着，

死者們的坟墓的肥沃的土壤。

在這地方猗猗的死亡藏身，

爬着珍奇的老植物長綠的長春

幾個世紀已經過去，它們的業績已經頹頹，

民族已經經歷了桑滄，

但是壯健的老長春藤永不凋零，

他的綠色少壯如常。

獨自走着他寂寞的行程，

勇敢的老植物將藉過去而發胖，

因為任何最結壯的人，

終於是長春藤的營養。

爬呀，在這地方時光留了殘痕，

爬着珍奇的老植物常綠的長春。

當老紳士把這些詩句重新唸第二遍，以便史令格片斯先生紀錄下來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帶着很有興趣的表情諦視了他的臉孔的輪廓。老紳士看完了史令格片斯先生把筆記簿放回口袋了，匹克威克先生就說：

「請原諒我，先生，初視的見而就說這種話，但是像你這樣一位紳士，我想，在你作爲宣教師的生活經驗裏是不會不觀察過許多值得銘記的景象和事件的。」

「我的確是目睹過一些，」那位老紳士回答，「但是事情和人物都很平庸，因為我的行動的範圍是如此之有限啊。」

「我是做了些筆記的，我記得關於約翰·愛德門持，不是嗎？」外德爾先生問，他顯然是要引出他的朋友的話頭來給新賓客們一些啓迪。

老紳士微微點一點頭表示承認，開始進行轉換話題，但是這時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請你原諒，先生；但是對不起，我想冒昧問一問，約翰·愛德門持是誰呢？」

「我也正想問這句話哪，」史拿格拉斯先生急切的說。

「你是說不了身哪，」興高彩烈的主人說。「遲早你總得滿足這些紳士們的好奇心；所以你不如利用現在這個有利的機會，立刻就說。」

老紳士一面愉快的微笑一面把坐椅拉到前面；其餘的人都把椅子拉得緊緊靠在一起，特別是普魯先生和老處女姑母，也許他們是因爲耳朵不大靈吧；老太太的聽筒被妥安當當的安排好了，米勒先生（他在朗誦詩歌的時候睡過去了）被調誠的扭醒了——那是他的前排黨那位莊嚴的胖子從桌子底下使出來的，——老紳士不再用什麼序言，直截了當的開始說了如下的故事，我們自作主張替它加了一個題目，叫做

舞 囚

「我初到這村子來住的時候，」老紳士說，「離現在正是二十五年，那時，在我的教民之中有一個惡名最大的人，叫做愛德門持，他租了一個離這裏很近的小小農場，他是一個壞脾氣的、心腸野蠻的、壞人、懶惰和荒淫的習氣，殘酷和兇猛的氣質。除了幾個跟他一道在田野裏浪蕩或是在酒店裏縱飲的懶惰而無賴的流氓之外，他是一個朋友或者熟人都沒有，有人高興跟這叫許多人害怕而且叫人痛恨的人說話——大家對愛德門持都是躲避。」

「這人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兒子，那孩子在我初到這裏的時候是約十二歲。關於這個女人的痛苦的程度，關於她用以忍受這些的溫和而忍耐的態度，關於她撫養那個孩子的時候的操心憂慮的苦痛，沒有人能够恰當的想像出來。上天饒恕我這種猜測——假使那是不仁的猜測的話——但是我堅決的相信，而且在我靈魂裏相信，那人是許多年來有系統的實行弄碎她的心；但是她爲孩子忍受了一切，而且也是爲孩子的父親——雖然這在有許多人看來也許是奇怪的，因爲，難則他是一個畜生，難則他曾經很殘酷的待她，然而她曾經是愛他的；由於回憶到他曾經是她的怎樣的人，在她的胸中喚起了對於

苦難的容忍和溫順的感情；這種感情，除了女人之外，上帝的一切創造物對它都是陌生人。

「他們很窮——既然那男人過着這種日子，他們當然是非窮不可的；但是女人不停和不倦的操作，早晨、中午、夜裏、無分早晚的做，使他們得免於飢寒。這種操作祇得到惡意的報答。夜裏經過那裏的人們——有時已經是深夜了——告訴大家說：聽到一個悲痛的女人的呻吟和嗚咽，還聽到毆打的聲音，不止一次在已經過了半夜的時候，孩子輕輕的去敲隣居的門，到那裏躲避他的反常的父親醉後的暴行。

「在這些日子，這可憐的女子始終是我們的小小教堂的出席者，她來做禮拜的時候常常帶着她不能完全掩飾掉的、虐待和暴行的傷痕。每個星期日的早晨和下午，她準定來坐在她的老位置上，把孩子帶在身邊；雖然他們兩人都穿得很壞——他們的隣居們有許多比他們還窮，但是穿得還比他們好些！——不過他們老是整齊和清潔的。每人都對「可憐的愛德門太太」友善的點一點頭，和露的招呼一聲；有些時候，當她做完禮拜站在通向教堂大門的一小排榆樹下面和一個隣居交談幾句的時候，或者懷着一個母親對於她的健康的孩子的驕傲和喜悅在旁邊看着他和什麼小朋友們做遊戲的時候，她的憔悴的臉孔由於發自深心的感恩的表情而開朗起來；這時她的樣子雖不說是高興和幸福，至少是平靜而滿足的。

「過了五六年，孩子已經長成一個結壯的小夥子。時間把小孩子纖弱的身材和四肢加強和改造成爲一個強壯男子的時間，已經使他的母親的身體變了，使她的腳力衰弱了；但是那應該可以扶持她的手臂却不再在她手裏了。那應該可以使她愉快的臉孔却不再對着她的臉了。她還是坐她的老位置，但是在她身邊有一個空着。衆經還是像向來一樣的保存得很細心，要讀的地方還是像向來一樣的查明了學好；但是沒有了和她一道讀的人，眼淚密而快的落在書上，字跡都模糊難辨了。隣居們是從前一樣的對她和露，但是她掉開頭躲避他們的招呼。現在是沒有了在老榆樹下面的勾留了——沒有未嘗幸福的欣慰的預期了。這孤苦的女人把襖帽更低些的遮在臉上，匆匆的走掉了。

「那青年人假使還有記憶和良心的話，他祇要想一想，從他的童年的最初直到那個時候，他沒有一件事不是和他的母親長期的自願的犧牲相關聯的；她爲他忍受了虐待、侮辱、和暴行，一切都是爲他。但是他，悍然不顧她的將破的心，含怒的故意忘懷她爲他所做和所受的一切，跟一些墮落的和無賴的人們混在一起，發瘋似的幹着一種要叫他送命和叫她丟人的冒險

的勾當，這真叫我不可說了，可悲的人性！你們是早已預料到的了。

「這不幸女子的悲苦和不幸的定數是要滿了。隣近已經出過許多罪案；犯案的人一直沒有發現，所以他們的胆子更大了一次，一件胆大妄為的劫案引起了他們沒有預料到的，一番急切的追究和嚴密的搜索。小愛德門特和三個夥伴被人懷疑，他被捉了去——押了——審了——判了罪——死刑。

「莊嚴的判決宣讀之後，法庭裏發出女人的一聲狂亂和刺耳的尖叫，這聲音到如今還像在我耳朵裏響着。這聲叫喚，一直刺進犯人的心，在他心裏喚起了一種恐怖，那是審訊、判罪——接近死亡——都沒有做到的。他那始終含着執拗的怒氣緊閉着的嘴抖動了，而且不由自主的張了開來；臉變成灰一般蒼白，每個毛孔裏冒着冷汗；這重罪犯人的強壯的四肢顫抖了，他在被告席上搖搖幌幌的站不住了。

「這受苦的母親在她的精神慘痛的最初的最初的襲擊之下，向我面前一跪，熱烈的祈求在她的一切困難中支持她到現在的全能者，讓她從這悲哀和苦難的世界解脫，饒了她的兒子的性命。接着是一陣悲痛的發作和一陣猛烈的掙扎，這種情景我但願我永遠不再看到第二回。我知道她的心從那時起開始破碎了；但是我從來沒有聽到她的嘴裏滑出一聲訴苦或是咕嚕。

「這女人每天都到監獄的院子裏去，急切而熱烈的用感動和哀求的方法試想把她的硬心腸的兒子的心弄軟下來。徒然，他還是快快的，執拗的，和無動於中的。甚至他的判決得到意外的減刑，改做十四年的放逐，也沒有能够使他態度上的陰沉的執拗轉化瞬刻。

「但是，一向支持着她的那種安命和忍耐的精神，不能够抵敵她肉體上的衰弱了。她病倒了。她從床上爬起來拖着搖幌的腿子再去看她的兒子一次，但是她說了力，倒在地上了。

「現在，這青年人的誇張的冷酷和冷漠真是受到考驗了；報應沈重的落在他身上，幾乎弄得他發瘋。一天過去了，他的母親沒有來；又是一天，她沒有到他身邊；第三天的晚上，而他還是沒有看到她；在二十四小時之後，他就要被迫和她別離了——也許是永遠啊！他幾乎像奔駒似的在那狹小的院子裏走來走去——好像消息會因為他急，就來得快些似的——這時，那些久已遺忘的舊事是如何的湧進了他的頭腦，而當他聽到消息的時候，他的腦子裏又湧出了自己何等悲苦的一幅毫無辦法

法的和孤寂的景象。他的母親，他從來所知道的唯一的親長，在離他站着的地點一哩遠的地方倒在地上——也許要死了；假使他是自由的和沒有被鍊鐐的，祇要幾分鐘就可以到她身邊了。他衝到門口，用拚命的力氣抓住鐵欄，搖撼得它發響，並且用身體向那厚牆上撞，像是想從石頭裏擠出一條路來；但是這石頭建築物嘲笑他的微弱的努力，他絞着兩手，啜泣得像小孩子一樣。

「我把母親對於兒子的寬恕和祝福帶到監牢裏，把他的改過的莊嚴誓約和求恕的熱烈懇求帶到她的病牀前面。我懷着憐恤和同情聽那改悔的人計劃了無數當他回來之後如何安慰和奉養她的計劃；但是我知道在他能夠到達他的目的地之前幾個月，他的母親就不能再在人世了。」

「他在夜裏被解走了。過了一兩個星期，可憐的女人的靈魂飛昇了，我暗暗的希望並且莊嚴的相信它是到永恆的幸福和休息的地方去的。我把她的遺骸行了葬禮，她躺在我們的小小的教堂墓地裏。她的坟頭上沒有石碑。她的悲哀人知道，她的德行上帝知道。」

「在犯人解走之前已經和他約好，他一得到允許就寫信來給他母親，信可以寄給我收。父親是自從兒子被捕之後就堅決的拒絕了見他的，兒子是死是活，於他是無關緊要的事情。他一去毫無消息，好幾年過去了；到他的刑期過了一半的時候，我終於相信他是死了，而我的確幾乎希望他如此。」

「然而愛德門持呢，他在到了居留地之後被派到很遠的荒僻地方去了，也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寄的幾封信都沒有到我手裏。他在整整十四年中都居留在那地方。刑期終了之後，他堅持從前的決定和對母親的誓約，經過無數的困難回到了英國，徒步走回家鄉。」

「在八月裏一個晴和的星期日的晚上，約翰·愛德門持踏進了十七年前他蒙着恥辱離開了的村莊。他的最近捷的路是要經過教堂墓地的。他穿過籬笆上的活門的時候，他的心膨脹了。那些高大的老榆樹——落日透過它們的枝葉把輝煌的光線這那裏的投射在影蔭的小徑上——喚醒了他童年的聯想。他想像自己是在那時候，吊住母親的手，平和的走進教堂。他把起了自己是慣於看着她的蒼白的臉孔的；而有些時候她的眼睛對他臉上凝視的時候會充盈着眼淚——這些淚在她

俯身吻他的時候就熱辣的落在他的額頭上，使他也吸泣了起來，雖則他那時幾乎不懂得她的眼淚是何等悲苦的眼淚，他想起他是如何的常常在這路上和些孩子氣的遊伴快樂的奔跑，時而同頭看看，一瞥他母親的微笑，或者一聽她的溫柔的聲音，他的記憶上的一重帘幕似乎揭開了，於是，無價的恩情的言語，被漠視的勸告，被毀棄的信約，繼續到他的回憶裏，簡直使他的心要破裂，他是再也受不了了。

「他進了教堂，晚禱的功課結束了，會已經散了，不過還沒有關門，他的脚步在低矮的屋子裏發生空洞的迴聲，是如此的寂靜和悄然，他孤另另一個人幾乎害怕起來，他向四面看看，什麼都沒有改變，地方似乎比從前小了些，但是那些古舊的石碑還在那裏，他小的時候曾經懷着孩子氣的畏懼對它們訂過無數次的，舖了腿色的墊子的宜講壇，聖餐檯，都還在那裏，在這聖餐檯前，他曾經多次的複誦過他作為一個孩子的時候所尊敬而作為一個大人的時候所忘記的戒律，他走近了從前的老坐位，它顯得冷而淒涼，坐墊已經拿掉了，聖經也不在那裏，也許他的母親現在是坐更壞的位置了，也許她已經身體太壞了，不能獨自走到教堂來吧，他不敢想到他所害怕的事上去，他走開的時候渾身劇烈的顫抖和發冷了。」

「他正走到大門口的時候，一個老年人走了進來，愛德門持吃驚的縮回一步，因為他很清楚的認識他；他曾經有許多次看他在墓地裏掘坟墓的，他對這回家的囚犯會說些什麼呢？」

「老年人抬起眼睛對陌生人的臉看看，對他說了「晚安，」慢慢的走了，他已經忘了他。」

「他走上岡子，穿過村莊，天氣很熱，人們都坐在門口，或是在他們的小園子裏散步，享受着黃昏的寧靜和勞動後的休息，許多人都對他看一眼，他也向兩旁懷疑的看了許多眼，想知道有誰認得他和躲避他，差不多每家都是些陌生人，有些高大的身材他認出是他的一個老同學——他最後看到他的時候還是個孩子——被一羣快樂的小孩子圍繞着；另外一些呢，有一個坐在一所茅屋門口的安樂椅裏的病弱的老年人，他記得他當年是個筋強力壯的勞動者；但是他們都已經忘記了他，他走過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認識。」

「落日的最後的柔光落在地面上，在黃色的鞍榻上發出輝煌的光，拖長了菓樹的影子，這時他站在老家的門口了——這是他童年的家——是他的心在拘囚和悲苦的悠長的歲月裏懷着不可形容的緊張的愛戀所滿慕的家，圍繞是低低的，離

則他清楚的記得從前在他看來是一座高牆。他從牆上對園子裏看，裏面的花果比從前多些和盛些，但是那些老樹還在——他曾經有無數次，在太陽下面玩厭了之後躺在這些樹下感覺到幸福的童年時代的溫柔的睡眠輕輕的來臨。房子裏有人聲，他聽了，但是它們聽來很陌生；他不熟識，聲音是愉快的，而他很明白他的可憐的老母親是不會愉快的，於是他走開去。門開了一羣小孩子跳了出來，叫着和鬧着，手裏抱了一個很小的孩子的父親出現在門口了，於是他們包圍着他，拍着小手，拖他出來參加他們的有趣的遊戲。犯人想到就在這個地方他曾經躲避過他的父親多少次呵！他記起了他是如何的時常把發抖的頭埋在被子裏，聽着那粗暴的言語，兇狠的鞭打，和他母親的哀號。他離開這地點的時候由於心靈的劇痛，高聲抽咽了，但是他的拳頭捏着，牙齒咬着，燃燒着兇猛的和決死的熱情。

「他通過許多年來的令人不耐的遠景所企望的回家，他爲它經歷了如許痛苦的回家，就是如此！沒有歡迎的臉孔，沒有寬恕的眼光，沒有留身的房屋，沒有援助他的手——而且這是在他的老家的村上。他在那種從來人跡不到的，荒野的密林裏的寂寞，比起這個來又算什麼！」

「他覺得他在那羞辱和束縛的遠方所想到的家鄉，是他離開的時候的家鄉，而不是他回來的時候的家鄉。這可悲的現實冷酷的打擊了他的心，他的志氣消沉了。他沒有勇氣探問，也沒有勇氣去見那唯一可能用親切和同情接待他的人。他向前慢慢的走，閃閃躲躲的走在路邊上，像一個犯罪的人，轉到一片他還很記得的草地上之後，用手蒙着臉，撲在草上。」

「他沒有注意到有一個人躺在他旁邊的河岸上，這人轉身對新來的人偷看一眼的時候衣服沙沙響了一下；愛德門持抬起了頭。」

「那人已經改成坐的姿勢，他的身體很彎了，他的臉是皺而黃，他的服裝說明了這是貧民收容所裏的貧民；他的樣子似乎是年紀很老了，但是看來似乎由於放蕩或疾病者多，而由於年齡者少，他正緊緊的盯着這新來的人，雖然他的眼睛最初是沒有光澤的和滯鈍的，但是他們對他盯着看了稍稍一會兒之後，竟閃出一種不自然的和驚訝的表情，以至於幾乎要從眼眶子裏爆出來。愛德門持逐漸抬起身體跪了，對老年人的臉越來越專注的看，他們默默的互相凝視。」

「老年人臉色灰敗得可怕，他抖抖的和蹣跚的站了起來，愛德門持跳了起來，他退縮了一兩步，愛德門持前進。」

「讓我聽你說話，」犯人用沉重的悲痛的聲音說。

「站開！」老年人喊，帶了一句可怕的咒罵。犯人向他走得更近些。

「站開！」老年人尖叫。由於恐怖而暴怒的他，舉起手杖對愛德門持臉上重重的打了一下。

「父親——惡鬼！」犯人咬着牙齒喃喃的說。他發狂的衝過去扼住老年人的喉嚨——但是他是他的父親呵；他的手臂無力的垂下了。

「老年人發出一聲高呼，像一個妖怪的咆哮似的，在寂靜的田野間劃過。他的臉發了青；血從他的臉和鼻子裏湧出來，把地上的草染成濃厚的暗紅色，而他蹣跚的倒下去了。他是裂了一根血管；他的兒子還沒有來得及扶起他來的時候，他已經是死人了。」

「在教堂墓地的那個角落裏，」老紳士沈默了幾分鐘之後說，「就是在我已經說過的那個教堂墓地的一個角落裏，那裏埋葬了一個男子，他是在這件事情之後被我雇用的，我用他三年。他是真正能够悔過和自卑的，做到了最好的人所能做到的程度。在他去世之前，除了我沒有誰知道他是什麼人，或者他是哪裏來的——他就是約翰·愛德門持，這重歸的囚犯。」

第七章

文克爾先生倒不是打鴿子打殺烏鴉，却是打烏鴉傷了鴿子；丁格來谷板球隊大戰「全瑪格爾頓」而「全瑪格爾頓」大吃「丁格來谷」附帶其他有趣而有益的

事情。

白天的令人疲困的遭遇，或者是牧師的故事的催眠作用，弄得匹克威克先生的睡意如此之濃，他被領到他的舒服的臥室裏之後不到五分鐘，就結結實實的而且夢也沒有的睡着了；直到早晨的陽光含譴責的把它明亮的光線投射到房裏之後，這才醒了過來。匹克威克先生可不是懶人，他像一個熱烈的戰士似的一跳跳出了他的帳篷——床舖。

「愉快的，愉快的鄉村呵！」推開格子窗之後，這位熱情的紳士嘆息說：「曾經受過這樣的景色的熏陶的人，誰還能夠整天對着磚頭和石板，誰還能夠再在那種地方生活！——那里是沒有母牛，祇有母牛的屍體；沒有任何東西有牧神的氣味，固是都有財神的氣味；沒有田里長的五穀，祇有田里用的肥料。」

● 誰能夠受得住住在這種地方挨命？我請問誰能夠忍受？」匹

●

烏鴉鴿子云云未詳是何出典，有時烏鴉（白嘴鴉）和鴿子對待而實則前者指騙人者後者指被騙者，恐與此處無關。
瑪格爾頓為書中虛構之一小鎮，與英國宗教史上瑪格爾頓派之領袖瑪格爾頓（一六〇九——一六九八）無關，
「全瑪格爾頓」為該鎮之板球隊。

克威克先生像這樣日盤自開了好一會兒之後，就把頭伸出了窗格子，對週圍眺望起來。

乾草堆的濃烈的甜香直撲他的臥室窗戶；下面小花園里的種種花草芬香四溢；在每一片草葉上閃耀而且在柔和的空氣中顫動的朝露，照亮了濃綠的草場；鳥兒歌唱着，好像每一顆晶瑩的露珠都是它們的變態的源泉。克威克先生墮入心曠神怡的出神狀態了。

「哈囉！」這聲音喚醒了他。

他向右手看看，但是看不見誰，他把眼睛轉向左手，那是一片風景；他凝視天空，但是那里沒有人找他；後來他做了一個普通頭腦的人會立刻就做的事——看看花園里，於是看見了外德爾先生。

「你好嗎？」那位好興緻的先生說，由於愉快的預期已經興奮得喘氣了。「美麗的早晨呵，是不是？看見你起得這麼早我很高興，趕快下來出來吧，我在這里等你。」

「克威克先生不用第二次的邀請，十分鐘已經够他梳洗裝束之用，到這十分鐘的末了，他已經在那位老紳士的旁邊了。

「哈囉！」克威克先生也說，他看見他的同伴拿了一枝鎗，另外還有一枝鎗在草地上。「你要幹什麼？」

「呢。」主人回答，「你的朋友和我在早餐之前要去打白嘴鴨呵，他是一位頂括括的鎗手，是嗎？」

「我聽他說過他的鎗法很妙，」克威克先生回答，「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打什麼東西。」

「唔。」主人說，「我希望他就來才好，喬——喬！」

在早晨的清新活力的鼓動之下的胖孩子，帶着不過三分零一點兒的睡意從屋子裏走了出來。

「上去請那位紳士告訴他我和克威克先生在鳥窠那里等他，你領他去，聽到沒有？」

孩子去執行他的任務了；主人像魯濱孫第二似的插了兩枝鎗，領着克威克先生走出花園。

「就是這里，」老紳士走了一會兒之後，在一叢樹林子的進口處站住了，說，這話是不必要的，因為那些一無所覺的白嘴

① 這一句直譯字義應是那里沒有母牛 (cows) 氣有烟筒頂子 (cows on the chimney-pots) 沒有任何東西有牧神 (pan) 的氣味，更有波狀瓦 (pan-tiles) 沒有五穀 (crop) 氣有蒼天草 (stone crop) 收譯的目的為傳其神味。

聽的不停的咕咕聲已經充分的說明了它們的所在。

老紳士把一支鎗放在地上，把另外一支裝了彈藥。

「他們來了，」匹克威克先生說，說着，丟普曼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爾先生的身形遠遠的出現了。胖孩子因為弄不清楚要他請那一位紳士，他爲了防止任何錯誤的可能，想出一個特別的聰明辦法，把他們都請了來。

「來吧，」老紳士對文克爾喊：「像你這樣的熱心於打獵的人應該早就起來了，雖說這里的玩意兒沒有多大意思。」

文克爾先生回答了一個強笑，臉上帶着一種異樣的表情拿起了剩餘的鎗，那種表情假使有一隻形而上學的白嘴鴉得了它的即將橫死的預兆的話，也許它會做出來的。那大概是表現熱心吧，但是却顯得非常之儂可憐相。

老紳士點點頭，在嬰兒蘭貝爾的指導之下列隊而來的兩個權權的孩子，就開始爬上兩棵樹。

「這些孩子幹什麼的？」匹克威克先生突兀的問，他是有點兒吃驚，因為他常常聽說過農民生活的困難，所以他怕這會逼迫那些依附於土地的小孩子們去做一種危險而冒險的營生——把自己做沒有經驗的遊獵者的靶子。

「不過是鷺鳥而已，」外德爾先生回答，笑着。

「是什麼？」匹克威克先生問。

「呃，用樸素的英國話說，就是嚇一嚇白嘴鴉。」

「噢！就是如此嗎？」

「你懂了嗎？」

「懂了。」

「很好，我先來。」

「請，」文克爾先生說，他高興任何的延宕。

「那末，請站開些，幹吧。」

● 蘭貝爾 (Lambert) 爲英國著名犯人，五六百數十磅，這里所謂嬰兒蘭貝爾是肥胖孩子稱。

一個孩子叫喚起來，並且搖撼一根有一只鳥窠的樹枝。半打驚慌的大聲交談着的小白嘴鴉，飛出來問是怎麼回事。老紳士開了一鎗作爲回答，掉下了一只，飛掉了其餘的。

「拾起來，喬。」老紳士說。

這孩子一面走過去一面臉上帶着微笑。鴉肉餅的模糊的幻影飄過了他的想像之河——那是很肥的一只呢。

「那末，文克爾先生，」主人說，把自己的鎗重新裝上。「打吧。」

文克爾先生向前走了幾步，舉起了鎗。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不由自主的退縮了幾步，避免大批白嘴鴉沉重的落下來時候扎了他們，這他們認爲祇要他們的朋友的毀滅性的鎗聲一起，就一定會發生的一個莊嚴的停頓——一陣叫喚——一陣羽翼振動的聲音——一聲輕微的「嗒。」

「哈囉！」老紳士說。

「不行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不響。」文克爾先生說，臉色非常灰白，也許是因爲失望的原故。

「古怪。」老紳士說，拿過鎗來。「無論那一枝以前都決沒有不響過末啊，怎麼沒有銅帽子呀？」

「噯呀呀，」文克爾先生說。「我承認我把銅帽子忘記安上了！」

這個小疏忽被改正了。匹克威克先生又縮到後面了。文克爾先生帶着毅然決然的神情走向前去；丟普曼先生躲在一棵樹後面對外觀。孩子叫喚了；飛出了四隻鳥。文克爾先生開了鎗，一聲痛叫——不像是白嘴鴉的，却像是一個人的。丟普曼先生在左臂上接受了一部分的子彈，這樣救了無數無辜的鳥的性命。

要描寫出當場的混亂簡直是不可能。如何匹克威克先生在熱情爆發的最初一瞬間罵文克爾先生「渾蛋！」如何丟普曼先生直挺挺的撲倒在地上；如何文克爾先生嚇得呆呆的跪在他身邊；如何丟普曼先生昏昏迷迷的亂叫些女人的教名，於是先睜開一只眼睛，再睜開第二只，然後倒了過去把兩只統統閉上——這一切，以及後來如何還不幸的人漸漸神志清醒過來，如何用手絹把他的手臂紮好，如何由他的焦慮的友人們用手攙扶着慢慢回去，都一樣的難於講述。

他們走近房屋了，女士們正在圍門口，等他們來吃早飯。老處女姑母出現了；她微笑招呼他們，叫他們走快些。顯然她並沒有知道這件軼事。可憐的傢伙！有的時候無知真是福氣哪。

他們走近些了。

「哦，那位小老先生是怎麼了？」伊沙伯拉·外德爾說。老處女姑母沒有介意這句話；她以為是說匹克威克先生。在她眼裏，屈來西·丟普曼是一個青年；她是通過縮小鏡看他的年紀的。

「不要怕呵，」年老的主人遠遠的喊，恐怕嚇了他的女兒們。因為打獵的一夥緊緊的圍住了丟普曼先生，所以她們還沒有弄清真相。

「不要害怕，」主人說。

「什麼事情？」女士們尖叫。

「丟普曼先生出了一點兒小事，就是這樣。」

老處女姑母發出一聲尖銳的嘶叫，希斯底里的大笑一聲，倒在她的姪女們的手臂裏了。

「對她澆點冷水，」老紳士說。

「不用，不用。」老處女姑母喃喃的說：「我現在好些了。伯拉，愛米來——請個外科來他受了傷嗎？——他死了嗎？——他——哈哈！」老處女姑母又發出第二陣的希斯底里的大笑，點綴着幾聲尖叫。

「鎮靜一點，」丟普曼先生說，被這對於他的痛苦的同情感動得幾乎下淚了。「親愛的，親愛的女士，鎮靜一點。」

「是他的聲音。」老處女姑母喊；第三陣的強烈的徵候又發展起來了。

「我求你不要着念，最親愛的女士。」丟普曼先生撫慰的說：「我傷得很輕，我請你相信。」

「那末你是沒有死？」這位希斯底里的女士大叫說。「啊，你說你沒有死，說！」

「不要傻了，拉雪爾。」外德爾先生插嘴說，說得有點粗魯，不十分適合於那場面的詩意。「真見鬼，叫他說沒有死幹什麼呀？」

「沒有，沒有，我沒有死。」丟普曼先生說。「我除了你的幫助之外都不需要。讓我倚在你的手臂上。」他邊用耳語聲說，拉雪爾小姐呀！興奮的女人走了過來，伸出了手臂。他們走進了早餐室，屈來西·丟普曼先生溫柔的用嘴吻了她的手，坐上了沙發。

「你頭昏嗎？憂慮的拉雪爾問。

「不。」丟普曼先生說。「沒有關係，我馬上就好的。」他閉了眼睛。

「他睡了，」老處女姑母喃喃的說。（他的視官閉了近二十秒鐘。）「親愛的——親愛的——丟普曼先生！

丟普曼先生跳了起來——「把這些話再說說！」他喊。

那位女士一驚。「你一定是沒有聽到！」她說，羞搭搭的。

「啊我聽到的！」丟普曼先生回答。「重說一遍。假使你要我好起來，你就重說一遍。」

「別響！」女士說。「我的哥哥來啦。」

屈來西·丟普曼先生恢復了先前的姿勢；外德爾先生陪着一位外科醫生進了房間。

手臂被診察了，傷口被包紮了，據說是很輕微的傷；因此大家都安了心，帶着重新恢復了愉快的臉孔開始滿足他們的食慾了。只有匹克威克先生一個人沉默而有所思。他的臉上顯露上懷疑和不信任。他對文克爾先生的信任已經由於早上的事情而動搖了——大大的動搖了。

「你是一位板球家吧？」外德爾先生問那位射擊家。

假使在任何別種時候，文克爾先生是要作肯定的回答的。他感到他的處境的困難，謙虛的回答說，「不是。」

「你是的吧，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問。

「曾經一度是的，」主人回答。「但是現在我已經把它丟了。我參加道里的板球會，但是我不打。」

「今天大比賽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今天，」主人回答。「你很想去看吧。」

「我嗎，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我是歡喜看任何運動的，只要安全，只要裏面的不熟練的人的無能的獻醜不致於危害到人們的性命。」匹克威克先生打住了，注視着文克爾先生，他說，在他的領袖的炯炯的目光之下畏縮着。那位偉人隔了一會兒之後收回了眼光，接上去說：「我們把受傷的朋友留給女士們照顧的話是不是對的呢？」

「你們把我交托給她們是再好也沒有了，」丟普曼先生說。

「的確再好沒有，」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因此決定把丟普曼先生留在家里交給婦女們照顧；而其餘的客人們在外德爾先生的指導之下到行將舉行把整個瑪格爾頓從癱瘓中喚起並且叫了格來谷發一場興奮的熱病的那個競技的地點去。

他們這不超過兩哩路的步行，一路都是走的蔭涼的小徑和幽靜的狹路；而且他們的談話轉到了四而八方圍繞着他們的怡人的風景；所以，匹克威克先生發現自己已經置身於瑪格爾頓的大街的時候，幾乎要懊悔他們走得過於急速了。

任何人，祇要他的天才有風土學的嗜好的，都清清楚楚知道瑪格爾頓是一個有市的特權的鎮，這里有市長、市議員、和公民；任何人假使參考過市長對公民說的話，或是公民對市長的，或是這兩者對法人的，或是這三者對國會的，就可以知道那種他們應該早就知道的事情，就是瑪格爾頓是一個古而忠心的市鎮，對基督教的熱心擁護和對商業權利的虔誠愛戴並而有之；作為證明的，是市長、法人和其他居民曾經在各種時候上過不下一千四百二十次的呈文，反對國外黑奴制度的繼續；還有同樣多的呈文反對國內對於工廠制度的任何干涉；六十八次贊助在教堂裏賣東西，八十六次反對星期日在街上做生意。

匹克威克先生站在這個大名鼎鼎的市鎮的主要街道上，帶着好奇而又興味津津的神情注視着週圍的事物。那里有一片作市集之用的方場，這中央有一座大旅館，它的面前有一個招牌，上面表現了一種在藝術上很普通，而在自然界却很少有的事情——這就是，一隻藍色的獅子把三條彎腿懸在空中，用第四條腿的腳爪的中間，一根爪子的最尖端平衡着體重。一眼看去，那里有一家拍賣行，一個火災保險公司辦事處，一家糧食行，一家亞麻布店，一家馬具店，一家精坊，一個雜貨店，和一個鞋店——這最後一家商店還附帶推銷呢帽、女帽、服用品、布傘和其他有用的東西。有一座紅磚房屋，而前有一個小小的鋪石院子，這大約任何人都知道是律師的產業；再者，還有一座有百葉窗的紅磚房屋，門上有一塊火火的銅牌子，上面明明白白的寫

佈了還是外科醫生的。有幾個孩子正向板球場走去；還有兩三個店老板，站在他們的店門口，顯出他們也想上那里去的樣子。要不是怕因此失掉了若干顧客的話，他們定準是已經去了的。匹克威克先生停留下來作了這些觀察，以便將來加以記載，然後趕上已經走出大街的朋友們，到了這里，戰場是已經在望了。

三柱門已經豎好了，作為參加的球員們休息的地方的兩個大蓬帳也豎好了。比賽還沒有開始。兩三個丁格來谷隊隊員和金瑪格爾頓隊隊員，用威風凜凜的態度隨意的把球臨空丟來丟去在消遣；另外有幾個打扮得和他們一樣——草帽、法蘭絨上衣、和白褲子，他們穿了就像非職業的石工——的紳士，東一個西一個的在蓬帳外面；外德爾先生帶了大家向其中的一位走了過去。

成打的「你好嗎？」招呼了到場的老紳士；而在他介紹了他的賓客之後，來了一陣普遍的舉草帽和彎法蘭絨上衣；他介紹的話是，這些是倫敦來的紳士們，他們極端的想看今天的節目，而他覺得這些節目會使他們大為高興，那是毫無疑問的。

「你還是到蓬帳里來吧，我想，先生。」一位非常胖的紳士說，他的身體和腿子，看來就像其大無比的一個法蘭絨捆子的半截豎在兩只脹大的白枕頭套上。

「你會發現那里舒服得多呢，先生。」另外一位胖紳士教促的說，他是非常之像上述的法蘭絨捆子的另外半截。

「多謝你們。」匹克威克先生說。

「這里來。」第一個說話的人說，「他們在這里記分數——這是全場最好的地方。」這位板球員喘喘趕到前面領他們進蓬帳去了。

「絕妙的比賽——括括叫的遊戲——好運動——非常之，」這是匹克威克先生走進蓬帳的時候括括進他耳朵的話；而他的眼睛所觸倒的第一件東西，就是洛徹斯透馬車上的那位綠衣服朋友，正在滔滔不絕的高談闊論，使全瑪格爾頓隊的選手們中間的精選份子們獲得不小的愉快和啓迪。他的服裝略有改進，穿了靴子，但是無疑是他。

這位陌生人立刻認出了他的朋友們；衝過來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用他慣常的那種性急的樣子，把他拉倒一張坐位上，不停的講着話，好像這里的一切都是在他的特別的保護和指導之下安排的。

「這里——這里——絕妙的趣事——很多的啤酒——幾大桶牛糜子肉——闊牛芥末——幾大車好天氣——坐下——不用客氣——看到你很高興——非常之。」

匹克威克先生照吩咐坐下了，文克爾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也履行了他們的神秘的朋友的指示，外德爾先生懷着沈默的驚奇旁觀着。

「外德爾先生——我的一個朋友，」匹克威克先生介紹說。

「你的一個朋友！——我的好先生，你好嗎？——我的朋友的朋友——握個手，先生！——陌生人用一種多年的密友的熱烈勁兒抓住了外德爾先生的手，然後退回一兩步像是爲了他的面貌和身材從上到下的打量一番，然後又和他握手，甚至比先前還要熱烈——假使可能的話。」

「好吧，那末你怎麼到這里來了？」匹克威克先生說，帶着一個慈愛和驚惶相搏鬥的微笑。

「來了，」陌生人回答——「歇在王冠飯店——瑪格爾頓的王冠飯店——遇到一批人——法蘭絨上衣——白褲子——鱧魚三明治——辣腰子——頂括括的傢伙們——漂亮。」

匹克威克先生對於陌生人的速記法已經相當的精通，足以從這急速而不相連續的話里推測而知他反正是和全瑪格爾頓隊員結交上了，而且已經通過一種特屬於他的過程，把這種結識轉變成爲很好的交情，因此把他請來了。他的好奇心滿足了，就戴上眼鏡，準備看那正要開始的賽球。

「全瑪格爾頓。」是第一局的攻方，當這最出色的球隊里的兩位最出名的球員，鈍金先生和拔多先生，各人拿了球棒向各人的三柱門走去的時候，興趣大增了。格來谷的最高的光榮，路非先生被選了出來，抵敵可畏的鈍金，並且選了史屈勒該爾先生做那位從來沒有敗過的拔多先生的敵手。幾個球員分散在球場的各個位置上，做「警戒」，各人擺好了正當的姿勢，兩手各自撐住一個膝頭，深深的俯着身體，就像小孩子玩跳背遊戲的時候「做背」的人似的。所有正正經經的球員都這麼做法；——當然是大家公認其他任何姿勢都不可能警戒得好的。

裁判員們站在三柱門後面，記錄員們準備好了記分數，接着是屏息的寂靜，路非先生向取守勢的拔多的三柱門後面退

「玩過可不是嗎——幾十次——不在這里——在西印度羣島——興奮的玩意兒——費勁兒——非常之。」
「在這種天氣打起來倒有點熱呢。」匹克威克先生發表意見。

「熱！」滾熱發燙——燙得發焦——冒火。有一次我打——一雙三柱門——跟朋友陸軍上校——托馬斯·布來佐爵士——看誰得分多——枯爾是我勝——首先是我攻——上午七點——六個土人警戒——開始了不脫手——緊張得要命——工人都暈倒了——拾掉——另外叫來半打——也發了暈——布來佐擲球——兩個土人扶着他——打不下我來——也發了暈——拾走了上校——不服輸——忠心的隨員——昆可·山巴——剩下的最後一個——太陽這麼辣，球棒起了泡，球發了焦——五百七十分了——有點兒累——昆可數起了最後的餘力——把我弄下了場——洗了一個澡，藏去吃中飯。」

「那位叫什麼後來怎麼了，先生？」老紳士問。

「布來佐嗎？」

「不是——另外一位。」

「昆可·山巴。」

「對啦。」

「可憐的昆可——徒勞無功——他擲下去是爲我——不擲是爲他自己——死掉了先生。」說到這里，陌生人把臉埋在一隻棕色的大杯子上，究竟是爲了遮掩他的感情，還是爲了喝裏面的東西，我們却不能明白確定。我們祇知道他突然打住了，深而長的吸了一口氣，對兩位正走到匹克威克先生前面來說話的丁格來谷的主要隊員眼巴巴的望著——

「我們打算在藍獅飯店吃午飯，沒有什麼菜，先生；我們希望你和你的朋友們參加。」

「當然。」外德爾先生說，「我們的朋友們之中還包括這一位——」他對陌生人看看。

「金格爾先生，這位機變的紳士說，他立刻就領悟了人家的意思。」金格爾——亞爾夫雷·金格爾老翁，烏有鄉的無聊的。」

「我是非常榮幸，一定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也是，」亞爾夫雷·金格爾先生說，「一手挽着匹克威克先生，另外一只挽着外德爾先生，一面對前一位紳士的耳朵里機密的輕聲說：——

「好得要命的菜——冷的，可是絕妙——今天早上對里面張了一下——雞和餛飩餅，還有諸如此類的一切——這些傢伙很有趣呵——而且大方——非常之。」

不用其他的程序，大家就三三兩兩的分成小組上鑲去了；一刻鐘之內已經都在瑪格爾頓的藍獅飯店的大廳里坐好——鈍金先生做了主席，路非先生是副的。

起了一大片話聲和刀叉盤子的磨擦聲；三個笨頭笨腦的侍者的一場大奔走，和桌上的豐盛食品的一陣迅速消失；那位談諧的金格爾先生對於這場熱鬧里面的每一項都起了至少抵得上六個平常人的作用。每人都盡量吃飽之後，襍布捲掉了，瓶子、杯子和尾食（餐後之點心、水果等）擺上了桌子；侍者們出去了，去「收拾」換句話說，就是自己去享受他們可能攪到手的殘餘的食物和飲料去了。

接着是一片談笑的鶯鶯聲；在這普遍的喧騰中，有一位矮小的人，帶着氣鼓鼓的，「你不用開口」或是「我要跟你拍槓」的臉色，一直保持着沉默。有些時候談話聲低落一些，他就四面看看，像是要說幾句非常嚴重的話的樣子；並且時而發出一聲莊嚴的形容不盡的短促的咳嗽。終於，在一個比較沉靜的時機，這位小人兒發出了一聲很響的莊嚴的叫喚。

「路非先生！」

每一個人都誠默了，在深深的肅靜之中，那位被喊的人回答說，

「嘎！」

「我想對你說幾句話，先生，請你請各位紳士們先把杯子斟上吧。」

金格爾先生說了兩聲保護者口氣的「是了，是了」，其餘的人都響應了。杯子斟滿之後，副主席擺出一副在高度的極神注意的狀態之中的聰明神氣，於是說，

「史推普爾先生。」

「先生，」小人兒說，站了起來，「我想說幾句我要對你說而不要對我們可敬的主席說的話，這因為我們的可敬的主席正是相當的有關於——我可以說是大大的有關於——我所要說的，或說是我所要——要——」

「發表的，」金格爾先生提醒他。

「對，要發表的，」小人兒說，「我爲了這個提醒感謝我的可尊敬的朋友，假使他允許我這樣稱呼他的話（四聲「對」其中一聲無疑是金格爾先生喊的。）先生，我是一個谷人，——丁格來谷人（歡呼聲。）我不能自稱有作爲瑪格爾頓居民的份子的榮幸，而我也不能先生坦白的承認，也不貪這個榮幸我要說明是爲什麼的，先生（啊呀！）我要欣然的把瑪格爾頓所應該得到的一切榮譽和聲名讓給它——這些是很多的和很明顯的，無須我來拖要的陳述了。但是先生當我們記得瑪格爾頓頓生過一個鈍金和一個拔多的時候，同時却決不要忘記了格來谷也有一個路非和一個史屈勒該爾足以自豪（喧騰的歡呼。）請不要以爲我要貶低前兩位紳士的價值，先生，在這時候，我羨慕他們自己的感情的豐富（歡呼聲。）在座的每一位紳士大概都知道一句回答的話的，那是一個——用一句普通的說法就是——「住在」一個桶里的人對皇帝亞歷山大說的——「假使我不是達約勤斯，」他說，「就要做亞歷山大。」●我可以想像到這些紳士們一定會這樣說，「假使我不是鈍金，就要做路非；假使我不是拔多，就要做史屈勒該爾。」（大滂昂。）但是瑪格爾頓的紳士們，難道你們的貴同鄉僅僅是在板球方面傑出嗎？難道你們沒有聽說過鈍金和決斷？難道你們不知道把拔多和財富聯繫起來（大喝采。）難道你們在爲你們的權利，你們的自由，和你們的特權而奮鬥的時候，就沒有遭遇到憂懼和失望，那怕是一瞬之間的而在你們處於這種境地時候，難道不是鈍金的名字把那團熄滅的火在你們胸中重新燃燒起來的，難道不是這人的一句話把它重新燃燒得像絕沒有熄過一樣明亮的（大歡呼。）紳士們，我要求你們用熱烈的歡呼給「鈍金和拔多」這聯合的名字裝上一圈輝煌的光輪。」

● Diogenes，有名的古希臘犬儒學派哲人，大約生於紀元前四二二——三三三年，據說他是住在一只桶里的。

說到這里，小人兒不說了，而大家就開始了大叫喚和大拍桌子，這在這一晚的餘下的時間之內幾乎一直沒有停過。除了上述的之外，還有其他的祝飲。路非先生和史屈勒該爾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和金格爾先生，都先後做了無條件的（又解作不適當的）頌辭的主題，並且各自在恰當的時候表示了答謝。

我們對於我們所獻身從事的高貴事業既然是非常熱忱，所以，假使我們能够把這些演講的最模糊的輪廓呈奉於熱心的讀者之前的話，我們也會感覺到一種形容不出的自傲了，也會感覺到我們已經做了一種應該不朽——但是現在我們是被刺奪了——的事情了。史拿格拉斯先生是像平常一樣做了很多的筆記的，這些無疑會供給我們以最有用的和有價值的材料，但是可惜由於那些話的熾烈的辯才或是由於酒的狂熱的影響，使得這位紳士的手不穩得如此厲害，以致他的字跡幾乎不能辨認了，而他的文章也完全如此。經過極其耐心的考察之後，我們發現某些字和發言者們的名字依稀相似：我們還能够看出一首詩歌的記錄（也許是金格爾先生唱的），那里面常常隔不多遠就重複「球」「發光」「紅玉」「光明」和「葡萄酒」這些字眼。我們還以為好像可以看出在記錄的末尾隱約像是說到「喪骨」，隨後出現了「冷的」「不用」。但是我們根據這些所能提出的任何假設，應該祇是臆測而已，既然如此，所以我們並不想留連於它們所能引起的任何推測之中。

因此我們要回頭講到丟普曼先生了；還得再說一句的，祇是這一點：這天夜里將近十二點鐘的時候，人們聽到了格來谷和瑪格爾的賢豪們的集會上大唱其歌，帶着很多的感情和很大的強調，用美麗而哀感的國歌調頭唱着：

我們不到早晨不回家。

我們不到早晨不回家，

我們不到早晨不回家，

直到白日已來臨。

第八章

真情實愛的軌道不是鐵軌，這情形，這里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明。

丁格來谷的恬靜的憩隱，這許多女性的親近，以及她們爲他而起的關懷和憂念，都是有利於自然所深深種在屈來西·丟普曼先生胸中的那種比較溫柔的感情的發展和生長的；現在這種感情像是註定了要集中在那個可愛的對象身上了。那些年輕的小姐們是很漂亮的，她們的風采動人，她們的品性最無可指摘的；但是老處女姑母呢，神情中有一種尊嚴，步態中有一種不可侵犯，眼睛里有一種高貴，這是她們畢生所不能企望的，而這使她顯得比丟普曼先生從來所注目過的任何女子都出色。他們兩人的氣質有種什麼東西類似，在靈魂里有種什麼東西互相投合，在胸中有種什麼東西神秘的共鳴，這是明明白白的。丟普曼先生受傷躺在草地上的時候，第一個衝出他的嘴唇的正是她的名字；當他被攙扶着回來的時候，第一個闖進他的耳朵的聲音正是她的希斯底里的笑聲。但是，她的這種激動，究竟是由於一種普通的在任何場合都同樣難於遏制的，好心腸的和女性的敏感性呢，還是由於一種更加熱烈和真摯的感情，世上一切男子之中唯有他才能喚起的感情呢？這正是當他直躺在沙發上的時候絞着他的腦汁的疑問；這也正是他決定要立刻並且永遠加以解決的疑問。

是晚上，伊沙伯拉和愛米來同屈倫德爾先生出去散步了；髒子老太太在她的椅子裏睡着了；胖孩子的鼾聲低而單調的從老遠的廚房裏透了過來；那些嬌媚的女僕們在後門口蕩着，享受黃昏的愉快，並且跟莊上的一些呆笨的牲口在賣弄風情（在原則上是如此）；還有新的一對兒坐在家里，沒誰注意他們，他們也不注意誰，祇夢着他們自己；簡單說，他們坐在那里像

一雙小心疊好的羔皮手套——纏在一塊兒難解難分。

「我忘了我的花了，」老處女姑母說。

「現在去澆吧，」丟普曼先生用勸諫的聲調說。

「在這種黃昏時候你要受涼的呀，」老處女姑母脈脈含情的說。

「不，」丟普曼先生說，站了起來，「這於我是好的，讓我陪你去。」

女的停下來把吊着那位青年的左臂的綑帶整理一下，於是拉了他的右臂帶他到花園里去。在花園那一頭的一個角落裏有一只小亭子，長着些忍冬、素馨和藤蘿——這是人類造了給蜘蛛方便的、可愛的隱僻之所之一。

老處女姑母拿起放在一個角落裏的一只大噴水壺，預備離開亭子了。丟普曼先生留住了她，拉她坐上了他身邊的一個坐位。

「外德爾小姐，」他說。

老處女姑母抖了，碰巧那大噴水壺有些石了，在她的抖顫之下，就像個小孩子的玩具似的沙拉拉直響。

「外德爾小姐，」丟普曼先生說，「你是個安琪兒呀。」

「丟普曼先生，」拉雪爾喊，臉紅得就像噴水壺一樣了。

「哪里，」好口才的匹克威克派說——「我知道得再清楚不過了。」

「一切女人都是安琪兒，他們說的，」女士喃喃的說，開玩笑似的。

「那末，你是什麼呢？或者說，我能把你比做什麼——假使不太放肆的話？」丟普曼先生回答，「世上哪有像你這樣的女人，哪里還能夠找到像你這樣一個絕無僅有的、美和妙的結合，哪里還能夠找到——啊！丟普曼先生說到這里打住了，握住了那只抓住幸福的噴水壺的把子的手。

這位女士掉開了頭，「男子們是些騙人的人呵，」她溫柔的低低的說。

「是的，是的。」丟普曼先生脫口而出的說；「但是並非一切男子都是如此，世上至少有一個人是決不變心的——這個人，他滿足於爲了你的幸福而獻出他的整個生命——他祇是在你的眼睛里才活——他祇是在你的微笑里才有呼吸——他忍受生命這東西的沉重負擔，祇是爲了你的原故。」

「難道會有這樣的人？」女士說——

「可是會有這樣的人的，」熱烈的丟普曼先生插嘴說，「已經有了，他就在這里呀，外德爾小姐，而丟普曼先生趁那位女士猝不及防的時候雙膝着地跪在她面前了。」

「丟普曼先生，起來呀，」拉雲爾說。

「決不！」是那勇敢的回答，「啊，拉雲爾！」——他抓住她的消極的手，而當他用嘴去親它的時候，噴水壺掉到地上去了——「啊，拉雲爾！你說你愛我！」

「丟普曼先生，」老處女姑母說，聲轉了頭——「我很難說出這種話來；但是——但是——你在我並不是完全無所謂的呀。」

丟普曼先生一聽到這句自白，立刻開始進行他的熱烈情感所促使他做的事情了；這種事情，據我們看來，（因爲我們對於這類事情不大熟悉，）大概是處於這種境地的人都做的吧。他跳了起來，抱住老處女姑母的頸子，在她嘴上大親其吻；經過適度的掙扎和抵抗之後，這些吻就被她接受了，而且接受得如此之有耐性，簡直要教我們數不清丟普曼先生又吻了多少次了，要不是那位女士忽然一點兒不假驚跳一下，並且用驚慌的聲音說起話來——

「丟普曼先生，我們被人看見了！——我們被人發現了！」

丟普曼先生回頭一看，那胖孩子毫無動作的站在那裡，用他的大而圓的眼睛盯着亭子裡，但是臉上沒有絲毫的表情，最本領的相學家都不能在上面找到什麼可以稱爲驚訝好奇，或者其他任何激動人類心懷的，叫得出名目的感情來。丟普曼先生對胖孩子看看，胖孩子對他看看；丟普曼先生對胖孩子的完全空漠的臉越看下去，就越相信他對於剛才的事情要麼是不知道，要麼就是不懂。在這個印象之下，他就下了很大的決心說話了——

「你到這里來幹什麼的，先生？」

「晚飯好了，先生。」是敏捷的回答。

「你是剛來的嗎，先生？」丟普曼先生問，用銳利的眼光盯他一眼。

「剛來，」胖孩子回答。

丟普曼先生又對他緊緊的盯一眼；但是他的眼睛一霎不霎，他的臉皮子一動不動。

丟普曼先生挽了老處女姑母的手，走回屋子去；胖孩子跟在後面。

「他一點兒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他低低的說。

「不知道，」老處女姑母說。

他們背後起了一個聲音，像是一聲沒有完全漏制住的格格笑。丟普曼先生急忙回過頭來，不是；那不會是胖孩子；他的整個臉上沒有絲毫笑意，或者別的什麼，祇有一副貪吃相。

「他當時一定是睡得很熟，」丟普曼先生低低的說。

「我覺得這是毫無疑問的，」老處女姑母回答。

他們兩人都開心的笑了。

丟普曼先生錯了。胖孩子這一次却没有睡着。他是清醒的——當時所進行的事情他完全明白。

晚飯吃過了，大家沒有任何共同談話的企圖。老太太上了床，伊沙伯拉一個勁兒只管屈倫德爾先生；老處女姑母的注意力是屬於丟普曼先生的；而愛米來的思想又像是另有所屬——那可能是不在場的史拿格拉斯。

十一點——十二點——一點也敲過了，而那些紳士們還沒有回來。每一張臉孔都罩上了驚感。他們會被斷了路和搶劫嗎？要不要派人帶着燈籠到他們回家的時候可能走的每一條路上去接，或者要不要——聽他們來了，他們怎麼會去得這麼遲的？還有一個陌生的聲音，那是什麼人的聲音呢？他們趕到這些遊手好閒的傢伙在休息的辦公室，立刻把事情的真相弄得很明白了。

匹克威克先生兩手插在袋里，帽子歪帶在左眼上，恰在食器櫃上把頭左右的幌着，並且不斷的發出最和善最仁慈的微笑，也不知是爲了什麼原故；外德爾老先生帶着慷慨激昂的臉色，握住一位陌生的紳士的手，喃喃的作永久的友情的保證；文克蘭先生把身體倚在八日鐘上，微弱的咀咒着無論誰要是說他應該去睡覺的話就該死；而史拿格拉斯先生是縮在一張椅子裏，他那富於表情的臉顯出人類的頭腦所能想像的一副最苦最絕望的可憐相。

「有什麼事情沒有？」三位女士問。

「沒有什麼事情，」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我們是——很好的——喂，外德爾，我們很好呵，是不是？」

「我以爲是的，」興高采烈的主人回答。「我的親愛的人們，這位是我的朋友金格蘭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的朋友，金格蘭先生，他來——來看看我們。」

「史拿格拉斯先生沒有什麼吧，先生？」愛米來很不放心的問。

「沒有什麼，小姐。」陌生人回答。「板球宴會——出色的人物——絕妙的歌——陳葡萄酒——紅葡萄酒——好——非常之好——是酒，小姐——是酒。」

「可不是酒，」史拿格拉斯喃喃的說，聲音顫抖着。「是鮭魚。」（不管怎樣，在這類情形之下，那決不會是酒的原故的。）

「讓他們上床去好不好，小姐？」愛瑪問。「叫兩個男人來抬這些先生們上樓。」

「我不上床，」文克蘭先生堅決的說。

「沒有人捨得動我，」匹克威克先生斷然的說；——並且繼續微笑得跟先前一樣。

「呼啦！」文克蘭先生微弱的喘息着說。

「呼啦！」匹克威克先生響應他，脫下帽子向地上一抓，並且發瘋似的把眼鏡甩在廚房的中央。——這對這滑稽的舉動哈哈大笑。

「我們——再——喝——它——一瓶，」文克蘭先生喊，開始的時候非常高亢，而結束的時候非常微弱。他的頭垂在胸口；一面咕嚕着他的「不上床」的萬萬不能改變的決定，和早上「沒有幹了老丟普曼」的殘酷的懊悔，一面就結結實實的

睡著了；他就在這種情形之下被兩個青年的大漢子抬着，由胖孩子指揮着，送到他的臥室去了。史拿格拉斯先生隨後不久也就把自己交托給胖孩子照顧了。匹克威克先生接受了丟普曼先生奉獻出來的手臂，安安靜靜的走了一路，微笑得比以前更有勁；外德爾先生呢，像是馬上要被執行死刑似的那麼親熱的和全家道別之後，賞光讓屈倫德爾先生送他上樓去了，而且徒勞無功的努力想裝出莊嚴和高貴的神氣。

「多怕人的景象！」老處女姑母說。

「討厭！」兩位小姐不覺失聲的說。

「可怕——可怕！」金格蘭先生說，顯得很莊嚴；他的酒量比他的同伴們都要大這麼一瓶半的樣子。「怕死人的事情非常之。」

「多好的人啊！」老處女姑母對丟普曼先生低低的說。

「而且漂亮哪！」愛米來·外德爾低低的說。

「對的的確確！」老處女姑母說。

丟普曼先生想到洛徹斯透的寡婦的事心亂了起來。隨後半點鐘的談話可又不是足以鎮懾他的紊亂的心緒的。新來的客人非常健談；他的掌故之多，唯有他的禮貌的周全虛幾可以超過。丟普曼先生覺得金格蘭的風頭越出越足，而他自己却是向暗影里越退越遠。他的笑是勉強的——他的興趣是假裝的，當他終於把發痛的太陽穴枕在床上的時候，他恨不得金格蘭的頭這時就在他的羽毛褥子底下，好讓他隨意的處置。

那位再接再厲的陌生人第二天一早就起身了，他的同伴們還被隔夜的放縱制服在床上的時候，他就爲了增進早餐桌上的興致大賣其力了。他的努力是如次的成功，連普太太都堅持要他把最好的笑話給她通通傳講一遍；而且連她都讚賞的對老處女姑母說：「他」（指金格蘭）「是一個老臉皮的青年人。」這個意見，那時在場的她的一切聽眾都完全同意。

老太太有個習慣，在晴朗的夏天早晨到丟普曼先生曾經顯過身手的那個亭子里去，去的形式和方法如下：先是胖孩子

到老太太的臥室門背後的釘上取下一頂緊小的黑緞子輕帽，一條溫暖的棉布披肩，還有一根有一個大把手的覆手杖；老太太慢吞吞的穿戴了帽子和披肩之後，就一只手扶着手杖，一只手扶着胖孩子的肩膀，慢吞吞的走到亭子里，胖孩子就把她丟在那里呼吸新鮮空氣，半個鐘頭，到了鐘點，他再回來帶她進屋子。

老太太做事是非常精確和非常嚴密的；這個儀式已經運行三個夏天，從來沒有過絲毫的變動。可是這天早晨，她看見胖孩子並不是丟下她離開亭子，却是走出亭子幾步，小心的四面八方看看，然後偷偷摸摸的，顯出極其神祕的樣子回到她身邊來了。她這一驚可非同小可。

老太太是胆小的——大多數的老太太們都是如此——她的第一個想法是那發脹的孩子要給她什麼嚴重的傷害，以便佔有她的零錢了。她原要喊人來救助的，但是年齡和疾病早就剝奪了她的叫喚的能力；所以她懷着劇烈的恐懼之感察着他的行動他走近她，用興奮的，而且在她看來是威脅的聲調，對她耳朵里叫喚，這並不能使她的恐懼減輕絲毫。

「太太！」

碰巧這時金格爾先生正在靠近亭子的地方散步。他聽見了「太太」的叫聲，於是站下來諦聽。他這樣做有三個理由。第一，他是無所事事而好奇的；第二，他是一點兒不拘泥小節的；第三，也是最後，他是被些開花的灌木遮住了的。所以，他站在那裏聽下去了。

「太太！胖孩子喊。」

「唔，喬，」發抖的老太太說，「我想信我是你的一個好女主人呵，喬。我向來好好待你的。你從來沒有要做太多的事情；你總是吃得飽飽的。」

道最後一點是對於胖孩子的最敏銳的感覺的申訴。他像是被感動了，着力的回答說：

「我知道呵。」

「那末你現在想要幹什麼呀？」老太太說，恢復了一點勇氣。

「我要叫你豎汗毛，」孩子回答。

這話像是一個非常殘忍的報恩的方式；老太太不大知道達到這個結果（指鬚汗毛）的過程究竟如何，所以先前的全部恐懼又回來了。

「你知道昨天夜里我看見了什麼嗎，就在這個亭子里面？」孩子問。

「啊呀！什麼呀？」老太太叫，被那肥肥的年輕人的莊嚴的態度嚇住了。

「那個客人——就是膀子受了傷的那個——他吻着和抱着——」

「誰呀，不是女用人里面哪一個吧，我希望。」

「還要壞哪，」胖孩子對着老太太的耳朵吼。

「不是我的孫女兒中間哪一個吧？」

「還要壞哪。」

「還要壞呀，喬！」老太太說，她以為那已經是人間壞事的極點了。「那是誰呀，喬，趕快告訴我。」

胖孩子小心翼翼地四面看看，考察完畢之後，對老太太的耳朵喊着說：

「拉雪爾小姐。」

「什麼？」老太太尖聲的說。「說響些。」

「拉雪爾小姐，」胖孩子吼。

「我的女兒？」

胖孩子迅速點頭作為回答，這一動作使他的肥滿的兩頰像魚膠涼粉似的抖動着。

「而她竟讓他？」老太太叫。

胖孩子臉上慢慢顯出一個露齒怪笑，一面說：

「我看見她又吻他。」

假使躲在那里的金格爾先生能够看見老太太聽了這話之後臉上的表情，那是很可能突然發出一聲大笑洩露出他是

躲在涼亭的切近的。他注意的聽着，忿怒的句子的斷片，像「不徵求我的許可」——「像她這樣的年紀」——「像我這樣的可憐老太婆」——「應該等我死了之後」等等，傳進了他的耳朵；隨後他聽到胖孩子的靴子踏着沙子路的軋軋的聲音，知道他留下老太太走了。

也許是個稀有的偶合，但是總之是個事實，就是金格爾先生頭一天夜裏到馬諾莊房來了之後不到五分鐘，就已經暗暗的下了決心，要絕不鬆懈的抓住老處女姑母的心。據他的觀察，他覺得他的隨隨便便的態度對於他要進攻的對象並不是中意的；而且他認為——不僅是強有力的猜想——她有一切必要的東西之中一項最可喜的東西，就是一筆小小的獨立的財產。他很快就感覺到有用點兒手段打倒他的敵手的極端必要，立刻決定採取某些步驟來實現這個目的，絕不延遲。非爾丁●告訴我們，男子是火，女子是塵，而黑瞎王子把它們點着。金格爾先生知道青年人對於老處女們就像燒着的煤氣對於火藥，他決定要趕快試驗一下爆炸的效力。

他心裏盤算着這個重要的決定，從藏身之處爬了出來，在上面說過的灌木的掩蔽之下，走近房屋。命運似乎決定了幫他的忙，普曼和其他紳士們從旁門走出了花園，正好被他看見年輕的小姐們剛吃了早飯，兩人出去散步去了。正是好機會。

早餐室的門半開着，他向裏窺探了一下。老處女姑母正在織東西，他咳嗽一聲；她抬頭看看，微笑。遲疑是和亞爾夫雷·金格爾先生的性格無緣的。他神秘的把一只手指壓在嘴唇上，走進房，關了門。

「外德爾小姐」金格爾先生說，裝作真摯的樣子，「原諒打擾——拜識不久——沒有功夫客氣——統統被發現了。」

「先生！」老處女姑母說，由於這意外的降臨有點吃驚，而對於金格爾先生的神志是否清明不免懷疑。

「別響！」金格爾先生用高聲的耳語說：「大孩子——湯姆——四眼睛——壞蛋！」說到這裏，他把頭富有意味的搖搖，老處女姑母激動得發抖了。

「我想你是指喬瑟夫吧，先生？」那位女士說，努力裝作鎮靜。

「是的，小姐——該死的喬——叛逆的狗，喬——告訴了老太太——老太太生氣了——氣得了不得——發狂——亭子——丟音曼——接吻和擁抱——諸如此類——呃，小姐——呃？」

「金格爾先生，」老處女姑母說，「假使你，先生，你是來侮辱我——」

「一點兒不是——完全不是，」不害羞的金格爾先生回答——「我括到了這些話——來警告你當心——表示我——

點好意——阻止鬧開來，沒有關係——認為是侮辱——我出去——」於是他轉過身，像是要實行他的話。

「我怎麼辦呢？」可憐的老處女說，哭了起來。「我的哥哥要生氣了！」

「當然他要生氣，」金格爾先生站住了說——「大大的生氣。」

「呵，金格爾先生，我怎麼說法呀？」老處女姑母喊，又來了一陣絕望的洪流。

「聽是他做夢，」金格爾先生回答，冷冷的。

聽了這個指點，老處女姑母的鬍子裏射過一道安慰的光，金格爾先生覺察到了，於是繼續利用他的機會。

「呀，呀！——再容易沒有了——下流的孩子——可愛的女人——胖孩子被鞭子抽——你相信——沒事了——一切

如意。」

究竟是因為有了逃避這不合時宜的發現的後果的可能，所以老處女覺得高興了，還是因為聽到她已被稱為「可愛

的女人」，所以減輕了她的憂愁的苦味呢，我們不知道。她微微的臉紅了，對金格爾先生射了表謝意的一眼。

那位婉轉的紳士深深嘆一口氣，把眼睛緊盯着老處女姑母臉上兩分鐘之久，傳奇劇式的一震然後突然收回了眼光。

「你像是不快樂呵，金格爾先生，」那位女士用悲嘆的聲音說。「我可以爲了表示感謝你好意的幫忙來問一問是什麼

原因嗎，以便——假使可能的話——設法加以解除。」

「哈！金格爾先生，叫又是一震——」解除解除我的不幸，而你的愛情却交付給一個不知道自己的福氣的人——這

人到現在還在想博取你的姪女的歡心，而你——但是不說吧，他是我的朋友，我不想揭發他的罪惡，外德爾小姐——再會了！

「金格爾先生說完這話——這是從來所聽到的他的最有連續性的話——把那塊以前已經提過的手絹的殘片擦擦眼睛，

轉身向門走去。

「不要走，金格蘭先生！老處女姑母着重的說：『你已經隱隱說到丟普曼先生了——解釋一下吧。』」

「決不！」金格蘭先生用職業的（就是演劇的）神氣喊：『決不！』而且爲了表示他不願意再被盤問，就拉了一張椅子緊靠老處女姑母旁邊坐了下來。

「金格蘭先生，」這位姑母說，『我請你——我求你，假使有什麼可怕的內幕和丟普曼先生有關係，就說明白了吧。』

「我能嗎？」金格蘭先生說，把眼睛盯着姑母的臉——『我能够看着嗎——可愛的人——犧牲在神龕上——沒有心肝的貪婪！』他像是和各種互相衝突的感情奮鬥了幾秒鐘的樣子，於是低聲的說——

「丟普曼不過是想你的錢呵。」

「渾蛋！」老處女喊，氣得很厲害。（金格蘭先生的疑問解決了，她是有錢的。）

「還有哪？」金格蘭說——『愛別人。』

「別人？」老處女失聲的喊：『誰呀？』

「矮女孩子——黑眼睛——姪女愛米來。」

一個停頓。

假使說，全世界有一個人是老處女姑母所深深妬嫉、簡直妬忌得要命的，這人正是這個姪女，血色衝上了她的臉和頸子，她默默的擺出不可名狀的輕蔑的神情昂一昂頭；最後，咬着嘴唇，仰着頭，說——

「不會的，我不相信。」

「你看好他們吧，」金格蘭說。

「好的，」姑母說。

「看他的神色。」

「好的。」

「看他搗鬼話」

「好的。」

「吃飯他靠地坐」

「讓他去。」

「他恭維她。」

「讓他去。」

「他處處體貼她。」

「讓他去。」

「他要不睬你了。」

「不睬我？」老處女姑母尖聲叫。「他不睬我——他能嗎？」而她氣得和失望得發抖了。

「你明白過來了？」金格爾說。

「是的。」

「你有骨氣嗎？」

「是的。」

「你以後不要他了？」

「決不。」

「你要別人嗎？」

「要。」

「拿去。」

金格爾先生跪下去了，跪在那裏五分鐘之久；老處女姑母的被承認的愛人起身的時候附帶一個條件，就是要等丟棄愛

的罪狀證明得明白之後。

找證明的責任落在亞爾夫雷·金格爾先生身上；而當天吃中飯的時候他就提出了證據。老處女姑母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屈來西·丟普曼先生坐在愛米來旁邊，送秋波、搗鬼話、微笑着，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對抗。對前一晚是他的心的驕傲的人却一句話、一個眼色、一瞥都沒有。

「那孩子真該死！」外德爾老先生心裏想——他已經從母親聽到了那個故事。「那孩子真該死！他一定是睡昏了，全是幻想。」

「叛逆！」老處女姑母想。「親愛的金格爾先生沒有騙我。吓！我多恨這渾蛋呵！」

下面的談話也許可以給我們的讀者解釋一下丟普曼先生的行爲的這種顯然不可解的轉變。

時間是黃昏，背景是花園，有兩個人在一條小路上走着，一個是矮而肥，另外一個長而瘦。這是丟普曼先生和金格爾先生，的一個先開口。

「我幹得怎麼樣？」他問。

「括括叫——絕妙——我也不能做得更好——明天你還應該重演一下——每晚——除非她通知。」

「拉雪爾是不是還要這樣呢？」

「當然——她不歡喜——但是得這樣做——避免懷疑——怕她的哥哥——說是毫無辦法——祇要再過幾天——老傢伙們都瞎了眼晴——你的幸福完成。」

「她給我帶了話沒有？」

「愛——最高的愛——最溫和的遺囑——不變的情，要我代你說什麼嗎？」

「我的親愛的朋友，」沒有猜疑的丟普曼先生回答，熱烈的握住他的「朋友」的手——請轉達我的最高的愛——說我感覺到掩飾真情是如何的爲難——祇要是溫和的話隨你說吧；但是另外要告訴她，對於她今天早上請你轉告我的提議，我完全瞭解它的必要，就說我讚美她的聰明和佩服她的想得周到。」

「好的，還有什麼話嗎？」

「沒有了；祇要請你再說一句，我是如何的熱烈盼望着那個時候——能够說她是我的，而一切掩飾都成爲不必要的時候。」

「自然，自然，還有嗎？」

「啊，我的朋友！」可憐的丟普曼先生說，重新握住了他的同伴的手，「請你接受我對於你的公正的好意的最熱烈的感謝；請你原諒我，假使我曾經——那怕僅僅是想到——冤枉了你，疑惑你會礙我的事，我的親愛的朋友呵，我怎麼能够報答你呀？」

「不要說了，」金格爾先生回答，他突兀的站住了，像是忽然想起什麼，說——「順便說一句——通融十磅，能嗎？——非常要緊的用場——三天還你。」

「我怎麼不能，」丟普曼先生回答，滿腔的熱情，「三天就還，你說？」

「祇要三天——那就一切都解決了——再就沒有困難了。」

丟普曼先生把錢數在他的同伴手裏，他就一個一個放進口袋，於是他們向屋子走去。

「當心呵，」金格爾先生說——「一眼都不要看。」

「一眼都不雲，」丟普曼先生說。

「一個字也不要說。」

「不出聲的都不說。」

「你全神貫注在姪女身上——對姑母倒是粗鹵些比什麼都好——騙那些老傢伙的唯一辦法。」

「我要用心的，」丟普曼先生高聲說。

「我也要用心的，」金格爾先生心裏對自己說；他們走進了屋子。

這天下午的情景在這天晚上重複了一次，並且在隨後三天的下午和晚上都重複一次，到了第四天，主人很起勁，因爲他

認爲毫無責難。丟普曼先生的理由，覺得滿意了。丟普曼先生也是如此，因爲金格爾先生告訴他他的事情不久就要達到緊要關頭了。匹克威克先生也是如此，因爲他是難得不如此的。史拿格拉斯先生也是如此，因爲他漸漸妬忌丟普曼先生了。老太太也是如此，因爲她打灰斯特贏了。金格爾先生和外德爾小姐也是如此，原因呢，那是對於這部故事層出不窮的侏肥頗有重要性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章

發現和追逐

晚飯已經開好，椅子是圍着桌子放了，瓶子、壺和杯子，安排在食器架上，一切都表示出整個二十四小時之中的一個最歡暢的時期就要到了。

「拉塞爾呢？」外德爾先生說。

「還沒有金格蘭呢？」匹克威克先生加上一句。

「噯呀，」主人說，「我向來沒有把他丟掉過呀。嘿，我想起來像是至少有兩個鐘頭沒有聽到他的聲音了。要米來拉鈴。」鈴拉過了，胖孩子出現了。

「拉塞爾小姐呢？」他不知道。

「金格蘭先生呢，那末？」他不曉得。

大家都吃驚了。時間已經不早——十一點過了。丟普曼先生掩在袖子裏暗笑。他們是在什麼地方蕩着，談着他呢。哈哈，真是高妙的主意——有趣。

「不要緊，」稍停一會之後，外德爾說，「他們就要回來的，我相信。我從來不等任何人吃晚飯的。」

「高明的規律，這是，」匹克威克先生說，「可佩可敬。」

「請吧，請坐，」主人說。

「自然。」匹克威克先生說：於是他們坐下了。

桌上有老大老大的塊冷牛腱子，匹克威克先生被分給了很充足的一大塊。他已經把叉舉到嘴邊，剛剛要張開嘴來接受一片牛肉，這時，廚房裏突然起了許多人聲構成的一片營營聲。他停住了，放下了叉。外德爾先生也停住了，不知不覺的鬆了手裏的餐刀，讓它掉在牛肉里。他對匹克威克先生看看，匹克威克先生對他看看。

聽見過道裏有沉重的腳步聲，客廳的門突然張了開來；在匹克威克先生初到的時候替他擦鞋子的那個男僕衝進了房，後面跟着胖孩子還有所有的僕人。

「這是見的什麼鬼？」主人喊。

「不是烟肉裏失火把，愛瑪。」老太太問。

「啊呀祖母！不會的。」兩位小姐同聲叫。

「什麼事情呀？」家主吼似的叫。

男僕喘着氣，脫力的叫着說——

「他們走了，老爺——逃之夭夭，老爺！」（這時，丟普曼先生放下了刀叉，大驚失色了。）

「誰走了？」外德爾先生說，惡狠狠的。

「金格蘭先生和拉雪爾小姐，從瑪格爾頓藍獅飯店，坐的衣（驛）車，我在那裏；但是我擋不了他們，所以跑回來告訴。」
「我替他出了路費！」丟普曼先生說，發瘋似的跳起來。「他拿了我十鎊——抓他！他騙了我——我不能跟他拉倒——我要和他說理，匹克威克——我不能就此了事！」這位不幸的紳士在一陣瘋狂的發作之下，一面說着種種諸如此類的不相連貫的話，一面在屋間裏兜轉似的兜着圈子。

「上帝保佑我們呵！」匹克威克先生叫，懷着恐怖的神態，「他發瘋了！我們怎麼辦呀！」

「辦！」肥胖的老主人說，他只聽到這句話的最後一個字。「把小馬車套上，我到藍獅弄一部輕快的車子去追。」男僕跑

出去執行任務之後，他又叫喚說：

「哪去了，喬那惡棍哪去了？」

「在這裏，但是我並不是惡棍，」一個聲回答，「那是胖孩子。」

「讓我去揍他，匹克威克！」外德爾喊，一面向那倒斃的年輕人衝過去。「他受了金格蘭那流氓的收買，胡謔一個故事說我的妹妹和你的朋友普曼有什麼，叫我上了他的當！」（說到這裏，普曼先生縮進了一張椅子。）「讓我去揍他！」

「不能讓他呀！」所有的婦女都尖叫起來，而胖孩子的號哭聲凌駕於這些叫喚之上，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拉我不住的！」老頭子叫。「文克蘭先生，放開手！匹克威克先生，讓我去先生！」

這真是一個好看的場面，匹克威克先生，在這狼狽和混亂的情形之下，臉上顯出平靜而富有哲學意味的表情——雖說由於用力而漲得有點發紅——用手臂緊緊的抱住他們的胖主人的寬闊的腹，這樣來遏制他的感情的猛烈性，同時由集合在房裏的所有婦女把胖孩子拉、拖、和推，弄出了房間。他剛剛鬆手之後，男僕進來說小馬車已經駕好了。

「不能讓他一個人去！」女人們尖叫說，「他要殺人的！」

「我同他去，」匹克威克先生說。

「你真是個好傢伙，匹克威克！」主人說，握他的手。「愛瑪，拿條披巾給匹克威克先生圍住頸子——趕快，照應你們的祖母，女孩子們，她量過去了，那末走吧，你準備好了嗎？」

匹克威克先生的嘴和下巴已經被匆匆包進了一條大披巾。他的帽子已經帶上了頭，他的大衣已經穿上了手臂，所以他回答了肯定的。

他們跳進小馬車。「抽牠，牠的頭，托姆。」主人叫；於是他們駛進了狹窄的籬間路；在車轆的裏面和外面顛簸着，時而撞在兩邊的籬樹上，像是隨時有碎成片片的可能。

「他們先走了多少時候？」外德爾叫，這時他們已經開到「藍獅」門口，時候雖然不早，那裏却聚了一小羣人。

「不出三刻鐘，」這是大家的回答。

「四匹馬的輕馬車——馬上弄出來以後再把這小馬車放好。」

「哦，人哪！」店主叫——「四匹馬的車子套出來——趕快——你們起勁點！」

馬夫們和僕役們跑去弄車子了。人們跑來跑去的時候燈籠一閃一閃；馬蹄子在院子裏的不平的砌石上喀喀的響；車子的響聲被從車房裏拖出來，一片的喧聲和忙碌。

「喂——你這馬車今天夜裏弄得出來嗎？」外德爾不耐心的叫。

「就到院子裏了，先生。」馬夫回答。

車子出來了——馬進去了（套上之意）——車夫們跳上去了——乘客們坐進去了。

「注意——一姑七哩祇能用半個鐘頭不到的時間！」外德爾喊。

「走吧！」

車夫們運用鞭子和馬刺，侍者們叫喚，馬夫們喝采，車子開了出去，快而猛。

「好事兒！」匹克威克先生有了功夫想一下的時候，心裏這樣想，「匹克威克社的正社長碰上的好事兒，濕而冷的車子——奇怪的馬——一個鐘頭十五哩的速度——在夜裏十二點鐘的時候！」

最初的三四哩路，兩位紳士誰都沒有說一句話，各人都沉浸在自已的思慮之中，顧不到和同伴說話了。但是當他們過了這一關之後，而馬也澈底跑上了勁，開始用真是括括叫的作風進行牠們的工作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被這迅速的運動興奮得再也不能保持充分的沉默了。

「我們一定抓得到他們，我想。」他說。

「希望如此。」他的同伴回答。

「今天夜裏天氣很好呵。」匹克威克先生說，抬頭看着亮堂堂的月亮。

● 四匹馬車常用一二僕人騎於馬上，單馬拖車向行，此所謂車夫與尋常不同，原文不過是 Boys。

「啊，我相信是差不多，」那人回答。

「或者者有兩個鐘頭了吧？」騎着後馬的僕人問。

「唔，假使是兩個鐘頭那也作興的，」老頭子疑惑惑的回答。

「開車吧，」性急的老紳士叫，「不要跟這個老傻子白費功夫了！」

「傻子嗎？」老頭怪笑一下說，他站在馬路中心，柵欄半圍着，目送那馬車在漸漸增加的距離之中漸漸縮小下去，「不——一點兒也不，你在這裏費了十分鐘，走的時候跟來的時候一樣，的不得要領。假使這一路的人都做得值他所得的一個金尼的一半，你就不想在米凱爾節之前追到那部車子了，老矮胖子呵！」老頭又做了一個持久的怪笑，關了柵欄，進了他的屋子，隨手門了門。

同時，馬車毫不減低速度的向驛站前進。月亮正如外德爾所預言的很快要落了；早已漸漸散佈在天空有了些時候的一大片一大片的黑暗的濃雲，現在形成一整塊黑色的大東西遮在天上；大滴的雨不斷的打着馬車的窗子，似乎警告旅客們風暴之夜的迫近。還有風也是偏和他們作對，一陣陣的在這狹路上狂拉，淒厲的哀號着吹過路旁的樹木。匹克威克先生把大衣拉緊些裹在身上，把身體更緊的縮在馬車角落裏，結結實實的睡着了；直到馬車停了，馬夫的鈴響了，和「立刻換馬！」的叫聲發出了，這才把他弄醒過來。

但是在這裏又遇到了乾捆。僕人們是睡得這麼古怪的結實，每一個費五分鐘才叫得醒。馬夫不知怎麼把馬厩的鑰匙放在不知哪裏了，好不容易找到之後，兩個睡得昏冬冬的助手又把馬具套錯了馬，以致套車的過程要整個的從頭來起。假使真是匹克威克一個人的話，這多端的阻碍毫無疑問的早已把追逐打消了。但是老外德爾却不是容易喪氣的，他竭力表現他的好心腸，給這個一牽，給那個一推，這裏扣上一條皮帶，那裏套上一只鐵圈，於是車子被比較迅速的弄妥了，比在這許多困難之下想像中所需要的時間提早了不少。

他們重新上路了；而他們前面的希望的確是一點兒不樂觀。這一站是十五哩遠，夜是黑的，風是緊的，雨像瀑布似的下着。在這些聯合的阻難之下，要有很大的成就是不可能的。已經是緊靠一點鐘了；走完這一站又費了差不多兩個鐘頭。然而在這站上看到一個東西，重新燃起了他們的希望，重新鼓起了他們消沉的勇氣。

「這部車子什麼時候到站的？」老外德爾叫，跳出自己坐的車，指着停在院子裏的一部塗滿了漏泥的車子。

「還不到一刻鐘，先生，」被他問的馬夫回答說。

「一個女的和一個男的？」外德爾問，幾乎着急得透不過氣來了。

「是的，先生。」

「高高的紳士——常禮服——長腿子——瘦身材？」

「是的，先生。」

「上了點年紀的女太太——瘦臉——有點兒有皮沒肉——呢？」

「是的，先生。」

「一定是這一對，匹克威克，老紳士叫。

「不然早就到了，」馬夫說，「因為斷了一根挽帶。」

「對了！」外德爾說，「對了，憑宙神發誓說！立刻弄四匹馬的車子來！他們還沒有到下一站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追上他們了。一個人一金尼，伙計們——趕快點兒——上勁——這才是好傢伙。」

老紳士說着像這樣的調辭，在院子裏跑來跑去，來回的忙着；這個興奮也傳染了匹克威克先生，因此之故，這位紳士把自已和馬具弄得難分難解，或者鑽進了馬的中間和車輪的中間，極盡使人驚心動魄之能事，他堅決的相信他這樣做是大大的促進重上旅途的準備的。

「跳進去——跳進去！」老外德爾叫，爬上車子，拉起踏脚，隨手呼的帶上了車門。「來吧！趕快！」匹克威克先生還沒有十分明白他的處境之前，只覺得被老紳士一拉和馬夫一推已經進了另外一扇車門，而他們已經重新上路了。

「啊，我們現在又走了。」老紳士歡天喜地的說。他們的確是又走了，匹克威克先生是充份證實了的，因為他正不斷的和車箱的硬木頭或者他的同伴的身體撞着。

「抓緊點兒！」胖胖的外德爾老先生說，因為匹克威克先生一頭衝到他的闊大的背心上。

「我有生以來沒有遇到過像這樣的顛。」匹克威克先生說。

「不要緊的。」他的同伴回答，「不久就沒有事了，堅決一點，堅決一點。」

匹克威克先生把身體儘可能牢牢的縮在自已的角落裏，馬車是開得比先前更快了。

他們這樣走了大約三哩路，這時候，已經把頭伸在窗外看了兩三分鐘的外德爾先生突然縮回被濺了泥水的臉，興奮得透不過氣似的說——

「他們就在前面！」

匹克威克先生從他的窗子伸出了頭，是的；他們前面不遠，有一輛四匹馬的車子，疾馳前進。

「趕上去，趕上去。」老紳士幾乎是顫聲的叫了。「每人兩金尼——不要讓他們逃掉——追上去——追上去。」

第一輛車子的馬用最高的速度奔，外德爾先生的車子的馬在後面拚命的追。

「我看見他的頭。」性急的老年人叫，「該死的，我看見他的頭。」

「我也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是他。」

匹克威克先生沒有錯，金格爾先生的被車輪括上來的泥濘滿了的臉，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是在窗口；他把手臂對左側的車夫劇烈的揮着，這個動作說明他是在鼓勵他們更加努力。

真是緊張，他們前進得如此之急速，田地、樹木和籬笆都像用旋風的高速度向他們後面飛。他們是緊跟在第一輛車子後面了，金格爾的聲音也聽得到了——即使車輪的喧聲是如此之大——他在催促車夫們。老外德爾憤怒得和興奮得渾身冒汗，他大罵了幾打的流氓和惡棍，捏緊了拳頭對他的憤怒的對象喊着；但是金格爾先生祇回答了一個輕蔑的微笑，並且對他的威脅報以一聲勝利的叫聲，因為他的馬在加强的鞭刺之下開始更快的奔馳起來，把追趕者丟在後面了。

匹克威克先生和叫喊得乏了力的外德爾先生都剛好縮回了頭的時候，一個特別大的顛簸把他們摔到車箱的前面——頭突然的一撞——很響的軋棘一聲——一只輪子滾掉了——車子翻身了。

在很少幾秒鐘的惶恐和混亂之中，低聽到馬的喘息和玻璃的破裂之後，匹克威克先生覺得自己被人從馬車的殘骸堆裏用力拉了出來；他站穩了腳，把頭從他那大大妨礙了眼鏡的功能的大衣衣襟裏解脫出來之後，這場不幸立刻整個的展開在他眼前了。

外德爾老先生站在他旁邊，光着頭，衣服撕破了幾處；馬車的碎片散在他們腳下。車夫們呢，已經好不容易割斷了挽帶，站在馬的頭旁，被汗泥弄得不成人形，被辛苦的馳驟弄得頭昏腦暈了。前面大約一百碼遠的地方，那另外一輛馬車停在那裏，因為他們已經聽到了翻車的聲音。兩個騎馬的各自扭着一副拉開嘴巴大笑的怪臉，坐在鞍子上對這邊看着；金格爾先生顯然很滿意，從窗口端詳着這場顛覆。天色剛剛發亮，灰色的曙光使整個的景象可以充分看得見了。

「哈囉！」這無恥的金格爾叫着說，「有誰受了傷嗎？——上了年紀的紳士們——斤量不輕——危險的工作——非常之。」

「你是流氓！」外德爾吼。

「哈哈！」金格爾回答，隨後，狡猾的變一變眼，翹起大姆指對車子裏面一指，接着說——「聽我說——她很好——叫我致意——請你們不必費神了——轉致對丟環的愛——你們這跟來嗎？——開車吧伙計們。」

車夫們恢復了正常的姿勢，馬車軋軋的開走了，金格爾先生把一條白手絹嘲弄的在窗口揮着。

整個這一場事故，連翻車在內，什麼都沒有擾亂心平氣和的匹克威克先生。然而，最初向他的忠實僱徒借錢，後來把他的名字縮成「丟環」這樣下流，却不是他能捺住火性忍受的。他的呼吸急促起來，臉漲紅到眼鏡腳子，憤而強詞的說——

「我祇要再碰到這人，我就——」

「不錯，不錯。」外德爾插嘴說，「這一切都很好；但是我們站在這裏講話的時候，他們就要餓了許可證在倫敦把婚結上了。」

「匹克威克先生住了嘴，把他的報仇心裝了瓶，塞上了塞子。

「到下一站還有多遠？」外德爾先生問車夫之。」

「六哩，是不是，托姆？」

「還不止點兒。」

「六哩不止點兒，先生。」

「沒有辦法，」外德爾說，「我們得走着去啦，匹克威克。」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那位名不虛傳的偉人回答。

因此，打發了一個車夫騎馬先去準備新的車子和馬匹，把另外一個留下來照應破車和馬。匹克威克先生和外德爾先生
大勇的徒步前進了。他們把披肩緊緊圍在頸子裏，把帽子邊翻下來，聊以抵擋那稍微停了一下之後又大落特落起來的傾盆
大雨。

第十章

金格爾先生性格的剛正與否的一切疑問（假使有任何疑問的話），一掃而空。

在倫敦還有些古舊的旅館，它們在馬車比現在演着更重大和更莊嚴的角色的時代，曾經是出風頭的馬車的總部；但是現在已經差不多降為鄉下貨車的停車處和賣票處了。讀者要想在那些在倫敦新式街道上的門面堂皇的「金十字」和「牡牛和嘴」等類之中找這些古舊的遺蹟，是不能够的。要發現這些古舊的地方，非走到比較冷僻的地段不可；在那些隱晦的角落裏，它們仍然陰暗而堅固的站在圍繞着它們的現代新建築之中。

特別是在波洛，有這麼半打的舊旅館，還保持着它們的外貌不變，既沒有被捲進公共的改革的狂瀾，也沒有受到私人的投機的侵害。它們是巨大、零亂、古怪、陳舊，有走廊、過道、樓梯、廣闊而老朽，包藏着足夠一百個鬼怪故事的材料——假設我們竟有創造任何鬼怪故事的必要的話，也假設世界長久存在下去以致說盡了關於古舊的倫敦橋和蘇雷灘上它的鄰近地方的無數真實傳說的話。

這些旅館之一——正是鼎鼎大名的「白牡鹿」旅社——的院子裏，有一個人忙着在擦一雙靴子上的灰，這是前一章所說到的事情的第二大清早的事。他穿着粗糙的條紋背心，帶了黑布袖筒和藍色的玻璃鈕子；橘色的短褲和藍腿，一條鮮紅

色的頸巾鬆鬆的馬馬虎虎的繞在頸子裏，一頂舊的白帽子隨隨便便的歪帶在頭上一邊。他面前有兩排靴子，一排是擦好的，一排是髒的，他每加一隻到擦好的一排上的時候都停下手來帶着顯然的滿意端詳工作的成果。

院子裏一點沒有作爲一個大驛車旅館的通常特點的忙碌和活躍。排在院子一頭的，高大的棚子下面，藏着三四輛笨重的貨車，廣大的車蓬約摸有普通房屋的三層樓高，裏面堆了貨物。另外有些貨車已經被拖在空地上了，也許是今天早上要開出去的。環繞在這零亂的地方的兩邊，是上下兩層的臥室走廊，走廊的欄杆舊而拙劣，走廊裏各有一排鈴子，裝在酒吧間和咖啡間門口的小飛簷下面，爲了避免雨淋日曬。有二三部小馬車和輕便馬車，裝好了輪子放在各個小棚子裏；院子的較遠的一頭時而發出馬蹄的沉重踐踏聲和鐵鍊的噹噹聲，使人一聽而知馬廐是在那邊。還有一些沉重的貨包、羊毛包和其他物件，零亂的放在一堆堆的乾草上，有幾個穿工作服的僕役正在這些貨包上睡覺。波洛的大街上的「白牡鹿旅社」這天早晨院子裏的景象，我們這樣的描寫可以說是已經相當充分。

那些鈴子中間的一只大響一陣，接着在上一層走廊上出現了一個漂亮的臥房侍女，她在一扇門上敲了兩下，接受了房裏發出的命令之後，對欄杆外面喊了起來。

「沙姆！」

「哈囉，」帶白帽子的人回答。

「二十二號裏要他的靴子。」

「問問二十二號，他還是馬上就要，還是等我過一會兒送來，」這是答覆。

「那不要傻了，沙姆，」侍女溫和的回答說，「那位先生馬上就要靴子呢。」

「唔，你真替他們想得好，真是，」擦靴子的人說，「你看看這些靴子吧——十一雙，還帶六號裏裝木腿的人的一只鞋子。十一雙靴子是八點半鐘要，這一只鞋子是九點鐘要，廿二號是什麼人，想叫我爲他壓下別的一切不行，不行，賈克·凱契，把人綁起來的時候我得不錯，要輪流的來。對不起要你等一等了，先生，但是我馬上就來侍候的。」

說着，帶白帽子的更勤奮的擡起一只高統靴子來。

另外一陣很響的鈴聲，白鹿旅社的忙碌的老主婦在對面的走廊上出現了。

「沙姆，」女店主叫，「上哪去了，這懶惰的、遊手好閒的——啊，沙姆——你在這裏呀；你怎麼不答應？」

「你還沒說完我就回答，那是沒有禮貌了。」沙姆回答，粗聲粗氣的。

「喂，把這雙鞋子馬上給十七號擦出來，送到二層樓五號起坐間裏。」

女店主把一雙女人鞋子扔在院子裏，又忙忙碌碌的走了。

「五號，」沙姆說，一面拾起女鞋，從口袋裏掏出一支粉筆在鞋底上寫明它們的去處——「女太太的鞋子和起坐間！我想她不是坐貨車來的。」

「她是在今天一大清早，」仍舊倚在走廊的欄杆上的侍女說，「同一位紳士坐了出租馬車來的，要靴子的就是他，所以你還是快些把這些擦出來吧。」

「你怎不早說，」沙姆很憤憤的說，從面前一堆靴子裏選出那雙靴子來。「我看他是個小脚角，私人起坐間還有一個女太太！要是他真是個紳士的話，一先令一天不難，別說這些差使。」

沙姆意爾先生被這種興奮的想頭所刺激，刷得如此的起勁，不一刻兒靴和鞋就到了五號門口，而且雪亮放光，要教和善的外倫先生妬忌到心坎子裏（因為「白鹿旅社」裏是用的「德和瑪丁」）●

「進來，」一個男子的聲音回答沙姆在門上的輕叩。

沙姆最恭敬的鞠了一躬，走到坐著吃早飯的一位女士和一位紳士面前。過於殷勤的把靴子放在紳士腳邊，把鞋子放在女士腳邊之後，退向門口打算走了。

「擦鞋子的，」紳士說。

● 想來英國當時流行的鞋油主要有「德和瑪丁」和「外倫」兩種牌子，故云。德氏著作中常見提到此等鞋油。

「是，」沙姆說，關上門，把手停留在門鎖的把手上。

「你知道嗎——那個什麼——「民法博士協會」？」●

「知道的，先生。」

「在哪裏？」

「保羅教堂的墓地那裏，先生；馬車道那邊有個低拱門，一個角落裏是小書店，一個角落裏是旅館，中間是兩個看門的——是執照的套脫。」

「執照的套脫！」紳士說。

「執照的套脫呵，」沙姆回答。「兩個穿白圍裙的傢伙——你走進去的時候向你敬個禮——「執照嗎，先生，執照，」古怪，真是他們的主子也是的，先生——中央法庭的代理人——一點不錯的。」

「他們是幹什麼的？」紳士問。

「幹什麼先生！這還不是頂壞的哪。他們叫老頭子做出自己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我的父親是個馬車夫，先生。他是個孤老頭子，胖得像個什麼似的——特里特別的胖，的確的。他的女人死了，留給他四百鎊。他到「協會」裏去領錢——打扮得很漂亮——穿了高統靴子——鈕孔上插了花——寬邊瓦（瓦指帽子）——綠披肩——像個紳士。進了拱門，想將把錢怎麼投資——套脫走了上來，敬個禮——「執照嗎，先生，執照要嗎？」——「你說什麼？」我父親說。——「執照，先生。」那人說。——「什麼執照？」我父親說。——「結婚執照呵，」套脫說。——「該死了，」我父親說，「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我想你是用得着一張的，先生，」套脫說。我的父親站住了，想了一下——「不行，」他說，「該死，我太老了，況且我的塊頭太大得過火。」

● 民法博士協會為英國十八世紀前之一種民法機關，專理遺囑、結婚、離婚等執照手續，悉氏著作中屢見。

● Tour 俗語，或作暗探秘密的人解，或作招徠主題的人解，此處是後一義，而下一句是前一義，故姑譯其音後一義又常作 Tourer。

了，他說——「一點也不是的，先生，」套說說——「真不嗎？」我父親說——「我說的確不，」他說；「上個禮拜一我們還給一位比你塊頭大一倍的神士結了婚。」——「當真的嗎？」我父親說。「當真的末，」套說說，「你比起他來是個小寶寶罷了。」這裏走，先生，這裏走！」——當然我父親是跟他去了，像只養馴了的猴子跟在風琴後面似的，他走進一間小小的辦公室，那裏有個傢伙坐在許多懶懶紙頭和白鐵箱子中間，裝出忙的樣子。「請坐一坐，先生，讓我吧這些公文清一清，」那律師說。——「謝謝先生，」我父親說，坐下來，張開了嘴，勒着眼睛看那些箱子上的名字。——「你叫什麼名字呀，先生？」律師說。——「托涅·維勒，」我父親說。——「什麼教區？」律師說。——「貝勒·塞維奇，」我父親說，他趕着車子來的時候是歇在那裏的，他對於教區是什麼也不知道的，確是的。——「那位女士的姓名呢？」律師說，我的父親被弄得慌做一團了。「我要知道那就叫我該死，」他說。——「不知道嗎？」律師說。——「正和你一樣呵，」我父親說，「我以後再填上去行嗎？」——「不能！」律師說。——「好吧，」我父親想了一會兒之後說，「就寫克拉克夫人吧。」——「克拉克上面是什麼呢？」律師說，把筆插在墨水裏蘸蘸。——「蘇三·克拉克，」我的父親說，「她會跟我的，假使我向她提出來，我相信的——我從來沒有和她說過什麼，但是我知道她會跟我。」執照發出來了，而她真的跟了他，而且現在她迷住他了，那四百鎊我是什麼都得不到了，倒對不起，先生，」沙姆說到臨了的時候說，「但是我受了這個害之後，我反而輕快了，像一部新的手車，輪子又加了油似的。」說了這話，又停了一會看有沒有新的吩咐，於是退出了房間。

「九點半了——時間正好——馬上就去；」那位紳士說，不用說，他就是金格爾先生了。

「時間嗎——有什麼事呀？」老處女姑母說，做出賣弄風情的神態。

「執照呵，安琪兒之中的最可愛的——通知教堂——把你叫做我的明天，」金格爾先生說，把老處女姑母的手捻一把。

「執照！」拉雪爾說，臉紅起來。

「執照，」金格爾先生重復說——

「忙呵，趕緊出去弄執照，

忙呵，叮叮噹噹我回來。」

「你真會說流水似的。」拉雪爾說。

「流水——我們結了婚之後，什麼小時、晝夜、星期、月、年，都談不上了——流水也似的——它們是飛了——閃電——下

雨——蒸氣機——一千匹馬力——什麼都談不上。」

「我們——我們不能在明天早上之前結婚嗎？」拉雪爾問。

「不可能——辦不到——要通知教堂——今天送執照去——明天舉行儀式。」

「我只怕我的哥哥要找到我。」拉雪爾說。

「找到——廢話——翻車已經够他受的了——而況——極端的謹慎——不坐驛車——步行——叫一部出租馬車

到了城裏——他找遍了全世界才會找到這裏來——哈哈——真是絕妙的主意——非常之。」

「不要很久呵，」老處女愛戀的說，金格爾先生已經拿起尖角帽子來。

「離開你很久嗎？——殘酷的迷人精呵，」金格爾先生嬉戲的跳躍到老處女姑母面前，在她嘴唇上親了一個貞潔的吻，

● 這裏兩段原文如下：

“How you run on,” said Rachael.

“Run on—Nothing to the hours, days, Weeks, Months, Years, When we’re united—Run on—they’ll fly on—bolt—mizzle—steam-engine—thousand-horse power—Nothing to it.”

拉雪爾所說 Run on 是指話的滔滔不絕，故可譯為「流水」，而金格爾所謂「流水」應譯讀者故意想測「一去不返」

「不可挽救」之意，因金格爾接拉雪爾的話後說到 Run 有暗示自己要在婚後捲逃的意思，所以下面又說 bolt（閃電或突然逃走）Mizzle（微雨或逃亡），不過拉雪爾不懂這內在的含義罷了。

於是跳舞着出去了。

「可愛的男子呵！」門關上了之後，老處女說。

「古怪的老女人，」金格蘭先生走下過道的時候說。

想起我們人類的不義來，那是悲痛的，所以我們不想追尋金格蘭先生一路向民法博士協會走去的時候的思想的線索。我們祇要把事實簡單的說一說就夠了：他透過守住那龐龐的大門的兩個穿白圍裙的怪物的團委，安全的到了大主教輔佐法官的公事房，弄到了一篇寫在羊皮紙上的恭維話，坎特布里的的大主教對他的「忠實的和深深被愛的亞爾夫雷·金格蘭和拉雪爾·外格蘭的問候」，於是他把那神祕的文件小心的放在口袋裏，勝利的回頭向波洛走去。

他還在到白牡鹿旅社的途中，這時有兩位胖紳士和一位瘦的一同走進了院子，四面的看着想找一個適當的人問幾句話。沙姆登爾·維勒這時正在擦一雙高統漆皮靴子，那是一個農民的私產，那人經過在波洛市場上的一番勞碌之後，正在小吃一頓補養補養，冷牛肉吃了兩三磅，黑啤酒是一兩壺，瘦紳士看見沙姆，就筆直向他走過來——

「我的朋友呵，」瘦紳士說。

「你是想白差遣我了，」沙姆想，「要不你不會馬上就這麼看中我的。」但他祇是說了一句——「唔，先生。」

「我的朋友，」瘦紳士說，表示好意的在喉嚨裏哼了一聲——「你們這兒現在歇了許多客人吧？忙呵，忙？」

沙姆對問話的人偷看了一眼，他是一個矮小乾瘦的少年人，一張黑黝臉，機伶的小黑眼睛，不斷的在好事的小鼻子兩邊溜着鬚，像是跟鼻子在玩着永久的「張望」。●遊戲他穿着一套黑衣服，靴子亮得像他的眼睛，低垂的領巾是白的，乾淨的襯衫上有一個洞，一條金錶鏈，連帶圖章，垂在椅腰旁邊的錢袋外面。他把他的羔皮手套捏在手裏，却不戴在手上；說話的時候把手抄在衣尾巴下面，那樣子就像一個好出難題的人。

「很忙吧，呢？」那年輕的人說。

● 幼孩與父母等玩的幼稚遊戲，或有稱爲「張望」者，未知有何種觀念較爲通行，姑名之「張望」。

「啊，沒有什麼，先生，」沙姆回答，「我們不想破產，我們也不想發財。我們吃煮羊肉的時候不用續燻子，弄到牛肉的時候也不管有沒有菠菜。」

「啊，」少年人說，「你是個會說俏皮話的人呵，不是嗎？」

「我的大哥常被人這樣埋怨的，」沙姆說，「作興是傳染的——我總是和他睡在一起。」

「你們這座房屋是個奇怪的老房子呵，」年輕的人說，四面看看。

「假使你先通知了你要來，我們就把它修一修了，」泰然自若的沙姆回答。

青年紳士像是被這幾句閉門羹弄得沒有了主意，於是他和兩位胖紳士之間進行了一場短短的商討。臨了，少年人從一只長方形的銀盒子裏弄一撮鼻烟吸了，顯然打算重新開始和沙姆談話了，這時，兩位胖紳士之一，有一張仁慈的臉，外加一副眼鏡和一雙黑色裏腿的那位插嘴說——

「事實是這樣的，」這位仁慈的紳士說，「我這位朋友（他指着另外一位胖紳士）要給你半金尼，假使你能够回答一兩個——」

「哦，我的好先生——我的好先生，」那少年人說，「請你讓我說一句——我的好先生，在這些事情上的第一條原則是：假使你把一件事務交給一個專門的人，你就應該絕不干涉事情如何的進行；你應該對他加以絕對的信任。真的，這位——（他掉過頭對另外一位胖紳士說）——我忘了你這位朋友的名字。」

「匹克威克，」外德爾先生說，原來正是這位快活的老先生。

「啊，匹克威克——匹克威克先生呵，真的，我的好先生，原諒我——我很樂於接受你作為一位「法庭之友」的私下的建議；但是你用這種籠絡人心的言論，什麼出半金尼的，來干涉我辦這件案子的行動，這你應該看出是不適當的吧。真的，我的好先生，真的，」少年人吸了一撮爲辯論而吸的鼻烟，顯出非常尊敬的神情。

「我的唯一的願望，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不過是要使這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儘可能的快些結束罷了。」

「很對——很對，」那少年人說。

「因此我說了那種話，」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那是我的人生經驗所告訴我的在任何場合都是最可能成功的一個辦法。」

「嗯，」那青年說，「很好，很好的，確但是你應該向我提議我的好先生，我相信你不是不知道對於一個專門的人所應有的信任是無限的。關於這一點假使需要任何證明的話，請你想一想邦維爾的有名的案子。」

「不用管喬治·邦維爾，」沙姆插嘴說，他是一直好奇的聽着那短短的談話的，「誰都知道他的情形是怎麼樣的，固然我要告訴你，我向來就認為那女人比他該死得多，且不管它，這跟我沒有相干。你們要給我半金尼的，很好，我贊成。我這話是再公平不過了，是嗎，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微微一笑，「那末第二個問題就是，你們要我幹什麼呢，見你們的鬼的？」

「我們要問你。」——外德爾先生說。

「喂，我的好先生——我的好先生，」多事的青年插嘴說。

外德爾先生聳聳肩，不響了。

「我們要知道的是，」青年人莊嚴的說，「我們要問的是——我們不要引起裏面的人的注意——我們要問你，你們這兒現在住了些什麼人？」

「這裏住了什麼人？」沙姆說，在他的頭腦裏，這裏的人們是以在他直接管理之下的這些靴子和鞋子的姿態而出現的。『六號裏有一只木鞋，十三號裏有一雙高統（鞋子的牌子，大約為鞋廠之名）代辦部裏有兩雙半統；這裏的一雙漆皮高統是酒吧間裏的，還有五雙高統是咖啡間裏的。』

「沒有了嗎？」青年人說。

● 喬治·邦維爾，十七世紀英國小作文家，高田·李治所作通俗戲劇倫敦商人之主角，為一商店學徒，按下流女子沙拉·米爾

奧斯，為了她，短期他竊，繼而劫殺，後因已用完竟被沙拉所逐，最後互相告發，兩人都被處決。這故事流行民間頗廣，且被大作家詹姆斯·史密及薩克萊各採用於作品中。此處所指或係兩人墮入法網時與律師有關之情節，未悉其詳。

「慢點兒，」沙姆回答說，突然想起了什麼。「唔；有一雙威林頓，已經很破舊了，還有一雙女鞋，都在五號裏。」

「什麼樣的女鞋？」外德爾連忙問。他和匹克威克先生一樣，都被這一篇旅客表弄得莫名其妙了。

「鄉下貨，」妙姆回答。

「有廠家名字嗎？」

「布龍。」

「什麼地方的？」

「瑪格爾頓。」

「正是他們，」外格爾喊。「天哪，我們到底找到他們了。」

「別響，」沙姆說。「威林頓是上民法博士協會去了。」

「不會的，」青年人說。

「是的，弄執照去了。」

「我們來得正好，」外德爾叫。「帶我們到房裏去；一刻兒也不要耽擱。」

「對不起，我的好先生，對不起，」青年人說；「小心呵，小心呵。」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只紅色的絲質錢袋，再從裏面拿出一

個金鏰，一面對沙姆緊緊盯着。

沙姆富於表情的拉開嘴巴怪笑了一下。

「馬上帶我們到房裏去，不用通報，」青年人說；「錢就是你的了。」

沙姆把漆鞋子丟在角落裏，領頭穿過一條黑暗的過道，走上一層寬闊的樓梯。在第二條過道的盡頭處站住了，伸出了手。

「拿去吧，」辯護士低聲說，一面把錢放在他們的嚮導者的手裏。

沙姆走在前面一兩步，後面跟着兩位朋友和律師顧問。他走到一個門口停了。

「是這裏嗎？」青年的紳士喃喃的說。

沙姆點點頭。

老外德爾開了門；三個人走了進去，這時，剛剛回來的金格爾先生正把執照拿了出來給老處女姑母在看。

老處女高聲尖叫了一聲，闖進一張椅子，用手掩着臉。金格爾先生把執照捏成一團塞在上衣口袋裏，不被歡迎的來客們走到房間的中央。

「你——你是一個高明的流氓呵，是嗎？」外德爾叫，激動得氣都透不過來。

「我的好先生，我的好先生，」青年人說，把帽子放在桌上。「請你，想一想——請你，誘誘人格：要求賠償損失的起訴。冷靜些兒，我的好先生，請你！」

「你竟敢從我的家裏把我妹妹拐走？」老年人說。

「呃——呃——很好，」青年紳士說，「這話才不錯。你怎敢的，先生——呃，先生！」

「你是什麼東西？」金格爾先生問，聲調如此之兇猛，使那年輕紳士不由自主的倒退了一兩步。

「他是誰嗎，你這流氓？」外德爾插嘴說。「他是我的律師，貝科先生，格雷陸的貝科，我要把這傢伙辦罪——告他——我要——我要——我要幹他，你呢？」外德爾先生突兀的轉向他的妹妹說，「你，拉雪爾，你也有了應該懂事的年紀了，你怎麼竟跟一個流氓逃走，佔辱了家聲，害了你自己？把帽子帶好，回家去，馬上叫一部馬車來，並且把這位女太太的賬開來，聽到沒有——聽到沒有？」

「聽到了，先生，」沙姆回答；外德爾猛烈的拉鈴叫人，鈴聲一響，沙姆就進來了，迅速得叫人覺得奇怪；原來他是一直在外面把眼睛睜着輪匙孔看的。

「把帽子帶上，」外德爾重複說。

「這樣可不行的，」金格爾說。「出去，先生——這兒沒有你們的事——女士有行動的自由——不止二十一歲了。」

「不止二十一歲！」外德爾輕蔑的脫口而出的說。「不止四十一歲了！」

「那可不是，」老處女姑母說，她的憤怒戰勝了她的昏厥的傾向。

「是的，」外德爾回答，「你十足是五十歲了！」

說到這裏老處女姑母發出一聲很響的尖叫，失掉知覺了。

「弄一杯水來，」仁慈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召喚着女店主。

「一杯水，」激昂的外德爾說，「弄一桶來，統統繞在她身上；那對她有好處的，也是她活該。」

「呸，你這畜生！」好心腸的老板娘子沖口而出的叫，「可憐的寶貝呵，」老板娘一面叫喚着「得囉，這才是寶貝哪——喝一點兒——有好處的——不要這樣傷心呀——聽我的話才是好乖乖哪，」等等，等等，一面由一個侍女協助着進行抹額頭，拍手掌，揸（讀若宵）鼻孔，解圍褲，諸如此類，那是慈悲的女性們對於竭力要亂發一通希斯底里的婦女所慣於施行的治法。

「馬車來了，先生，」沙姆出現在門口說。

「來吧，」外德爾叫，「我來抱她下樓。」

在這個提議之下，希斯底里發作得加倍的猛烈了。

老板娘子正要對這個舉動大加反對，並且已經大膽的對外德爾提出一個憤憤然的質問，問他是否還認為自己是個萬物之靈（即不是人之謂），這時，金格爾先生開口了——

「擦鞋的，」他說，「給我找個警察官兒來。」

「慢一點，慢一點，」小小的貝科先生說，「想一想，先生，想一想。」

「我不要想，」金格爾回答，「她是自己的主宰——看誰敢弄她走——除非她情願。」

「我不要走，」老處女姑母喃喃的說，「我不情願走。」（說到這裏又來了一陣可怕的發作。）

「我的好先生，」年輕人低聲的說，把外德爾先生和匹克威克先生帶到旁邊，「我的好先生，我們的處境非常為難呵，這是個麻煩的案子——非常麻煩，我從來沒有遇過更棘手的了，但是真的，我的好先生，我們真的沒有權力限制這位女士的行動呵，我在我們來之前對警告過你了，我的好先生，我說除了和解之外沒有別的希望。」

短時間的停頓。

「你主張一種的和解呢？」匹克威克先生問。

「哪，我的好先生，我們的朋友碰着不愉快的事了——的確是的，我們不得不受些金錢上的損失了。」

「任何損失都可以，祇要不丟這種臉，不叫她一世受苦，雖然她是自己找的。」外德爾說。

「我看那是辦得到的。」忙忙碌碌的年輕人說。「金格爾先生，請你到隔壁房裏去談一會兒好嗎？」

金格爾先生同意了，於是四個人走到一間客房裏。

「那末先生，」年輕人說，一面小心的關了房門，「這個事情難道沒有和解的辦法嗎——請你走到這邊來，一會兒就行了——到這窗戶這裏，先生，我們可以單獨兩人談談——哪，先生，請坐吧，先生。那末，我的好先生，你帶這位女士跑掉是爲了她的錢呵，不要藉眉頭，先生，不要藉眉頭；我說呀，在你我之間，我們明白的，你我都是懂世故的人，而我們很清楚我們這兩位朋友並不是這種人——是嗎？」

金格爾先生的臉孔漸漸鬆動了，並且有某種約略類似於蒙眼的東西在他的左眼裏顫動了一會兒。

「很好，很好，」年輕人說，他看出他的話所產生的印象了。「事實是這樣的，這位女士除了一二百鎊之外，手裏是什麼也沒有，一切都等她母親死了之後——就是那位健康的老太太呵，我的好先生。」

「老了，」金格爾先生說，雖簡單而強調。

「嗯，不錯，」代辯人輕咳一聲說。「你說得對，我的好先生，她年紀是老了一點兒，然而她是一個老家族出身，我的好先生；像樣都老。這家族的締造者到肯脫州來的時候，正是麥勒斯·留博侵犯不列顛的時候——他的後代只有一個人沒有活到八十五歲，而他是因爲被亨利殺了頭的原故。那位老太太現年七十三歲呢，我的好先生。」年輕人停下來吸一撮鼻烟。

「唔，」金格爾先生說。

「唔，我的好先生——你吸鼻烟嗎？」刺這倒好——化費的習慣呵——那末，我的好先生，你是一個出色的青年，深通

世故的人——能够創造自己的幸運，祇要有資本的話，是嗎？」

「唔，」金格爾先生又說。

「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不十分。」

「你覺得怎麼樣——我的好先生，我向你提出來吧，你覺得怎麼樣——五十鎊和自由，是不是比外德爾小姐和承繼遺產的希望好些？」

「不成——一半還不够！」金格爾先生說，站了起來。

「慢慢，我的好先生，」小小的辯護士勸諫的說，拉住他的衣鈕。「不小的一筆款子了——像你這樣的人馬上就會把它變成三倍了——五十鎊可以有許多用處哪，我的好先生。」

「一百五十鎊用處更大，」金格爾先生冷冷的回答。

「吧了，我的好先生，我們不必枉費功夫來斤斤計較了，」少年人重新說，「哪——哪——七十吧。」

「不行，」金格爾先生說。

「不要走呀，我的好先生——請你不要性急，」少年人說。「八十吧；好了，我馬上寫張支票給你。」

「不行，」金格爾先生說。

「好的，我的好先生，好的，」年輕人說，仍舊拖住他；「你說要什麼數目才行吧。」

「費本錢的事情，」金格爾先生說。「已經用掉的——車馬費，九鎊執照費，三鎊——就是十二——賠償，一百鎊——」

百十二鎊——壞了名譽——損失了女人。」——

「是的，我的好先生，是的，」少年人說，帶着心理明白的神氣，「不必介意這最後的兩點，那是一百十二鎊——就算一百鎊——得哪。」

「還有二十，」金格爾先生說。

「來，我出張支票給你，」年輕人遞到一張桌子旁邊去打算開支票了。
「我寫明是後天支付，」年輕人說，對外德爾先生看一眼，「同時我們就把這位女士帶走。」外德爾先生悻悻的點頭屈意了。

「一百鎊，」少年人說。

「還有二十，」金格爾先生說。

「我的好先生哪，」少年人勸諫的說。

「給他吧，」外德爾先生插嘴說，「好讓他走路。」

支票由那年輕人開好，金格爾先生簽了。

「那末，立刻走你的路吧！」外德爾說，跳了起來。

「我的好先生，」年輕人說。

「你注意，」外德爾先生說，「我跟你妥協絕不是爲了別的——甚至也不是爲了我的家聲——祇是因爲我知道你的

口袋裏一有錢，你就上魔鬼那裏去得更快。」

「我的好先生，」少年人又說。

「別聽，貝科，」外德爾說，「出去，先生。」

「馬上就走，」毫不羞慚的金格爾說，「少陪，少陪，匹克威克。」

假使任何冷靜的旁觀者看到這位名人——他的名字在本書的書名裏佔着領導的地位——在這場談話談到後來的時候的臉孔，幾乎是憂懷疑怎麼他眼睛裏冒出來的怒火不把他眼鏡的玻璃燒溶化的——他的憤怒是如此的盛大呵，他聽到那惡棍喊他的名字的時候，鼻孔張大了，拳頭不知不覺的捏緊了，但是他還是控制了自己——沒有粉碎他。

「拿去，」那下流的背信約者繼續說，把執照丟在匹克威克先生腳下，「把名字改一改——把女人帶回家——給丟壞。」

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位哲學家，但是哲學家到底不是穿鎧甲的人。這支箭射中了他，穿過了他的哲學武裝，戳進他的心。他在狂怒之下把墨水缸拼命向前一扔，自己也跟了上去。但是金格爾先生已經不見了，他發現自己是被抱在沙姆的手臂裏。

「哈囉，」這位怪異的職員說，「你們來的地方東西便宜呵，先生。這是自動的墨水，它把你的名氣留在牆上了，老紳士。不要動，先生。你跟他後面還有什麼用呀，算他走了運，他這時候要到波洛那一頭了！」

匹克威克先生的頭腦是服理的，這像一切真正的偉大人物的頭腦一樣。他是敏捷而高強的推理家；稍一思索之後就知道自己的憤怒的無能爲力了。它消失得像發起來的時候一樣快。他喘喘氣，溫和的對左右的朋友們看看。

外德爾小姐發現她被無信義的金格爾丟掉之後的悲哀，我們不要說呢？匹克威克先生對於這傷心慘目的場面的高妙的描寫，我們不要加以摘錄呢？他的筆記簿是開着放在我們面前，那上面斑斑的藥膏同情的仁慈之淚，祇要一句話，它就在印刷者的手裏了。但是，不能！我們要毅然割愛了！我們不能用這種痛苦的描畫來絞公衆的心血！

第二天，兩位朋友和被棄的女士坐到了瑪格爾頓的沉重的馬車，慢慢的和悲哀的回去了。當他們重臨了格來谷，站在馬路莊房的大門裏的時候，夏夜的朦朧的暗影已經模模糊糊的和黑黢黢的籠罩在週遭了。

第十一章

另外一個旅行和一個考古的發現，說到匹克威克先生決定去出席一個選舉大會，還包括老牧師的一部手稿。

在丁格來谷的深沉的寂靜之中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又在它的新鮮而芬芳的空氣裏呼吸了一個鐘頭，使匹克威克先生完全從身體的疲勞和心靈的焦慮之中恢復過來了。這位卓越的人物已經和他的朋友愛信徒們分別了兩整天，所以他作了清晨的散步之後回來碰到文克爾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時候，懷着何等的欣喜和愉快招呼他們，決不是普通的頭腦所能够適當的設想出來的。愉快是兩方面的，因為，有誰能够看着匹克威克先生的容光煥發的臉孔而不經驗到這種情緒呢？雖然如此，他的同伴們的臉上似乎還有一重暗雲罩着，這一點，那位偉人雖然感覺到，却完全摸不着頭腦。他們兩人都帶着一種神秘的神情，這是既異常而又可驚的呵。

「那末，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信徒們握了手，交換了熱烈的致敬言語之後，說：『那末，普曼好嗎？』

文克爾先生——剛才的問話一大半是對着他——不作回答。他掉開了頭，像是沉浸於憂鬱的思慮之中。

「史拿格拉斯，匹克威克急切的說，『我們的朋友怎麼樣——他沒有生病吧？』

「沒有，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一顆眼淚在他的感傷的眼皮上顫動了，就像窗戶框子上的一顆雨滴。『沒有；他沒有生病。』」

匹克威克先生站住了，輪流看看他的兩位朋友。

「文克蘭——史拿格拉斯，」匹克威克先生說：「這是什麼意思，我們的朋友呢？有了什麼事情說呀——我求你們，我請你們——不，我命令你們說呀。」

有一種莊嚴——一種威嚴——在匹克威克先生的態度裏，那是不可抗拒的。

「他走了，」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走了！」匹克威克先生喊，「走了！」

「走了，」史拿格拉斯先生又說一遍。

「哪去了？」匹克威克先生叫喚說。

「我們只能從這個通訊猜測，」史拿格拉斯先生回答，從口袋裏拿出一封信交在他的朋友手裏。「昨天早上接到爾先生的信，說是你們可以同他的妹妹在晚上到家了，這時，前一天整天纏着我們的朋友的那種憂鬱，就看出來是加甚了。隨後不久他就不見了；整天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到晚上，瑪格爾頓王冠旗社的馬夫送來了這封信，那是早上交給他們的，嚴格吩咐了非到晚上不能送出來。」

匹克威克先生打開了信，那是他的朋友的手跡，內容是這些——

「我的親愛的匹克威克，

「你我的親愛的朋友，你是遠遠超脫了人類的許多弱點和缺陷之外的，而這些却不是普通人所能克服。一個人受了這種打擊，被一個可愛的和迷人的人所捨棄，而且做了在友誼的面具下面藏着狡猾的狡笑的一個惡棍的手段之下的犧牲，他會怎麼樣？你是不知道的。我希望你永遠不知道呵。」

「有什麼信給我，可以寄到肯脫州，科布罕村，皮瓶子——假使我還活着的話，我急忙逃開了這個在我已經變成可憎惡的世界。我應該根本脫離這個世界才好呢，可憐——饒恕我吧，生命，我的親愛的匹克威克，對於我已經變成不能忍受的了。在

我們的內心燃燒的精神，就像腳夫的墊肩布，上面放滿塵世的憂煩之重荷；而當這種精神離開了我們的時候，這負荷就太重得不堪承受了，我們就垮在它的壓力之下了。你不妨告訴拉雪爾——呵，這個名字！

「屈來西·丟普曼。」

「我們應該立刻離開這裏，」匹克威克先生說，一面把信重新摺好。「既然發生了這種事情，無論如何我們再留在這裏是不適合的了；現在我們祇有去找我的朋友。」說着，就領頭向屋子裏走去。

他的主意很快被說出來了。留客的懇求是真摯的，但是匹克威克先生不為所動。右事情，他說，要他立刻去料理。老牧師也在座。

「你真的要走嗎？」他把匹克威克先生領到旁邊說。

匹克威克先生重申了先前的決定。

「那末，」那位老紳士說，「這是一本小小的手稿，我原想讀給你聽的。這是我的一個朋友死的時候我在可以隨意加以毀棄或保存的許多紙頭裏找到的；他是一個醫生，在我們的「州立瘋人院」裏服務。我幾乎不相信這稿本是原稿，雖然確實不是我的朋友寫的。無論怎樣吧，不管它是一個瘋子的原作也好，是根據什麼不幸的人的囑語作成的也好——我覺得這是更可能的——總之請你讀一讀，玩味一下吧。」

匹克威克先生接了手稿，說了許多表示善意和尊重的話跟仁慈的老紳士分別了。

跟馬諾莊房的人們別離却是比較更困難的工作，因為他們曾經受到這些人們如此之多的慇懃款待。匹克威克先生吻了小姐們——我們原打算說，他吻她們的時候就像她們是自己的女兒一樣，祇是因為他也許可能是在這禮節裏注入了稍微多一點兒的熱烈了，所以這個比擬是不十分適當的啦。他用孝道的真誠擁抱了老太太。他用極其家長派頭的態度拍拍女僕們的玫瑰色的嘴巴子，一而在她們每人手裏塞了一些更實質表現他的嘉許的東西。至於跟他們的好老主人和屈倫德爾先生的道別，那互相交換的誠摯，甚至還要強烈而持久；直到史拿格拉斯先生被喊了幾次，而終於從一條黑暗的過道裏走了。

出來之後（不久愛米來也跟了出來，她的明光的眼眸異乎尋常的顯得陰暗，）三位朋友這才和他們的友愛的款待者們分了手。他們慢慢走開的時候對莊房回顧了許多眼。史拿格拉斯先生對樓上一只窗戶裏揮動着的像是一條女人手絹的東西送了許多空中的飛吻。直到小路轉了灣把那古舊的房屋從他們的視線遮斷。

他們在瑪格爾頓弄到一個交通工具到洛爾斯透去。到那裏的時候，他們的悲哀的劇烈性已經相當減輕，所以能够吃一頓非常豐盛的早中飯了；下午，打聽了關於道路的必要消息，三位朋友重新出發，步行到科布罕去。

那是愉快的步行。正是六月的愉快的下午，而他們的路是在深而密的樹蔭之下，濃密的樹葉裏輕輕響着的微風吹得他們涼爽，停在樹枝上的鳥兒的歌唱增加了他們的興致。長春藤和青苔一叢叢的爬在老樹上，柔嫩的綠茵像絲質地毯似的鋪在地上。他們走進一個開放的花園，裏面有一所古廈，是伊利沙白時代的古雅而怪誕的建築。四面是長排的威風凜凜的橡樹和榆樹；一大羣一大羣的鹿正在吃新鮮的草，偶爾有一只吃驚的野兔在地上竄過，速度就跟那像夏季的風似的掠過充滿陽光的地面的輕雲所投下的影子一般。

「假使，」匹克威克先生說，四面看看，「假使一切像我們的朋友一樣爲那種事情苦惱着的人到了這裏，我想他們從前對於這個世界的留戀會很快恢復的吧。」

「我也這樣想，」文克爾先生說。

「當真話，」匹克威克先生在半小時的步行使他們達到了村莊之後，又說，「對於一個厭世者，這裏的確是再好不過的，再合意不過的，棲身之所了，我從來沒有看到比這更適合於厭世者的地方。」

文克爾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兩位，對於這個意見也表示了贊同；於是三位旅人經過一番打聽之後，走進了那清潔而寬暢的鄉村酒店，皮瓶子，立刻探問有沒有叫做丟普曼的一位紳士。

「把紳士們請到客廳裏呀，托姆，」老閩娘子說。

一個矮胖的鄉下小夥子打開了過道盡頭的一扇門，三位朋友走進了一間低頂的長房間，裏面陳設了許多張式樣古怪的高背皮墊子的椅子，牆上裝飾着許多舊的肖像和有點兒古氣的着色粗陋的印刷畫片。房間的上首是一張桌子，鋪了白色

的檯布，擺滿了烤雞、醃豬肉、強麥酒，以及其他等等；坐在桌旁的是丟普曼先生，上去完全不像一個棄世的人。朋友們進來的時候，這位紳士放下了刀叉，帶着悲哀的神情走過去迎他們。

「我想不到在這裏見到你們，」他說，一面握匹克威克先生的手。「你們待我非常之好呵。」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坐下來抹掉走路的原故冒在額頭上的汗。「把飯吃完了和我出去走走。我要和你單獨談談。」
丟普曼先生照做了；匹克威克先生喝了大量強麥酒提神之後，在旁邊等候着他的朋友飯很快吃了，於是他們一同走了出去。

足有半個鐘頭，可以看見他們在教堂坎地裏踱來踱去，這是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的決定在搏鬥。把他的議論加以任何覆述都是無益的，因為有什麼語言能够把這位偉人發言的態度裏所表現的力量加以傳達呢？丟普曼先生究竟是已經倦於退隱了呢，還是完全不能抗拒對他而發的雄辯呢，這是無關緊要的，總之他最後是不抗拒就是了。

「他無論在什麼地方挨過他的可悲的餘生，」他說，「對於他都無關緊要；既然他的朋友對他的卑微的陪伴如此的重視，他是願意追隨他的冒險事業的。」

匹克威克先生微笑了；他們握手重新回到同伴們身邊去。

就是在那個時候，匹克威克先生成就了一個不朽的發現。這個發現是他的朋友們的驕傲和榮耀，也是本國或其他各國的一切考古家們所妬忌的。他們已經走過了他們的旅館的門口，並且在村莊上走了一小節路，這才想到旅館的準確地點。他們縮回頭走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的眼睛碰到一塊小小的破石頭，那是在一所茅屋門前，一半露出一半埋在泥裏。他停住了。

「這非常的奇怪呀！」匹克威克先生說。

「什麼東西奇怪？」丟普曼先生問，仔細的察看附近的一切東西，偏是沒有看到那正確的一件。「上帝保佑我，什麼事情呀？」

這後一句是不可遏制的驚訝的叫喚，因為他看見熱心於發現的匹克威克先生雙膝着地的跪在那塊小石頭前面，開始

用手絹替它擦灰。

「這上面有銘文呢，」匹克威克先生說。

「真的嗎？」丟普曼先生說。

「我看得出，」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而用全副氣力擦灰，並且聚精會神的通過眼鏡凝視着石頭：『我看得出有一個十字形，一個B字，然後是一個T字。這是重要的，』匹克威克先生跳了起來繼續說，「這是一個很古的碑文，也許比這裏的古救濟院還蒙古得多。可不能把它埋沒呵。」

他敲那茅屋的門。一個工人開了。

「你知道這塊石頭怎麼會在這裏的嗎，我的朋友？」慈愛的匹克威克先生問。

「不知道，先生，」那人有禮貌的回答說，「我沒有出世的時候，或者我們這裏無論那個都沒有出世，這石頭就老早在這裏了。」

匹克威克先生得意的對他的同伴瞥一眼。

「你——你——你並不一定要它呵，我相信，」匹克威克先生說，心急得發着抖，「你肯賣的吧？」

「啊！但是誰買它呀？」那人問，臉上帶着也許是他很狡猾的表情。

「我出十先令買它，立刻給錢你，」匹克威克先生說，「祇要你替我挖出來。」

匹克威克先生費很大的氣力親手捧着它（這小石頭被一把鏟一掃就挖出來了）到旅館裏，小心加以洗滌之後把它放在桌上，這時，全村的驚訝是可想而知的了。

匹克威克派們的歡欣鼓舞是無限的，因為他們的忍耐和勤勉，他們的洗和括，歸根結蒂換得了成功。石頭是不平而破碎的，字跡是零亂而不規則的，但是如下的一部份銘文的片斷，清清楚楚看得出：

+
BILST
UM
PSHI
S.M.
ARK

匹克威克先生欣然凝視他所發現的寶物的時候，眼睛裏冒着愉快的火花。他是達到他的野心的偉大目標之一了。他——他，匹克威克社的社長——在一個以古代遺物的豐富而出名的地方，在一個仍然存在着往昔的若干紀念物的鄉村裏，發現了一個奇怪而有趣的、毫無疑問是古的碑文，他以前的許多飽學之士却絕沒有注意到。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知覺了。

「這——這」他說，「這決定了我。我們明天就回倫敦去。」

「明天」他的不勝欽佩的信徒們喊。

「明天」匹克威克先生說，「這個寶物應該立刻放到它能够被澈底研究和充分理解的地方去。對於這一步驟我還有另外一個理由。過幾天依頓斯威爾的選舉就要舉行；在這場選舉中間，我新近認識的一位貝科先生是一位候選人的代理人。我們要去看看，並且細細觀察一番這對於每一個英國人都很有益的場面。」

「去吧，」是三條喉嚨一致的興奮的叫聲。

匹克威克先生四面看看，他的信徒們的愛戴和熱情，在他內部燃起了感奮的火焰，他是他們的領袖，他感覺到這一點。『讓我們痛飲一番來慶祝這幸福的聚會吧。』他說。這提議像其他的一樣，被一致喝采的接受了。他親自把那重要的石頭放在特地向老闆娘買來的松板小箱子裏之後，在桌子上端的一張安樂椅裏坐好；於是這一晚被宴會和談論所佔了。

過了十一點——在科布罕這個小村子上，這已經是很遲的時間了——匹克威克先生到爲他預備好的臥室去了。他推開了格子窗，把蠟燭放在桌上，一個接一個的回想起兩天來的匆促的事情。

時間和地點都有利於思索；匹克威克先生被教堂的鐘打十二點從沉思中驚醒了。鐘聲的第一下很莊嚴的送進他的耳朵；但是鐘聲停止的時候，那種寂靜似乎是不能忍受的了——他幾乎有失掉一個伴侶之感。他神經過敏起來和激動起來，連忙脫了衣服，把火放在爐架上，鑽進了床。

身體的疲困之感陡然和失眠相掙扎，這種不愉快的狀態是每人都經驗過的。這時候匹克威克的情形正是如此。他這邊那邊的翻滾，耐心的閉着眼睛像是哄自己入睡。沒有用。不知是不是因爲白天做了不慣的勞力的事，還是因爲天熱，還是因爲白蘭地和水還是因爲陌生的床——也不知是不是因爲他的思想很不舒服的不斷回到樓下的那些怪相的圖畫和回到他

們在晚上因這些圖畫而談起的一些陳舊的故事，轉側了半小時之後，他得到一個不愉快的結論，硬想睡是沒有用的了，因此他爬了起來，並且穿上了一部份衣服。他想隨便怎麼都比輪在那裏胡思亂想着種種怕人的事情好。他看看窗戶外面——外面很黑，他在房裏走走——又是非常寂寞。

他從門到窗子，又從窗子到門的轉了幾趟，這時，牧師的稿本第一次被他想到了。這個主意不壞，假使它不能使他發生興趣，那也許會使他睡覺的。他把它從口袋裏拿出來，拉過一張小桌子靠在床邊，弄亮了燈光，帶上了眼鏡，靜心讀起來。字跡很奇怪，紙頭很皺，而且題目就教他吃了一驚；他不至若有所見的對房裏環顧一眼，然而他想到屈伏於這種感情的荒謬，於是重新剪一剪燭心，讀之如下：

瘋子的手稿

「不錯——一個瘋子的這話假使在許多年以前要刺進我的心多深呵！它一定會引起我常常感到的那種恐怖；教血在我的血管裏沸騰，以致恐懼的冷汗大顆大顆的綻出皮膚，我的膝蓋怕得互相敲擊，然而我現在歡喜它，它是一個好名字。請問有哪個君王，他的發怒的脾氣能够像瘋子的眼光這樣被人害怕——他的繩索和斧頭能够有瘋子的掌握一半的堅實？嗚呼！瘋子——被人從鐵欄外面看獅子似的窺視——在漫漫的靜夜磨着牙齒咆哮，應和着沉重的鐵鏈的快樂的鐺鐺聲——在乾草裏打滾和亂扭，陶醉於這種勇敢的音樂之中——這真是偉大瘋人院萬歲！它是一個難得的地方呵！」

「我還記得我怕要發瘋的時候，那時我常常從睡眠中驚醒，跪下來求上帝免除我受我們人類的這種災難；我從歡樂和幸福的情景裏逃開，藏在什麼孤寂的地方，把使人不耐的時間消磨於注意那要燒乾我腦汁的狂熱的進展，我知道瘋狂是混在我的血液裏了，我的骨髓裏也有；上一代沒有出現這種疫病，那末我是它要在裏面復活的第一個了。我知道那一定是這樣，的向來就是這樣，而將來也永遠是這樣的；我在一個人的房間裏縮在什麼隱晦的角落裏的時候，就看見人們搗着鬼話，指指點點並且對我看看，我知道他們是在互相談論這註定要發瘋的人；於是我又逃開大家，獨自快快的呆着。」

「我還繼續做了幾年，這幾年真是悠長的，悠長的歲月呵，這兒的夜有時也是長的——很長，但是比起那幾年的不眠的夜

和怕人的夢，簡直不算什麼了。我回想到就覺得發冷。那些大而發黑的人影，帶着鬼鬼祟祟的和譏嘲的臉色，躲在房間的角落裏，到夜裏就俯在我的床上，引誘我發瘋。他們用低微的耳語告訴我，我的父親的父親死在裏面的那所房屋的地板上沾着他自己的血，是他在瘋狂之中用自己的手弄出來的。我把手指塞住耳朵，但是他們高聲對我的頭裏叫喚，叫得整房間都響着那種聲音，說是在他的上一代瘋狂沒有發作，但是他的祖父却被鐵鏈把手扣在地上有好幾年，爲了防止他把自己撕成碎片。我知道他們說的是實情——我知道得很清楚。那是我幾年之前就發現了的，雖然他們還想騙我哈哈！他們以爲我是瘋子，其實我可比他們狡猾。

「最後，它到我身上來了，我倒奇怪我以前怎麼竟害怕它。現在我能够走進這個世界了，能够和其中最好的人一同笑，一同叫了。我知道我是瘋的，但是他們甚至懷疑都沒有。他們從前對我指指觸觸和做斜眼，那時我並不瘋，不過是就心着也許有一天會瘋，現在我已經瘋了而他們却不知道。我想到我這樣報復的作弄他們，真是滿心的歡喜。當我獨自一人的時候，想到我把我的祕密保守得多好，想到我的和愛的朋友們要是知道了實情的話會多麼迅速的背棄我，這時我總是快活的大笑起來，我和什麼興高彩烈的傢伙單獨兩人一道吃飯的時候，就想到他假使知道坐在他旁邊磨着明幌幌的小刀的好朋友，是一個有全部力量的一半意志把小刀刺進他的心的瘋人，那末他的臉色會如何的灰敗，而且他會逃開得如何的迅速呵——我想到這一點的時候，恨不得高興得大叫起來。啊，這是愉快的生活呵！」

「財富爲我所有了，財富向我湧來，我盡情沉醉於快樂之中，而這些快樂由於我知道我的祕密保守得很好而增加一千倍。我承襲了一筆財產。法律——日光燭鏡的法律，被騙過了，把爭論中的巨產交給了一個瘋子。頭腦健全的明眼人的聰明哪去了？熱心於找錯處的法律家們的本領哪去了？瘋人的狡猾騙過了他們大家。」

「我有錢。人家是如何的拍我馬屁。我化得很揮霍。人家是如何的恭維我。那三個傲慢不遜的弟兄在我面前是何等的卑恭還有那個白頭髮的老父親——這樣的謙遜——這樣的敬重——這樣懇切的友誼——他崇拜我。老年人有一個女兒，也就是那些青年人有一個姊妹；而他們五個人都窮。我是富有的；我娶了這女孩之後，我看見她的拮据的親屬們的臉上現出了勝利的微笑，因爲他們想到他們的週密的計劃和他們的大彩頭了。應該微笑的倒是我。微笑！要公然大笑，扯我的頭髮，開心

的尖叫着在地上打滾。他們幾乎沒有想到是把她擦了一個瘋人呵。

「且慢。假使他們知道，會不會把她嫁我，一個姊妹的幸福是反對她的丈夫的金子的。我吹到空中的最輕的羽毛，反對裝飾在我身體上的美麗的鐵鏈！」

「我雖然有我全部的狡猾，却有一件事情我是被欺騙了。假使我沒有瘋——因為我們瘋子雖然是很聰明，有些時候却會糊塗一時——我就會知道這個女孩子與其做我的富麗堂皇的家庭裏的被人妬羨的新婦，不如是曠硬而冰冷的放在一口黑沉沉的笨重的棺材裏更為恰當。我早該知道她的心是在一個黑眼睛的男孩子身邊，這人的名字我曾經聽見她在一次不安的睡眠中低聲說過；而她的獻身於我，是為了解救白髮老人和傲慢的兄弟們的貧窮。」

「我現在已經記不得身材和臉孔了，但是我知道那女孩子是美的。我知道她是因為，在一些光明的月夜，我從睡眠中驚醒，周圍一切都寂然無聲，我看見一個苗條和消瘦的人影一動不動的站在這小房間的一個角落裏，長長的黑髮披在背上，在非人間的風中飄動，眼睛緊盯着我，絕不變動或者閉下。說不得我寫下這話的時候，心裏的血都發冷了——這個身形就是她的臉孔呢，非常灰白，而眼睛是玻璃似的發光；但是它們我都認識。這個影子絕不移動；它絕不轉肩頭，歪嘴巴，像有些時候擠滿在我這裏的別的人影那樣；但是它大大的更使我害怕，甚至比多年前引誘我的那些精靈更可怕——它是剛出坟墓的，而且是非常之像死亡。」

「差不多有一年，我看着這臉孔越來越灰白；差不多有一年，我看着我眼淚滾滾下悲哀的兩頰，而不知原因何在。然而我終於找到了原因，他們不能長久的瞞我。她從來沒有歡喜過我；我從來沒有以為她歡喜過我；她藐視我的財富，憎恨她生活於其中的華費；——我倒沒有料到這一點。她愛別人。這我從來沒有想到。我發生了一些奇怪的感情，什麼秘密的力量逼我發生一些思想，在我的腦子裏旋來轉去，我不恨她，雖然我恨那個她仍然為他哭泣的男孩子。她的冷酷自私的親屬使她陷入這種不幸的生活，使我憐憫！——是的，憐憫。我知道她活不長，但是我想到她在死掉之前也許會生出不幸的小生命，註定了要把瘋狂傳給子孫，我就下了決心。我決定殺死她。」

「我想下毒想了好幾個星期，後來想到淹死她，再後來想到用火燒。那所巨廈燃燒起來，而瘋子的妻子燒成了枯炭，這是

怪好看的想想看，這是他們所希望的大報酬的怎樣的一個嘲弄呵，想想看，什麼不瘋的人爲了絕不是他所做的事情而被絞死又是多有趣，而這一切都是瘋子的狡猾所造成，我常常想到這個，但是終於放棄了它。啊，一天又一天的磨着剃刀，摸撫它的鋒利的口子，想像它的發亮的薄刃一下割成多大的裂口，是何等的有趣呵！

「最後，從前常和我在一道的那些精靈，對我耳朵裏低低的說時候已經到了，他們把出鞘的剃刀放在我的手裏，我把它緊緊操作，從床上輕輕爬起，俯在我的睡着的妻子身上。她的臉是埋在手裏，我輕輕把她的手拿開，它們無力的擱在胸口了。她曾經哭過的，因爲她的頰上還有濕的淚痕，她的臉色安靜而和平，甚至在我對她看的時候，她的蒼白的臉上還發出一個平靜的微笑。我把手輕輕放在她肩膀上，她驚了一下——那祇是一個滑過的夢，我重新俯在她身上，她叫了，醒了。」

「我的手只要一動，她就永遠不會再發出叫喚或者聲音了。但是我着慌了，縮回了。她的眼睛緊盯着我的，我不知道是怎麼弄的，但是它們使我畏懼和驚慌了；我在她的眼光之下發抖，她爬起來了，一面還是緊緊的盯着我。我抖着，剃刀是在我手裏，但是我不能動。她走向房門，走近的時候，她轉了身，眼睛離開我了。魔力消失了。我跳上去抓住她的手臂，她接連尖叫了幾聲，倒在地上。」

「現在我是能够不用掉門就殺掉她了；但是家裏人被驚動了。我聽見樓梯上的腳步聲。我把剃刀放在常放的抽屜裏，開了門，高聲的叫入來。」

「他們來了，把她抬起來放在床上，她躺在床上氣息奄奄的幾個鐘頭；等到生命、眼神、和言語、恢復了之後，她的理性已經喪失，她變成狂亂的了。」

「醫生們被請來了——這是些坐着舒服的馬車而來，有好馬套僕的俚人，他們圍在她床邊幾個星期。他們在另外一個房間裏開過一次偉大的會議，用低而莊嚴的聲音互相商討。其中一個最聰明最出名的，把我領到旁邊叫我作最壞的準備，告訴我——我這個瘋子——說，我的妻子瘋了，他緊靠着我站在一只開着的窗戶前面，眼睛對我臉上看，一隻手放在我手背上。我只要一下，就可以把他甩到下面的街上。假使這樣幹了，那才真是好玩哪；但是我的祕密是孤注一擲了，於是我放過了他。過了幾天，他們對我說，我必須把她加以某種約束了；我必須替她做一個看守者了。我走到沒人能够聽到的空地上放聲

大笑，笑得空中迴蕩着我的叫聲，

「第二天她死了。白頭髮的老年人送她到公墓去，驕傲的兄弟們對着她的無知覺的屍體灑了一點兒淚，在她活著的時候他們對於她的痛苦却是用鐵的肌肉來對付的。這一切都是我的祕密喜悅的食物，我們坐了馬車回家的時候我把白手絹蒙住臉緣着發笑，笑得出眼淚。

「但是我雖則達到了目的，殺了她，我却是不安和心亂，我覺得不久我的祕密是一定要被發現的。狂亂的欣喜和愉悅在我內部沸騰，當我單獨在家的時候就使我忍不住跳躍和拍手，在房裏繞來繞去的跳舞，和高聲吼叫，這我隱藏不了。我出去的時候看見忙碌的人羣在街上奔走，或者到戲院裏的時候聽到音樂的聲音和看見人們跳舞，我就覺得如此的歡喜，恨不得衝到他們中間，把他們撕成一片片，和大聲的狂吼。但是我咬咬牙齒，在地上頓腳，把尖利的指甲捏自己的手。我忍住了，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瘋子。

「我記得——雖然這是我能够記得的最後的事了——因為現在我已經把現實和幻夢混在一起，而這裏老是有這許多事情要做，老是這樣的忙法，所以沒有功夫把這兩者從這種奇怪的混亂之中分析出來了——我記得怎樣我終於把祕密公開出來了。哈哈！我似乎現在還看見他們的驚駭的臉色，還感覺到如何輕易的把他們打倒在地，用緊捏着的拳頭捶他們的白臉，然後像風似的溜掉，讓他們在後面遠遠的尖叫和呼號。我想它的時候，巨大的力量就上了我的身。瞧——瞧這鐵條在我狂扭之下澗掉了。我能够把它像小樹枝似的嘩叭折掉，祇是這裏有許多很長的走廊都有許多門——我想我要在裏面迷路的。縱使不迷路，我知道樓下還有幾重鐵大門是上了鎖加了門的。他們知道我是這樣一個聰明的瘋子，他們把我引以自傲，要我在這裏給人看。

「讓我想想——唔，我出去了。我回家的時候已經夜深，看見三個驕傲弟兄之中最驕傲的一個在等着我。我記得很清楚他說有要緊事。我懷着一個瘋人的全部憎恨恨他。我的手指曾經有不知多少次想撕他。他們告訴我他在等我。我迅速的跑上樓。他有一句話要對我說。我吩咐僕人走開了。時間很遲了，我們又是兩人單獨在一起——第一次的單獨在一起。

「開頭我小心的把眼光避開他，因為我知道——而且因此而高興——他幾乎沒有想到我的眼睛裏正射着瘋狂的光。

我們默默的坐了一會兒。他終於說話了。我最近的放蕩行爲和奇怪的言語，都是在他的姊妹死了不久就發生的，還在紀念他的意義上說是對他的侮辱。再加上許多爲他最初所沒有注意的事實，所以他以爲我以前是待她不好的。他想知道假使他對我已故的她有所怨恨並且對她的家庭有所不敬，這話是否正確。他要求我作這個解釋，是適合於他穿了制服的身份的。

「這人在軍隊裏有一個官職——是用我的錢和他的姊妹的悲苦換得來的官職。他正是最積極的設計陷害我和擄取我的財產的一個人。他正是強迫他的姊妹嫁我的主要居間拉攏的人。他很清楚知道她的心是已經屬於那個小娃娃似的孩子。適合適合於他的制服！他的下流的奴顏，我把眼睛對着他了——我忍不住——但是我一句話沒有說。」

「我看見他在我的眼光直視之下的突然變化。他是勇敢的男子，但是他的臉上失色了，他把椅子向後拉開了些。我把我的拉近他些；我大笑起來的時候——那時我是非常開心了——我看見他抖顫，我覺得瘋狂在我的內部昇騰。他怕我了。」

「你的姊妹活著的時候你是很歡喜她的」——我說——「很歡喜呵。」

「他不安的四面看看，我看見他的手抓住椅子背但是他沒有說什麼。」

「你這惡棍，」我說，「我看出你了；我識破了你害我的毒計；我知道在你強迫她嫁我之前她的心已經屬於別人。我知道——我知道。」

「他突然跳起來舉起椅子在空中揮舞，並且叫我退後——因爲我說話的時候一直注意着更向他靠近些。」

「我是與其像在說話却更像在嘶叫，因爲我覺得騷動的感情在我的血管裏洞濺，從前那些精靈向我搗鬼和激我把我的心扒出來。」

「你該死的東西，」我說，跳起來對他衝過去；「我殺了她。我是個瘋子。打倒你。血！我要它！」

「我一拳揮開了他在恐怖中對我撲過來的椅子；竄近他的身，猛然一撲，我們在地上滾做一團了。」

「那真是一場好鬥；他是高大而強壯的人，爲自己的生命而奮鬥；我是強有力的瘋人，渴於毀滅他。我知道我的力氣是誰都比不上的，而我是想得對的。我又對了，雖然我是瘋子；他的掙扎漸漸沒力了。我跪在他胸上，用兩隻手緊緊按住他的粗壯的咽喉。他的臉發了紫；他的眼睛從頭壳裏突了出來，舌頭伸着，像是嘲諷我。我掙得更緊。」

「突然門被大聲打開了，一羣人衝了進來，互相大叫抓住瘋人。」

「我的祕密暴露了；而現在我的唯一的掙扎是爲了爭取自由了。我在他們沒有來得及伸手過來的時候就跳了起來，衝進我的加害者們之中，用我的強壯的手臂打開一條路，像是我手裏抓了鐮刀把他們紛紛砍倒似的。我衝到門口，跳過柵欄，馬上就到了街上。」

「我一直向前迅速的跑，沒有誰敢阻止我。我聽見後面的腳步聲，於是把我的速度加倍。腳步聲越來越微弱，而終於完全消失了；但是我還是跳躍着前進，穿過沼澤和小溪，跳過籬笆和牆頭，拚命的叫喚着——我的叫喚被集合在我周圍的許多奇怪的東西所仿效，因而擴大的叫聲，直冲天上。我是被些鬼怪抱在手裏，它們旋風而行，越過阻礙它們的東西，把我一團一團的旋轉，轉得沙沙發響而且非常迅速，使我頭昏腦暈；最後它們猛然一揮，丟開了我，我重重的跌在地上了。我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是在這裏——在這個可愛的小房間裏，這裏是陽光難得來，月光還偷偷的來——然而它的光線祇是足以照出我周圍的黑暗的人影和那個老是在一個角落裏的沉默的人形。有的時候我醒着躺在這裏，能夠聽到從這所大房屋的老遠的別處傳來奇怪的尖叫和呼號。這些是什麼，我不知道；但這些既不是那灰白的人形所發出，也與它無關。從黃昏的最初的陰影到早晨的第一線光輝爲止，它一直是靜的站在老地方，聽着我的鐵鏈的音樂，看着我在乾草鋪上的歡騰雀躍。」

在這篇稿子的末了，另一筆跡寫了這樣的話——

「上面是一個不幸的人的譽語的記錄。這人是一個可憐的實例，是精力在早年的誤用，和放縱無度延續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造成的有害結果的實例。他年輕時代的無思想的放肆，縱慾和淫佚，產生了高熱和精神錯亂。這後者的第一個結果是他那奇怪的幻想，以爲瘋狂存在於他的家庭裏，所根據的是被一些人所強烈擁護但是被另外一些人所同樣反對的，一個有名的醫學理論。這個幻想產生了確定不移的憂鬱，到了時候就發展成爲一種病態的精神衰弱，而終於成爲暴亂的瘋狂。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他所詳述的事實雖則被他的病態的想像歪曲了很多，但却是真有的。在熟知他早年生活上的罪惡的人們看來，他的感情既然已經失了理性的控制，而沒有引導他做出還要更可怕的事情，這倒是可異的事。」

匹克威克先生讀完老牧師的稿本的時候，蠟燭也剛剛點完；火光沒有任何作爲警告的先行的閃爍，就突然熄滅，這使他

的激昂的心境受了一個很大的驚嚇。他連忙把先前睡不着爬起来穿上的一些衣物脫掉，用畏懼的眼光四顧一下，慌忙的重新爬進被子，不久就沉沉睡去了。

醒過來的時候太陽正光明的照在他的臥室裏，早晨已經走出去很遠了。隔夜壓制着他的那種憂鬱，已經和包着大地的黑暗一道消失，而他的思想和感情是正像早晨同樣的輕鬆和愉快。用過一頓稱心的早餐之後，四位紳士徒步向格雷夫孫特出發了，後面跟了一個人，揹着裝在松板箱子裏的石頭。他們大約在一點鐘的時候到了那裏，（他們已經把行李交給人從洛徹斯透運上倫敦）而且幸運的弄到了馬車外面的坐位，當天下午就在心身俱健的狀態之下到了倫敦。

此後的三四天是做旅行到伊頓斯威爾市的必須的準備。關於這極其重要的舉動必須另起一章加以敘述，所以我們不妨把本章臨了的少許篇幅用來敘述一下那個考古的發現的後事，當然是極其簡略的。

據匹社的文件上所記載，他們回到倫敦之後的那夜，舉行了全體社員大會，匹克威克先生關於這發現在大會上發表了演說，並且對於銘文的意義作了種種天才而博學的推測。還記載了一位高明的藝術家把這刻在石頭上的珍物作了一幅忠實的輪廓畫送到「王家考古學會」和其他學者團體去，——爲這問題而寫的許多文章，發生了敵對的論戰，造成了懷恨和妬忌——匹克威克先生本人也寫了一部小冊子，有九十六頁，都是很小的號字，裏面提出了那銘文的二十七種不同的讀法。還有三位老紳士用給一先令遺產的辦法解除了他們各人的長子的承繼權利。就因爲這些孩子胆敢懷疑那殘碑是古物——一位熱心人士提早的「解除」了自己的生命，就因爲莫測銘文的高深而絕望了。還有匹克威克先生被舉做十七個本國的和外國的學會的名譽會員，因爲他有了這個發現，這十七個學會沒有一個對於銘文能够作任何解釋，但是它們全都同意那是非常之不平常的。

布辣頓先生——這個名字是註定了要受那些從事神祕而崇高的研究的人們永生永世的蔑視了——布辣頓先生，居然有這種事情，他抱着鄙俗的頭腦所特有的懷疑和吹毛求疵的態度，狂妄的發表了一個意見，既卑劣而又可笑。布辣頓先生

心懷惡意，想損傷匹克威克先生的不朽之名的光澤，當真親自到科布罕去了一趟，回來之後在社裏演說的時候，譏諷的說他曾經去見過問他買到石頭的那個人，那人假定石頭是古的，但是莊嚴的否認銘文是古的——他說那是他自己在無聊的時候隨隨便便刻出來的，那些字母所表示的不是別的，不過是：Bill Stumps, his mark.（畢耳·史登普斯，他的肥號）這幾個字，而史登普斯先生因為不大熟悉文字的組織，他寫字與其是按照嚴格的綴法的規律，不如說是按照聲音來拼，所以就將他的教名（畢耳 Bill）的第二個L丟掉了。

匹克威克社是如此之高尙的機關，所以可以預料得到，它是用這意見所應受的輕蔑對付了它，開除了那傲慢而質地惡劣的布萊頓，並且決了公送匹克威克先生一副金邊眼鏡，作爲他們的信任和嘉許的表示；爲了酬答這一層，匹克威克先生就讓自己被畫了一張肖像，掛在社裏——附帶說一句，這個肖像，匹克威克先生等到了些年紀的時候也不肯讓它被毀的。布萊頓先生雖則被排斥，却没有被征服，他也寫了一本小冊子，是對十七個學會發言的，裏面包含他已經發表過的那個演講的概述，和不止隱隱約約的暗示他認爲那十七個學會裏是許多的「騙子」。因此之故，十七個學會的善良的憤慨被激起了，幾個新的小冊子出現了；外國的學會和本國的學會意見一致，本國學會把外國學會的小冊子譯成英文，外國學會把本國學會的小冊子譯成各種文字；於是這就開始了那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有名的科學討論，就是所謂匹克威克論戰。

但是這個中傷匹克威克先生的下流企圖，落在它的誹謗他人的作者頭上了。十七個學會一致表決那傲慢的布萊頓先生是個無知的好事者，而且因此格外大做其論文。直到今天，那塊石頭還在，作爲匹克威克先生的偉大之費解的紀念碑，和他的敵人的渺小之經久的勝利品。

第十二章

描寫匹克威克先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對於他的一生是個新紀元，對於這部歷史也是。

匹克威克先生的在高斯維爾街的寓所雖則不算寬敞，卻不僅非常舒適合意，而且特別適合於有他這樣的天才和觀察的人居住。他的起坐間是一樓的前房，他的臥室是二樓的前房；因此，無論他是坐在他的客廳裏的寫字檯旁邊，或者站在他的寢室的穿衣鏡前面，都有同等的機會觀察那條人口既多聲名又大的通衢大道上所展現的人性的無數側面。他的女房東，巴德爾太太——一個病故的海關職員的寡婦和唯一執行遺囑人——是個神情忙碌相貌可人，體態優美的女人，有烹調的天賦才能，而由於研究和長期的實踐，更改進成爲一種絕技了。這裏沒有小孩子們，沒有僕人們，沒有家禽。屋子裏所僅有的其他居住者祇是一個大男人和一個小男孩；第一個是房客，第二個是巴德爾太太的產物。那個大男人老是夜裏準十點回家，然後就把自己收縮在後客室的一張短小的法國式床上；巴德爾君的幼稚的遊戲和體育鍛鍊呢，是絕對被限制在隣近的人行道和洩水溝那裏的。整潔和安靜統治了全家；而匹克威克先生的意志就是這裏的法律。

知道這裏的家政的這些特點的人，熟悉匹克威克先生的頭腦的可佩的規律性的人，要是看到他預定了到伊頓斯威爾去的前一天早晨的外貌和行爲的話，一定要覺得極其神祕和不可思議。他在房裏急步走來走去，差不多每隔三分鐘就把頭伸到窗子外面看一下，不斷的看錶，還有其他種種焦急的表現，都是他向來少有的。顯然是正有什麼重大的事情在期待之

中，但還是怎樣的事情，連巴德爾太太也不能發現出來。

「巴德爾太太，匹克威克先生終於說，那時這位和善的女子已經將近結束那延長的打掃房間的工作了——

「先生，巴德爾太太說。

「你的孩子去了很久啦。」

「到波洛是老老遠哪，先生，巴德爾太太提出異議的說。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的確是這樣。』」

匹克威克先生沉默了，巴德爾太太繼續打掃。

「巴德爾太太，匹克威克先生隔了一兩分鐘之後說。

「先生，巴德爾太太又答應說。

「你覺得是不是養兩個人要比養一個人化費得很多呵？」

「唔，匹克威克先生，巴德爾太太說，臉紅到帽子邊，因為她自以為看到她約房東眼裏有某種關於男女問題的眼光

一閃；「唔，匹克威克先生呵，這是什麼問題哪？」

「別管吧，但是你倒說呀，匹克威克先生問。

「這要看，巴德爾太太說，把掃帚伸到撐在桌上的匹克威克先生的手拐子的近旁——『這主要的要看是什麼樣的人，你知道呵，匹克威克先生，還要看他不是不是一個節省的和謹慎的人哪，先生。』」

「這是的確的，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我心目中的一個人（這時他緊緊的對巴德爾太太看着，）我相信是有這些條件的，除此之外，還有對於世界的很大的學識和很出色的精明呢，巴德爾太太；那也是也許對於我有很大的用處的。』」

「唔，匹克威克先生呵，巴德爾太太說，臉又紅到帽子邊了。

「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漸漸上了勁，那是他說到有興趣的題目的時候的習慣，『是的，當真老實告訴你吧，巴德爾太太，我已經下了決心啦。』」

太，我已經下了決心啦。」

「噯呀，先生，」巴德爾太太叫。

「你要覺得很奇怪吧，」和藹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對他的同伴善意的瞥一眼，「因為我從來沒有和你商量過這個事情，連提都沒有提過，而今天早上就把你的小孩子打發出去了——呢？」

巴德爾太太只能對他看一眼作為回答。她是很久以來就保持相當距離的崇拜匹克威克先生的，但是現在，突然之間，她被提高到一個絕頂了——那是她的最狂妄和最過份的希冀也從來沒有敢於期望的。匹克威克先生竟提出——並且有一個周密的計劃——打發她的小孩子到波洛去，免得他礙事——何等的深思——何等的遠慮！

「唔，」匹克威克先生說，「你覺得怎麼樣？」

「啊，匹克威克先生，」巴德爾太太說，激昂得顫抖着，「你對我真好，先生。」

「那可以免掉你許多麻煩了，是不是？」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我絕沒想到麻煩不麻煩呵，先生，」巴德爾太太回答，「而我當然從此以後要忍受更多的麻煩來討你的歡喜了，但是你真是一心腸好，匹克威克先生，你為我的孤獨設想得如此之多。」

「啊，真的呢，」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倒絕沒有想到這一層。當我在倫敦的時候，你就有人陪着你了。毫無疑問是這樣的。」

「我相信我應該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女人了，」巴德爾太太說。

「而你的小孩子呢？」匹克威克先生說。

「上帝保佑他呵，」巴德爾太太帶着一聲母性的嗚咽，插嘴說。

「他呢，也要有一個同伴了，」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一個活潑的同伴，他可以教他許多本領，一個星期就比他在一年的。」

● 提出可作提出計讓解亦可作提出求婚解，巴德爾太太心中是後一義，但作者在此故意不點明，所以用了一個含糊的字眼。

裏學的還要多，這我是應該盡力的。」匹克威克先生平靜的微笑了。

「啊！你這可愛的人！」——巴德爾太太說。

匹克威克先生一驚。

「你這仁慈的、好的、愛玩笑的、可愛的人呵！」巴德爾太太說；並且不再說什麼，就站了起來用手抱住匹克威克先生的頸子，來了一陣瀑布似的眼淚和合唱似的嗚咽。

「噯呀！這位吃驚的匹克威克先生喊：——『巴德爾太太我的好人——噯呀，多糟糕——請你想想。——巴德爾太太，不要——假使有人來！』——

「啊！讓他們來吧！」巴德爾太太叫，發了瘋似的；「我永遠不離開你——親愛的、仁慈的好人！」巴德爾太太一面這麼說一面更緊的吊住他。

「上帝可憐我！」匹克威克先生說，猛烈的掙扎着，「我聽見有人上樓梯來了。不要這樣，不要，好人，不要。」但是懇求和抗議都歸無效；因為巴德爾太太已經在匹克威克先生懷裏昏暈過去了；他還沒有來得及把她放在椅子裏的時候，巴德爾君進來了，帶着普魯姆先生、文克爾先生和史拿格特斯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嚇得動彈不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手裏抱着他的可愛的負擔站在那裏，失神的凝視着朋友們的臉孔，既不招呼他們也不加以解釋。他們呢，也凝視着他；而巴德爾君呢，對大家瞪着眼睛看。

匹克威克派們的驚訝是如此之深刻，而匹克威克先生的惶恐是如此之厲害，假使不是那位女太太的小兒子的孝道之情來了一個極其美麗和動人的表現的話，他們是要這樣保持着各人的位置和姿勢原封不動的。直到那位女子從昏厥中甦醒過來了。這個穿着起花厚棉布做的帶着很大的發亮的銅鈕子的緊小衣服的孩子，起初是吃驚的和猶疑不決的站在門口；但是他的不大懂事的腦子裏漸漸形成了一個感想，以為他的母親一定已經受了什麼傷害，而匹克威克先生就是傷害者，於是發出一聲淒慘的幾乎非人間所有的長號，一頭衝了過去，對這位不朽的紳士的背上和腿上拳腳交加，儘他的力量和他的激憤所能做到的打他和掐他。

「把這小惡棍拉開。」吃了大苦頭的匹克威克先生說，「他發瘋了。」

「這是什麼事情呀？」三位張口結舌的匹克威克派說。

「我不知道，匹克威克先生說，怒沖沖的。」把這孩子拉開，——（這時文克爾先生把那叫着和掙着的有趣的孩子抱到了房間的另外一頭。）——「現在對我這女人弄下樓去吧。」

「啊，我現在好些了，巴德爾太太有氣沒力的說。

「讓我扶你下樓吧，」永遠是英雄氣概的（又解作獻媚於婦女的）丟普曼先生說。

「謝謝你，先生——謝謝你，巴德爾太太希斯底里的叫，於是她被扶下樓了，她的摯愛她的兒子跟着。」

「我簡直想不出，——丟普曼回來之後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想不出那女人是怎麼回事，我祇是告訴她我想用一個男僕，她就發了你們所看見的那種古怪的毛病，真是古怪得很。」

「古怪得很，」他的三位朋友說。

「弄得我寔危得要命，」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

「要命，」是他的信徒們的回答。他們一面輕輕的咳嗽，並且懷疑的互相看看。

這種舉動並沒有逃過匹克威克先生的眼睛。他注意到了他們的不信任。他們顯然是懷疑他。

「過道裏有個人來了，」丟普曼先生說。

「就是我對你們說的那個人，」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早上叫人到波洛去叫他來的，勞駕叫他上來吧，史拿格拉斯。」
「啊——你還認得我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還認得我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說。

「那還用說，」沙勃回答，把眼睛表示愛護的變一下。「那真是怪事呵，但是他一個人就叫你們吃不消了，不是嗎？滑頭得很——呢？」

「不要再提那事了，」匹克威克先生連忙說，「我要和你談談別的事情，坐下吧。」

「謝謝，先生，」沙姆說。於是他先把那頂舊的白帽子放在房門外面的地板上，不待再請就坐了下來。「這看上去雖不漂亮，戴起來倒是括括叫；只要邊子沒有壞，總是一片很好的瓦呵（指帽子。）不管怎樣，沒有它總像是輕浮了點兒，這是第一點；一個個洞裏都能透氣，這是第二點——我叫它出氣筒。」維勒先生發表這個感想的時候對聚在一起的匹克威克派們和普的微笑着。

「那末，談談關於我在這些紳士的贊同之下叫你來的事情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正是的，先生，」沙姆插嘴說，「就像兒子吞了銅板父親對他說的一樣吐出來吧。」

「我們，第一點，是要問你，」匹克威克先生說，「你對於現在的位置有沒有任何不滿呢？」

「在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紳士們，」維勒先生答，「我倒要問問，第一，是不是你們有更好的位置勸我去做。」

匹克威克先生的臉上發出溫和的仁愛之光，一面說，「我已經一半打定了主意要用你。」

「真的嗎？」沙姆說。

匹克威克先生點點頭。

「工錢呢？」沙姆問。

「十二鎊一年，」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衣服呢？」

「兩套。」

「活呢？」

「待候我；跟着我和這些紳士們旅行。」

「立下契約吧，」沙姆強調的說，「我同意這些條件，和●給一個單身紳士吧。」

● 想來是未受教育的沙姆的語病。

「你接受這個職位了？」匹克威克先生問。

「自然，」沙姆回答。「假使衣服有這地方一半的合我的意，就行了。」

「你當然可以弄一份薦書來的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這你去問向鹿旅社的老闆娘要，先生，」沙姆答。

「你能夠今天晚上就來嗎？」

「現在就把衣服給我穿吧，假使現成的話，」沙姆歡天喜地的說。

「今天晚上八點鐘來，」匹克威克先生說。「假使我打聽得滿意，衣服是現成的。」

除了僅有的一樁可愛的失誤——那是他和一個助理侍女共同參加的——之外，維勒先生的行爲的歷史是毫無疵瑕，所以匹克威克先生很滿意的在當天晚上把事情定規了下來。敏捷和能幹不僅是這位非常人物的公事上的特徵，而且是他的一切私事上的特徵；所以他立刻領了他的新的侍者走到那些便利的市場之一，就是那出賣紳士們的全新或半舊的服裝使你免除量尺寸的麻煩而不便的手續的地方；而在天還沒有黑下來之前，維勒先生已經從頭到腳的打扮好了一件釘了有「匹社」兩字的鈕子的灰色上衣，一頂有帽章的黑帽子，一件紅條子的背心，淺色的短褲和裏腿，還有其他種種必需品，名目繁多，不勝概述。

「吧了，」那位突然改變了的傢伙在第二天早晨坐在到伊頓斯威爾的馬車的外面坐位上的時候說：「我不懂我到底是一個跟班呢，還是一個馬夫，還是微場看守，還是播種的農人，倒像是這些合起來的一種什麼東西。由他去吧；換換空氣，見識多，事情少；正對我的勁兒，所以我說呀，匹克威克們萬歲！」

第十三章

關於伊頓斯威爾；關於那裏的政黨的情形；關於一個選舉——給這個古遠、忠誠、和愛國的市鎮選出一位參加國會的議員。

我們要坦白承認，我們在開始埋頭研究匹克威克社的浩瀚的文件之前，絕不知道伊頓斯威爾這個地方；我們也同樣坦白的承認，我們曾經查考它是現在的什麼地方，但是查不出來。我們知道人們對於匹克威克先生的每一札記和記載都是非常深信的，我們也不敢憑我們的記憶來反對這位偉人的記錄了。的言論，所以參考了一切可能參考的有關這一問題的權威書籍，我們查遍甲乙兩種目錄的地名，沒有找到伊頓斯威爾這個名字；我們把我們的優秀出版家爲了社會之便而出版的本州補正地圖的每一個角落都仔細看過，而我們的研究祇得到同樣的結果。因此我們相信，匹克威克先生是爲了免得得罪什麼人，並且由於凡是知道他的人都知道他特別具有的那種優美的感情所使然，故意把他去觀察的地方的真名字用一個假造的名字代替了。有一件小事使我們確信這一想法的不謬，這件事本身顯然是區區不足道的，可是在這一觀點之下想來，不無可以注意之處。我們在匹克威克先生的筆記本上看到這樣的記載，說是他自己和他的隨從者們的坐位是在大北驛車公司買的，但是這句話後來又被割掉了，像是要連那市鎮的方向也隱瞞起來的樣子。因此我們不能對這問題冒昧加以測猜了，祇好立刻開始敘述事實，以我們所得到的材料爲滿足。

那末，伊頓斯威爾的人民呢，就像許多別的小市鎮的人民一樣，認爲他們自己已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而伊頓斯威爾的每

個男子，知道自己起模範作用的重要，所以都覺得義不容辭的要把自己全心全力的和那劃分該鎮的兩個黨派之一聯合起來。那兩黨是「藍黨」和「淺黃黨」。藍黨利用一切機會反對淺黃黨，淺黃黨也利用一切機會反對藍黨，因此無論在公共集會上，在市政廳，在市場上，祇要藍黨和淺黃黨碰了頭，就要爭論和吵鬧起來。既然是這樣的互相傾軋，所以幾乎不用說得，伊頓斯威爾的一切都是黨派問題了。假使淺黃黨提議在市場上開個天窗，藍黨就召開羣衆大會，痛斥這個提議；假使藍黨提議在大街上多造一個水龍頭，淺黃黨就一致起來大驚小怪的反對。商店分藍黨商店和淺黃黨商店，旅館分成藍黨旅館和淺黃黨旅館，連教堂裏也有藍黨的側堂和淺黃黨的側堂。

這兩個強大的黨派應該各有各的機關報和代表，這當然是極其重要和萬分必要的。因此這市鎮上有兩個報紙——伊頓斯威爾新聞報和伊頓斯威爾獨立報；前者擁護藍黨的主義，而後者的背景決然是淺黃黨，它們都是好報紙，那種社論，那種猛烈的話罵——「我們毫無價值的同行，那新聞報」——「那個丟臉的和卑怯的日報，獨立報」——「那個虛偽的和俚俗的印刷品，獨立報」——「那個卑賤的和造謠的誹謗者，新聞報」——這些，還有其他刺激精神的斥罵，佈滿這兩種報紙的每一期的各報，在市民的胸中激起最強烈的愉快和憤慨。

匹克威克先生憑了他一貫的先見之明和智慧，選了這個特別合意的時機到這市鎮上來。像這樣的競選是從來沒有過的。史倫閣府的沙姆意爾·史倫閣大人是藍黨的候選人，靠近伊頓斯威爾的菲茲金第的荷拉澤·菲茲金老爺呢，是被說服了出來維護淺黃黨的利益的人。新聞報警告選舉者們說，不僅是英格蘭的眼睛，而且是整個文明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視着他們。獨立報却斷然的提出質問，伊頓斯威爾的公民們到底是一向被他們所認爲的大好老呢，還是既不配被稱爲英國人也不配享受自由的幸福的，下賤而奴性的工具。從來沒有過像這樣激動全市的風潮。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同伴們在沙姆的協助之下，從開到伊頓斯威爾的馬車的車頂上爬下來的時候，已經是天色很晚。藍色的絲質的大旗子在「武器旅社」的窗口飄着，而每一扇窗子上都貼了標語，用巨大無比的字說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閣的代表每天都坐在那裏。一大羣閒人聚在路上，看着陽台上的一個嘻嘻子的男子，他顯然是正在爲史倫閣先生宣傳得面紅耳熱；但是他的議論的力量和特點不免有點兒被角上的四只大鼓的不斷的敲聲所損害，那些鼓是非茲金先生的代

表放在那裏的。在那演講的人旁邊，有一個忙碌的少年人，他時時脫下帽子，示意聽衆歡呼，而聽衆就極其熱情的照做；紅臉的紳士繼續講下去，講到臉上空前的紅，好像這就是達到了他的目的，眼有什麼人聽了他的話是一樣的。

匹克威克派們剛下車不久，就被那誠實而有獨立性的羣衆的一個支羣所包圍，並且對他們發出三聲震耳欲聾的歡呼，他們的歡呼被羣衆的主力所響應（因為羣衆是一點兒也不用知道他們所歡呼的是什麼東西）擴大成爲一陣勝利的巨吼，連陽台上的紅臉男子的話也被止住了。

「呼啦！」羣衆喊這一聲作爲結束。

「再來一下！」陽台上的年輕的領導者尖叫說，於是羣衆又叫喊了一聲，好像肺是生鉄的，裏面有鋼的機器。

「永遠要史倫開！」誠實而有獨立性的人們吼叫。

「永遠要史倫開！」匹克威克先生響應的叫，脫下了帽子。

「不要非茲金！」羣衆吼叫。

「當然不要！」匹克威克先生喊。

「呼啦！」於是又來了一陣喧嘩，像是象打了吃冷肉的鐘之後整個獸苑裏發生的聲音。

「史倫開是誰！」丟普曼先生低聲說。

「我不知道。」匹克威克先生用同樣的聲音回答。「別響，不要問任何問題。在這些場合永遠是照羣衆做的做去最好。」

「但是假設有兩個羣衆呢？」史令格拉斯先生提出意見。

「跟人多的一個叫。」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這一句話抵得萬卷書。

他們走進屋子，羣衆左右閃開讓他們通過，喧騰的歡呼着。要考慮的第一件事是找地方過夜。

「我們在這裏可以有床睡嗎？」匹克威克先生叫了侍者來問。

「不知道，先生。」僕人回答。「恐怕已經客滿了，先生。——我去問問，先生。」他去了，不久回來說。請問紳士們是不是「藍

紙。」

無論匹克威克先生或者他的同伴們，都沒有爲了哪一個候選人拚命賣力過，因此，這問題倒是有點難於回答了。在遺選退兩難的窘境，匹克威克先生想到他的新朋友貝科先生。

「你知道一位妙貝科的紳士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當然囉，先生，沃姆、意爾、史倫開大人先生的代理人呵。」

「他是藍黨吧，我想？」

「是呀，先生。」

「那末我們是藍黨，」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他看到那僕人對於這個圓通的宣佈像是有點懷疑，就把名片交給他，叫他送給貝科先生去——假使他碰巧在這旅館裏的話。侍者退出去之後幾乎立刻就回來了，請匹克威克先生跟他去，就把他領到第一層樓的一間大房間裏，貝科先生正坐在那裏的一張放滿了書和紙的長桌子旁邊。

「啊——啊，我的好先生，」那少年人說，走過來迎他；「看見你我很快樂，我的好先生，很快樂。請坐。那末你是把你的意見實行出來了。你是來看選舉了——呢？」

匹克威克先生加以肯定的回答。

「猛烈的競爭呵，我的好先生，」那少年人說。

「我很高興，」匹克威克先生說，搓着手。「我歡喜看堅強的愛國主義，無論是哪一方面發出來的；——的確是個猛烈的競爭嗎？」

「是呀，」年輕人說，「的確是如此。我們開了這裏的一切飯店，剩給我們的敵手的只有啤酒酒店了——這是了不得的手段吧，我的好先生，呢？」——年輕人得意的微笑着，吸了一大撮鼻烟。

「這場競爭的結果的可能性怎樣呢？」匹克威克先生問。

「不一定哪，我的好先生；還是成問題呢，」少年人回答。「非芬金的人在白鹿飯店的鎖好的車間裏有三十三票。」

「在車間裏」匹克威克先生說，聽了這第二個手段大吃一驚。

「他們把他們鎖在那裏，要到不要他們的時候才放。」少年人繼續說。「這用意是，你知道，防止我們找上他們；即使我們找到，那也沒有用處，因為他們故意把他們灌得爛醉。非茲金的代理人是機伶的傢伙呵——真是非常機伶的傢伙。」

匹克威克先生瞪着眼睛，但是沒有說什麼。

「雖然我們是十分自信的，」貝科先生說，把聲音放低得幾乎像耳語。「我們昨天夜裏在這裏開了個小小的茶會——四十五個女人，我的好先生——她們臨走的時候我們每人給了一把綠陽傘。」

「一把陽傘！」匹克威克先生說。

「事實，我的好先生，事實。四十五把綠陽傘，七先令六辨士一把。凡是女人都歡喜裝飾品——這些陽傘的作用是非凡的。拿穩了她們所有的丈夫和一半的兄弟——陽傘吃襪子、法蘭絨、和諸如此類的一切。●我的主意呵，我的好先生，完全是我的。無論下冰雹、下雨或者好天，你在街上走幾步就會碰到幾把陽傘。」

說到這裏，那少年人靈情的笑得渾身抽搭起來，進來了一位第三者，這才住了笑。

這是一個瘦長的人，黃赤色的要發禿的頭，一張混合着莊嚴的自傲和深不可測的神氣的臉孔。他穿了褐色的緊身長外套、黑色的布背心和褐色的袴子。背心旁邊吊着一副雙目眼鏡；頭上是一頂寬邊的、帽頂很低的帽子。這位新來者被介紹給匹克威克先生了，他叫做卜特先生，是伊頓斯威爾新聞報的編輯。幾句閒場白之後，卜特先生對匹克威克先生莊嚴的說——

「這次就選在首都引起很大的興趣了吧，先生。」

「我相信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對於這一點，」卜特說對貝科先生看着要求他的贊同，——「對於這一點，我相信上星期六的我的論文是有點兒功

● 此句原文為：「beats stockings, and flannel, and all that sort of things hollow」Beat hollow 是很個

俗的話，姑譯成吃癩，意思雖不錯，語氣未免生硬，不得已也。

勞的」

「毫無疑問，」少年人說。

「報紙是個偉大的引擎呵，先生，」卜特說。

匹克威克先生對於這個意見表示了完全同意。

「但是我敢說，先生，」卜特說，「我從來沒有濫用在我指揮之下的這個巨大的力量。我敢說，先生，我從來沒有把在我手裏的這個高貴的工具用來攻擊私人生活神聖的胸懷，或是個人名譽的嬌嫩的感情；我敢說，先生，我把我的力量貢獻在上面的努力——也許是卑微的，我知道是卑微的——却是灌輸那些主義的——那種主義呢——」

說到這裏，伊爾斯威爾新聞報的編輯先生像是口吃起來，匹克威克先生解救了他，說——

「當然囉。」

「那末先生——」卜特說——「那末先生，讓我請問你，你是一個不偏不倚的人，倫敦的一般意見，一般關於我和獨立報的爭論的意見怎麼樣？」

「大為興奮呵，無疑的，」貝科先生插嘴說，露出譏諷的神情，那大約是偶然的。

「這個爭論，」卜特說，「要一直延長下去，祇要我還有康健和精力，以及天賦予我的那一份才能。這個爭論，先生，雖然可能叫人頭昏，叫人感情興奮，叫人做不了日常生活的經常工作；但是我決不罷休，除非我已經把伊爾斯威爾獨立報踏在腳底下。我希望倫敦的人民要知道，希望全國的人民要知道，先生，他們是可以信托我的——要知道我不會捨棄他們，先生，我是決心和他們奮鬥到底的。」

「你的行為是極其高貴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於是和那位高尚的卜特握握手。

「你先生是，我看得出，是一位明理而能幹的人呵，」卜特先生說，被他的愛國心的熱烈表現感動得幾乎氣都透不過來了。「我是極其幸福，先生，能够結識這樣一位人物。」

「我呢，」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對於你這個意見感到深深的榮幸。先生，請你允許我給你介紹我的旅伴們，他們也是我

所創辦的俱樂部的通訊員。」

「那好得很，」卜特先生說。

匹克威克先生出去帶了他的朋友們來，用合宜的形式把他們介紹給了伊頓斯威爾新聞報的編輯先生。

「那末我的親愛的卜特，」小小的貝科先生說，「問題是，我們怎麼招待我們這幾位朋友呢？」

「我們能歇在這旅館裏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說。

「這裏是一張空舖也沒有了，我的好先生——一張舖也沒有。」

「極端的糟糕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非常糟糕，」他的旅伴們說。

「這事我倒有個主意，」卜特先生說，「行起來也許很好的。孔雀飯店還有兩張舖位，另一方面，我可以冒昧的替卜太太說一句，她可以欣然的招待匹克威克先生和另外隨伊哪一位，祇要其餘兩位和他們的僕人不反對到孔雀飯店去換班睡覺，這是無可奈何的。」

經過卜特先生一再提出這個邀請之後，並且經過匹克威克先生一再申述決不能夠打擾或者麻煩卜太太之後，大家決定還是唯一的可行的辦法了。所以就照這樣辦，大家一道在武器飯店吃了飯之後，朋友們分開了，丟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到孔雀飯店去休息，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爾先生就上下特先生的公館去，預先約定第二天早上在武器飯店重新集合，參加沙斯頓·史倫閣大人的遊行隊伍選舉的地方去。

卜特先生的家庭人員祇見他本人和他的妻子，一切由於偉大的天才而在世界上大出風頭的人們，都常有一些小小的弱點，這種弱點和他們的一般性格對照起來就尤其顯得觸目。假使說卜特先生是有弱點的話，那也許就是他有點兒太顧從他的妻子的不遜傲慢的管束和支配。我們並不認為應該特別着重這件事，因為現在卜特先生的全副本領正都運用在招待這兩位紳士上呢。

「我的愛，」卜特先生說，「匹克威克先生——倫敦的匹克威克先生。」

卜太太用迷人的甜勁兒接受了匹克威克先生的父親般的握手。文克爾先生根本沒有被介紹，鞠了一躬，默默的走到一旁，沒有被注意的就在一個角落裏。

「卜呀我的愛，」——卜太太說。

「我的生命呵，」卜特先生說。

「請你介紹一下另外一位紳士呀。」

「一千個對不起，」卜特先生說。「請讓我來介紹，卜太太，唔——」

「文克爾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文克爾先生，」卜特先生響應一聲，介紹的禮節就完成了。

「我們對你是非常的抱歉，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說，「因為祇這樣匆促的通知一下就到府上來打擾了。」

「請你不要客氣呵，先生，」女卜德很活潑的回答。「我請你相信，我看見新的臉孔就是很大的愉快；我一天又一天，一個

星期又一個星期，生活在這沉悶的地方，一個人也看不見。」

「一個人也看不見嗎，我的愛？」卜特先生撒嬌似的喊。

「除你之外沒有一個人，」卜太太駁斥他聲音裏帶着尖刻。

「你知道，匹克威克先生，」主人解釋他的妻子的訴苦說，「我們是被相當的糾纏了我們否則可以參加的那許多娛樂

的。我的社會地位，作為伊頓斯威爾新聞報的編輯，這個報紙在國內所佔的地位，我的經常沉溺在政治的漩渦裏。」——

「卜呀我的愛，」——卜太太插嘴說。

「我的生命呵，」——編輯說。

「我願意你，我的愛，努力找一些這些紳士也許會感到合理的興趣的話題吧。」

「但是我的愛呀，」卜特先生很卑恭的說，「匹克威克先生對於這個是有興趣的呢。」

「倒虧他的，他能有興趣，」卜太太強詞的說，「我是討厭死了你的政治，你的和獨立報吵嘴，還有你的無意識。卜呀你

把你的荒謬這樣來公開，真叫我吃驚呢。」

「但是我的愛」——卜特先生說。

「啊，廢話，不要跟我說啦。」卜太太說。「你打『愛卡泰』嗎（Corte）兩人對玩的一種紙牌，）先生？」

「我很樂於在你的指教之下學習。」文克爾先生回答說。

「好，那末把那小桌子拉到這個窗戶裏去吧，讓我聽不到那討人厭的政治。」

「簡恩。」卜特先生對拿蠟燭進來的僕人說。「下去到辦公室拿一千八百二十一號合訂本的報來。我要唸給你聽聽。」

編輯轉過來接着對匹克威克先生說——「把我那時寫的社論唸幾篇給你聽聽，那是關於淺黃黨要派個新收稅人到這個卡子上的鬼花樣的，我想它們會叫你感到興趣的吧。」

「我是非常的想聽，真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合訂本拿了上來，編輯坐了下去，匹克威克先生坐在他的旁邊。

我們徒然細讀匹克威克先生的筆記簿想找到那些美麗的文章的概括的摘要。我們有一切理由相信他是被那些文章的風格的有力和新鮮所充份陶醉了的；而且文克爾先生有擠擠的記載，說是在他們閱讀的整個時間中，他的眼睛一直是閉着的，像是過度的喜悅。

開晚飯的通報，使「愛卡泰」牌和伊頓斯威爾新聞報的美點，都告一結束。卜太太與致是異常的高，脾氣是異常的和善。文克爾先生已經大大獲得了她的好感，她絕不猶疑的，祕密的對他說，匹克威克先生是「一個有趣的，老寶貝。」這話裏所含的親暱和隨便，是這位偉大頭腦的人的親近者們之中少有誰敢做出來的。雖然如此，我們把這話保存下來，因為它足以既動人而又有力的證明他被社會的各階級所如何的尊敬，和證明他征服他們的心和感情是如何的輕易。

到夜裏很遲——弄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早已在孔雀飯店的最深的角落裏睡着了——兩位朋友才去休息。睡眠很快就佔據了文克爾先生的知覺，但是他的感情已經被激動了，他的崇拜已經被引起了，睡眠雖然已經使他對於世間的事物失了知覺，而可喜的卜太太的臉孔和身形却再三再四的在他的漫無規律的幻想之中出現。

早晨所引來的喧嘩和忙碌，足以從世上最富於浪漫幻想的頭腦裏把一切思想逐退，除了和倏然將臨的選舉直接有關的那些。敲鼓的聲響，吹號角和喇叭的聲響，男人們的叫喚聲，馬蹄聲，從絕早以來就不斷的在街上迴盪；時而發生的兩黨的斥候戰，既使大瀝的準備活潑化，也使它們的特色因而有可喜的變化。

「喂，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這時他的侍者在他臥室門口出現，而他正好裝束完畢；「今天很熱鬧呵，我想是？」

「真是好花樣，先生，」維勒先生回答；「我們的人聚在武器飯店那裏，他們已經把嗓子喊啞了。」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他們看起來很忠心他們的黨吧，沙姆？」

「我出生出世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忠心，先生。」

「有勁兒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了不得，」沙姆回答；「我以前決沒有看見過人們吃得和喝得這樣多。我不懂他們怎麼不怕脹破了肚子。」

「那是這個黨的錯誤的好意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大概是的，」沙姆簡單的回答說。

「他們看來是很好的，精神充足的，忠實的傢伙，」匹克威克先生從窗戶對外瞥一眼說。

「精神很充足，」沙姆回答；「我，同孔雀飯店的兩個侍者，曾經用水龍頭沖了那些獨立的選舉人，他們是昨天夜裏在那裏吃晚飯的。」

「用水龍頭沖！」匹克威克先生喊。

「是呀，」他的侍僕說；「每人都是倒在那裏睡了；今天早上我們把他們拖出來一個一個放在龍頭下面沖。」

「有這種事情！」吃驚的匹克威克先生喊。

「上帝保佑你，先生，」沙姆說，「你少見多怪的什麼！——這沒什麼呀，沒有什麼呵。」

「沒有什麼？」匹克威克先生說。

「一點兒沒有什麼，先生，」他的侍僕回答，「這裏上次選舉的頭天夜裏，敵黨收買了武器飯店的酒吧間侍女，放藥在沖水白蘭地裏給飲在那里的十四個沒有上名字的選舉人吃。」

「怎麼「放藥」在沖水白蘭地裏？」匹克威克先生問。

「把鴉片精放在裏面，」沙姆回答，「她弄得他們一直睡到選舉已經過了十二個鐘頭才醒。他們弄了一個放在手車裏，還睡得結結實實的哪，弄到選舉棚去試試，但是不行——他們不肯上他的名字，所以他們又送他回來，還是放在床上了。」

「奇怪的門道，真是，」匹克威克先生說，一半對自己，一半對沙姆。

「奇怪嗎？比我的父親碰到的那件奇裏古怪的事情差得遠了，先生，那也是在選舉的時候，也是在這個地方，」沙姆回答，「怎麼回事呢？」匹克威克先生問。

「哪，他有一次趕了一輛馬車來，」沙姆說，「正要選舉了，就有一個黨僱了他把選舉人從倫敦裝裝得來，頭天夜裏，他正要開車了，另外一邊的代理人不聲不響請他去，他就跟送信的人同去，那人請他進去——一間大屋子——許多紳士們——許多紙頭、鋼筆和墨水等等，」啊，維勒先生，「坐在椅子裏的紳士說，「歡迎你，先生，你好嗎？」——「很好，謝謝你，先生，」我父親說，「我希望你還馬馬虎虎吧，」他說，——「很好，謝謝你，先生，」那紳士說，「坐吧，維勒先生——請坐吧，先生，」我父親坐下，他們兩人互相緊緊盯着，「你不認識我了吧？」那紳士說，——「確實不認識，」我父親說，——「啊，我認識你的，」那紳士說，「你小孩的時候我認識你，」他說，——「唔，我記不得了，」我父親說，——「這才奇怪呢，」那紳士說，——「很奇怪，」我的父親說，——「你的記性一定是壞壞，維勒先生，」那紳士說，——「唔，是很壞的，」我父親說，——「我想是的，」那紳士說，所以他們就給他倒了一杯葡萄酒，跟他瞎拉瞎扯些趕車的事，弄得他高了興，最後就塞了一張二十鎊的票子在他手裏，「這裏到倫敦的路很壞呵，」那紳士說，——「到處的路都是難走的啊，」我的父親說，——「特別是靠近運河的地方，我想，」那紳士說，——「那是一點兒討厭，」我父親說，——「那末，維勒先生，」那紳士說，「你趕車的本領很好的，能够要你的馬怎

樣就怎樣，我們都知道。我們都很喜歡你，維勒先生，所以我們怕你送那些選舉人來的時候不要出什麼毛病，不要把他們翻到運河裏去，雖說不致於傷害了他們，這是爲了你的好處呵。」他說——「先生，你真好。」我父親說，「我要再喝一杯祝你健康。」我父親說他喝了，然後收好了錢，鞠個躬出來了。先生，「沙姆續續說，帶着對他的主人說不出的冒犯的神情，「你不會相信的，現在他裝了那些選舉人下來的那天，他的馬車當真在那個地點翻掉了，上面的人一個個都翻下了運河。」

「都爬上來沒有了？」匹克威克先生連忙問。

「哩，」沙姆回答說得很慢，「我想是有一個老先生失蹤了；我知道他的帽子是找到的，但是我不清楚他的頭到底是不是。在帽子裏。但是我覺得有趣的倒是這個少有少見的古怪的湊巧的事情，那個繩士說了之後，我父親的車子當真就在那個地方，就在那一天翻掉。」

「這真是一個非常少有少見的事情，」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替我把帽子刷一刷吧，沙姆，我聽見文克爾先生在喊我吃早飯了。」

說了這些話，匹克威克先生下樓走到客廳裏，他看見早飯已經開在桌上，家裏人已經集合在那裏了。匆匆吃了早飯；紳士們各人的帽子上都裝飾了一朵巨大的藍結，那是卜太太親手做的禮物；文克爾先生坦負了伴送那位卜太太到選舉場附近的一座屋頂上去的任務，剩下匹克威克先生和卜特先生去了武器飯店——那時飯店的後窗裏，正有史倫開先生的代表之一，對外面街上的六個小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演講着，他在每一個副句上都用「伊頓斯威爾的大丈夫們」稱呼他們，那六個男孩子聽了就大聲的喝彩。

馬戲場上顯出了伊頓斯威爾藍黨的鋒頭和力量的明白無疑的徵象。那裏有一隊藍色旗幟的隊伍，有的是單柄的，有的是雙柄的，上面招展着四尺高四尺大的金色的圖案字。有一個包括喇叭、低音笛和鼓的偉大樂隊，排成四個人一排的隊伍，很實地很值得他們的工錢，尤其是那些鼓手，他們都是非常強壯。有幾小隊拿着藍棍子的警察，二十個斜跨着藍綬帶的代表人，和一羣帶藍帽章的選舉人。選舉人有騎馬的，有步行的。有一部敞蓬的四匹馬的車子，是給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坐的；還有四部雙馬車是給他的朋友們和支持者們坐的；旗幟沙沙的飄着，樂隊吹奏着，警察們咒罵着，二十個代表人口角着，羣衆

叫喚着，馬向後退着，僕役們的汗冒着；此時此地集合着的一切人和一切東西，都是專門爲了伊姆斯威爾市參加聯合帝國的國會下議院代表的候選人之一，史倫開的可尊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的用處、利益、榮譽和聲名。

卜特先生的黃赤色的頭從一只窗口被下面的羣衆看見的時候，起了一陣響亮而持久的歡呼和一面寫了「出版自由」字樣的藍旗子的強有力的揮舞；而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出現的時候，熱情更是巨大無比了。他穿了高統靴子，打了藍色領帶，走過來抓住那位卜特的手，用傳奇劇式的姿勢表示給羣衆看他對於伊姆斯威爾新聞報的不可消除的感謝。

「一切都準備好了嗎？」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對貝科先生說。

「都好了，我的好先生，」是那少年人的回答。

「沒有忘掉什麼吧，我希望？」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說。

「沒有什麼還沒有做好的了，我的好先生——無論什麼都沒有了。在大門口有二十個洗過的人等你去和他們握手；還有六個抱在手裏的孩子讓你去拍他們的頭，和問他們的歲數；請你特別注意小孩子，我的好先生——這種事情總是有很大的效果的。」

「我注意就是了，」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說。

「還有，也許，我的好先生——謹慎小心的小傢伙說，『也許你能够——我不是說非如此不可——但是假使你能够把他們哪一個吻一下的話，那是可以使羣衆得到很大的感動的。』」

「假使提議者或是贊成者——這樣做法的話會不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呢？」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說。

「啊，我怕不會呢，」代理人說；「假使你親自做的話，我的好先生，我想會使你大獲人心。」

「很好，」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說，帶着不再爭持的神氣，「那末就一定辦就是這樣了。」

●選舉開始前有一人提議舉某人，繼有一人出來發言表示贊成，這大約是當時的通行辦法，參照下面關於大會之描述。

「排好隊伍吧，二十個代表人叫喊。」

在舊集的羣衆的歡呼聲中，樂隊、警察、代表人、選舉人、騎馬的人和馬車，都各就各位了——每一部雙馬車裏都裝了許多紳士，大家筆直站在裏面，擠得儘可能的密；指定給貝科先生的一部，包括匹克威克先生、委普曼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另外還有大約半打的代表。

行列在等待可敬的沙斯意爾·史倫開跨進他的馬車。這是一個莊嚴的停頓的瞬間，突然羣衆發出大聲的歡呼了。

「他出來了，」小小的貝科先生說，大為興奮；所以如此之興奮，正因為從他們的所在地並不能看見正在進行的事情。又是一陣歡呼，聲音更大得多。

「他和那些人握手了，」小小的代理人喊。

又是一陣歡呼，聲音尤其猛烈。

「他拍了那些小孩子的頭啦，」貝科先生說，激昂得發抖。

一陣喝采的吼聲衝破了天空。

「他吻了他們一個啦，」高興的年輕人喊。

第二陣吼聲。

「他吻了另外一個啦，」激動的代理人喘着說。

第三陣吼聲。

「他把他們都吻了！」熱狂的小紳士尖聲叫喚。於是，行列在羣衆的震耳欲聾的叫聲和祝賀中前進了。

這個行列如何或怎麼和另外的行列混合了起來，以及它如何從因此而生的混亂中解脫出來，可不是我們所能够加以描寫的了，因為匹克威克先生的帽子在遊行才開始不久之後就被一根淺黃黨的旗柄打歪到眼睛、鼻子和嘴巴上，他描寫說，在他能够對當時的情景瞥視一眼的時候，只看到包圍着四面八方的是許多發怒的和兇猛的面孔，一大陣塵灰和密密的一緊格鬥者們。他說他自己被什麼看不見的力量拖出了馬車，並且親自參加了一場鬥爭的遭遇戰；但是跟誰打，怎麼打，或者

爲什麼打，他完全說不出來。後來他覺得自己被背後的人們強迫擁上什麼木頭扶梯；把帽子帶好的時候發現自己是在他的朋友們的包圍之中，在選舉台的左手一邊的前排，右手一邊是淺黃黨的位置，中央是市長和他的官吏們，其中之一——伊頓·斯威爾的胖司儀——正在搖一只極大的鈴，教大家肅靜；而荷拉蕭·非茲金先生和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都把手捧著心，正在極度慙慙的對那汎濫在前面空地上的洶湧的人頭之海鞠著躬；因此引起了一片呻吟、叫喚、吶喊、和叫罵的風暴，就像一場地震。

「文克剛在那邊呵，」丟普曼先生說，扯扯他的朋友的袖子。

「哪裏？」匹克威克先生說，帶上眼鏡——這東西他幸而是一直放在口袋裏的。

「瞧哪，」丟普曼先生說，「在那所屋子的頂上。」的確，那在蓋瓦的屋頂上的鉛承窗旁邊，文克剛先生和卜特太太很舒服的坐在一對椅子裏，向這邊揮著手絹打招呼——匹克威克先生向那位太太吻自己的手作爲對這禮數的回答。

程序還沒有開始；不活動的羣衆一般的是歡喜滑稽的，因此這很無所謂的舉動就足以喚醒他們的談話了。

「啊，你這壞良心的老流氓，」一個聲音喊，「吊女孩子的膀子，是嗎？」

「啊，你這年長德高的放蕩鬼，」另外一個叫。

「帶上眼鏡看一個結了婚的女人，」第三個說。

「我看見他對她望眼睛呢，用他那壞心眼的老眼睛呵，」第四個叫。

「看你的老婆呵，卜特，」第二個大吼說——於是來了哄然一陣大笑。

這些嘲弄夾著令人懷恨的把匹克威克先生比做老公羊的比喻，還有其他幾個類似的嘲諷；而且他們還想隱隱的非難一位無辜的女太太的榮譽；因此匹克威克先生是氣得不得了，但是這時恰巧大呼肅靜，所以他祇好用可憐他們思想謬誤的眼光對羣衆看看作爲痛斥，而他們看了却更加笑得比以前還要喧騰。

「靜些！」市長的侍從們咆哮說。

「灰粉，教大家肅靜。」市長用適合於他的高高在上的地位的堂堂的神氣說。司儀服從了命令，在鈴子上演奏了另一曲就奏樂；這時人羣裏有一位紳士喊了一聲「發昏」●又引起了一陣大笑。

「紳士們！」市長說，儘可能的提高了嗓子——「紳士們，伊頓斯威爾市的公民兄弟們，我們今天在這裏開會，是爲了選舉一位代表來接替我們已故的」——

說到這裏，市長被羣衆裏的一個聲音打斷了話頭。

「祝市長成功！」那聲音喊，「祝他永遠不要放棄，釘子和鍋子的生意，因爲他靠這賺錢的呀！」

這對於演說者的職業的隱喻，引起了一陣歡笑的風暴，再加上鈴聲的伴奏，弄得他的演說的下文完全聽不出來了，祇除了結束的一句，這句他說，他感謝大會上大家很耐心的從頭到底聽了他的話——這句表示感激的話喚起了另外一陣歡笑，持續了大約一刻鐘之久。

其次，一位瘦長的，帶了很硬的白領子的紳士，他在羣衆一再要求「打發一個用人回去問問，是不是他的聲音忘在枕頭下面了」之後，要求大家選一位適合的和恰當的人去代表他們出席國會。當他說那是靠近伊頓斯威爾的非茲金第的荷拉蕭·非茲金老爺的時候，非茲金派就大喝采，史倫開派就大發怨聲，喧聲是如此之持久而強大，他和後繼的贊成者都可以亂唱些滑稽歌來代替演說，誰也不會知道什麼。

荷拉蕭·非茲金老爺的朋友們完成了他們的首輪攻勢之後，一位小小的、容易發氣的、粉紅臉孔的人站出來提議另外一位適合而恰當的人做伊頓斯威爾的公民們在國會裏的代表；這粉紅臉的人本來可以很順利的說下去的，但是他太氣性大了一點兒，所以覺察到羣衆的喧嘩了。在很少一二句典雅的雄辯之後，粉紅臉的紳士因爲斥責羣衆裏打斷他演說的人就

● 此處原爲 Muffins (鬆餅)，因與 Whiffin (灰粉) 音近，故能引人發笑。因譯成「鬆餅」有失諧音之趣，故改動如上。

和台上的紳士們互相漫罵起來；因此引起了一場大騷動，使他不得不用嚴厲的手勢來表現他的感情，表現過之後就把演講台讓給了他的後繼的贊成者來發表了一個書面的演說，誦讀了半小時之久；這篇演說是阻遏不了的，因為他已經把全文交給了伊頓斯威爾新聞報，而伊頓斯威爾新聞報已經一字不漏的把它發表過了。

然後伊頓斯威爾附近的非茲金第的荷拉蕭·非茲金老爺，走出來對選舉者們演講了；他剛一說話，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所僱的樂隊就開始如此之用力的吹奏起來，他們早上所用的力氣比起現在的簡直不足道。爲了回答這個，淺黃黨的羣衆就重重的打藍黨羣衆的頭和肩膀，因此，藍黨羣衆就努力想從討厭的鄙人——淺黃黨羣衆——解脫；接着是一場掙扎、擁擠和毆打，這使我們和市長一樣的头昏——雖然他已經下了斷然的命令叫十二個警察去逮捕肇事者的罪魁，不過所謂罪魁的人數大約有二百五十個的樣子。非茲金第的荷拉蕭·非茲金老爺和他的朋友們被這場亂子氣得不得終於，非茲金第的荷拉蕭·非茲金老爺被請出來問他的敵手，史倫開府的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那樂隊是不是得到他的同意而吹奏的；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拒絕答覆這個問題，非茲金第的荷拉蕭·非茲金老爺就對着史倫開府的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的臉舉起了拳頭；因此，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的血湧上來了，他就向荷拉蕭·非茲金老爺挑戰，要拚個你死我活。對於這種冒犯衆所週知的法律和秩序的事，市長下令鈴子再奏一次幻樂，並且宣稱他要把非茲金第的荷拉蕭·非茲金老爺和史倫開府的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兩人都帶到他面前來具結不再妨害治安。爲了這可怕的恫嚇，兩位候選人的支持者們出來干涉了，於是兩黨的朋友們成雙作對的互相口角了三刻鐘之後，荷拉蕭·非茲金老爺對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脫帽致敬；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也對荷拉蕭·非茲金老爺脫帽致敬；樂隊停止了；羣衆部分的安靜了；荷拉蕭·非茲金老爺被允許進行演說了。

兩位候選人的演講雖然在其他各點都不相同，但是一致稱道伊頓斯威爾的選舉人們的功德和崇高的價值。兩者都表示這樣的意見，世界上決沒有誰比答應選舉他的人更具有獨立性，更開明，更有公益心，更思想高尚，更大公無私，各人都暗示他懷疑維護對方利益的選舉人有某些豬一般的和昏聩的缺點，所以不配來執行他們的這個重要義務。非茲金表示他準備欣然執行所要求於他的任何事情；史倫開呢，決定使他們的一切要求都滿足。兩人都說伊頓斯威爾的工商業和經濟的繁榮

永遠是他心上比任何其他一切都更寶貴的東西；而各人都抱着最高的自信說他自己是到臨了一定當選的。

舉手了；市長決定贊成史倫開府的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非茲金第的荷拉蕭·非茲金老爺要求投票，因此投了票，紀錄了票數。於是大會通過對市長致謝，爲了他做主席的能幹；市長致答謝的時候誠心誠意的說他但願能有一「席」來表現他的能幹（因爲他一直站着沒有坐一坐。）行列重新排好了，馬車慢慢的在人羣裏開走，羣衆就在馬車後面尖聲嘶叫和吶喊——一任他們的感情或反覆無常的心情所驅使。

在投票的全部時間裏，全鎮都在興奮得發狂的狀態。一切都是按照最君子風的和最使人悅意的標準做的。酒店裏的應該征收國內消費稅的東西（指酒類）都特別便宜；彈簧輕便車佈滿了街上，這是爲了忽然發生什麼暫時的頭昏毛病的選舉人的方便起見；因爲競選的時候這種毛病在選舉人之間流行得非常厲害，可嚇得很，常常看到發這種病的人知覺全無的躺在人行道上。有一小羣選舉人在選舉的最後一天一直不投票，他們都是有思想的和仔細的人，到現在還沒有被任何一黨的意見所說服，雖則他們和每一方面都常常商討。在投票停止之前一小時，貝科先生要求拜訪這些明智的、這些高貴的、這些愛國的人士，蒙他們接見了。他的議論是簡短的，但是使人滿意。他們大夥兒回到投票所；他們回來的時候，史倫開府的可敬的沙姆意爾·史倫開就當選了。

第十四章

包括對集合在孔雀飯店的一羣的簡單的描寫，和一個旅行商人講的故事。

從觀察政治生活的傾軋和騷亂，回到私生活的和平的靜穆之中，這是愉快的。匹克威克先生雖然在實際上對於兩方面都沒有多大的黨派心，但他是被卜特先生的熱忱所激動，所以把他的全部時間和注意都用在上一章已經描寫過的那些事上——上章的描寫是我們根據他自己的備忘錄編出來的。而他這樣忙著的時候，文克爾先生可也沒有閒着，他的全部時間是用在和卜特太太作愉快的散步和短程的郊游。卜特太太呢，只要有這種機會，她總決不放棄利用來解救她所經常訴苦的可厭的單調。這樣，這兩位紳士在編輯先生的家裏攪得透熟了，丟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不免只得自尋出路。他們對於公共的事情很少興味，主要是用孔雀飯店裏能有的娛樂來消遣時間，但這也不過是在一層樓上打打彈子和在後院裏的隱僻地方玩玩九柱戲吧了。這兩樣娛樂的科學和奧妙，却比一般人所設想的要艱深得多，他們呢，由於對這類消遣有充分智識的維勒先生的傳授，逐漸入了門。因此，雖則他們是大大地被制奪了和匹克威克先生在一起的安慰和益處，却還能夠消遣時間，使它不致於教他們難堪。

然而，在一天晚上，孔雀飯店顯出了如此之大的吸引力，竟使兩位朋友拒絕那位雖令人厭，然而確實有天才的卜特的邀請。這天晚上，「代辦室」裏聚集了一羣交際場中的人物，他們的特徵和態度是丟普曼先生所樂於觀察的，他們的行為是史拿格拉斯先生所慣於記錄下來的。

人們多半知道代辦室通常是怎麼一種地方吧。孔雀飯店的代辦室和一般的並沒有重大的不同：這就是說，那是一間廣大的沒有什麼陳設的房間，裏面的傢俱在新的時候無疑是好的，中間是一張大桌子，角落裏是許多比較小的同樣的東西，還有各種各樣的形式不同的椅子和一條舊的土耳其地毯，它和地板的大小的比例大約等於一方女人的手絹和一所守夜崗位的地毯的比例。牆上裝飾着一兩張大地圖，有幾件褪色的粗劣的大衣，上面帶着絞成一團的披肩，邊在一個角落裏的一長排衣箱釘上。火爐架上放了一個木製的筆墨盤，裏面有一枝斷筆桿和半片乾膠；一本道路指南；一本州誌，沒有了封面和一條放在玻璃棺材裏的鱒魚的屍體。空氣裏充滿烟草氣，烟草的烟使整個房間蒙上一重有點兒暗昧的色澤，尤其是那些遮窗子的積滿了灰塵的紅色窗簾。食器架上亂堆了許多零零碎碎的東西，其中最惹眼的是幾只非常雲翳翳的魚露調味瓶，兩只御者坐墊，二三根鞭子，二三條旅行披巾，一盤刀，叉和芥子。

選舉結束之後的那天晚上，丟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和酒店裏其他幾個暫時的住客坐在這房間裏，抽烟和喝酒。「喂，先生們，」一個結壯的，大約四十歲的人說，他祇有一只眼睛，却是一只非常明亮的黑眼睛，閃着流氓氣的表情，談諧而高興。「高貴的列位諸公，」先生們，我老是提議乾一杯祝我們大家健康，並且祝我討瑪利的歡喜。呃，瑪利呀！」

「滾你的吧，你這壞東西，」侍女說，然而顯然沒有不高興這個恭維。

「不要走呀，瑪利，」黑眼睛的人說。

「不干你事，沒有規矩的，」青年女子說。

「沒有關係，」一只眼的人對向外走出去的侍女後面叫着說；「我過一會兒就出來的，瑪利，不要灰心呀，寶貝。」說到這裏他完成了那不很困難的動作，就是用他的獨眼向在坐的大家一瞥，這使一位臉孔不潔的，嘴裏啣着泥煙斗的，上了年紀的人物大為高興。

「女人是妙得很，」停了一會兒之後，那僻險的人說。

「啊，一點不錯，」一個紅臉的人從一支雪茄後面說。

在這小小的哲學之後，又停頓了一下。

「可是世上還有比女人更妙的東西哪，你們注意，」那黑眼睛的人說，一面慢吞吞的裝上他的斗子極大的荷蘭大烟斗。

「你結了婚沒有？」髒臉的人問。

「不能說結了婚。」

「我想是末。」說到這裏，髒臉的人對於自己說的掩護的答覆得意得笑不可仰；有一位聲調慫慫而臉色溫和，對於任何人都附和的人附和他。

「紳士們，總而言之，」熱情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說，「女人是我們生命的偉大的支柱和安慰呵。」

「是的呀，」那位溫和的紳士說。

「在她們高興的時候，」髒臉的人插嘴說。

「這是的確確的，」溫和的人說。

「我否認這話，」史拿格拉斯先生說，他的思想牢牢的回到愛米來·外德爾了，「我抱着鄙視——抱着憤慨——否認這話。我倒要看看誰敢說什麼話反對女人——作為女人而反對她；我毅然說，這樣的人不是一個大丈夫。」史拿格拉斯先生從喉裏拿下雪茄，用握緊的拳頭把桌子用勁一槌。

「這是很合理的意見呵，」溫和的人說。

「這裏面有一點是我所否認的，」臉孔憔悴的那人插嘴說。

「你所說的，的確也有很多的真理呢，先生，」溫和的人說。

「祝你健康，先生，」獨眼的旅行商人說，對史拿格拉斯先生表示嘉許的點一點頭。

史拿格拉斯先生領了他的情。

「我總是歡喜聽一番好議論，」那旅行商人繼續說，「歡喜聽像這樣精闢的議論；這很有益處；但是這關於女人的小小

爭論教我想起了我的一個老伯父講給我聽的一個故事，因為想到這個故事，所以我才說我們有些時候會碰到比女人更妙的東西。」

「我倒想聽聽這個故事，」啣了一支雪茄的紅臉的人說。

「要聽嗎？」是那繼續狠命吸煙的商人的僅有的回答。

「我要聽，」丟普曼先生說。這是他第一次開口。他永遠是急於要增加他的經驗的倉庫的。

「你聽好的，那末，我就講吧，我不講，我知道你不會相信的，」眼光里帶點流氓氣的人說；一面說，他那只官器却顯得比以前更流氓氣了。

「假使你說是真實的故事，我當然就相信了，」丟普曼先生說。

「好，根據這個諒解，我就講吧，」那個旅行者說。「你們聽說過「別爾遜和斯倫」（旅館名）的大代辦室嗎？但是聽說過沒有並沒有關係，因為這店早已不開了。八十年之前有一個到這旅館去的旅客在那裏碰到一件事情，他是我的伯父的一個要好朋友；是我的伯父把這故事告訴我的，名字很古怪，不過他總是把它叫做

旅行商人的故事

而且他總是像這樣講法：

「一個冬季的傍晚，大約五點鐘，正是天色開始昏暗的時候，可以看到通過瑪爾波洛岡子向布列斯托爾去的路上一個坐着小馬車的人鞭策着疲憊的馬前進，我說可以看到，而我相信假使有人——除非是個瞎子——走過那條路的話，是一定會看到的；可是天氣如此之壞，夜如此之冷而溼，路上除了水別無他物，所以那個旅行者在馬路中心搖搖幌幌的前進，真是寂寞和淒涼得很了。那鬼樣的小小馬車，土色的車身和紅色的輪子，還有那澄綠似的壞脾氣的、快步奔着的栗色母馬，就像一匹厝戶的馬和一匹不值錢的郵局小馬的雜種，這些，要是那一天有任何旅行商看到的話，他一定立刻就曉得這個旅行者不是別人，正是倫敦卡泰德街的別爾遜和斯倫大飯店的湯·司馬脫。可是却沒有任何旅行商看到，所以就根本沒有人知道這

回事，所以湯·司馬脫同他的紅輪子土色小馬車和那潑婦似的快步跑着的母馬就這樣前進着，把祕密保守在他們之間，別人誰也不知道一點兒。

「那怕在這淒慘的世界上，比大風大雨裏的瑪爾波洛岡子舒服些的地方，還是很多哪；假使你在一個陰暗的冬天晚上，走到泥濘而積水的路上，在傾盆大雨的流注之下，躬身嚐一嚐這個滋味，你就相信這句話的道理了。

「風呢——不是在路上迎而吹過來，或者打背後吹過來——固然這是已經够壞的了——却是橫吹過馬路，把雨打成斜的，就像他們在學校裏的抄不上打了給孩子們依着寫字的斜線似的。有的時候它會停一氣子，旅行的人不免自騙自的以為它是因為早先的猛勁兒弄得累了，所以是安安靜靜的去休息了，誰知道「呼」的一聲，遠遠的咆哮着，唸唸着，衝過岡頂子，在平原上掃過來了，越近，勁兒和聲音越大，然後一股颯兒撲在馬和人身上，把刺人的雨打進他們的耳朵，把冷冰冰的濕氣吹進他們的骨頭；它括過他們去得老老遠了，還發着好大的吼叫，像是譏笑他們的懦弱，和得意自己的威力。

「栗色母馬在泥和水里濺着前進，耳朵垂着，時而昂一昂頭像是對這非常不紳士氣的風暴的行動表示輕蔑，可是却保持着她的快步，後來一股比以前更猛的風向他們攻過來，使她突然站住，把脚牢牢的撐在地上，免得被風吹倒。她能這麼站住了，真是靠天保佑，因為假使她被吹倒了，這潑婦似的母馬是這麼輕，小馬車也是這麼輕，再加湯·司馬脫又是這麼輕，所以他們必定無疑要一道滾了又滾，一直滾到地球的邊上為止，或者要等風停了才止，無論是哪一種情形，那末不管潑婦似的母馬也好，紅輪子的土色車子也好，湯·司馬脫也好，總之他們任誰都不能再派用場了。

「罷了，該死的車子。」湯·司馬脫說（湯是歡喜亂咒亂罵的），「該死的車子。」湯說，「這要就算是個審，就教我該死！」

● 此句原文為：「If this ain't pleasant, blow me, blow me, but please don't blow me, I'm blow. 原意可作「風吹雨」

打」解，故此句可以故意曲解為「風吹雨打我」，因此下節說「你們要問我嗎·司馬脫已經被風吹雨打得一塌糊塗了，怎麼他還希望被風吹雨打。」譯者因為怕使直譯其意，則前後脫節，欲求字意與文章風味兩全之譯法又不可得，故犧牲字句之屬，意保全文章之風味，將前後兩句俱加改動。

「你們可能要問我，湯·司馬脫已經是倒審得可以了，怎麼他還說不算倒審。我可說不出道理來——我只知道湯·司馬脫是這麼說的——或者至少是他老對我伯父說他是這麼說的，但這反正都是一樣。」

「該死。」湯·司馬脫說；母馬也磨着牙，像是她正也抱着這個意見。

「起勁點兒，老女人。」湯說，用鞭子的頭子拍拍栗色母馬的頸子。「在像這樣的夜里，趕路是不行的了；我們找到的第一個人家，我們就去歇夜；所以你快一點兒動身就早一點兒解決。啊，老女人——慢慢兒的——慢慢兒的。」

「究竟是因為那發聲似的母馬懂得湯的話呢，還是因為她覺得站着不動比跑着更冷呢，這我當然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湯的話一說完，她就豎起了耳朵跑起來；跑得那麼快，叫那土色馬車震得像是每根紅色輻條都要散開來撒在瑪爾波波爾子的地上了；連湯那樣一個趕車的好手，都制不住她的步子，直到她自作主張把車子拉到離圈子盡頭大約八分之一哩遠，轟馬路右手的一家小旅店門口。」

「湯把繩繩丟給旅館馬夫，把鞭子插在駟者座旁邊，就對那屋子的樓上匆匆看一眼。那是一座奇怪的老房子，上面蓋着木板做瓦，里面大約是有大棟椽着的，三頂頂的窗凸出來，凌空在小路上，門里面有兩級陡峭的階沿，走下去就通到屋子裏了。這跟現代式樣的六級淺淺的階沿走上去到屋子裏，可不同。可是那是一個看樣子很舒服的地方，酒吧間的窗子裏有一盞很強的愉快的燈光，明亮的光線射到馬路上，連對面的簾也照亮了；對面的窗子裏有一股紅色的閃光，開頭祇是微微的看得出来，不一會兒就在那拉開了的帘子後面熱烘烘的亮起來，那表示里面的火爐被撥旺了。湯用一個有經驗的旅行者的眼睛看到了這些小小的事情，就儘他的幾乎結了冰的肢體所能做到的敏捷的下了車，進了屋子。」

「不到五分鐘，湯就在酒吧間對過的房間——就是他想像到有爐火在熊熊燒着的那間房子——安置下來了，他面前是一點兒不含糊的一爐熱烘烘的火，有這麼不到一布什爾（容量名，等於八加侖）的煤和抵得上半打酸栗樹那麼多的柴，堆到雞烟窗一半高，並且轟隆隆嘩嘩嘩的響着，那聲音就會叫任何明白事理的人心里熱起來了。這是舒服的，可是還不僅如此，因為一個穿得很整齊的，眼睛很亮，足踝很漂亮，把一條很乾淨的白襪布攤在桌上了；湯把搭了拖鞋的腳擱在爐圍上坐好，背對着開着的門，就看見火爐架上的鏡子里反映的一片酒吧間的迷人的景色，一排排的綠色瓶子和金色鐵

條，醃菜和蜜餞的罐子，乳酪和熟火腿，還有牛腿子，都放在食物架上，排成了極其誘惑的和精巧的行列。哪，這也是舒服的啦，可是還不僅如此哪——因為在酒吧間里，在一張最精緻不過的，放在最旺不過的小小壁爐面前的小小桌子上，坐了一位大約四十八歲左右，一張臉孔像酒吧間一樣的叫入舒服的嬌滴滴的寡婦，她顯然是這旅館的女老闆，是這一切可喜的財物的最高統治者。整個這幅圖畫里只有一點是美中不足，那就是一個高個兒——一個很高的男子——穿了帶發亮的柳條形鈕子的褐色大衣，長了黑落腮鬍子和波浪式的黑頭髮，他正坐著和那寡婦一道喝茶，而且不用多想就看得出他是在認真認真的要那寡婦不再做寡婦，却給他一個從此以後直到老死可以在這酒吧間里坐著的特權。

「湯·司馬脫倒一點兒不是好發脾氣或者妬忌的人，可是那個帶發亮的柳條形鈕子的高個兒却不知怎麼引起了他的心里的怨恨，使他感到極端的憤慨；他時時刻刻從鏡子里看他們，越看就越憤慨，因為那高個兒和寡婦之間的那種親熱的隨便的態度充分的說明那人在寡婦心目中所佔的地位之高正如他的身材一樣。湯是歡喜喝滾熱的五味茶的——我不妨說他是非常的歡喜五味茶——所以他看見那滾熱的母馬被喂飽了，馬房里鋪好乾草了，他自己也把那寡婦親手替他燒出來的精美的滾熱的飯菜一點不剩的吃完了之後，他就叫了一大杯來，算是嚐一嚐。可是假使那寡婦在她的全部家務技術之中有一樣是最拿手的話，那就是這個東西了；湯·司馬脫喝了第一大杯覺得非常的對勁，就連忙叫了第二大杯，一點兒功夫都不肯耽擱。紳士們，滾熱的五味茶是好東西呵——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極其好的西東呵——可是在這個舒服的房間里，外面括著大風把這老屋子的每根木頭都搖得刺刺的響，而自己却坐在熱烘烘的火爐前面，在這時候，湯·司馬脫是更覺得它十全十美了。他又叫了一杯——後來又叫一杯——我不大清楚他以後有沒有再叫一杯——可是他總是喝滾熱五味的茶，就越是想到那高個兒了。」

「該死的不要臉的東西！」湯心里喃喃的說，「他在那舒舒服服的酒吧間里幹什麼正經？而且是這麼一個醜八怪的

● Punch, 一種混合飲料，通常為酒、水、香料、糖及果汁五味混合而成，但間亦有用三味至六味製成者，茲譯為五味茶。

「湯說：『假使那寡婦還有限力的話，她一定會找個比他好些的人。』說到這里，湯把眼睛從火爐架上的玻璃（指鏡子）轉到桌子上的玻璃（指杯子）上，他覺得漸漸的感慨起來，就喝光第四杯的五味茶又叫了第五杯。

「湯·司馬脫呢，紳士們，是向來對於經營酒店旅館之類非常有興趣的。穿了綠色上衣、短褲子和高統靴，站在自己開的酒吧間里，這是他早就有的野心。他對於在大宴會上做主席有很大的抱負，他常常想到他能够在自己房子里把談話會領導得多麼好，能够在喝酒方面做他的顧客們的一個多好的模範。湯坐在熱烘烘的火旁邊喝滾熱的五味茶的時候，這些思想迅速的在他腦子里轉着；他想到那高個兒要來開這樣好的酒店，而他——湯·司馬脫——却連邊兒也沾不着，所以他覺得難怪他要憤憤了。不知他是不是因為沒有充分的理由去跟那討嬌滴滴的寡婦歡心的高個子吵嘴，總之他喝了最後的兩大杯之後，終於得到了一個無可如何的結論，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被委屈的和受害的人，還是上床去睡覺好。

「那個打扮得整整齊齊的侍女領了湯走上一條寬大而古舊的樓梯。在這種轉轉抹抹的舊房屋里，風是儘有地方可以遊戲的，所以侍女就伸手遮着蠟燭，免得被風吹熄；可是風還是把它吹熄了。這樣就給了湯的仇人們一個機會，說是他而不是風吹熄了蠟燭的，說他裝做把蠟燭重點起來的時候吻了那個侍女。這且不管它，火是重新點上了，湯被帶着通過了許多房間和通道的迷魂陣，到了預備給他睡的房間，然後侍女就跟他說了夜安，讓他一個留着了。

「這是一間很大的房間，有幾個大壁櫥，一張可以睡得下整整一寄宿學校的人的大床，還有兩只橡木大櫃子，可以放下小小的一個軍隊的行李；可是最惹湯的眼的是一張稀奇的、怪相的、高背椅子，彫刻的式樣極其古怪，上面有一只花紋墊子，四只脚下面的間挖窪用紅布小心的包着，像是腳趾害了痛風似的。要是任何別的古怪椅子的話，湯也不過認爲它是個古怪椅子，那也就沒有事了；可是這張椅子却有點兒特別，他也說不出是什麼，祇是覺得跟他從來所見過的任何傢俱全都異樣和不相像，覺得它像是在迷他的心。他在火爐前面坐着對這古舊的椅子盯了半個鐘頭——真見它的鬼，它是這麼奇奇怪的東西，叫他的眼睛離不開它了。

「『唔，』湯說，一面慢慢的脫衣服，一面一直對那古老的椅子盯着——它是顯着神祕的樣子站在床邊——『我一生一世還沒有見過這麼妙的東西。怪不得，』湯說，像是被滾熱的五味茶弄得聰明起來了，「怪不得，』湯用很聰明的神氣搖搖

頭，重新對椅子看看。可是他一點兒頭腦也摸不着，所以他爬上床，把自己暖烘的蓋上，呼呼大睡了。

「過了大約半個鐘頭，湯從高個子和五味茶的亂夢里一驚的醒了；出現在他的清醒的想像之中的第一種東西就是那古怪的椅子。」

「我決不再對它看一下，」湯對自己說，把眼皮閉着，想叫自己再睡過去。沒有用，滿眼只看見一些古怪的椅子在跳舞，把腿子踢得高高的，玩互相跳背的遊戲，還有其他種種滑稽。

「與其看兩三組假椅子，不如看一只真椅子了，」湯說，把頭從被子下面轉出來。它是在那裏哪，在火爐的光里看得清清楚楚的，還跟以前一樣的挑撥人。

湯對椅子盯着，這時候，突然之間，它像是起了一個極其稀奇的變化。椅子背上的彫花漸漸變成一張老年人的請險的輪廓和表情；花緞墊子變成了一件古式的有垂邊的背心；圓疙疸變成一雙胸，穿了紅布拖鞋；整個椅子看來像是前一世紀的一個很醜的老頭兒，兩只手撐在腰里。湯爬起來坐在床上揉揉眼睛，要想除掉這個幻覺。不行。那椅子是一個醜老紳士，而且他還對湯·司馬脫遮着眼睛哪。

「湯天生是胆大妄為的東西，而見他又喝了五大杯的滾熱的五味茶，所以他開頭雖然有點兒吃驚，後來看見那老頭子這麼臉老皮厚的對他霎眼睛和使迷眼，他可有點兒發起氣來。最後他決心不能忍受了，而那老臉還在黑樣的丟着眼色。湯就用很生氣的聲音說——

「你見什麼鬼啦對我霎眼睛？」

「因為我歡喜你呵，湯·司馬脫，」椅子——或者老紳士，隨你叫——說。可是湯說話的時候他就不霎眼睛了，却像個老朽的猴子似的怪笑起來。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的，你這孽果爾老臉！」湯·司馬脫有點兒口吃的問——雖然他還是裝作若無其事怕樣子。

「吧，吧，」老紳士說，「這可不是對結結實實的西班牙桃花心木說話的樣子。該死的，縱使我是鑽桃花心木的，你也

不能對我不敬重呵。」老紳士說這話的時候那麼兇，叫湯有點兒害怕起來。

「我不是要對你有什麼不敬重呵，先生，」湯說，比先前的聲音卑恭得多了。

「罷罷，」老頭子說，「也許不是——也許不是吧。湯呀——」

「先生——」

「你的一切我都知道，湯，一切你是很窮的，湯呵。」

「的確是的，」湯·司馬脫說，「可是你怎麼知道的？」

「這你不用管，」老紳士說，「湯，你是太歡喜五味茶了。」

「湯·司馬脫」正要辯解說他自從上次生日之後一滴都沒有嗜過，但是他的眼睛碰着老紳士的眼睛的時候，看見他是那麼心有數的樣子，所以湯臉發了紅，一聲也不響了。

「湯，」老紳士說，「這寡婦是個漂亮女人——非常漂亮的女人——是嗎，湯？」老傢伙說到這里把眼睛一翻，架起一條瘦嶙嶙的腿子，顯出那種討厭的好色的樣子，叫湯很鄙薄他的行為的輕浮——而且他又還是這麼大的年紀啦！

「我是她的保護人呵，湯，」老紳士說。

「是嗎？」湯·司馬脫問。

「我認得她的母親，湯，」老傢伙說，「還有她的祖母，她很歡喜我——給我做了這個背心。」

「是嗎？」湯·司馬脫說。

「還有這些鞋子，」老傢伙說，抬起一只紅布包來，「可是不不要管它吧，湯，我要告訴你的，是她多麼的離不了我，那會教這家里鬧出什麼不愉快的事情來的哪？」老流氓說這話的時候顯出那種極端不容氣的樣子，照湯·司馬脫以後說的，他幾乎要一點不後悔的坐在他身上去。

「我當時是女人們中間的大大的寵物呵，湯，」這個淫蕩的老蕩子說，「有幾百個漂亮女人曾經在我膝頭上整幾個鐘頭的坐著，這你覺得怎麼樣呀，你這小狗，呃？」老紳士正要敘述他年輕時代的一些其他得意事情，可是發了一陣劇烈的咯

吱吱，使他說不下去了。

「活該，老不規矩的。」湯·司馬說；可是他沒有說什麼。

「啊！」老傢伙說，「我現在是很受這個毛病的罪了。我老了，湯，我的橫條差不多都掉了。而且我還受過一次手術，——在我背上塞了一小片東西——而這真是苦惱得厲害哪，湯！」

「我敢說一定是的，先生。」湯·司馬說。

「不過，」老紳士說，「問題却不在這兒。湯呀！我要你娶那寡婦。」

「要我嗎，先生！」湯說。

「你，」老紳士說。

「上帝保佑你的可尊敬的頭髮，」湯說——（他還剩了一點兒散亂的馬毛）——「上帝保佑你的可尊敬的頭髮，她不會要我呵。」湯想到酒吧間，不由自主的嘆氣了。

「她不要你？」老紳士說，很有把握的樣子。

「不要，不要，」湯說；「有別人在幹着哪。一個高個兒——一個高得了不得的男子——生着黑落鬍子。」

「湯呀！」老紳士說；「她決不會要他的。」

「不要他嗎？」湯說。「你要是在酒吧間里的話，老紳士，你就不會說這話了。」

「吓，吓，」老紳士說。「那些事情我統統知道的。」

「什麼事情？」湯說。

「驢在門背後接吻，和諸如此類的事情呵，」老紳士說。說到這里他又做出一副不要臉的樣子，弄得湯非常生氣，因為你們都知道的，紳士們，聽一個應該是規規矩矩了的老傢伙說這些話，是非常教人討厭的——再討厭不過的。

「這些我統統知道，」老紳士說。「我當初是見過許多人——多得我真不高興對你來說了——都幹這種事情的；可是結果全沒有成什麼事。」

「你一定是見過些古怪事情的，」湯說，帶着探問的樣子。

「可以這麼說吧，湯。」老傢伙說，非常之微妙的曇一曇眼睛。「我是我的家庭里的最後一個人，湯呵。」老紳士說，憂鬱的嘆一口氣。

「你的家庭很大嗎？」湯·司馬脫問。

「我們是十二個人，湯。」老紳士說，「都是直背的、漂亮的傢伙，再好沒有的。可不像你們現在那種畸形的東西——全都

都有手臂，有油漆，叫你看起來心里舒服。」

「他們怎麼樣了，先生？」湯·司馬脫問。

「老紳士把手拐子擦擦眼睛回答說，「過世了，湯，過世了。我們的工作很辛苦呵，湯，他們又都沒有我的身力好。他們的腿子和臂膊得了風濕病，進了廚房和別的什麼醫院；有一個，因為長久的工作和辛苦，竟失了理性——他發了瘋，所以燒掉了。怕人的事情呵，湯。」

「可怕！」湯·司馬脫說。

「老頭子停了一會兒，顯然是跟自己的感情在掙扎，後來說，

「可是，湯，我的話已經難題了。這個高個兒呀，是個流氓氣的冒險者。他一娶了寡婦，就要把傢俱統統賣掉逃走的。結果怎樣呢？她是要被遺棄了，要毀滅了，我就要在什麼舊貨店里凍死掉。」

「是呀，可是——」

「不要打斷我的話，」老紳士說，「至於你呢，湯，我對於你的想法倒大不相同；我很知道你祇要在一個酒店里安下身來，你就決不會離開它，祇要里面有東西可以喝得。」

「我非常感激你這種好意，先生，」湯·司馬脫說。

「所以，」老紳士用很專斷的口氣回答說，「你應該娶她，而他却娶不到她。」

「怎麼叫他娶不到呢？」湯·司馬脫急切的說。

「你揭發他，」老紳士回答；「他已經娶了親了。」

「我怎麼能够證明呢？」湯說，把身體一半伸在床外面。

「老紳士把撐在腰里的手臂伸出來對一只橡木大櫃子指指，然後又立刻縮回原來的地方。

「他沒有想到，」老紳士說，「他忘了一封信在一條椅子的右手口袋里，信上是要求他回到他的沒有安慰的妻子身邊，還有六個——注意，湯——六個小孩子，全都是很小的哪。」

「老紳士莊嚴的說了這些話之後，他的臉孔漸漸模糊了，他的身形也更暗淡不明了。湯·司馬脫的眼睛上起了一層薄膜。老頭子像是漸漸變成了椅子，花緞背心化成座墊，紅拖鞋縮成小小的紅布袋子。爐火輕輕的熄滅了，湯·司馬脫倒在枕頭上睡着了。」

「早晨把湯從昏沉沉的睡眠里喚醒了。他坐在床上，想把昨天夜裏的事情回憶起來，但是想了一會兒還是毫無頭緒。突然，它們衝進他的頭腦了。他對椅子看看；它的確是一種出奇的和怪相的傢俱，可是要發現出它和一個老頭子之間有什麼相似，却必須非常聰明的和活潑的想像力才行哪。」

「你好嗎，老朋友？」湯說。在青天白日里，他胆大些了——許多人是這裏的。

「椅子一動不動，一句話不說。」

「可憐相的早晨呵，」湯說。不行，椅子是不會被他指出來的了。

「你指的是哪一只櫃子？——你可以把這告訴我呀，」湯說。紳士們，椅子是一個屁也不放啦。

「不管怎樣吧，開一開櫃子也不難呵，」湯說，不慌不忙的下了床。他走到一只櫃子面前，鑰匙就插在鎖里；把它一旋，開了櫃子門，是有一條椅子。他伸進手去，就掏出了老紳士說的那封信！

「古怪的事情，這真是，」湯·司馬脫說，先對椅子看看，再對櫃子看看，後來對信看看，後來又對椅子看看。「很古怪，」湯說。可是既沒有任何法子可以把這古怪減少一點兒，你儘說有什麼用呢，所以他想還是穿上衣服立刻去解決高個兒的事情好。」

「湯下樓的時候，一路用一個店主人的眼光察看所經過的房間；他想，它們和它們中間的東西不久就要成爲他的財產，並不是不可能的呵。高個兒正背着手站在那舒服的小酒吧間里，很愜意的樣子。他漠然的對湯露出牙齒怪笑一下。在一個偶然的旁觀者看來，他大概祇是要顯一點他的白牙齒，可是湯·司馬脫覺得他的心里——假使他還有心的話——是有自鳴得意的意思。湯對他睜臉大笑一聲，叫了老閨娘來。

「早安，太太。」湯·司馬脫看見寡婦進了房間，就把門關上，說。

「早安，先生。」寡婦說。「你早飯吃什麼呢，先生？」

「湯正在想著怎麼提起話頭來，所以沒有回答。」

「有頂括括的火腿。」寡婦說，「還有很好的冷的塞肉雞。我把它們拿來好嗎，先生？」

「這些話把湯從沉思里面喚醒了。寡婦說話的時候，他對她的愛慕增加起來。周到的人兒體貼的人兒！

「酒吧間里的那位紳士是誰呀，太太？」湯問。

「他姓戴金士先生。」寡婦說，有一點兒臉紅了。

「他是個很高的人呵。」湯說。

「他是非——常之好的人，先生。」寡婦回答說，「是一位非常之好的紳士。」

「啊！」湯說。

「你還要吃什麼東西嗎，先生？」寡婦問，有點兒被湯的態度弄得莫名其妙了。

「噢，是的。」湯說。「我的親愛的太太，請你坐一會兒好嗎？」

「寡婦像是很吃驚的樣子，可是坐下了，湯也靠近她坐了下來。紳士們，我不知道那是怎麼擾的——而且我的伯父當對

我說湯·司馬脫說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擾的——總而言之是湯的手放在寡婦的手背上了，並且他一面說話的時候手就一直那樣放着。

「我的親愛的太太，」湯·司馬脫說——他老是歡喜用這些親密的字眼的——「我的親愛的太太，你該配有一個

非常出色

的丈夫呀——的確是的。」

「『噫呀，先生！』寡婦說——這是當然的囉；湯這樣來把話提出，雖不說是嚇人的，總是不平常的呵；因為他頂天夜裏絕沒有把眼睛向她盯過呀。『噫呀，先生！』

「『我不屑拍馬屁，我的親愛的太太。』湯·司馬脫說。『你該配有一個很可敬的丈夫，而且無論誰做了你的丈夫，他總是非常幸運的人。』湯這樣說，眼睛不由自主的從寡婦的臉上轉到周圍的可喜的東西上。

「寡婦像是比以前更心慌了，她想站起身來，湯輕輕的攔住她的手像是留住她，她也就留在坐位上了。紳士們，寡婦們是不大害羞的呵，我的伯父常說的。

「『我的確是很感激你，先生，多謝你的好意，』那嬌滴滴的老閨娘說，半笑着；『假使我再結婚。』——

「『假使嗎，』湯·司馬脫說，很機伶的從左眼的右眼角里對她看着。『假使。』——

「『是呀，』寡婦說，這下可大笑出來了，『當我結婚的時候，我希望能夠有一個像你所說的那樣好的丈夫。』

「『譬如說，舍士，是嗎？』湯說。

「『噫呀，先生！』寡婦喊。

「『啊，你不必說，』湯說，『我知道他。』

「『我相信知道他的人誰都對他沒有壞話說的，』寡婦說，昂着頭對於湯說那句話的時候帶的謙遜神情表示敬愛。

「『呀！』湯·司馬脫說。

「寡婦覺得這是應該哭的時候了，所以她就拿出手帕，質問湯是不是想侮辱她；是不是他認為在背地里壞一位紳士的名譽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行為；假使他有什麼要說，他應該當面對他說去，這才算個男子漢，可不能像這樣來驚嚇一個可憐的輕弱的女人，等等。

「『我馬上就要對他說，』湯說，『不過我要你先聽一聽。』

「『怎麼呢？』寡婦問緊盯着湯的臉。

「我要叫你吃驚不小，」湯說，把手伸到口袋里。

「假使是說他沒有錢，」寡婦說，「那我是已經知道的，你不必費神。」

「吓，廢話，那算什麼，」湯·司馬說，「我也沒有錢，可不是這個。」

「噢呀，那是什麼呀？」可憐的寡婦說。

「不要害怕呵，」湯·司馬說，他慢慢的拿出信來，打開了。「你不叫喚起來吧？」湯疑惑的說。

「不，不，」寡婦回答，「讓我看看。」

「你不致於覺過去，或者幹出諸如此類的什麼胡鬧吧？」湯說。

「不，不，」寡婦連忙回答說。

「也不要跑出去罵他呵，」湯說，「因為這是我會替你做的；你最好不要勞動你自己。」

「好的，好的，」寡婦說，「讓我看信吧。」

「好，」湯·司馬說，回答說着，就把信交在寡婦手里了。

「紳士們，我聽我伯父說，據湯·司馬說，寡婦聽到這個揚棄之後的悲傷會叫一顆石頭心也被刺穿哪。湯的心腸是很輕的，被她的悲傷刺到心坎子裏面了。寡婦來回的搖着身體，扭着手。

「啊，男子的欺騙和下流呀！」寡婦說。

「可怕呵，我的親愛的太太；可是平靜一點兒吧，」湯·司馬說。

「啊，我平靜不了，」寡婦尖聲的叫，「我再也找不到一個人被我這麼愛着的了！」

「你要找到的呀，我的親愛的靈魂，」湯·司馬說，掉了一大陣最大顆兒的眼淚，因為可憐寡婦的不幸。湯·司馬說在熱情的衝動之下已經把手臂圍住了寡婦的腰，寡婦呢，在悲傷的感情之下，握住了湯的手。她抬頭看着湯的臉，在她的眼淚中間微笑，湯低頭看着她的臉，在他的眼淚中間微笑。

「紳士們，我是一點兒也斷不定湯在這時候有沒有吻了寡婦。他總是對我伯父說他沒有，可是我對於這一點有懷疑。我

們之間不妨說，紳士們，我倒認爲他吻的。

「總而言之，湯在半個鐘頭之後就把那高個兒踢出了大門，一個月之後娶了寡婦。他常常把他那紅輪子的土色小馬車和那快步子的潑婦似的母馬在鄉里開來開去，直到後來，過了許多年，他和她妻子上了法國，這老屋子是被拆掉了。」

「我想請問你一句，」好問的老紳士說，「那張椅子怎麼壞了？」

「嘿，」那獨眼的旅行商人回答，「據說在結婚那天它吱吱略略的響得很厲害；可是湯·司馬說不定它是因爲高興呢還是因爲身體上的毛病。不過他或者是後者，因爲以後它永遠沒有再說過話。」

「大家都相信這個故事吧，是不是？」體臉的人說，在重新裝着烟斗。

「除了湯的仇人，」旅行商回答，「他們有的說壓根兒是湯造出來的；有的說他喝醉了，胡思亂想，上床去睡之前拿錯了別人的椅子。可是沒有誰注意他們這些話。」

「湯說這統統是真的？」

「每句都真。」

「你的伯父呢？」

「每個字。」

「他們一定是很精明的人，兩個都是。」體臉的人說。

「不錯，他們是的，」旅行商人回答，「真是非常精明的人！」

第十五章

這里有兩位出色人物的忠實的肖像畫；還有在他們府上舉行的「大早餐」的描寫；這場早餐引出和一位舊相識的相遇，於是開始另外一章。

匹克威克先生的良心有點兒責備自己，因為他最近疏忽了他的在孔雀酒家的朋友們；選舉完結之後的第三天早上，他正要走出去找他們的時候，他的忠實的侍僕遞了一張名片在他手裏，上面印了如下的字。

略·亨特爾夫人。

伊頓斯威爾的洞府。

「人在等着，」沙姆警句式的說。

「是找我的嗎，沙姆？」匹克威克先生問。

「他是專門找你的末，就像惡魔的私人秘書把浮士德博士捉去的時候說的，別人都不行呵，」維勒先生回答。

「他是一位紳士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即使不是的話，也是裝得很像的，」維勒先生回答說。

「但是這是一位女太太的名片，」匹克威克先生說。

「然而是一位紳士給我的，」沙梭回答，「他在起坐間裏等着，說：是甯可等一整天，也要見到你。」

匹克威克先生聽了這話，就下樓走到起坐間裏，那裏坐了一位莊嚴的男子，見他進來就站起身，用深深尊敬的態度說，

「是匹克威克先生吧，我想？」

「正是。」

「賞個光，先生，握你的手——允許我，先生，搖一搖，」那莊嚴的男子說。

「當然囉，」匹克威克先生說。

客人把伸給他的手搖了搖，於是繼續說下去。

「久聞大名了，先生。你的考古的討論的喧聲傳到了略·亨特爾夫人——我的妻子——的耳朵裏了，先生；我是略·亨特爾先生——客人住了嘴，像是期待匹克威克先生會被這種宣佈所驚動；但是看見他還是十分安靜，就繼續說：

「我的妻子，先生——略·亨特爾夫人——以能够結識一切由於工作和天才而聞名的人們為自傲。請你，先生，允許我在這張名單的顯著的地位放上匹克威克先生的名字和屬於那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社裏的幾位他的同人的名字。」

「我能够拜識這樣一位太太是極其榮幸的呵，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你就要看見她的，先生，」莊嚴的男子說。「明天早上，先生，我們有一個招待各界的早餐會——一個室外宴會，招待許多由於工作和天才而出名的人物。請你，先生，答應略·亨特爾夫人的邀請光臨洞府。」

「非常欣幸，」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略·亨特爾夫人開過許多次這樣的早餐會，先生，」這位新相識者繼續說。「有一位在早餐中給略·亨特爾夫人寫了一首十四行，說，「理性的盛宴，靈魂的高潮，」說得人情入理。」

● 這句原是現成的熟語，意謂「高雅閒談」，轉而指「扯亂談」，此處有時諷菲薄之宴會無物可吃之意。

「這位是不是由於工作和天才而開名的呢？」匹克威克先生問。

「是的，先生，」莊嚴的男子回答，「略·亨特爾夫人的一切相識者都是；這是她的抱負，先生，非這樣的人不結交。」

「這是非常高貴的抱負，」匹克威克先生說。

「假使我告訴略·亨特爾夫人這話是你的嘴裏說出來的，她一定要感到驕傲的，」莊嚴的男子說，「你的隨從者中間有一位紳士曾經做過一些美麗的小詩，是的吧，先生。」

「我的朋友史拿格拉斯先生對於詩有很大的興味，」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略·亨特爾夫人也是如此，先生。她溺愛着詩，先生。她崇拜它；我不妨說她是整個的靈魂和心靈都和它糾纏在一塊兒了。她自己也做過幾首可喜的小詩的，先生。你也許見過她的「將逝之蛙」吧，先生。」

「恐怕沒有，」匹克威克先生說。

「你這話教我奇怪了，先生，」略·亨特爾先生說。「這首短歌引起過一個巨大的興奮，署名是「個「L」和八顆星，最初是出現在婦女雜誌上。開頭幾句是：

「我能忍心看你喘着，着地鑽

在你的大肚子上，氣也不嘆；

我能硬了心腸看你要死

在一塊木頭上，

將逝之蛙呀！」

「美呀！」匹克威克先生說。

「妙，」略·亨特爾先生說，「這樣的簡練。」

「非常簡練，」匹克威克先生說。

「下面一節還要動人呢。要不要我複述一下？」

「祇要你高興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那是這樣的，」莊嚴的男子說，顯得更加莊嚴了。

「哪，有些孩子形狀的惡魔，

發出狂暴的呼喊和獸性的喧嘩，

用一隻狗把你逐出了

沼地的幸福，

將逝之蛙呀！」

「表現得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

「的確，先生的確，」賈斯·亨特爾先生說，「但是你要聽聽賈斯·亨特爾夫人唸它。她才不枉了它，先生。明天早上她要唸的，扮成一個角色來唸，先生。」

「扮一個角色。」

「扮做米奴伐。可是我倒忘了——明天是個化妝早餐宴會。」

「啊呀，」匹克威克先生說，瞥一眼自己的身體——「我恐怕不能。」

「不能嗎，先生不能！」賈斯·亨特爾先生喊，「大街上的猶太人沙羅門·魯卡士，有幾百種的奇異服裝。請你看看，先生，

要有多少適合的角色由你選擇，柏拉圖，齊諾，伊壁鳩魯，畢達哥拉斯——都是會社的創立者們呵。」

「我知道，」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我既不能和這些偉大的人物相比，所以我不能價越的穿他們的衣服。」

莊嚴的男子深深的考慮了一會兒，於是說，——

「我考慮起來，先生，恐怕略·亨特爾夫人讓她的客人看見你這樣一位名人穿了本來的服裝而不是假扮的服裝，也許會叫她更高興呢。我可以冒昧和你約定你可以例外，先生——不錯，我完全相信，爲了略·亨特爾夫人的好處我是可以這樣冒昧約定的。」

「這樣的話，」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是非常樂於來的。」

「但是我浪費你的時間了，先生，」莊嚴的男子說，像是突然想了起來。「我知道你的時間是寶貴的，先生，我就不攔你了，那末我可以告訴略·亨特爾夫人，她可以恭候你和你的卓越的朋友們的大駕了。早安，先生，我很引以爲傲，見到這樣出衆的一位人物——留步，先生，不用客氣了。」也不讓匹克威克先生來得及提出抗議或者否認，略·亨特爾先生就莊嚴的大搖大擺走了。

匹克威克先生帶上帽子，走到孔雀酒家，但是文克爾先生已經在他之前把化裝跳舞會的消息傳到那邊了。

「卜太太要去的，」這是他用來招呼他的領袖的第一句話。

「她去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扮愛坡羅，」文克爾先生回答。「不過卜反對那緊身外套。」

「他是對的，他完全對的，」匹克威克先生強調的說。

「是呀，——所以她要穿一件有閃光飾物的白色絲絨袍子了。」

「他們要不懂她的用意了，不是嗎？」史拿格先生問。

● Plato, Zeno, Epicurus, Pythagoras, 俱爲古希臘之哲學家，各成學派，雖有門徒，故謂爲會社之創設者。

● Apollo, 希臘神話中日月神，音樂，醫藥等之神。

「他們自然懂，」文克爾先憤然的回答，「他們會看見她的七弦琴，不是嗎？」

「對了我忘了這一點，」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我要扮作一個土匪去，」丟普曼先生插嘴說。

「什麼！」匹克威克先生說，吃了一驚。

「扮做一個土匪，」丟普曼先生瀟灑的重說一遍。

「你不是說，」匹克威克先生用莊重的嚴厲注視着他的朋友說，「你不是說，丟普曼先生，你的意思是要穿上一件綠色的天鵝絨褂子拖着兩寸長的尾巴吧？」

「我的意思是這樣，先生，」丟普曼先生熱烈的回答說，「爲什麼不呢，先生？」

「因爲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大大的激動了，「因爲你的年紀太大了，先生。」

「年紀太大！」丟普曼先生喊。

「假使還需要其他反對的理由的話，」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那就是你太胖了，先生。」

「先生，」丟普曼先生說，他的臉漲得通通紅了，「這是侮辱呵。」

「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用同樣的口氣回答說，「這對於你的侮辱，還抵不上你在我面前穿上帶兩吋尾巴的綠天鵝絨褂子所給我的侮辱的一半。」

「先生，」丟普曼先生說，「你是一個無聊的傢伙。」

「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你也是一個！」

丟普曼先生走上一兩步，對匹克威克先生惡狠狠的盯著。匹克威克先生報以同樣的眼光，通過他的眼鏡集中成一個焦點，且表示鄙夷的噓一口氣。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爾先生在旁邊看着這樣的兩位人物之間的這樣的場面，嚇得呆若木

「先生，」稍停一下之後，丟普曼先生用低而深沉的聲音說話了，「你說過我年紀太大呵。」

「說過，」匹克威克先生說。

「還說胖。」

「我重新再說一遍。」

「還說是一個無聊的傢伙。」

「你是如此！」

可怕的停頓。

「先生，」丟普曼先生用興奮得發抖的聲音說，同時捲着袖管，「我對於你的愛慕是很大的——非常之大——但是我必須在你身上取得即時的報復。」

「來吧，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由於這場對話的煽動性所刺激，這位英勇人物當真把身體擺成害了麻痺症的姿勢了，兩位旁觀者深信他是把這作為防禦姿勢的。

「什麼！」史拿格拉斯先生喊，他突然恢復了被極度的驚慌所剝奪了的說話能力，冒着在太陽堂上吃他們各人一下的危險衝到兩人之間，「什麼！匹克威克先生，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你哪！丟普曼先生！你和我們大家一樣分沾他的不朽的光榮的羞呵，紳士們！羞呵！」

暫時的激情在匹克威克先生的廣闊而平坦的額頭上所造成的那些不常有的條紋，在他的年輕朋友說這番話的時候，逐漸消解了，就像黑鉛筆的筆跡在印度橡皮擦的柔和的作用之下。他還沒有說完，他的臉上已經恢復了它的經常的仁慈的表情。

「我冒失了，」匹克威克先生說，「非常冒失，丟普曼，你的手。」

丟普曼先生熱烈的握住他朋友的手的時候，暗影從他臉上消失了。

「我也冒失，」他說。

「不，不，」匹克威克先生插嘴說，「怪我，你穿綠天鵝絨褂子吧？」

「不，」丟普曼先生回答。

「你賞我面子了，」匹克威克先生說。

「那裏話，那裏話，」丟普曼先生說。

因此決定了丟普曼先生、文克爾先生、史拿格先生都穿奇異服裝。這樣，匹克威克先生是由於自己感情上的滿意而同意了他的理智所反對的事情——要想像出一個更動人的實例來，說明他的和善的性格，那幾乎是不可能的，縱使這裏所記載的事情都是虛構，可以讓你隨意去想像。

略·亨特爾先生並沒有誇大沙羅門·魯卡士先生的資財。他的貨倉是大的——非常之大——也許嚴格說不能算顯等，也不十分新，也沒有任何一件衣服是嚴格按照任何一個時代的式樣做的，這是一切衣服都有或多或少閃光裝飾；還有什麼比閃光裝飾更美的呢！也許有人反對說這在白天的時候是不適用的，可是大家都知道假使有燈它們就會閃爍起來的；如果在白天開化裝跳舞會，因而這些衣服不能顯得像在夜裏那麼出色，那末錯過全在召開跳舞會的人，閃光裝飾却毫無可議之處，道理是再明白不過的。這就是沙羅門·魯卡士先生的有力的議論；而丟普曼先生、文克爾先生和史拿格先生就在這套議論的影響之下把根據他的愛好和經驗認為最適合而加以推薦的衣服盛裝起來。

在武器飯店租了一部馬車，是給匹克威克派們坐的，還在同處租了一部兩輪輕便馬車，是給卜特先生和太太坐的，都是爲了赴略·亨特爾夫人府上的盛會；關於這，卜特先生爲了巧妙的表示受了邀請，所以已經在伊頓斯威爾報上斷然預言了那「場面一定有多種多樣的美妙的魅力——美和天才的迷人的閃現——奢華而闊綽的殷勤款待——尤其是，一種被最優美的風雅所柔化的富麗，以及爲充分的和諧和最貞潔的保養所美化的裝飾——假使跟這比較起來，即使富貴中的東方樂士的蒙皇富麗也不免顯得有許多暗影，正如某些心胸窄小而沒有丈夫氣概的人的心上一樣；這種人胆敢用他的姍姍的毒液來玷污這位貞淑而優秀的夫人所籌備的盛會，而我這個卑微的讚美真是呈獻在這位夫人的神座之前的。」

最後幾句是對獨立報的刻毒的諷刺，獨立報因爲根本沒有被請，就接連四期發表文章嘲笑這件事，用最大號的字排印出來，而且一切形容辭都用正楷字體。

匹克威克先生一只手攙着馬賊，另外一只手攙着「特魯巴都爾」莊嚴的走上入口處的時候，爲了看奇裝異服的賓客們而聚集起來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和嬰孩，沒有一個不欣喜若狂的亂叫。丟普曼先生爲要打扮得整整齊齊進園子，就努力把寶塔糖式的帽子帶在頭上，他這個動作所引起的歡呼尤爲厲害。

宴會的準備是極其可喜的，充分實現了有先見之明的卜特關於東方樂土的富麗堂皇的預言，立刻證明了卑劣的獨立報的惡意的言論的荒謬。園子有不止一又四分之一畝大，擠滿了人，從來沒有像這樣了不得的美、派頭和文學。有一位年輕女士，是在伊頓斯威爾新聞報上「做」詩的，她穿着回教國的王后和公主的服裝，俯在一位青年紳士的手臂上，這位青年是在書評欄「做」文章的，他很適合的穿了元帥的制服——除了靴子不像。這樣的天才是多得數也數不清，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會覺得見到他們很有光榮的。但是不僅如此，還有半打倫敦來的獅子——作家們，真正的作家們，寫過整部的書，並且以後把它們印了出來——你在這裏可以看到他們走來走去，像平常人一樣，微笑着，閒談着——呢，並且談着許許多多無聊話，無疑是出乎仁慈的好意，特地使自己能够被周圍的普通人瞭解的原故。此外還有一隊帶紙板帽子的樂隊，四位「有來頭的」●穿了他們貴處的服裝的歌唱者，還有一打穿了他們貴處的服裝的雇傭的侍者——而且所穿的服裝很髒，最後，尤其出色的是扮作米奴伐的哈·亨特爾夫人，在接待着來賓們，滿心的得意和歡喜，因爲想到她能够邀集了這許多出衆的人物們在一處。

「匹克威克先生到了，夫人。」一個僕人說，這時，這位紳士正向主持宴會的女神走過來，手裏拿着帽子，兩只手臂裏是馬賊和特魯巴都爾。

「什麼！在哪裏！」哈·亨特爾夫人說，裝作不勝驚喜的跳了起來。

「這裏，」匹克威克先生說。

「當真我能够見到匹克威克先生本人嗎？」哈·亨特爾夫人大聲的喊着說。

● 原文爲 Something-unnatural，姑譯爲「有來頭」即「非比尋常」之意也。

「不是別人，夫人。」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很深的鞠着躬。「允許我介紹我的朋友們——丟普曼先生——文克蘭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介紹給「將逝之鞋」的女作家。」

穿了綠色天鵝絨短褲，緊身褂子，還戴了高帽子來鞠躬，這事情是多麼困難，除了親身試過的人之外是少有人知道的。或者穿了藍絨緊身褂子和白絲絨短褲，或者穿了絕不是爲本人做的，尺寸完全不合的短褲和高統靴，也是一樣。丟普曼先生爲了顯得安閒和大方，竭力把身體和四肢扭成叫人不可思議的姿勢——他的異裝的朋友們所擺出來的天才的姿勢也是曠古未有的。

「匹克威克先生，」略·亨特爾夫人說，「我一定要請你答應一整天不要離開我。這裏的幾百個人我是必定要給你介紹的。」

「你很客氣呵，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說。

「首先，這是我的小女兒們；我老是忘記了她們。」米奴伐說，隨便的指一指兩個長足了的青年女士，一個大約有二十歲，另外一個大約再大一兩歲，她們都穿着很年幼的孩子的裝束——究竟是爲了使她們顯得年輕還是爲了使她們的媽媽顯得年輕些，匹克威克先生沒有明白告訴我們。

「她們很漂亮呵。」兩位少女被介紹了之後走開了，匹克威克先生就說。

「她們非常之像她們的媽媽，先生。」卜特先生莊嚴的說。

「啊，你這頑皮的人，」略·亨特爾夫人喊，鬧着玩的用扇子打編輯先生的膀子。（米奴伐帶着一把扇子）

「嘿，我的親愛的亨特爾太太呵，」卜特說，他在洞府是個不當班的報導者，「你知道的末，在去年王家學會的展覽會裏，每一個人看見你的畫像都問那是畫的誰，你還是你的最小的女兒；因爲你們是這樣的相像，簡直沒有法子分別得出來。」

「也罷，即使他們是這樣說過的，但是爲什麼要你在客人面前說呀？」略·亨特爾太太說，又打那伊頓斯，威爾斯，新聞報的睡獅一下。

「伯爵，伯爵，」略·亨特爾太太尖聲喊一位穿外國制服的留了辮子的人物，這人正打他們旁邊走過。

「啊你要我？」伯爵轉過身來說。

「我要把兩位非常聰明的人互相介紹一下，」略·亨特爾夫人說。「匹克威克先生，我非常榮幸的給你介紹史摩爾篤克伯爵。」她又用匆促的耳語對匹克威克先生說——「是個有名的外國人——搜集着他的關於英國的偉大著作的材料」

「史摩爾篤克伯爵，匹克威克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用這樣的一位偉人所應受的尊敬對伯爵行了禮，伯爵掏出了一些紙片。

「你說什麼亨特太太？」伯爵問，對滿心歡喜的略·亨特爾太太謙和有禮的微笑著。「匹格·維格還是別格·維格——你們的說法——律師——呢？我知道了——對了，別格·維格」——伯爵這就打算把匹克威克先生作為穿了長袍子的、由於他的職業而聞名的一位紳士，記在他的紙片上了，這時略·亨特爾太太打斷了他。

「不是，不是，伯爵，」太太說，「匹克——威克。」

「啊，我知道了，」伯爵回答，「比克——教名，吳依克斯——好好，很好，比克·吳依克斯，你好了嗎，吳依克斯？」

「很好，謝謝你，」匹克威克先生用他通常的懇懇態度回答說，「你在英國長久了嗎？」

「長久了——大大的長的時間——兩星期——多些。」

「你在這裏就擱久嗎？」

「一個星期。」

「你要忙得很了，」匹克威克先生說，微笑着，「要在這樣的時間裏搜集你所需要的一切材料的話。」

● 伯爵是外國人，英國話說得有點兒不太好，所以這樣譯法。

● Big Wig 爲 Big-Wig 之誤，Big-wig 意即大好老或大字之謂，從指主教、律師等所帶假髮之 Wig 一字轉化而來。

伯爵誤以「匹克威克」爲「別格·維格」——「大律師」——而律師的服裝是長袍，故下文有「穿了長袍子」之語。蓋氏給本書主人寄送了這幾個怪名字——Pickwick，強伯和 Bigwig 一字不無關係也。

「呢，已經搜集好了，」伯爵說。

「當真？」匹克威克先生說。

「在這裏哪，」伯爵說，含有深意的拍拍自己的額頭。「大書現成的——許許多多註釋——音樂、圖畫、科學、詩歌、政事（政治）一切統統。」

「政治這個字眼，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這個字眼，它本身就是包括一個不小的困難的研究呢。」

「啊！」伯爵說，又換出紙片來了，「大大的好——是做一章的開頭的好句子。第四十七章。政事。政事這個字眼他本身就是寶貝一個——」匹克威克先生的話就這樣由伯爵的豐富的想像力或是他對英語的不充分的學力加以改訂和增加而記在史摩爾篤克伯爵的紙片上了。

「伯爵，」略·亨特爾太太說。

「亨特爾太太，」伯爵答。

「這位是史·拿格拉斯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的朋友，並且是一位詩人。」

「慢，」伯爵喊，又拿出紙片來了。「題目，詩歌——章目，文友——名字，史諾格拉斯（雪草）大大的好。看見了史諾格拉斯——大詩人，比克·吳依克斯的朋友——介紹人是亨特爾太太，它也做甜蜜的詩——叫什麼名字的——蛙——醬色之蛙

——大大的好——真正大大的好。」於是伯爵收好了紙片，打恭作揖的走了，澈底的滿意，因為他已經在他的材料庫裏加了極其重要而有價值的東西。

「奇人呵，史摩爾篤克伯爵是，」略·亨特爾太太說。

「健全的哲學家，」卜特說。

「頭腦清楚，雄心勃勃的人，」史·拿格拉斯先生接着說。

旁觀者們的合唱響應了對史摩爾篤克伯爵的稱讚，他們賢明的點頭晃腦，異口同聲的大叫「了不得！」

因為對史摩爾篤克伯爵的稱讚的狂熱達到了非常之高的程度，所以讚嘆之聲不絕於耳，簡直要持續到宴會終了的時候。

候了——要不是那四位有來頭的歌唱者出現的話，他們排在一顆小小的蘋果樹前面，以便顯得「如畫」，於是開始唱他們的本國歌，而這似乎一點兒也不是雜事，因為主要的門檻似乎是這樣的：這些有來頭的歌唱者們之中的三位呀，而第四位就說，這有趣的表演在全體的大囑采聲中完結之後，出來了一個孩子，他把身體穿在一張椅子的橫檔裏，退從椅子上跳過去，還從椅子下去爬過去，還同椅子一道跌交，樣樣都有，祇除了坐在椅子上，然後用他的腿做成一只蝴蝶領結的樣子，並且扣在頸子上，後來再表演把一個人弄成一只放大的懶蛤蟆的樣子是如何輕易——這一切絕技都使在場的看客得到極大的愉快和滿意之後，聽到卜太太的聲音，微弱的啾啾唧唧的響起來了，恭維判定這是唱歌，所唱的全是非常的上品，並且這是嚴格合乎她所扮的角色，因為愛其羅本人正是作曲家，而作曲家們是極少能唱自己的或者別人的音樂的，這之後是略·亨特爾夫人背誦她的名震遐邇的詠「將逝之蛙」的短歌，唸完之後又應聽衆之請再來了一下，並且還可能第二次再來一下的，可是賓客的大多數覺得實在是應該吃點兒什麼的時候了，所以他們說假使利用略·亨特爾夫人的好性子再強其所難，簡直是無恥的，因此雖則略·亨特爾夫人自稱是完全願意把短詩再朗誦一遍，可是她的好心的和周到的朋友們却無論如何不肯再聽了；於是餐室開了門，凡是以前曾經在這裏領略過的人，都盡其所能的趕緊擠了進去；略·亨特爾夫人的通常的辦法是發一百張請帖，開五十客早飯，換句話說，她祇喂那些非常特殊的獅子們，而讓那些比較小的野獸去自尋辦法。

「卜特先生嗎？」略·亨特爾夫人把上述的獅子們集合在自己身邊之後，說。

「我在這裏，」編輯先生在房間的最遠的一頭說；他在那裏是毫無吃到東西的希望，除非女主人特別幫忙。

「你要到這邊來嗎？」

「啊，請你不必管他吧，」卜太太說，聲音是極其懇懇有禮——「你給自已找了不必要的麻煩了，亨特爾太太，你在那裏很好的，是嗎——愛？」

「當然囉——寶貝，」不幸的卜特回答，怪相的微笑了一下，嗚呼！大鞭子用如此偉大的威力把這鞭子對社會人士揮舞着的那條神經質的手臂，在專橫的卜太太的眼風之下麻痺了。

略·亨特爾太太得意的四顧周圍，史摩爾葛克伯爾在忙着記錄菜的內容；丟着曼先生在向幾位母親敬說銀生菜，那種

彬彬有禮的樣子是任何馬賊都沒有表現過的；史拿格拉斯先生排斥了那位昏倒的威爾斯新聞報中斥書籍的青年紳士之後，正和那位做詩的小姐在熱烈的辯論着；而匹克威克先生呢，正在使自己面面俱到，衆望所歸，似乎這一切已經盡善盡美，再無須錦上添花了，忽然，略·亨特爾先生——他在這些時候的職務是站在門口和一些不重要的人談談——失聲叫了起來，

「我的愛，賽爾士·非茲！瑪舍爾先生來了。」

「啊呀，略·亨特爾太太說，『我等他們等多心焦呵，對不起讓開點兒，讓非茲——瑪舍爾先生走過來。我的愛，叫非茲。瑪舍爾先生馬上到我這裏來，給我罵——誰叫他來得這麼遲的。』」

「來啦，我的親愛的夫人，」一個聲音叫，「我是盡力的快——一大堆人——滿屋子——吃不消——非常之。」

匹克威克先生的刀又從手裏落下了。他隔桌子凝視着普曼先生，呢也，放下了刀叉，而且像是馬上要癱到地上去的样子。

「啊！那聲音喊，而聲音的主人在他和桌子之間的最後二十五個土耳其人，官吏們，騎士們，和賽爾士第二們之間擠着，『括括叫的帆布機——培克爾的新發明——經過這一擠，我的衣服上不會有一點兒繃痕了——應該在來的時候，『把襯衫穿上』——哈哈！這個主意不壞——可是把襯衫穿在身上用帆布機來刺，倒也古怪哪——不是玩的——非常之。』」

接着這些話，一位打扮做海軍軍官的青年人向桌子擠過來了，吃驚的匹克威克派們一看那副身材和嘴臉，正是亞爾夫·雷·金格爾先生。

這個犯罪者剛剛拿住了略·亨特爾夫人伸給他的手，眼睛就碰到了匹克威克先生的憤怒的眼球。

「哈囉！金格爾說，『忘記了——沒有關照車夫——馬上去吩咐——一會兒就回來。』」

「敦用人或者亨特爾先生夫不就行了，非茲——瑪舍爾先生呵，略·亨特爾夫人說。」

「不用，不用——我去——不用多久——即刻回來，金格爾回答說着在人羣裏消失了。」

「對不起請問一句，夫人，」激昂起來的匹克威克先生說，站了起來，「這青年人是誰呀，他住在哪裏？」

「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人，匹克威克先生，略·亨特爾太太說，『我極想給你介紹的，伯爵一定很歡喜他。』」

「不錯，不錯，」匹克威克先生連忙說，「他的住址呢？」

「眼前是住在堆上的安琪兒飯店。」

「在堆上？」

「在聖·愛德門持堆上，離這裏沒有幾哩。但是噯呀呀，匹克威克先生，你不要走呀！的確的，匹克威克先生，你不能這麼快就走呀。」

可是哈·亨特爾太太還沒有來得及說完，匹克威克先生早已鑽進了人羣，走到園子裏，並且隨即在那裏遇到了緊跟着他出來的丟普曼先生。

「沒有用，」丟普曼先生說，「他已經走了。」

「我知道，」匹克威克先生說，「我要去追他。」

「追他到那裏？」丟普曼先生問。

「到堆上的安琪兒飯店，」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得很快，「我們怎麼知道他又在那裏騙着什麼人？他曾經騙過一位可敬的人，而我們是無辜的禍首。不能讓他再這樣了，祇要我的力量及得到，我要揭發他。沙姆！我的當差的到哪去了？」

「你在這裏呵，先生，」維勒先生回答，從一個隱僻的地方鑽了出來，他在那里把一兩個鐘頭之前從早餐桌上抽下的一瓶馬得拉（大西洋中馬得拉羣島之一）葡萄酒和別的僕人們品評過了。「你的當差的在這裏，先生。正像那活骷髏說的，對於這個稱呼很得意。」

「馬上跟我去，」匹克威克先生說。「丟普曼，假使我留在堆上，我就寫信給你，你就去找我。到那時候再見吧，祝你好！」

勸阻是沒有用的，匹克威克先生已經興奮起來，已經下了決心。丟普曼先生回到伙計們那裏去了；不久就把對於亞爾夫·金格爾先生，或者查爾士·非茲！瑪舍爾先生的一切回憶消解在使人興奮的四組舞和香檳酒之中了。而這個時候，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維勒正坐在一輛驟車的外面的座位上，不斷的減少着他們和聖·愛德門持堆這個古老的鎮市之間的距離。

第十六章

一場內容豐富得非簡單的描寫所能形容的奇遇。

一年四季之中，大自然的外貌最美不過的一個月就是八月。春天有許多美點，五月是新鮮和嬌豔的月份，但是這種時節的媚人處是由於和冬季的對照而更加強烈的。八月沒有這種有利條件。它來的時候，我們所記得的祇有清明的天、綠色的田野和芬芳的花——雪、冰和凜冽的寒風已經完全被我們的腦子所遺忘，正如它們已經完全從地面消失了一樣，——然而八月還是何等可愛的時節呵！果園裏和穀田裏蕩蕩着勞動的營營之聲；結了一叢叢豐富果實的枝條低垂地面，連樹幹都被壓得彎彎了；穀物呢，整整齊齊的一束一束堆着，或者還在田裏被爬過頭上的每一陣微風吹得搖搖擺擺像在挑逗着鐮刀，它們使大地渲染了金色。似乎有一種成熟的柔和籠罩着整個地面；時節的影響像是連大車也受了感染，它在收割過的田野裏慢慢的移動，唯有眼睛可以看得出來，而耳朵却聽不到粗濁的聲音。

馬車從沿路的田野和果園旁邊迅速馳過的時候，那些正在把水糞堆進漏孔籃，或者在拾遺穗的成羣的婦女和孩子都暫時停下工作，把太陽曬焦的臉用更焦的手掩住，抬頭好奇的注視過客；有一個胖孩子，因為還小得不能工作而又玩皮得不能留在家裏，所以被帶出來放在一只大簍子裏的，這時也爬出了簍子邊，高興得亂踢亂叫。割禾的人停下工作，疊着手臂站在那裏看駛過的車子，拉大車的粗笨的馬對拉馬車的漂亮的馬投以睡眼朦朧的一瞥，那意思好像是說，「樣子是怪神氣的，可是歸根結蒂，在不平整的田野裏慢慢兒走，比這樣在灰塵僕僕的馬路上奔，總是好些。」到馬路轉灣的時候你再回頭一看，

女人們和孩子們已經重新做他們的工作了，刺禾的人重新彎下腰勞動了，大車也開動了：一切都重複動作起來。

像這樣的景色，對於匹克威克先生的有修養的頭腦是不會不發生作用的。他一心一意要實現他以前的決定，就是無論萬惡的金格爾在什麼時候要玩他的騙局，他就要揭穿他的本來面目，所以他最初祇是默默無言的和深思的伏坐在這個最能藉以實現他的志願的工具（指馬車）裏面。漸漸的，周圍的事物越來越引起他的注意了，到最後，他覺得這一趟車子坐得真是愉快，好像爲了世上最快樂的事情而奔波一樣。

「賞心悅目的風景呵，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吃燕州餛飩，先生，維勒先生回答，舉一舉帽子敬個禮。

「我怕你一生一世除了烟筒頂和磚頭和灰泥，就幾乎沒有見過別的吧，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微微一笑。

「我可不一直是個擦靴子的先生，維勒先生搖一搖頭說。『我從前做過貨車夫的手下人。』

「是什麼時候？匹克威克先生問。

「是我最初赤手空拳到世上開始跟它的困難玩「跳背」的時候，沙姆回答。『開頭我做運貨店的學徒；後來是貨車夫的學徒；後來是助手；後來當擦靴子的。現在我是一位紳士的用人，說不定我自己這些日子也就會成一個紳士，嘴裏嚼一根烟斗，後園子裏有一座避暑房子。誰知道？就那樣也是我意料之中的咯。』

「你真是個哲學家，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相信那是我們家傳的，先生，維勒先生回答說。『我的父親是對於這一門很有一手的。假使我的後娘罵他，他就吹吹噓噓，妙動了火，拗了他的煙袋；他就出去再買一根。後來她噁裏哇啦的大叫大嚷，發起希斯底里來；他呢，非常舒服的抽抽煙，等她慢慢兒的平靜，這是哲學呵，先生，是嗎？』

「無論如何是個無常之好的代替哲學的東西，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大笑著。『在你的鄙陋的生活裏，這一定對你有過很大的用處呢，沙姆。』

「用處嗎，先生，沙姆喊了起來。『可以這麼說吧。我從運貨店跑出去之後，還沒有到貨車夫手下做事之前，我住過十四

天沒有床鋪的棧房。」

「沒有床鋪的棧房？」匹克威克先生說。

「對——滑鐵盧橋裏乾燥的拱道里呵，頂括括的睡覺的地方——雖無論哪個辦公廳都不出十分鐘的路——假使還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地方，那就是那地點不免太透風點兒。我在那裏見過些古怪事情哪。」

「啊，我想你是見過些的吧？」匹克威克先生說，很有興味的樣子。

「那些事情呀，先生。」維勒先生繼續說，「會把你的仁慈的心歡個對穿眼兒。那裏沒有正正式式的流浪者；你放心，他們可有好些的地方去哪。還沒有出頭的年輕叫化子，男的和女的都有，他們有些時候到這裏來；但是平常都是精疲力盡的，挨餓的，無家可歸的可憐虫，蜷在這荒涼的地方的黑角落裏——這些可憐的傢伙睡不起兩便士的繩子呵。」

「請問，沙姆，兩便士的繩子是什麼呀？」匹克威克先生問。

「兩便士的繩子末，先生。」維勒先生回答，「是說便宜的棧房呵，那裏的床鋪是兩便士一夜。」

「那他們為什麼把床鋪叫做繩子呢？」匹克威克先生說。

「噯呀你真是什麼都不懂，先生，並不是床鋪叫做繩子。」沙姆回答。「開旅館的老闆和老闆娘，他們最初做生意的時候都是把床攤在地板上，可是這樣賺不了什麼錢，因為住宿的人並不是睡兩個便士的覺就拉倒，常常是躺在那里整半天。所以現在他們就用兩根繩子，隔開大約六呎，睡地三呎，橫在房間裏，把粗麻袋做的床鋪攤在上面。」

「唔？」匹克威克先生說。

「唔。」維勒先生說，「這個法子的好處是明明白白的。每天早上六點鐘，他們就鬆了一頭的繩子，於是住宿的人統統滾下了床。這麼一來他們都澈底的醒過來了，就乖乖的爬起身走掉對不起，先生。」沙姆突然打住他的滔滔不絕的話頭，說，「這裏是聖·愛德門持堆了吧？」

「是啦。」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馬車在一個繁榮而清潔相的美麗小鎮的鋪石子的平整的街道上軋軋的走過，停在座落在一條寬大空曠的街上的一

家大旅館門口了，對面是靠近一座古舊的修道院。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抬起頭來，「這就是安琪兒飯店！我們在這裏下車，沙姆。但是要小一點兒。開一間私人房間，也不要提到我的名字，你懂得吧。」

「你放心，先生，」維勒先生回答，領會的變一變眼睛，於是把匹克威克先生的旅行箱從他們在伊頓斯威爾搭車的時候匆匆塞進去的行李間拖了出來，執行他的任務去了。很快開了一間私人房間，並且不耽擱的請了匹克威克先生進去。

「那末，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第一樁要緊的事情是——」

「叫飯來，先生，」維勒先生插嘴說。「已經不早了，先生。」

「啊，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說，看看錶，「你說得對，沙姆。」

「假使我不妨勸你的話，先生，」維勒先生接着說，「我主張先好好的歇一夜，明天早上再打聽那個陰險的傢伙。先生，正像那個侍女唱——『蛋杯』鴉片精的時候說的，睡覺是再養人不過的了。」

「我想你的話不錯，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我首先要確定他是在這裏，並且不至於就走。」

「這讓我來，先生，」沙姆說。「讓我給你叫一客舒舒服服的飯，而我就到下面去打聽；我只要五分鐘就能够把擦靴子的人心裏的祕密統統挖出來的，先生。」

「就這麼辦，」匹克威克先生說：於是維勒先生立刻出去了。

過了半個鐘頭，匹克威克先生坐在桌上用起非常滿意的飯來；過了三刻鐘，維勒先生回來了，說是奎爾士·非茲——瑪舍爾先生吩咐要把他的私人房間留着，等他將來不要的時候再通知。他今天晚上要到附近的一家公館裏去玩，他吩咐擦靴子的坐夜等他回家，並且帶了他的用人一道去的。

「那末，先生，」維勒先生報告完他的消息之後說，「假使我明天早上能和這個用人談一談，他就會把他主人的事情統統告訴我了。」

「你怎麼知道的？」匹克威克先生插嘴說。

「噫呀你真是，先生，用人們老是這樣的呀，」維勒先生回答。

「啊呀，我倒忘了這一點，」匹克威克先生說。「好吧。」

「然後你就可以佈置一個最好的辦法，先生，我們就照着行事。」

因為這似乎是最好的法子了，所以最後定規了下來。維勒先生在主人的允許之下去隨自己的意思消磨這一夜；他不久就被聚集在酒吧間裏的眾人一致推舉做了主席，而他執行這個可敬的職務的成績使那些酒客們非常的滿意，所以他們的哄笑和讚許的喧聲竟透進匹克威克先生的臥室，以致縮短了他的自然的休息期間至少有三個鐘頭。

第二天一清早，維勒先生正在用半辨士的淋浴（他把這錢給了一個在馬廐裏做事的青年僕人，叫他用水龍頭沖他的頭和臉）驅除隔夜的暢飲的狂熱的殘餘，這時他注意到了一個穿桑子色役服的青年人，他坐在院子裏一張板檯上讀一本書，像是讚美詩集的書，但是時時對水龍頭下面的人偷看一眼，像是對於他這行為感到相當的興趣。

「你這傢伙看上去倒古怪哪，你這傢伙，」維勒先生的眼睛第一次碰到那穿桑子色役服的陌生人的眼光的時候，心裏就這麼想。那傢伙是一副大而醜的病色的臉，很深陷的眼睛，一顆特別大的腦袋，上面生了一大把直而長的黑頭髮。「你是個古怪傢伙，」維勒先生想，這要麼想，繼續沖洗着，也就沒有再介意他了。

那人還是不斷的從讚美詩集看到沙姆，又從沙姆看到詩集，像是想開始談話似的。所以最後，沙姆爲了給他一個機會，就親昵的點一點頭說——

「你好嗎，老兄？」

「托福，我很好，先生，」那人說，很慎重的樣子，一面掩了書。「我希望你也很好吧，先生？」

「嘿，我要不是像個會走路的睡蓮花，今天早上也不會這麼站不穩了，」沙姆回答。「你是住在這店裏嗎，老朋友？」桑子色的人回答說是。

「怎麼你昨天夜裏沒有跟我們一塊兒喝酒？」沙姆問，用毛巾擦着臉。「你看樣子是很快活的——就像一條活斑鱒在石灰灘子裏似的有勁兒哪，」維勒先生用低音的聲調加上一句。

「昨天夜裏我跟我的主人出去了，」那陌生人回答。

「他叫什麼？」維勒先生問，由於突然的興奮，再加毛巾的洗滌，臉上通紅了。

「非茲·瑪舍爾，」桑子色的人說。

「把手伸來，」維勒先生說，走過去，「我要結識結識你。我歡喜你的相貌，老朋友。」

「啊，這倒奇怪啦，」桑子色的人說，態度顯得非常坦白，「我也是非常之歡喜你的樣子，所以我第一眼看見你在籠頭下面的時候就一直想和你談話。」

「真的嗎？」

「的確的確。你看這奇怪不奇怪？」

「少有少見，」沙姆說，心裏暗暗爲這陌生人的溫和替自己高興，「你叫什麼呀，我的老兄？」

「假。」

「這是非常之好的名字——唯一的一個不能起渾號的名字，姓呢？」

「屈拉倫，」陌生人說，「你呢？」

沙姆記得主人的關照，就回答說。

「我姓葉柯；我的主人是維爾金斯。你喝點兒什麼嗎，屈拉倫先生？」

屈拉倫先生同意了這個可喜的提議，把書放在上衣口袋裏，陪着維勒先生到酒吧間，不久就背起一隻白鐵壺裏的不用列額社松子酒和芬芳的丁香汁調成的混合飲料來。

「你們住的房間怎麼樣？」沙姆問，又給他的同伴倒上第二杯。

「壞，」假說，「非常之壞。」

「你是說着玩的吧？」沙姆說。

「是眞話，的確的。還有更壞的哪，我的主人要結婚了。」

「沒有的事。」

「真的還有更壞的哪，他要同一個非常發財的女承繼人從寄宿學校逃走啦。」

「什麼話！」沙姆說，重新斟上同伴的杯子。「是這裏鎖上的什麼寄宿學校吧，我想，是不是？」

雖則他提出這個問題的聲調是顯得再無所謂不過的，可是屈拉倫先生做了一個手勢明明白白的表示他已經覺察到他的新朋友急於要引出他的回答了。他喝乾了杯子，對他的同伴詭秘的看看，把兩只小眼睛輪流的發亮，最後把手臂一揮，像是在旋一只想像中的水龍頭把子，表示他認為自己是在被沙姆意爾·維勒先生用水沖着。

「不行，不行，」屈拉倫先生到底說了，「這不能告訴大家。這是秘密——一個大秘密，華柯先生。」

桑子色的人這麼說着的時候把杯子倒過來放着，作為提醒他的同伴，他已經沒有解渴的東西了。沙姆注意到這個暗示，並且感覺到這裏面所包含的難於啓齒的態度，就叫把白鐵壺重新盛滿，桑子色的人聽到這話眼睛發了亮。

「那末你說的是個秘密？」沙姆說。

「我想這當然是的囉，」桑子色的人說，啜着酒，臉上顯出滿意的神情。

「我想你的主人是很有錢的吧？」沙姆說。

屈拉倫先生微微一笑，用左手抓住杯子，右手伸到他的桑子色的不可名狀的衣服的口袋上一清二楚的拍了四下，像是表示，假使他的主人照樣的拍拍口袋，也是不會有錢幣的叮鏗聲使人驚訝。

「啊，」沙姆說，「原來是這樣的，是嗎？」

桑子色的人含有深意的點點頭。

「吧了，那末老朋友，」維勒先生勸諫的說，「你假使讓你主人喝了這個小姑娘，你不覺得你自己真是混蛋嗎？」

「我知道的，」假·屈拉倫說，做出一張深深自答的臉對着他的同伴，並且微微的嘆氣。「我知道的，而且這正是我心裏難過的地方。可是我怎麼辦哪？」

「怎麼辦？」沙姆說，「告訴學校裏的女先生，丟掉你的主人。」

「那個相信我呀？」假·屈拉倫回答。「年輕的小姐是被人家認為天真和謹慎的標本的，她會否認，我的主人也會。誰相信我呢？我要掉了飯碗，還要吃個陰謀或者什麼的官司，我要有什麼舉動，就祇會得到這些好處。」

「這話倒有點兒道理。」沙姆說，沉思着。「這話倒有點兒道理。」

「假使我能找到那位可敬的紳士來管這件事，」屈拉倫先生繼續說，「那還有點兒阻止這私奔的希望；但是這裏還是那個問題，華科先生，還是那個問題。在這陌生的地方我是一個人也不認識；縱使我認識，十個裏面還不知有沒有一個會相信我的話呢。」

「這兒來，」沙姆說，突然跳起來抓住桑子色的人的手臂。「我的主人倒是你所需要的人，我想。」假·屈拉倫略微抗拒一下之後，沙姆就把這位新結交的朋友領到匹克威克先生的房裏，並且把上述的談話簡略的說了一說。

「我覺得背叛我的主人是非常難過的，先生，」假·屈拉倫說，把一條大約六吋見方的粉紅色的格子花手絹擦擦眼睛。「這種感情是你的很大的光榮。」匹克威克先生回答：「但是那是你的責任呵。」

「我知道是我的責任，先生，」假很熱情的回答。「我們都是應該努力盡我們的責任的，先生；我也盡我的卑微的努力，先生；但是背叛主人是很為難的事情呵，先生，縱使他是個流氓，你總是穿他的衣服，吃他的麵包呵，先生。」

「你這人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大為感動了，「很忠實。」

「吧了，吧了，」沙姆插嘴說，他看屈拉倫先生的眼淚看得很不耐煩了，「去你的灑水車玩意兒吧，那是沒有用處的，沒有用處的。」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責備的說，「我真不高興，你是這樣的不大尊重這年輕人的感情。」

「他的感情原是很好的，先生，」維勒先生回答：「因為是這麼好，所以失掉了很可惜，我覺得他最好還是把它保存在心裏，不要讓它跟着熱水冒掉，尤其是因為那並沒有用處。眼淚決不能開一只鐘，或者開一部蒸氣引擎呀。年輕人，下次你跟抽煙的伙伴在一塊兒的時候，把我這話裝在烟斗裏吧。」現在你且把這塊粉紅的柳條布塞在口袋裏，它可不怎麼漂亮，你用不着

● 裝在烟斗裏抽，意即好好想一想。

像個走繩索的人似的擺揮着它。」

「我的僕人的話是對的，」匹克威克先生對假說，「雖然他表現他的意見的方式有點兒不客氣，間或還有點兒不好懂。」

「不錯，先生，他是對的，」屈拉倫先生說，「我不再這樣了。」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末，寄宿學校在那裏？」

「那是一座很大的，古舊的，紅磚頭的房子，就在鎮市頭上，先生，」假·屈拉倫回答。

「什麼時候呢？」匹克威克先生說，「什麼時候實行這個下流的計劃呀——什麼時候實行私奔呀？」

「今天夜裏，先生，」假答。

「今天夜裏！」匹克威克先生叫。

「就在今天夜裏呵，先生，」假·屈拉倫回答，「所以我是這樣着慌。」

「必須採取緊急的辦法了，」匹克威克先生說，「我要馬上去見那學校裏的女校長。」

「請你原諒，先生，」假說，「這個辦法決不行。」

「爲什麼？」匹克威克先生問。

「先生，我的主人是非常之狡猾的人哪。」

「我知道他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他把那老太太騙得好好的，」假繼續說，「說到他的壞話她是不會相信的，縱使你跪在地上賭咒也不行，尤其你又沒有證據，不過是聽了一個用人的話，她以爲這用人一定是犯了什麼過失被歇了工，所以說這話來報復。（我的主人一定是這樣說法。）」

「那怎麼才好呢？」匹克威克先生說。

「祇有在私奔的當時捉住他，才能叫老太太相信，先生，」假回答。

「這些老貓兒都是要把頭擡到里程碑上才算數，」維勒先生說，作爲插句。

「但是要在私奔的時候當場捉住他，我怕還是很難做到的事情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不知道，先生，」屈拉倫先生想了一會兒之後說，「我想也許是很容易做到的。」

「怎麼呢？」是匹克威克先生的詢問。

「哪，」屈拉倫答，「因爲已經申通了兩個用人，所以我的主人和我先躲在廚房裏；等大家睡了之後，我們從廚房裏出來，小姐就從臥室裏出來，門口先叫了馬車等着，我們上車就走。」

「唔，」匹克威克先生說。

「唔，所以，先生，我想假使你在後面的園子裏候着，你一個人在候着——」

「一個人，」匹克威克先生說，「爲什麼要一個人？」

「我想是很自然的，」假答，「老太太不願意這樣不樂意的事情當人當衆的出醜，所以人是越少越好。還有那個小姐，先生——你想想她的心情吧。」

「你這話很對，」匹克威克先生說，「這種顧慮證明你的感覺是精細的。說下去，你很對呵。」

「哪，先生，我想是你單獨一個人在後園裏候着，我就開門讓你進去——那門對着園子，門裏是一條過道——在正十一點半的時候，這時候正好來幫我破壞這個壞人的計劃，說到這壞人，他害得我好苦呵。」屈拉倫先生深深的嘆起氣來。

「不要難過吧，」匹克威克先生說，「你的地位雖然低，他要是有一些些兒你這種可貴的優美的感情的話，我倒對他還有些希望了。」

屈拉倫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而且不顧維勒先生先前的勸告，又眼淚汪汪的了。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傢伙，」沙姆說，「他腦袋裏要不是有一根大自來水管子一直開着，我就該死。」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很嚴厲的說，「住嘴。」

「很好，先生，」維勒先生答。

「我不歡喜這個計劃，」匹克威克先生深思熟慮了之後說，「爲什麼我不能和那小姐的朋友商量商量呢？」

「他們住在離這裏一百哩遠的地方哪，先生。」假·屈拉倫答。

「那就沒話說了，」維勒先生在旁邊說。

「再說，」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那花園我怎麼得進去呢？」

「牆是很低的，先生，你的用人也可以幫你一脚呀。」

「我的用人也可以幫我一脚，」匹克威克先生機械的說，「你一定在像所說的那門的附近嗎？」

「不會弄錯的，先生，那是道園子的唯一的門。你聽見鐘敲了之後就輕輕的拍拍門，我馬上開。」

「我不歡喜這個計劃，」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既沒有別的法子，而那位小姐的一生幸福就在此一舉，我只好採取了。我一定到那裏去。」

因此，匹克威克先生的內在的好心第二次叫他捲進一個冒險之中了。他對這原是極其願意離得遠遠的。

「那座房子叫什麼？」匹克威克先生問。

「西門大廈，先生。你走到鎖市盡頭的時候向右邊略微走幾步；它是孤另另的，離馬路不多遠，大門口的銅牌子上刻了名

字。」

「我知道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從前在這鎖上看到過它。你放心得了。」

屈拉倫先生又鞠了一個躬，轉身要走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丟了一個金尼在他手裏。

「你這人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我佩服你的心地好，不要謝了。記住——十一點鐘。」

「我不會忘記的，先生。」假·屈拉倫答。說了這話，他就走出房間，沙娜跟着他。

「喂，」後者說，「這麼哭哭啼啼倒是個好主意呀。這麼好的條件，我也要哭得像大雨天的出水管子了。你是怎麼弄法

的？」

「那是心裏出來的，華柯先生，」假莊嚴的回答，「早安了，先生。」

「你是個沒用的傢伙呵，你是——我們到底是把你的話都弄出來了，」假走開的時候維勒先生想。
屈拉倫先生腦子裏的思想究竟是什麼樣子，我們說不出，因為我們不知道。

費盡夜來，靠近十點鐘的時候，沙姆·維勒報告說，金格爾先生和假一道出去了，他們的行李已經打好，並且已經叫了一部馬車，陰謀顯然是在進行着了，正如屈拉倫先生所說。

十點半了，到了匹克威克先生出發去執行他的艱難的任務的時間。他拒絕了沙姆叫他穿大衣的體貼，爲了可以少了爬梯的時候的不便，就帶了沙姆出發。

月亮很好，祇是有雲。是很乾燥的夜晚，不過特別的黑暗。小路、籬笆、田野、房屋、和樹木，都被包在濃重的黑影裏。空氣熱而鬱悶，夏季的閃電在天邊微弱的顫動着，而這是這包裹着一切東西的沉悶的陰暗之中唯一變動着的景物。聲音是一點兒沒有，除了遠遠的有一隻不安的看家狗的吠聲。

他們找到了那座房子，看了銅牌子，繞着牆走到園子後面。

「你幫我爬過牆之後你就回旅館去，」匹克威克先生說。

「很好，先生。」

「你不要睡，守我回來。」

「自然囉，先生。」

「捧住我的腿子，我說「上」，你就輕輕的把我舉上去。」

「是啦，先生。」

做好這些事先準備，匹克威克先生就抓住牆頂，說「上」，這話不折不扣的被照辦了。也不知道是他的身體有點兒像他的頭腦一樣有彈性呢，還是維勒先生心目中的輕輕的一推要比匹克威克先生想的粗鹵了些，總之，他幫忙的結果是一掙把這位不朽的人物完全送過了牆，壓壞了三顆蘋果和一顆玫瑰之後，直挺挺的落在下面的花園裏了。

「你沒有弄傷了自己吧，我希望，先生，」沙姆看見他的主人這麼神秘的消失在牆的那邊，吃驚之餘連忙用出聲的耳

語這樣說。

「我當然沒有弄傷自己呵，沙姆，匹克威克先生在牆的那邊說，「但是我想倒是你弄傷了我。」

「我希望不至於吧，先生，」沙姆說。

「沒有關係，」匹克威克先生說，爬起身來，「不過是刺破了幾處皮。走吧，不然我們要被人聽見了。」

「再會了，先生。」

「再會。」

沙姆·維勒跨着偷偷的步子走了，讓匹克威克先生一個人留在園子裏。

燈光時時從這座房子的這個那個窗戶裏透出來，或者從樓梯口射出來，像是人們正各自睡覺去。匹克威克先生因為不想在時候沒到之前太靠近那扇門，就蹲在一個牆拐角裏等着。

這是一種很可能叫許多人喪氣的情景。然而匹克威克先生既不喪氣，也不憂慮。他知道在基本上他的存心是好的，而且他對於高尚的假是絕對的信任。很沉悶，這是的確的；雖不說陰慘，但是一位用腦筋的人總是能够用沉思默想來自處的。匹克威克先生思索得打起了噁嚏，鄰近的教堂的鐘聲驚醒了他，鐘聲和諧的響着——是十一點半。

「時候到了，」匹克威克先生想，小心翼翼的站起來。抬頭看看房子，燈光已經沒有了，百葉窗已經關上了——都在床上了，無疑的。他顧着腳走到門口，輕輕的敲一下。過了兩三分鐘並沒有任何回答，他就稍微重了一點再敲一下，後來又是更重一點兒的一下。

終於聽見樓梯上有腳步聲了，隨後從鑰匙孔透出了蠟燭光。解鏈子拔門門的大費了一番手脚，於是門慢慢的推開了。

門是向外開的，它越開越大。匹克威克先生就在它後面越退越遠。他小心的伸出頭來偷偷一看，真是吃驚不小。開門的不是假·屈拉倫，却是一個手裏拿着蜡燭的女僕。匹克威克先生用那位可佩的傳奇劇演員噴奇●翰着在等待拿了白鐵箱樂

● Punch 爲 Punchinello 之類稱，是一個非常通俗的滑稽的傀儡戲。● Punch and Judy 中的男主角。這戲

源出意大利，十八世紀初傳入英國，盛行至十九世紀。

器的扁頭海豬家的時候所顯的神速，縮回了頭。

「一定是貓，沙拉，」女僕對房子裏面的什麼人說。「嘶，嘶，嘶——的，的，的。」（噢，貓聲，猶我國之「咪咪」也。）但是並沒有畜生被這些奉承騙出來，女僕就慢慢關了門，重新扣好，讓匹克威克先生去筆直的貼在牆上。

「這真奇怪啊，」匹克威克先生想。「我想他們今天是睡得比平常晚吧。他們偏偏選了今天來做這種事情，真是極其不幸——再不幸沒有了。」匹克威克先生這樣想着，重新小心的回到先前躲着的牆角裏，以便到他認為適合的時候再去敲門。

他在這裏還沒有等上五分鐘，先是電光一閃，接着是霹靂的一聲雷從遠處夾着可怕的轟隆轟隆和軋軋軋軋的聲音滾過去了——然後又一閃，比第一次更亮，又是一聲雷。比第一次更響；然後雨來了，猛而重，幾乎要沖掉它所碰到的一切。

匹克威克先生很明白樹木在打雷下雨的時候是個很危險的鄰人。他右邊正是一棵樹，左邊也是一棵樹，前面一棵，後面又是一棵，假使他留在這裏，作興要成爲偶然事件的犧牲；假使他走到沒有樹木遮擋的園子中央，作興要被人交給警察；他試了一兩次爬牆，可是這次除了自然給他的兩只腳之外却沒有其他了，他的掙扎僅有的結果祇是給了膝頭和脛骨許多非常令人不快的磨擦和渾身的大汗而已。

「多麼可怕的可惡境呵！」匹克威克先生說，歇下來抹額頭上的汗。他抬頭看看房屋——全部漆黑。現在他們一定是上了床啦。他要再試一試暗號。

他蹣跚脚尖走過濕淋淋的石子路，輕輕的敲門。屏住呼吸，湊着鑰匙孔靜聽。沒有回答；古怪得很。又敲一下。又聽。裏面有一聲低低的耳語，然後一個聲音喊——

「誰呀？」

「這不是假呵，」匹克威克先生想，連忙把身體貼緊在牆上。「是個女人聲音。」

他剛好下了這個結論，樓梯上的一扇窗子推開了，三四個女人聲音重複了這句問話——「誰呀？」
匹克威克先生頭也不敢動，腳也不敢動。顯然是全家都被驚動了。他決定留在那裏等這番驚擾過去；然後用超自然的努

力爬過橋，爬不過的話寧可跌死。

正像匹克威克先生的一切決定一樣，這個決定也是在這種情境之下所可能的最好的了。但是，不幸得很，這決定所根據的是她們不敢再開門。而他聽到解鏈子拔門的聲音，看見門慢慢推開，越開越大的時候，他是何等的狼狽呵！他一步一步的縮到角落裏，可是無論他怎麼，他的身體還是妨礙了門的開到最高度。

「誰呀？」裏面的樓梯口衝出了這一聲許多最高音的合唱，這裏包括學校的當局者老處女、三個女教員、五個女僕、和三十個女寄宿生，全都沒有穿戴得整齊，頭上都帶着捲髮紙，像樹林子一般。

匹克威克先生當然不說有誰於是合唱的疊句變成——「天呀！嚇死我了。」

「廚子。」那位女修道院住持說——她謹慎的站在樓梯的頂上，在大家的最後面——「廚子，你為什麼不稍微向圍子裏去幾步？」

「對不起，太太，我不想，」女廚子回答。

「天哪，廚子真是個笨東西呀！」三十個寄宿生說。

「廚子。」女住持說，非常威嚴的樣子；「請你不要開口。我一定要你馬上到圍子裏看看。」

這時廚娘哭起來了，女僕說這是「丟臉！」而因為這句偏袒同夥的話，她當場受了一個月之後歇工的通知。

「你聽到沒有，廚子？」女住持說，發急的頓着腳。

「你聽不聽女主人的話呀，廚子？」三位教師說。

「這廚子多麼老臉皮呵！」三十個寄宿生說。

不幸的廚子被這樣的硬迫着，就向前走了一兩步，把蠟燭拿在偏偏叫她什麼也看不見的地方，然後就說沒有什麼在外面，一定是風門正要因而重新關上了，這時，一個在門縫裏窺探的好事的寄宿生忽然發出一聲可怕的嘶叫，馬上，廚子、女僕、和一切比較胆大的都停住了。

「史密脫爾斯小姐是怎麼啦？」女住持說，這位史密脫爾斯小姐是發起有四個小姐那麼大的力氣的希斯底裏來了。

「天哪，史密脫爾斯小姐，好寶貝呀，其餘的二十九個寄宿生說。」

「啊，男人——男人——在門背後。」史密脫爾斯小姐尖聲叫。

女住持一聽到這可怖的叫喚，立刻跑進自己的臥室，把門門得緊緊的，舒舒服服的覺過去了。寄宿生們、教員們、和僕人們都縮在樓梯上，擠做一堆，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嘶喚、景厥和推擠，在混亂之中，匹克威克先生走出躲的地方，到她們面前。

「女士們——親愛的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他說我們是親愛的，」最老最醜的一個教員喊。「啊，這渾蛋！」

「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大吼說，他的處境的危險使他顧不顧一切了。「聽我說，我不是強盜。我要找這裏的主管人。」

「啊，多兇的惡人啊！」另外一個教員尖聲叫。「他要找托金小姐！」

全體尖叫起來。

「拉警鈴呀！」成打的聲音喊。

「不要——不要，」匹克威克先生叫。「對我看看，看我像不像個強盜！我的親愛的女士們——你們可以把我的手腳捆起來，可以把我鎖在密室裏，隨你們，祇要請你們聽我所必須說的話——祇要聽我說。」

「你怎樣會到我們園子裏來的？」女僕結結巴巴的說。

「叫這裏主管的人來，我把一切都對她說——一切；」匹克威克先生用肺部的最大力量說。「叫她來——你們祇要安安靜靜的，叫她來了你們就會知道一切了。」

也許是由於匹克威克先生的樣子，也許是由於他的態度，也許是由於想聽一聽包在神秘之中的東西的誘惑力吧。——這對於一個女性的頭腦是如此的不可抗拒的——，所以其中一部分比較有理性的（有四個人）比較鎮靜些了。她們提議，爲了證明匹克威克先生的忠誠要叫他受一點兒拘束；這位紳士同意了在走讀生掛標帽和三明治口袋的壁櫥裏面隔着窗門和托金小姐開談判，於是立刻自動走了進去，被鎖了起來。這樣復活了其餘的女人們；於是帶來了托金小姐，開始談判。

「你在我的園子裏幹什麼的，你這男人？」托金小姐說是怯弱的聲音。

「我來警告你，你的年輕的小姐們有一個今天夜裏要私奔，」匹克威克先生從壁櫥裏面回答。

「私奔？」托金小姐、三位教員、三十個寄宿生和五個女僕，都說：「跟誰？」

「你的朋友，查爾士·非茲——瑪舍爾先生。」

「我的朋友！我可不認得這什麼人。」

「那末就是金格爾先生。」

「我出生出世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那末是我被騙了，上了當了。」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做了一個陰謀的犧牲——一個卑劣下流的陰謀。叫人到安琪兒

飯店去問吧，我的親愛的女士，假使你相信我的話。到安琪兒去找匹克威克先生的男用人吧，我求你，女士。」

「他一定是個上等人——他手下有男用人哪，」托金小姐對那教習字和算學的女教師說。

「我的意見是，托金小姐，」那寫算女教師說，「是他的男用人手下有他。我想他是個瘋子，托金小姐，那一個就是管他的

人。」

「我覺得你這話很對，格茵小姐，」托金小姐答。「叫兩個用人到安琪兒去，其餘的留下來保護我們。」

所以兩個女僕被派到安琪兒找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去了，餘下的三個站在後面保護托金小姐、三位教員和三十個寄

宿生，匹克威克先生就在壁櫥裏在三明治口袋的叢林之下坐了下來，拿出他的全副哲學●和剛毅、靜候回音。

過了一個半鐘頭，去的人回來了，匹克威克先生聽出在沙姆意爾·維勒先生的聲音之外還有兩個人的聲音，聲調很耳

熟，但是他無論怎麼也想不起是誰。

接着舉行了很短的一場談話鎖着的門開了，匹克威克先生跨出壁櫥，發現他的面前是西門大廈的全部人員，沙姆意爾

·維勒還有——老外德爾和他的定規了的女婿屈倫德爾先生！

「我的親愛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說，奔過去握住外德爾的手，「我的親愛的朋友，請你看老天面上對這位女士解釋我的不幸的和可怕的處境。你一定已經聽我的當差的說過了，請你說，無論如何，我的好朋友，說我既不是強盜也不是瘋子。」

「這我已經說過了，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已經說過了，」外德爾先生答，搖着他的朋友的右手，同時屈倫德爾先生搖着他的左手。

「那種話，不管是誰說的，是誰在說，」維勒先生走上一歩插嘴說，「總是胡說八道，差得遠哪，正好相反，完全不同。假使這屋子裏有什麼男人說過那種話，我很高興就在這個房間裏給他們一個很有效力的證明，讓他們知道是錯的，只要這些非常可敬的太太們可以讓開一點兒，叫他們一個個上來吧。」維勒先生提出了這個難辦的挑戰之後，把他的捏緊的拳頭用勁錘了一下攤開的手掌，對托金小姐有趣的鑿鑿睛眼：她呢，聽他說到在西門女塾的校舍裏面可能有什麼男人，簡直恐怖得形容不盡了。

匹克威克先生的解釋是有一部分已經說過的，所以很快結束了。但是無論是和朋友們一路走回去的時候，或是坐在熊的爐火前面吃他所極其需要的晚飯的時候，他都一言不發他像昏了頭，有一次僅僅這一次，他對外德爾先生看看說：

「你怎麼到這裏來了？」

「屈倫德爾和我是到這裏痛痛快快打一場獵的，」外德爾答。「我們今天夜裏到，意外的聽到你的當差的說你也在這裏。但是我很高興你在，」老頭子說，拍拍他的背。「我很高興，我們可以結成快活的伴了，我們還可以給文克爾另外一個機會呢——呢，老朋友。」

匹克威克先生不答；他甚至也沒有問候在丁格米谷的朋友們，不久就去睡了，關照沙姆假使按鈴的話他就去點上蠟燭，到相當的時候鈴果然響了，維勒先生走了去。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從被子裏伸出頭來對外看着。

「先生，」維勒先生說。

匹克威克先生停止不說什麼，維勒先生把蠟燭心剪了剪。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又說，像是在拚命的努力。

「先生，」維勒先生又叫一聲。

「那個相拉偷呢？」

「假嗎，先生？」

「唔。」

「走了，先生。」

「跟他的主人一道吧，我想？」

「不管是朋友還是主人還是什麼，總之他是和他一道走了，」維勒先生回答。「他們是一對呵，先生。」

「金格爾疑心到我要對付他，就叫那傢伙用這個故事騙你，我想是的吧？」匹克威克先生說，幾乎哽咽了。

「正是這樣先生，」維勒先生答。

「那當然全是扯謊的囉？」

「全是的，先生，」維勒先生回答。「幹得好，先生，滑頭得很。」

「我想他下回總不能這麼容易逃得過了，沙姆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想是的，先生。」

「我只要再碰到這個金格爾，不管在那裏，」匹克威克先生說，從床上撐起身子，一大拳把枕頭搥成凹形，「我除了叫他受到咎有應得的揭露之外，還要揍他。我要揍他，不然我不叫匹克威克。」

「我要是抓到那黑頭髮的垂頭喪氣的小子，」沙姆說，「假使不叫他眼睛裏真正淌些水的話，我就不姓維勒。夜安，先生！」

第十七章

說明在某些情形之下，害風暴病有激發創造才能的作用。

匹克威克先生的體質雖然能够經得起很大的勞力和疲勞，却抵擋不了前一章所說的在那可紀念的夜裏所受的那種幾方面合攏來的打擊。在夜裏露天洗一個澡，又在壁櫥裏陰乾這種事情固然特別，而且也危險。匹克威克先生是害了風溼病睡倒了。

但是這位偉人的體力雖則因此受了損害，他的精神却保持着向來的活力。他的元氣是有彈性的；他的興致恢復了。連最近這個遭遇所引起的煩惱，也已經從他的腦子裏消失了；有什麼關於那件事的諷喻引起外德爾先生縱聲大笑的時候，他居然能够陪着大笑，不氣也不惱。不僅如此，在匹克威克先生被局限在床上的那兩天之內，沙姆是他的經常的陪伴。第一天，他努力用掌故和談話叫他主人開心；第二天，匹克威克先生叫拿來他的寫字桌、筆和墨水，於是埋頭寫了一整天；第三天，他能够在臥室裏坐坐了，就派他的當差去送信給外德爾先生和屈倫德爾先生，說是假使他們今晚能到他那裏喝酒的話，他就感激非常了。這邀請被極其樂意的接受了；當他們坐好了喝酒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羞態百出的拿出如下的小小的故事，說是他在這次臥病中間根德維勒先生的率真的敘述的稿記再「編」出來的。

「教區裏的書記

——真情實愛的故事

「從前，在離倫敦很遠的一個很小的村鎮上，有一個叫做那生涅爾·匹布金的小人兒（青年人），他是那小鎮上的教區書記，住在那小鎮的小街上的一所小屋子裏，離那小教堂十分鐘的路程，他每天從九點到四點教小孩子們小小的學問。那生涅爾·匹布金是一個無害無辜的好好先生，向上彎的鼻子，向裏彎的腿子；眼睛有點兒斜，步子有點兒拐；他把時間分配在教堂和他的學校兩方面，他認真的相信世上再也沒有像副牧師那麼聰明的人，像法衣室那樣堂皇的房間，或者像他的神學校那樣井井有條的學校。那生涅爾·匹布金曾經有一次，他平生也祇有這一次，看見了一位主教——一位真正的主教，手上帶了藏紗袖子，頭上戴了假髮，是在堅信禮的時候，他看見了他走路，聽到了他說話；而那生涅爾·匹布金在那重大的時機是既數目畏得如此厲害，那位主教把手摸他的頭的時候，他竟不折不扣的暈了過去，被教區差役抱出了教堂。

「那生涅爾·匹布金一生之中的一件大事，一個新紀元，唯一的一件竟把他的平靜生活的止水擾亂了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晴朗的下午，他正在出一個什麼複合加法的題目給一個犯過的頑童做，不知不覺的，在出神的狀態之下，從石板上抬起眼光，而眼光却落在瑪麗亞·洛布士的漂亮的臉孔上，她是梅對過的大馬具店老闆老洛布士的獨養女兒。那末，匹布金先生的眼光原是在瑪麗亞·洛布士的漂亮臉上落過許多次的囉，無論在教堂裏還是在別的地方，可是瑪麗亞·洛布士的眼睛可從來沒有顯得這麼明亮，瑪麗亞·洛布士的嘴巴也從來沒有顯得這麼紅潤，像這次這樣呵。所以當然的，那生涅爾·匹布金不能够把眼睛從洛布士小姐的臉上移開了；當然的，洛布士小姐發現自己已被一個青年人盯著，就從她在窺探着的窗戶縮回了頭，關上窗子，拉下窗簾了；當然的，那生涅爾·匹布金隨即撲住那犯了過的頑童，把他痛痛快快打了一頓了。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絲毫沒有可以大驚小怪的地方。

「可是假使一個像那生涅爾·匹布金先生這樣的怕羞的、神經質的脾氣，尤其是只有微薄的收入的人，居然從此以後想取得那兇惡的老洛布士的獨女的手和心，那才真是奇怪的事情哪！老洛布士是，大馬具店的老闆，他祇要筆一揮就可以買下整個村子還不當一回事——老洛布士是，大家都知道他有一堆一堆的錢存在附近大鎮上的銀行裏——老洛布士是，據說有數不清說不盡的寶物藏在一只有很大的鑰匙孔的小小的鐵保險箱裏，放在後房裏的火爐架上——老洛布士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一副真正的銀權面，到宴會的時候就拿出来用，並且他常常得意的吹噓說要把這給女兒做陪嫁。我再說一

過，假使那生涅爾·匹布金竟這樣的冒失，敢把他的眼睛向這邊斜，那真是深深可驚、大大可怪的事了。但是，戀愛是盲目的；那生涅爾的眼睛原是斜的；也許是這兩點都有關係，弄得他不能把這事情看個明白。

「嘿，假使老洛布士對於那生涅爾的私情知道了一絲一毫的話，他可要把那學校的屋子削成平地，或者把學校的主持人攆出地球之外，或者做出別的什麼同樣兇惡和狂暴的慘事呢？因為洛布士是傷了他的驕傲的時候，或者他火性上來的時候，他就是個可怕的惡魔。咒罵他罵起那瘦腿子的皮包骨的徒弟的偷懶來，那成串的咒罵像雷聲似的轟隆隆滾到對街，嚇得那生涅爾·匹布金渾身發抖，那些小學生的頭髮都豎在頭上。

「呀！可是從此以後，每天在學校放了學，小學生都走了以後，那生涅爾·匹布金就獨自坐在靠街的窗子口，一面裝做讀一本書，一面斜着眼睛向對街找瑪麗亞·洛布士的明亮的眼睛；他這麼坐了沒有多天，那雙明亮的眼睛就在樓上一個窗戶裏出現了，顯然也是在專心注意的讀書。這可叫那生涅爾·匹布金樂了，成幾個鐘頭坐着看那眼睛向下垂着的漂亮臉孔，這真有意思哪！可是在瑪麗亞·洛布士從書上抬起眼睛向那生涅爾·匹布金那邊一溜的時候，他的快樂和愛慕真是沒底了。最後，有一天，那生涅爾·匹布金知道老洛布士不在家，就冒冒失失的向瑪麗亞·洛布士吻一吻手，瑪麗亞呢，非但沒有關上窗子，拉下窗簾，而且也向他吻吻她的手，微微一笑。根據這個，那生涅爾·匹布金就下了決心，不管發生什麼事，他總要把他的感情進一步發展，不再耽擱。

「比馬具店老闆的女兒瑪麗亞·洛布士的更美的步態、更暢快的心、更迷人的酒窩、更漂亮的身材，這世界上，這被它們生色不少的世界，是沒有過的。她那亮晶晶的眼睛裏有一種惡作劇的閃光，就是請起好色來比那生涅爾·匹布金差得遠的人的心也抵不住。她的歡笑裏有這麼一種輕快的聲音，叫最嚴厲的厭世者聽了也要微笑。連老洛布士，那怕是正在發兇惡的性子，也擋不住他的好女兒的騙。她要是和她的表妹凱特——一個狡猾的、無賴相的、迷人的小傢伙——一同對老頭需索什麼的話（老實說，她們是常常這樣的），他是什麼也不能拒絕，那怕她們問他要一部分那藏在鐵保險箱裏不見陽光的光，數不清說不盡的寶貝。

「那生涅爾·匹布金常常在一片田野裏散步，想着瑪麗亞·洛布士的美麗，一直談到天黑；有一天，是夏季的黃昏，他在

這田裏看見了這惹人年輕的兩個，就在他前面百十碼的地方，這時他的心就在胸膛裏亂跳起來。他雖則常常想通，祇要碰到瑪麗亞·洛布士，就要活潑的走到她面前把他的愛情告訴她，可是現在，她是意外的在他前面了，而他的血却統統衝到了臉上，顯然使他的腿子受了很大的損害，使它們喪失了平常的機能，儘是打抖。當她們站下來採籬笆上的花或者聽鳥叫的時候，他也就站下來裝做專心一意。在沈思的樣子，而他也確實是在想着心思呢；因為他正在盤算，假使她們回頭走的時候——她們是到了時候一定要回頭的呵——和他面對面的遇着了，那他到底怎麼辦。但是他雖然不敢追近他們，却又捨不得不見她們；所以她們走快他也走快，她們延遲他也延遲，她們停步他也停步；他們簡直就會這樣的一直走到天黑了，可是凱特偷偷的回頭看看，鼓勵的招呼那生涅爾走到前面去。凱特的態度裏有種什麼不能抗拒的東西，所以那生涅爾·匹布金就接受了這個邀請；他經過了自己的一大陣臉紅和那壞心眼的表妹的一陣放縱的大笑之後，就在有露水的草地上跪了下來，說他決心跪在那裏永遠不起身，除非他被答應了做瑪麗亞·洛布士的愛人。聽了這話，瑪麗亞·洛布士的愉快的笑聲在寂靜的黃昏裏震盪起來——可並沒有擾亂它；那是這麼可喜的聲音哪——壞心眼的年輕的表妹笑得比以前更放肆了，那生涅爾·匹布金呢，臉更紅了。最後，瑪麗亞·洛布士被這愛瘋了的小人兒逼得沒有辦法了，就掉過了頭，低聲叫她的表妹說，或者竟是凱特自作主張說的，說是她聽了匹布金先生的話很覺得榮幸；她的手和心呢，是由他父親做主的；但是誰也不會不知道匹布金先生的價值。因為這些話都是非常莊嚴的說出來的，又因為那生涅爾·匹布金陪瑪麗亞·洛布士回家的時候，又硬弄到了一吻分手，所以他上床睡覺的時候自以為是個幸福的男子，通夜做着說勸老洛布士打開鐵箱子，娶上瑪麗亞的好夢。

「第二天，那生涅爾·匹布金看見老洛布士騎了他的灰色小馬出去了，那壞心眼兒的小表姊在窗口打了許多暗號，什麼意思他是一點兒也不懂之後，瘦腿子的皮包骨的學徒過來了，他說主人今天整夜都不回來，小姐們請匹布金先生在準六點鐘的時候去用茶。這天的功課是怎麼教了的，無論那生涅爾·匹布金或者小學生們，都跟我們一樣的不清楚；但是功課總歸是教完了，孩子們也走了，於是那生涅爾·匹布金就打扮起來，一直打扮到正六點才滿意。倒不是因為挑選穿的衣服，因為他並沒有衣服可以選擇；祇是要把衣服穿得嚴得體，再加事先要把它們加以修補，這却不是不大困難或者不大重要的事。

情呵。

「那裏有一夥很對勁的人，包括瑪麗亞·洛布士和她的表好韻特，還有三四個頭皮的，興高采烈的，玫瑰色頰巴子的女孩子，那生涅爾·布匹金親眼目睹的證明了關於老洛布士的財富的謠言不假。桌上放了真正純銀的茶壺，奶油敞口瓶，和糖盤子，還有攪茶的真銀調羹，倒茶的真磁杯子，還有裝糕餅和烤麵包片的碟子，也是真磁的。在這整個房間裏唯一刺眼的東西，就是瑪麗亞·洛布士的另外一個表，凱特的哥哥，瑪麗亞叫他「亨利」，這人像是要獨佔瑪麗亞似的，把她護在桌子的一只角落裏。看見親戚們之間的親睦，原是很快樂的事情，可是那未免有點兒過份，叫那生涅爾·匹布金不得不這樣想，假使瑪麗亞·洛布士對所有別的親戚都像對這個表哥這樣的關切，那她一定是一個特別歡喜親戚的人了。而且，吃過之後，壞心眼的表妹提議玩捉迷藏玩的時候，不知怎麼差不多都是那生涅爾·匹布金做瞎子，而每次他抓到那個表哥，一定就發現瑪麗亞·洛布士是離他不遠。雖則那壞心眼的表妹和別的女孩子們來捉他，扯他的頭髮，把椅子擋他的路，等等，可是瑪麗亞·洛布士決沒有近過他的身。有一次——一次——那生涅爾·匹布金確實聽到一聲接吻，接着是瑪麗亞·洛布士的輕聲的抗議，和她的女朋友們的沒有完全遏制得住的尖聲。這一切都是古怪的——很古怪——假使那生涅爾·匹布金的心思沒有突然注意到新的事情上去的話，真不知道他會不會幹出什麼來。

「把他的思想引到新的思路上去的事情，是大門口發出的很響的敲門聲，而敲門的不是別人，正是老洛布士，他是意外的回來了，並且正在狼命的槌着像做棺材的人也似的，因為他急於要吃晚飯。那個瘦腿子的皮包骨的學徒來報警之後，女孩子們連忙輕輕上樓躲在瑪麗亞·洛布士的臥室裏，表哥和那生涅爾·匹布金就被塞進了起坐間的兩只壁櫥裏，因為沒有更好的藏身之處。瑪麗亞和那壞心眼的表妹把他們藏好，把房間收拾好之後，就開門把一直敲得沒有歇手的老洛布士放了進來。

「倒霉的是，很俄的老洛布士脾氣壞得嚇死人。那生涅爾聽見他咆哮得像一隻喉嚨痛的老獾犬，每逢那瘦腿子的本事的學徒走進來，老洛布士就一定要極其兇惡的並且像回教徒似的罵他，雖然他的目的也不過是發洩掉一些過剩的咒罵，好叫胸口舒服一點。終於，熬出來的晚飯開在桌上了，老洛布士正正經經大吃起來，不久吃完，吻一吻女兒，叫拿他的煙斗來。

「自然是把那生涅爾·匹布金的兩個膝頭放得緊靠在一起的，但是他聽見老洛布士說要煙斗，它們就互相敲打起來，像是各自想把對方弄成粉末；因為，就在他站在裏面的那個壁櫥裏，在兩只鉤子上掛着一根褐色桿子銀斗子的煙袋，那是他看見這五年以來每天的午後和夜晚都一定腳在老洛布士的嘴裏的。兩個女孩子跑下樓去找煙斗，跑上樓去找煙斗，各處都找遍，祇除了她們知道煙斗是在那裏的地方；同時老洛布士就大發雷霆，火爆得不可思議。最後，他想到了壁櫥，就走了過去。像老洛布士那麼強壯的一個人在外面拉，像那生涅爾·匹布金那樣的小人兒在裏面拉着有什麼用？老洛布士一把就拉開了門，看見那生涅爾·匹布金筆直的站在裏面，怕得從頭到腳的發抖。天皇菩薩！老洛布士攔住他的領子拖他出來，伸直了手臂揪住他的時候，那對他惡狠狠盯著的眼光多叫他胆寒啊。」

「嘿，你這鬼東西在這兒幹麼？」老洛布士說，聲音很可怕。

「那生涅爾·匹布金回答不出來，所以老洛布士把他前後的揉了兩三分鐘，算是替他整理思想。」

「你在這兒幹麼的？」洛布士吼似的說，「我想你是來想我女兒的吧，啊？」

「老洛布士說這話是作為譏笑的；因為他想不到那生涅爾·匹布金會狂妄到這步田地。可是，那可憐的傢伙回答說——

「是的，我是，洛布士先生——我是爲了你的女兒來的。我愛她，洛布士先生。」

「這真叫他憤慨萬分了。」

「嘿，你這拖鼻涕的、歪臉的、發育不全的惡棍，」老洛布士喘似的說，被這可怕的自白弄得癱瘓了；「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再對我說說看見鬼啦，我勸死你。」

「要不是有一個人意外的出現，使老洛布士停住了手，那他真會把這句狠話付之實行的；那個表哥從他的壁櫥裏跨出

來走到老洛布士面前，說——

「這個沒有惡意的人，舅舅——是被邀請才來的，而邀請他又不不過出於女孩子氣力的玩笑，他用非常高尚的態度坦當

● 這原本文是「這」，通常可譯爲「這」，是對於尊長表敬意的稱呼，但不一定相當於「先生」兩字。一個表裡或外甥叫

對方「先生」這在中文上是雙面或者譏諷，故改爲「舅舅」——這還是假定洛布士是他的舅舅而已。下面準此。

了我應該負責而且也算自白的罪過（假使是罪過的話）這我是不能坐視的。我愛你的女兒，舅舅，我到這裏來的目的是會她。」

「老洛布士聽了這話，眼睛睜得非常大，但是並不比那生涅爾·匹布金睜得更大呵。」

「是嗎？」洛布士說他終於能够開口了。

「是的。」

「我是早已禁止你踏進我的門的。」

「是的，要不然我也不會在今天夜裏偷偷的到這裏來了。」

「說起來也難過，老洛布士簡直要揍那表哥了，要不是亮眼睛在眼淚裏游泳似的好女兒吊住了他的手臂的話。」

「不要攔住他，瑪麗亞。」那青年人說：「他要打就讓他打，我決不傷他白頭上的一根頭髮。」

「老頭子聽見這話垂下了眼睛，就碰到了他女兒的眼睛。我前已經說過一兩次，那雙眼睛是非常亮的，現在雖則含滿了淚，它們的力量却一點兒沒有減少。老洛布士掉轉了頭，像是避免被這雙眼睛所打動，這時候，真是命中註定，他又碰上了那壞心眼兒的小表妹的臉，她因為一半欺心她的哥哥，一半笑着那生涅爾·匹布金，臉上就顯出一副迷人的表情，還帶點兒機詐，這是無論年輕年老的人都中意的。她把手臂撫慰的勾住老頭子的手臂，在他耳旁低低說了些什麼；不管老洛布士有多狠，他還是不由得不微笑了一下，同時有一顆眼淚偷偷的滾下了臉孔。」

「五分鐘之後，臥室裏的女孩子們被用許多吃吃笑聲和許多禮數請了下來；年輕的人們大家興高采烈的時候，老洛布士也摘下了煙斗抽起來；這一袋煙可不比尋常，因為它是他所抽的煙之中最舒服和愉快的一袋。」

「那生涅爾·匹布金覺得還是保守自己的秘密為是，因此以後就漸漸的博得了老洛布士很大的歡心，他後來就教會了他抽煙；以後的許多年，他們常常在天氣好的晚上坐在園子裏大規模的抽煙和喝酒。他不久就克復了他的愛情的影響，因為我們發現教區的登記冊上有他的名字，作為瑪麗亞·洛布士和她表哥的婚禮的一個證人。從別的文件上還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在舉行婚禮的那天夜裏，他曾經被關進本村的拘留所，因為在爛醉的狀態中幹了許多越軌行動——全都是在那

瘦腿子的皮包骨的學徒的教唆之下做出來的。」

第十八章

簡單的說明兩點：——第一，希斯底里克的威力；第二，環境的力量。

亨特爾夫人家的早餐之後的兩天中間，匹克威克派們在伊頓斯威爾焦急的等候着他們的可敬的領袖的消息。丟普曼先生和史奈格拉斯先生又只好尋他們自己的消遣了，因為文克爾先生接受了極其懇切的邀請，繼續住在卜特先生府上，把他的時間用來和他的和善可親女主人做伴。和卜特先生的偶然的交際，也並非使他們的幸福更臻完美之所必要。這位偉大人物因為一心一意沉浸於替社會公益設想，和摧毀獨立報，所以是不習慣於走下他的精神的尖塔到普通人的卑微的水平線上来的。雖然如此，這次他好像是爲了特別表示對匹克威克先生的任何信徒的恭維起見，却繞下了心腸，跨下他的高壇，在地面上走踏了：大發慈悲的使他的言辭適應於眾衆的理解力，並且在外表上——縱使不是在精神上——做成是他們之中的一個。

這就是這位有名人物對文克爾先生的態度，所以，發生了如下的事情的時候，後面這位紳士的臉上顯出極大的驚訝，當然是想像得到的了：他正獨自坐在早餐室裏，門忽然很快的——開，又很快的關上，進來了卜特先生，威風凜凜的走到他面前，撇開他伸出來握他的手，磨着牙齒，像是爲了把要說的話磨得更鋒利些似的，於是用拉鋸似的聲音喊：——

「哈！」

「先生！」文克爾先生叫，從椅子裏跳起來。

「蛇，先生！」特放高聲音重複一遍，隨後又壓低聲音；「我說，蛇呵，先生——你儘量幹吧。」

你和一個人在上午兩點鐘分手的時候，他還說了表示最高友誼的話，而到了九點半，却管你叫蛇了，這不是出了什麼念子是什麼？文克爾先生就是這樣想的。他還報了卜特先生的石頭似的癡視，而且按照這位紳士的要求儘量「蛇」起來（意即做得惡毒起來。）可是「儘量」却不過是「毫無」，因此經過了一兩分鐘緊張的沈默之後，他說——

「蛇，先生！卜特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先生——真滑稽。」

「滑稽，先生！」卜特先生喊，手一揮，表示很想把那隻不列顛金屬（即劍、錫、鎊等之合金）茶壺慣在他的客人頭上。「滑稽，先生！——不，我要冷靜一點；我要冷靜一點，先生！」卜特先生爲了證明他的冷靜，就重重的向椅子裏一坐，氣得嘴裏噴沫。

「我的親愛的先生，」文克爾先生插進一句。

「親愛的，先生！」卜特回答說。「你怎敢叫我親愛的先生呵，先生？你怎敢正正經經對我說出這種話來的，先生？」

「好，先生，假使你說到這話，」文克爾先生答辯說，「那我問你，你怎麼敢正正經經對我說我是蛇的，先生？」

「因爲你是一條，」卜特先生答。

「證明出來，先生，」文克爾先生急切的說，「證明出來。」

編輯的深沉的臉孔上閃過了不祥的怒容，從口袋裏抽出當天早晨的獨立報；用手指按着一段文章，把報紙丟到桌子對面給文克爾先生。

這位紳士拿起來一看，那是這樣的——

「我們的微賤而卑污的同行，在本鎮最近的選舉中間，曾經說過一些可鄙的話，胆冒犯私生活的神聖，用一種不能被誤會的態度說到我們從前的候選人——噫，雖則他遭了慘敗，我們却還要說他是我們將來的候選人——非茲金先生的私人的事情。我們的懦夫般的同行是什麼意思呢？假使我們也像他一樣把社交的分寸推翻，揭開那掩飾着他的私生活得免被衆人訕笑——縱使不說被衆人咒罵——的檢幕，那末這惡棍會怎麼說法呢？假使我們把那些衆所週知的，並且除了我們那眼睛像鼯鼠的同行之外一切人都看見的事實，加以指出，加以詮釋的話，那又怎樣呢——假使我們把動手寫這篇文章的

時候才接到的，一位天才的本鎮人民書本報通訊員寄來的如下的一篇真情流露的傑作加以發表的話，又怎麼樣呢！

「詠銅壺」

「啊！特！結婚鐘響時，

假使你已經知道她是，

她是天生的何等虛偽的薄倖兒；

你當時就會，我發誓，

做出你現在不得不做的事，

乾脆把她交給了文××。」

「你說，」卜特先生莊嚴的說：「薄倖兒」要用那幾個字壓韻，你這渾蛋！」

「薄倖兒壓什麼韻嗎？」卜太太說，她剛剛在這時進來搶先作了回答。「薄倖兒壓什麼韻呢？啊，我想是應該壓上個文克爾呵。」說着，她對那位惶恐的匹克威克派甜密的微微一笑，並且對他伸出了手。那興奮的青年人要不是被卜特憤慨的阻止了的話，還會糊裏糊塗的接住哪。

「回去，太太——回去！」編輯說。「當我的面和他握手啦！」

「卜先生」他的吃驚的太太說。

「可憐的女人，你看這，」丈夫叫。「你看這，太太——「詠銅壺，」銅壺」呢，——就是我，太太。「她是天生的虛偽，」——就是你，太太——你。」卜特先生對他的妻子爆發了派一陣不免帶着某種像是癡顛的東西的狂怒之後，把伊勒斯威爾獨立

● 銅壺，brass pot, pot 史 Volt (卜特) 音近，brass 又作厚臉皮解，就是說「厚臉皮的卜特。」

報向她腳下一慣。

「你試試看，先生，」吃驚的卜太太說，彎下腰拾起報紙。「你試試看，先生！」

卜特先生在他妻子的藐視的眼光之下畏縮起來。他曾經拚命努力鼓起了勇氣，但是它馬上又鬆了勁兒。

「你試試看，先生，」這句話讀起來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可是說的時候那種聲調和眼色，都彷彿表示以後要有什麼報應落到卜特頭上似的，對他起了充分的作用。最沒有經驗的觀察者也看得出他那惶恐的臉上有一種神情，像是樂於把他的威林頓靴子讓給任何人在這時候來代替他站在裏面。

卜太太讀了那篇文章，很響的尖叫一聲，筆直的跪在火爐旁邊的地毯上，嘶叫着，用腳後根在地毯上敲着；那樣子毫無疑義的證明了她的感情的發洩是正常的。

「我的愛，」嚇壞了的卜特說，——「我並沒有說我相信它呀！——我——」但是這不幸的男子的聲音被他的配偶的嘶叫的聲音淹沒了。

「卜太太，我求你，我的親愛的太太，鎮靜一些，」文克爾先生說；但是尖叫聲和敲腳聲比以前更大而且更來得多了。

「我的愛，」卜特先生說，「我很抱憾，假使你不顧慮你自己的身體，請你顧到我吧，我的愛，我們要弄上一羣人來圍着這屋子了。」但是卜特先生越懇求得熱烈，嘶叫就越來越猛烈。

然而，非常幸運的，卜太太有一個隨從，一位青年女子，她在名義上是僱用了替卜太太梳裝的，但是她在許多方面都有用處，尤其是對於一個特殊的部門，就是經常的教唆主婦在一切意願和企圖上都跟不幸的卜特做對。這些叫喚聲傳進了她的耳朵，把她引了進來，因為趕得太快，使她的帽子和髮卷的精緻的佈置幾乎有弄亂的危險。

「啊，我的親愛的，親愛的師母！」那侍衛者叫，發瘋似的向直轎着的卜太太身邊一跪。「啊，我的親愛的師母，什麼事情呀？」

「你的主人——你那畜生主人，」病人喃喃的說。

卜特顯然是讓步了。

「丟臉，侍衛責備的說，『我知道他要送你的命，太太，可憐的寶貝呵！』」

他更退讓一步，對方接着攻擊過來。

「不要離開我呀——不要離開我，葛德文。」卜太太喃喃的說，用希斯底里的連續的動作抓住那位葛德文的手腕，「他是對我的唯一的人，葛德文。」

聽了這深情的呼籲，葛德文演起她自己編的小小的家庭悲劇來，淚如泉湧。

「你放心，太太，你放心。」葛德文說，「啊，先生，你應該謹慎點兒——的確是的，你不知道你會把師母傷害得多厲害呵；有一天你要心裏難過的，我知道——我一向就是這樣說的末。」

不幸的卜特畏懼的看看她們，但是沒有說什麼。

「葛德文。」卜太太說，是柔和的聲音。

「太太。」葛德文說。

「你要是知道我曾經多麼愛這人呵——」

「這不要去想它了，太太。」侍衛說。

卜特顯得非常之吃驚，這正是打垮他的時候。

「而現在呢？」卜太太嗚咽的說——「現在，歸根結蒂，他却這樣待我；當第三者的面來責備和侮辱我，而這第三者還差不多是個陌生人，但是我可就不能就忍下這口氣，葛德文。」卜太太抬起身體倚在她的侍從手臂裏繼續說，「我的哥哥中尉，他要干涉的，我要和他分居，葛德文。」

「那是他活該末，太太。」葛德文說。

分居的威嚇在卜特先生腦子裏喚起了怎麼樣的思想，這他沒有說出來，他祇是非常專屈的說，——

「我的愛，你聽我說好不好？」

僅有的回答是新的「嗚咽」卜太太是更加希斯底里了，她說她要人家告訴她，她投生到這世上有什麼意思，還問了

許多這類的話。

「我的愛，」卜特先生規勸的說，「不要說這些感傷的話呀。我決沒有相信那文章有任何根據，我的愛呵——不可能的。我祇是生氣，我的愛——我可以說是發怒——我氣那些獨立報的人竟敢登出這種文章；不過如此呵。」卜特先生對這場風波的無辜的禍首投過懇求的眼光，彷彿是請他不要提到蛇的話。

「那末，先生，你打算用什麼方法來補救呢？」文克爾先生問，他看見卜特失了勇氣的時候自己却來了勇氣。

「啊，葛德文，」卜特太太說，「他是要用馬鞭去抽獨立報的編輯麼——是不是，葛德文？」

「別說話，別說話，太太，你安靜的歇歇吧。」侍衛答，「我相信他要的，假使你要的話，太太。」

「當然的，」卜特說，因為他的妻子又顯出要發毛病的確實的徵兆了，「我當然要的。」

「什麼時候呀，葛德文——什麼時候？」卜特太太說，還沒有決定是發作不發作。

「馬上，真的，」卜特先生說，「太陽沒有落之前。」

「啊，葛德文，」卜特太太繼續說，「這是對付誹謗和恢復我的名譽的唯一辦法。」

「當然的，太太，」葛德文回答，「任何男子，祇要他是個男子，總不能拒絕這樣做。」

所以，因為希斯底里還在盤旋未去，卜特先生就重新說了一遍他要這樣做，但是卜特太太因為一想到她居然被懷疑過，就受不了，所以有半打次數都幾幾乎再發，而且不然的話無疑是已經發起來了，幸而有勤勉的葛德文的不倦的努力，和被征服的卜特的再三再四的請求原諒，最後，當這個不幸的人被威嚇和叱責得回到他的正常的水平上的時候，卜特太太復原了，於是他們去吃早飯。

「你不會讓這下流報紙的誹謗縮短你在這裏的勾留吧，文克爾先生？」卜特太太說，滿面淚痕微笑着。

「我希望不會，」卜特先生說，一面說，一面被一種願望激動着，就是希望他的客人會被他這時正舉到旁邊的那塊烤麵包噎死，這就有效的結束掉他在這裏的逗留了。

「我希望不會吧。」

「多謝你，」文克爾先生說；「但是匹克威克先生來了一封信——這是丟普曼先生告訴我的，我今天早上在臥室門口接到他一張便條——匹克威克先生的信裏要我們今天到堆上去找他；我們到中午坐馬車去。」

「但是你要再來玩呀，是嗎？」卜太太說。

「啊，當然的，」文克爾先生回答。

「一定嗎？」卜太太說，偷偷對客人溫柔的射一眼。

「一定，」文克爾先生答。

早飯在沉默中吃了，因為各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卜太太是懊惱失掉一個情郎；卜特先生是想着他用馬鞭抽獨立報編輯的輕率的誓言；文克爾先生是想着他無辜的落在這麼尷尬的處境裏。中午要到了，道了許多珍重，說了許多再來的約定，他告了辭。

「他要是再來的話我就毒死他。」卜特先生走到他在裏面製作他的雷鳴一般的作的小小辦公室裏去，心裏這樣想着。

「我要是再來和這些人混在一起的話，」文克爾先生向孔雀飯店走去的時候，心裏這樣想，「那我自己就活該吃馬鞭子了——如此而已。」

他的朋友們已經準備好，馬車也差不多了；所以半個鐘頭不到，他們已經開始上路，那就是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最近才走過的一條路，我們關於它已經說過一些，所以沒有把史拿格拉斯先生的詩意而美麗的描寫加以摘錄的必要了。

維勒先生等在安琪兒飯店的門口接他們，把他們請到匹克威克先生的房裏，在那裏看見了老外德爾和屈倫德爾，使文克爾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頗為吃驚，也使丟普曼先生頗為狼狽。

「你好嗎？」老年人說，握着丟普曼先生的手。「不要猶豫，也不要感慨了；這是沒有辦法的，老朋友。爲她呢，我願意你娶她；爲了你，我倒高興你不要她，像你這麼年紀輕輕的，不難找個更好的呵——呃。」說着這些安慰話，外德爾拍拍丟普曼先生的背，縱聲大笑。

「喂，你們好嗎，我的好小伙子？」老紳士說，同時跟文克爾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兩個人握手。「我剛才已經和匹克威克說過，聖誕節一定要請你們都去，我們要舉行一個結婚禮了——這次是個真正的結婚禮。」

「結婚禮！」史拿格拉斯喊，大驚失色了。

「是呀，結婚禮。但是別害怕，」開心的老年人說：「那不過是照倫德爾和伯特呵。」

「啊，原來如此？」史拿格拉斯先生說，解除了那重鎖鎖壓在他胸口的痛苦的懷疑。「你福氣呀，先生，喬怎麼樣？」

「很好，」老紳士回答。「還是那樣的渴睡。」

「還有你的母親，那個牧師和他們大家呢？」

「都很好。」

「那末，」丟普曼先生說，下了一把勁——「那末——她呢，先生？」他把頭掉開並且用手掩着眼睛。

「她！」老紳士說，心裏有數的點一點頭。「你是說我的獨身的親戚嗎——呢？」

丟普曼先生點頭表示他正是問那失望的拉雪爾。

「啊，她走了，」老紳士說。「她現在住在一個親戚家裏，離我們很遠，她看不得女孩子們，所以我就讓她走了。但是來吧！飯開了，你們坐了這趟車子之後一定餓了，我是餓啦，雖然我根本沒有坐車，那末讓我們動手吧。」

大家飽餐了一頓盛宴，飯後圍着桌子坐好之後，匹克威克先生把他碰到的事和那窮兇極惡的金格爾的卑鄙詭計敘述了一遍，他的信徒們聽了恐怖和憤慨到極點。

「我在那園子裏奔上的風濕病，」匹克威克先生結論說，「叫我到現在還是跛着腿。」

「我也碰到一件奇事，」文克爾先生微笑一下說，於是，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詢問之下，詳述了伊頓斯威爾獨立報的惡意的誹謗文字，和他們的朋友，那位編輯，因此而起的憤激。

敘述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一直擱着眉頭，他的朋友們看到了，所以在文克爾先生說完之後，大家保持着深深的沉默。匹克威克先生把相緊的拳頭在桌上重重的一搥，這樣說：——

「這可不是奇怪的事情嗎？」匹克威克先生說，「彷彿我們是註定了不論走進哪一個家裏，總不會不給他找些麻煩的，這不是，我請問，是不是說明了我的信徒們的輕浮，或者更壞，是心地的陰險——我要這樣說——所以他們無論住到那裏，都要擾亂什麼輕信的婦女的幸福和她的心境的和平？這是不是，我說呀！」——

要不是沙姆拿了一封信進來，打斷了匹克威克先生的滔滔雄辯，他是一定要再說到一些時候的吧。他把手絹在額頭上抹抹，脫下眼鏡，擦一擦，再帶上，用恢復了平常的溫和口調的聲響說，——

「你有什麼事呀，沙姆？」

「剛才到郵局去的，弄到了這封信，是已經放在那裏兩天了，」維勒先生回答，「它是用「封緘紙」封的，筆跡是圓體字。」

「我不認得這個筆跡末，」匹克威克先生說，打開信來看。「噫呀上帝保佑！這算什麼！一定是開玩笑的；這——這不會是真的。」

「什麼事情？」是一致的詢問。

「不是什麼人死了吧？」外德爾說，被匹克威克先生臉上的恐怖的神情嚇了一跳。

匹克威克先生不答，祇是把信推到桌子對面，叫丟普曼先生唸出來，自己向椅子背上一倒，臉上帶着叫人看來心驚的茫然的驚恐。

丟普曼先生聲音發抖的唸了信，內容如下：——

孔黑爾，弗利曼，胡同

一八三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巴德爾控匹克威克案。

先生，

因爲受瑪他·巴德爾夫人的囑託對你提出了毀棄婚約的控訴，原告要求賠償損失金一千五百鎊；本案茲已由「民事訴訟法庭」受理發出訓令，謹以奉聞。並請覆函見貴方在倫敦的代理人姓名，以便辦理正式手續。

我們是先生，

你的忠順的僕人，

道孫和福格。

此致

匹克威克先生鑒。

各人對自己左右的人看看，大家又都對匹克威克先生看看，懷着無言的驚駭；這驚駭的表情裏彷彿有種非常莊嚴的東西使大家都怕說話，最後普曼先生打破了沉默。

「道孫和福格，」他撥棹的複述。

「巴德爾和匹克威克，」史拿格先生說，仔細思量着。

「輕信的婦女的幸福和心境的和平，」文克爾先生茫然的喃喃說。

「這是一個陰謀，」匹克威克先生說，終於恢復了說話的能力；「是那兩個貪婪的律師，道孫和福格，他們弄出來的卑鄙的陰謀，巴德爾太太決不會這樣的——她下不了這種狠心——她沒有這樣做的理由。真笑話——真笑話。」

「關於她的心呢，」外德爾說，微笑一下，「當然你是最好的裁判者。但是，並不是我要喪你的氣，關於她的理由呢，我說呀，道孫和福格却比我們誰都更明白得多。」

「這是下流的敲竹槓的企圖，」匹克威克先生說。

● 這信是一封正式函件，所以照它本來格式直譯出來以供參考。

「我希望是如此，」外德爾說，短促的乾咳一聲。

「誰聽見我對她說過什麼的——除了一個房客對女房東應該說的話之外，」匹克威克先生非常冒火的繼續說，「誰看見過我和她在一塊兒的，那怕我這些朋友們也沒有呀！」——

「除了那一次，」丟普曼先生說。

匹克威克先生臉變了色。

「啊，」外德爾說，「唔，這是重要的，那次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可疑之處吧，我想？」

丟普曼先生畏縮的對他的領袖瞥一眼，「嘿，」他說，「可疑的地方並沒有，可是——我也不知道是怎麼攪的——她確實是倚在他的懷裏的。」

「嗚呼我的天！」匹克威克先生失聲的喊，因為那場情景的回憶強有力的向他襲擊了，「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說明環境的力量！的實例！不錯，她是倚在我懷裏——是這樣的。」

「而我們的朋友是在安慰她的悲傷哪，」文克爾先生說，有點兒帶惡意。

「是這樣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我不否認是這樣的。」

「哈囉！」外德爾說，「既然那是並沒有可疑之處的事情，這就顯得有點兒古怪了——是嗎，匹克威克？你這饞嘴貓兒饞嘴貓兒！他笑得碗櫃裏的杯子也叮叮噹噹的響起來。」

「多可怕的外貌的偶合！」匹克威克先生喊，把下巴擱在手上，「文克爾——丟普曼——我請你們原諒我剛才說的話，我們都是環境的犧牲，而我是最大的。」匹克威克這樣道歉了之後，把頭埋在手裏深思起來；而外德爾就在場的其餘人做眉眼，點頭蒙眼的打了一個圈子。

「但是我要加以解釋，」匹克威克先生說，抬起頭來，並且敲着桌子，「我要去找這個道孫和福格！我明天上倫敦去。」

「明天不行，」外德爾說，「你敲得太厲害了。」

「那末就後天。」

「後天是九月一號，你已經說過無論如何一定和我們坐車到喬夫雷·曼齊爵士的園地去，並且一定和我們一道吃飯，縱使你不上場。」

「那末也罷，就再下一天。」匹克威克先生說：「星期四吧——沙姆！」

「先生，維勒先生答應。」

「訂兩個到倫敦的外座，星期四上午的，是我和你坐。」

「就是啦，先生。」

維勒先生出了房間，慢慢的走去幹他的差使，手插在口袋裏，眼睛盯在地上。

「真是古怪的傢伙，我這皇帝，」維勒先生慢吞吞的走上街的時候說：「吊那個巴德爾太太的膀子——而且牠還有個小把戲，這些老傢伙老是這麼個花頭，儘管看上去倒是這麼規規矩矩的，不過我不相信他會幹這個事——我不相信他會幹。」沙姆意爾·維勒先生一面這樣的發着感慨，一面拿票房去了。

第十九章

快活的日子，得了不快活的收場。

鳥兒們因爲心境的和平和個人的安樂，快活得有一點兒不知道九月一號那天早晨爲了要驚嚇他們而作的種種準備，却把這個早晨作爲這一季裏最愉快的早晨之一來歡迎。許多小鷓鴣在地上殘餘的穀物根株之間得意的昂頭闊步走着，帶着青年人的一套無事忙的花花公子氣許多老的呢，顯出一種有智慧有經驗的鳥兒的神氣，用圓圓的小眼睛察看着小鳥的輕浮；他們全都不知道臨頭的惡運，興高采烈的在清鮮的早晨空氣裏而曬太陽，而一兩點鐘之後却被打死在地上了。可是我們感傷起來了，這是讓我們說下去。

那末，老老實實樸樸素素的說呢，這是一個天氣很好的早晨——如此之好，使你幾乎不能相信英格蘭的夏季的幾個月已經剛剛過去。籬笆、田野、和樹、山和原野，呈現出它們的永遠變換着的濃綠的色調；幾乎沒有一片落葉，幾乎沒有些微的黃色點綴在夏季的色澤之間，告訴你秋已經來臨。天上明淨無雲，太陽照得明亮而溫暖；鳥的歌聲和萬千昆蟲的營營聲，充滿在空中；茅屋旁邊的園子裏擠滿了有一切豐富而美麗的顏色的花，在濃蔭之中閃耀得像是鋪滿了燦爛的珠寶。一切都帶着夏季的特性，它的美麗的彩色還有一點兒沒有褪色。

就是在這樣的早晨，一輛敞篷馬車裝了三位匹克威克派（史奈格拉斯先生自願留在家裏了。）外德爾先生和屈倫德爾先生，還有沙斯·維勒靠着車夫坐在馭者台上，開到韋馬路的一所圍場的大門旁邊，那門口站着一個高而瘦削的獵場看

守人、和一個穿了牛統靴和皮脛絆的孩子；帶着一對獵狗，每人還揹了一只極大的口袋。

「喂，」那人放下踏腳的時候，文克爾先生對外德爾耳語說，「他們想不到我們要打得裝滿這些口袋吧，是不是？」

「裝滿嗎？」老外德爾喊，「喂，是末，你裝一只，我裝一只，都裝滿之後，我們的獵衣的口袋還可以裝上不少呢。」

文克爾先生對這話沒有說什麼回答，下了車，但是他心裏在想，假使大家在這田野裏等他裝滿了一只口袋，他們是很大的可能要受涼了。

「嘿，糾纏，小女人——嘿，婆娘；坐下，達夫，坐下，」外德爾撫弄着兩條狗說，「喬夫雷爵士還是在蘇格蘭，馬丁？」

高個兒的獵場看守人回答說是，他有點驚訝的對文克爾先生看看，又對丟普曼先生看看；前者那樣的拿着鎗，像是想請他的上衣口袋代他勾一勾鎗機；後者呢，拿着鎗的樣子像是害怕它——而他確實是怕它，這毫無疑問的。

「我的朋友們對於這一套還不怎麼在行哪，馬丁，」外德爾說，他注意到那種眼光了，「生活和學習，這句老話說得不錯。他們有一天是會成一個好鎗手的，可是還要請我的朋友文克爾先生原諒我這話；他是有過些經驗的。」

文克爾先生在他的藍色領巾上面怯弱的微笑一下，作為接受這個稱讚，在羞怯的不知所措之中把自己和鎗莫名其妙的一纏在一道了，假使鎗已經裝了彈藥，他一定是不可避免的當場打死了自己。

「鎗裏裝了東西的時候，你可不能這個樣兒的拿法呵，先生，」高個兒的獵場看守人粗聲粗氣的說，「不然的話，你不把我們哪一個做成冷盤才見鬼啦。」

文克爾先生被這麼一說，突兀的變動一下鎗的地位，這一來，又叫鎗桿子和維勒先生的頭正正式式的碰上一下。

「哈囉！」沙姆說，拾起被敲下地的帽子，揉揉額角，「哈囉，先生！假使你這麼幹法，你只要一鎗就可以裝滿那只口袋，還有剩哪。」

穿皮脛絆的孩子聽了這話放聲大笑，之後又裝做不是他而是別人的樣子，文克爾先生對他很威嚴的請他閉口。

「你教這孩子在什麼地方給我們吃飯呢，馬丁？」外德爾問。

「十二點鐘的時候，在一樹崗的坡上，先生。」

「那不是喬夫雷爵士的地吧？」

「不是，先生，不過靠近。那是鮑爾德威大尉的地；但是沒有人會去妨礙我們，那裏有一塊很好的草地。」

「很好，」老外德爾說。「那末我們越早去打越好。你十二點鐘的時候來和我們一道吃吧，匹克威克。」

匹克威克先生非常之想去看看打獵，尤其是因為他對於文克爾先生的生命和四肢有點兒膩心。而且，在這樣誘人的早晨，朋友去作樂，自己却回家，這也是非常之惱人的。所以，他帶着悲傷的神情回答說，——

「唉，我看是只好這樣了。」

「這位紳士不會打嗎，先生？」高個兒的守衛人問。

「不，」外德爾回答，「而且他是癱的。」

「我倒非常之想去，」匹克威克先生說，「非常之想去。」

憐恤的停頓。

「在籬笆那一面有一輛手推車，」孩子說。「假使這位紳士的當差的推他在小路上走，他就可以靠近我們了，過籬笆什麼的我們就抬一抬。」

「再好沒有了，」維勒先生說，他因為渴慕着他們打獵，所以很有興趣。「再好沒有了，說得對，小傢伙；我馬上去弄它出來。」

但是這裏發生了一個困難。高個兒的守衛人堅決反對弄一位坐了手車的紳士參加打獵的團體，因為這是大大的有乖於一切成規和先例的。

這是一個大障礙，却不是一個不可越過的障礙。守衛人被勸了好話，被塞了錢，並且把最初提出用這工具的那個有創造性的孩子的頭「整」過了氣，於是匹克威克先生被放進了車子，大家出發了。外德爾和高個兒守衛人領頭；匹克威克先生由沙姆推着壓隊。

「停下來，沙姆，」他們在第一片野地裏走了一半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說。

「什麼事情呀？」外德爾說。

「我決不能讓這車子再推一步了。」匹克威克先生嚴肅的說，「除非文克爾換個樣子拿鎗。」

「我要怎麼拿呢？」可憐的文克爾說。

「把鎗口向着地拿，」匹克威克先生答。

「這不像個打獵的人呵，」文克爾申辯說。

「我不管那像不像打獵的人，」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我不能爲了場面的緣故在小車裏吃一鎗，叫什麼人開心。」

「我知道這位紳士總要叫什麼人吃一鎗的，」高個兒嗚呼的說。

「好的，好的——我倒不介意，」可憐的文克爾先生說，把鎗托轉過來向上拿了；——「嗚。」

「這就太平了，」維勒先生說；於是他們繼續前進了。

「停，」他們才走了幾碼遠，匹克威克先生又說。

「又是什麼？」外德爾說。

「丟普曼的鎗不安全；我知道那是不安全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噯？什麼不安全？」丟普曼先生說，是非常吃驚的聲調。

「你拿得不安全呵，」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很抱歉我又要提出抗議，但是我不能同意再走下去，除非你也像文克爾那樣拿着鎗。」

「我看你是那樣的好些，先生，」高個兒守閘人說，「不然的話，你會打了自己，正像打了別的什麼一樣的可能。」

丟普曼先生出乎真誠的連忙照做了，大家就重新前進；兩位遊獵家反扭了手臂走着，就像大出喪裏的兩個屬庸執事人，兩條狗突然呆呆的站住了，大家偷偷的前進一步，也站了下來。

「這些狗的腿怎麼的啦？」文克爾先生低聲說。「牠們站在那兒的樣子多古怪呀。」

「別響，你能嗎？」外德爾輕輕的問答。「你不看見嗎，牠們是在「指點」。」

「指點！」文克爾說，勦着眼睛四面看，彷彿希望在那一片景色中間發現出這些聰明的畜生喚起他們特別注意的什麼特別的美景。「指點！他們指點什麼？」

「看清楚呵，」外德爾說，在緊張的興奮中沒有注意那問題。「行啦。」

起了一聲尖銳的胡胡聲，叫文克爾先生倒退了一步，像是被自己打了一槍，碎，碎，兩槍硝煙迅速的在地上掃過，掃上了天。「鳥在哪里？」文克爾先生說，興奮到極點了，四面八方的看着。「在哪裏呀？告訴我什麼時候好開槍。在哪裏——在哪裏？」

「在哪裏嗎？」外德爾說，拾起獵狗銜來放在他腳下的兩只鳥。「在哪裏？在這裏呵。」

「不是，不是，我是說另外的那些。」狼狽的文克爾說。

「這時候是去得老老遠了，」外德爾回答，冷冷的把他的槍重新裝上彈藥。

「不到五分鐘，我們作興又要碰到一羣了，」高個兒的獵場看守人說。「要是這位紳士現在就開始放槍，也許能夠到鳥兒們飛起來的時候正好把子彈放出槍筒。」

「哈哈！哈哈！」維勒先生大笑。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他同情他的信徒的惶恐和窘困。

「先生。」

「不要笑。」

「當然不呵，先生。」因此，爲了免除責任，維勒先生就在小車後面扭曲着臉孔制止發笑，那穿腳罩的孩子看見他那副神情覺得非常有趣，就忍不住大笑起來，但是隨手被高個兒的守閘人遏制了，他呢，因爲正需要一個藉口，轉過身去掩蔽自己的滑稽之感。

「了不得，老朋友！」外德爾對丟普曼先生說；「不管怎麼，你總是放了槍。」

「是呀，」丟普曼先生答，自己也覺得得意。「我放了。」

「幹得好，下次你會打着什麼的，祇要你留神，很容易來，是嗎？」

「是呀，很容易，」丟普曼先生說。「可是傷人的肩膀呢，我幾乎被它撞個翻身。我一點沒有想到這種小小的火器撞動這麼大。」

「啊，」老紳士說，微笑着。「到時候你就習慣了，喂——你們小車子沒有什麼事了嗎——安了嗎？」

「安了，先生，」維勒先生回答。

「那末跟上來吧。」

「抓緊一點，先生，」沙姆說，掀起車子來。

「呃，呃，」匹克威克先生答，於是他們繼續前進，相當敏捷。

小車被抬過籬笆旁邊的木階，進入另外一塊田野，匹克威克先生被重新放了進去，這時，外德爾大聲的說，「小車在後面等一等吧。」

「是啦，先生，」維勒先生回答，停了下來。

「那末，文克爾，」老紳士說，「你輕輕的跟我來，這次不要太遲了。」

「你絕對放心吧，」文克爾說，「牠們指點着哪。」

「沒有，沒有，還沒有，現在安靜點兒。」他們偷偷掩掩的走着，本來是可以靜悄悄的前進的，但是正在緊要關頭，文克爾先生不知跟他的槍發生了什麼微妙的糾纏，就走了火，子彈從那孩子的頭頂上射過，假使高個兒在那裏的話，就正好打在他的腦袋上了。

「嘿，你這是幹的什麼？」老外德爾說，眼看鳥兒們平平安安的飛掉了。

「我出世也沒有見過這種槍，」可憐的文克爾回答，他盯着槍機，彷彿這樣就會有什麼好處，「那是它自己放出去的，它自己要這樣呵。」

「自己要這樣，」外德爾學他的說法，態度裏帶點兒火氣。「我看它自己要殺人了。」

「不久它就要這樣的，先生，」高個兒用低沉的預言的聲調說。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呀，請問？」文克爾先生問，憤憤的。

「沒有關係，先生，沒有關係，」高個兒的獵場看守人回答：「我是沒有家庭的，先生；這個孩子的母親可以從喬夫雷爵士得到括括叫的一筆款子——假使他在他的地上被打死的話，再裝上吧，先生再裝上吧。」

「拿掉他的槍，」匹克威克先生在小車裏喊，他被高個兒的不祥的暗示嚇壞了。「拿掉他的槍，聽見沒有，你們？」

但是沒有人自告奮勇來服從這個命令，文克爾先生對匹克威克先生射了反叛的一瞥之後，重裝了槍，和其他人一道前進了。

我們應該說明，據匹克威克先生所說，丟普曼先生的樣子所表現出的謹慎和周到，比文克爾先生的要好得多。雖然如此，這絕不妨害後一位紳士在關於行獵的一切方面是一個偉大的權威；因為，正如匹克威克先生很美麗的說過的，歷古以來就有許多最好的和最能幹的哲學家，他們在理論方面是十全十美的科學之光，但是要自己實際去做的話却完全不能夠。

丟普曼先生的辦法正如我們的許多極其卓越的發現一樣，極其簡單，他具有一個天才的人的敏慧，立刻看出應該學上的兩個要點是這樣的——第一，放槍的時候不要傷了自己，第二，也不要傷了旁邊的人；顯然的，把放槍的困難概括起來說的話，最好的辦法是緊閉着眼睛向天上放。

有一次，丟普曼先生完成了這種偉大事業之後，睜開眼來一看，只見一隻肥大的鵝鵝受傷落了下來，他正要去處置外德爾先生的每發必中的成功，但是那位紳士向他走過來熱烈的握住他的手。

「丟普曼，」老紳士說，「你是瞄準了這只鳥的嗎？」

「沒有，」丟普曼先生說——「沒有。」

「明明是，」外德爾說。「我看見你瞄的——我看見你選了這一只——你舉起槍來瞄準的時候我注意的；我可以這樣說，世上最好的槍法也不能比這一槍再漂亮了，你對於這玩兒比我想的要老手些哪，丟普曼；你以前是出過場的。」

丟普曼先生徒然做出一個自制的微笑來否認。這微笑被認作了相反的意義；從此以後他的名聲就建立了起來，像這種

輕易獲得的名聲，這並不是唯一的一個，而且這種幸運的事情並不限於打獵鵝呵。

同時呢，文克爾先生儘管開槍，又是火又是烟，却没有產生任何值得一記的有實質的結果；有些時候，他把子彈耗費在半空裏，有些時候叫它們緊靠地面掠過，以致使兩只狗的生命幾乎瀕於險境。作為任意的射擊看，那是極盡變化和奇特之能事的；作為有實踐的目的的射擊看，那末，整個說來，也許是一個失敗。這是一個既成的公理：「每顆子彈都有它的歸宿處。」假使把這話照樣用到打獵上來，文克爾先生的子彈却是不幸的棄兒，被剝奪了天然的權利，被馬馬虎虎的丟在世界上海無處歸宿。

「哦，」外德爾走到小車旁邊，抹着他那愉快的紅臉上的滾滾的汗流：「冒燭的天氣呵，是嗎？」

「真是，」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太陽熱得可怕，連我都覺得我不知道你們更要覺得怎樣呢。」

「嘿，」老紳士說：「真熱，但是已經過了十二點啦，你看見那邊的綠崗子嗎？」

「當然。」

「那就是我們去吃飯的地方；而且拿得穩的，像鐘一樣，那孩子已經拿了食物筐子在那裏了。」

「是的麼？」匹克威克先生說，臉上發了亮：「這孩子好，我要給他一先令，馬上就給那末，沙姆，推過去吧。」

「抓住，先生，」維勒先生說，因為吃東西的預期來了勁：「讓開點兒，小皮子，正像那坐車子到泰去的紳士對車夫說的，假使你看重我的性命就不要甩死我。」維勒先生加快步子跑起來，把他的主人敏捷的推到綠崗子那兒，熱練的把他倒出車子，恰恰倒在食物筐子的旁邊，然後用極高的速度打開筐子。

「小牛肉餅，」維勒先生一面把食物擺在草地上，一面自言自語的說：「小牛肉餅是非常之好的東西，假使你認得做餅的女人，並且確實知道不是小貓做的，不過說到臨了，那有什麼關係，它們是這樣的相像，連餅師傅自己也不知道分別在哪裏呵。」

「他們不知道嗎，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天氣「熱得像要冒燭」，但是也有「冒燭的日子」之喻，因為前開場多。

「不知道，先生，」維勒先生回答，說一脫帽子。「我會經跟一個餅師傅在一塊兒住過，先生，他是個很叫人歡喜的人——而且真是聰明的傢伙——他能够無論用什麼做餅子。『你養了多少貓呀，布魯克先生，』我同他攪熟了的時候說。『噯，』他說，『是末——很多。』他說，『你一定是很歡喜貓。』我說，『歡喜貓的是別人。』他說，對我做眉眼，『不過它們要到冬天才上市呢，』他說，『上市。』我說，『噯，』他說，『現在水果上市，貓是過了時。』『噯，你這話怎麼講。』我說，『怎麼講。』他說，『就是說我決不會參加肉鋪子的組合來抬高肉價呵，』他說，『維勒先生，』他說，緊緊攥住我的手，湊着我的耳朵搗鬼話——『你不要說呀——但是那全在乎作料。餅子都是這些高貴的畜生做的哪，』他指着一隻非常可愛的斑紋小貓說，『我把它們用作料燒做牛排，小牛肉，或者腰子，隨他們要，不但如此哪，』他說，『我能够把小牛肉做成牛排，或者把牛排做成腰子，或者把這些隨便哪一種做成牛肉，祇看市面的變化和口味的改變，一聲說要什麼我馬上就辦到。』」

「這一定是個非常能幹的年輕人呵，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微微一陣抖。

「正是末，先生，」沙姆回答說，繼續他的出滑食物筐子的工作，「餅子做得括括叫哪，舌頭；這是個很好的東西，祇要不是女人的麵包——火腿膝關節，真漂亮——冷牛肉片，非常之好，那些石頭甕子裏是什麼，你這小靠不住的。」

「這一隻裏是啤酒，」孩子回答說，從肩膀上卸下雨只用皮帶結在一起的大石頭甕子——「那一只是涼的五味茶。」

「總而言之這頓飯的主意很好，」維勒先生說，很得意的察看自己對於食物的佈置，「那末，紳士們，就像他們裝上刺刀之後英格蘭人對法蘭西人說的，『動手吧。』」

要大家不辜負豐盛的飯菜，這是不必講第二次的，同樣的，維勒先生、高個兒的守園人和兩個孩子，也在稍為離開了一點兒的草地上把他們的一份大吃起來。一棵老橡樹給大家做成一個愉快的蔭庇；一大片耕地和草場的遠景，點綴了密茂的籬笆和許多樹木，伸展在他們腳下。

「愉快——澈底的愉快，」匹克威克先生說，他那富於表情的臉上的皮，因為曬了太陽，很快已經剝蝕了。

「正是呀，正是呀，老朋友，」外德爾回答，「喂，來一杯五味茶吧。」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而他喝了之後臉上的滿意也證明了這句回答的不假。

「好，」匹克威克先生說，「非常之好。我要再喝一杯涼的，非常之涼的，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用手抓住麪頭不放，繼續說，「祝一杯，祝我們在丁格來谷的朋友們。」

在大聲歡呼中大家舉杯喝了。

「我告訴你們我要怎樣來恢復我的準頭，」文克爾先生說，他在用摺疊小刀吃麵包和火腿。「我要放一只死鴿子在木橋上，對它實習，開頭難得近，慢慢兒的離遠。我知道這是頂好的練習。」

「我知道有一位紳士，先生，」維勒先生說，「也是這樣做的，開頭是離兩碼遠；但是他沒有繼續下去；因為第一槍就把鳥打掉，以後誰也沒有看到它一根毛。」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先生，」維勒先生回答。

「請你把你的故事留著，等要你說的時候再說。」

「當然囉，先生。」

維勒先生鬆了一下他那沒有被正舉到嘴上的啤酒杯子遮住的眼睛，那樣子是如此的微妙，使得兩個孩子同時抽縮起來，連高個兒也眉宇微笑了。

「唔，這的確是頂好的涼五味茶，」匹克威克先生說，急巴巴的看著石斐；「而且天氣熱到極點，嗯——丟普曼，我的親愛的朋友，照一杯五味茶嗎？」

「很樂於奉陪，」丟普曼先生答；喝了這杯之後，匹克威克先生又喝一杯，是爲了看看裏面有沒有橘皮，因爲橘皮總是不對他的口味的，發現裏面並沒有之後，匹克威克先生又喝一杯祝他們的不在場的朋友（史拿格拉斯）的健康，然後又感覺到自己義不容辭要提議再來一杯祝賀那不知名的調五味茶的人。

這樣繼續不斷的舉杯，使匹克威克先生受了很大的影響；臉上躍着極其歡暢的表情，笑聲不離嘴，快活的興致在眼睛裏閃爍。他逐漸被這興奮性的飲料的力量所控制，再加上天熱就尤其失了自主，拚命想起一只嬰孩時代聽過的歌而終歸失

敢，想再喝幾杯來刺激記憶，而結果却剛剛相反；因為忘掉了歌詞的字眼，他竟連任何字眼都說不出來了；最後，他站起來打算給他的同伴講一篇流利的演說，却跌進了小車，同時就睡着了。

筐子重新裝好了，並且發現要把匹克威克先生從麻痺狀態中喚醒是完全不可能的，於是大家討論了一下，還是叫維勒先生把他的主人推回去呢，還是留他在這裏，等他們大家要回去的時候再來同他。終於決定了後一辦法，因為他們這次出征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個鐘頭，又因為維勒先生非常堅執的要求參加，因此就決定把匹克威克先生留在小車裏，等他們回來的時候喊他，所以他們走了，讓匹克威克先生在樹蔭下面極其舒服的打鼾。

匹克威克先生會一直打鼾打到他的朋友們回來，要是他們不回來的話，就一直打到黃昏的暗影籠罩着地面，這幾乎是沒有懷疑的輸地的；總以為他是平平安安的留在那裏了，但是他却沒有平平安安的留在那裏，是這樣的事情妨礙了他。

鮑爾德威大尉是一個矮小的兇狠的人，歡喜帶一只硬的黑領結，穿一件藍色緊身長外套，假使他屈尊在他的地產上散步的時候，總是帶着一根頭子上包黃銅的粗大的藤杖，還有一個園丁和一個副園丁，都是一張馴順的臉孔，鮑爾德威大尉對他們發起命令來，威嚴和兇狠都應有盡有；因為鮑爾德威大尉的妻子是一個姊妹嫁了一位侯爵，大尉的房子是別墅，他的地是「園圃」，這一切都是非常的崇高、威嚴和偉大。

匹克威克先生還沒有睡了半個鐘頭，小小的鮑爾德威大尉跨着大步子，儘他的身材和身份所能辦到的迅速走了過來，後面跟着兩個園丁；他走近橡樹的時候站住了脚，深深吸一口氣，看看風景，彷彿他覺得風景應該大大的感謝他來注意到它似的，隨後用手杖使勁在地上一敲，喊他的園子頭目。

「亨特，鮑爾德威大尉說。」

「是，先生，園丁說。」

「明天早上把這地方滾一滾——聽到沒有，亨特？」

「是，先生。」

「當心替我把這地方弄得像樣樣的——聽到沒有，亨特？」

「是，先生。」

「還有提醒我弄一塊牌子，禁止越界的人、彈簧槍、以及其他等等，總之不准一般平民進來。你聽到沒有，亨特；聽到沒有？」

「不會忘記的，先生。」

「請你原諒，先生，」另外一個僕人說，走過來敬一個禮。

「唔，威金斯，你有什麼事？」鮑爾德威大尉說。

「請你原諒，先生——但是我怕今天已經有越界的人在這裏啦。」

「嘿！」大尉說，怒目回顧。

「先生——他們在這裏吃飯的，我想是的，先生。」

「啊，這些該死的東西無法無天啦，他們真是吃飯的，」鮑爾德威大尉說，因為他的眼睛碰到那些撒在草地上的麵包屑和食物殘餘了。「他們確實是在這裏狼吞虎嚥的，要是這些流氓在這裏的話！」大尉說，握緊了那粗大的手杖。

「要是這些流氓在這裏的話！」大尉暴怒的說。

「請你原諒，先生，」威金斯說，「不過」——

「不過什麼呢？」大尉吼似的叫，他的眼光跟着威金斯的畏縮的眼光看過去，碰到了那部小車和匹克威克先生。

「你是什麼人，你這流氓？」大尉一面說，一面用那粗棍子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身體上戳了幾下。「你叫什麼名字？」

「涼五味茶。」匹克威克先生喃喃的說，說着就又睡着了。

「什麼？」鮑爾德威大尉問。

沒有回答。

「他說他名字什麼？」大尉問。

● 涼五味茶原文是“Cold Punch”，被誤會做“Called Punch”——『叫做噴奇』（噴奇是一個通俗的滑稽典，參看以前的註釋）——所以有下文那樣的說法。

「噴奇吧，我想，先生，」威金斯回答。

「這是他胡說——這是他的該死的胡說，」鮑爾德威大尉說。「他現在不過是假裝睡着吧了，」大尉大大的冒火了。「他喝醉了；他是個醉鬼，把他推走，威金斯，馬上把他推走。」

「我把他推到哪去呢，先生，」威金斯問，非常畏怯的樣子。

「推他到魔鬼那裏去，」鮑爾德威大尉回答。

「就是了，先生，」威金斯說。

「慢，」大尉說。

威金斯站住了。

「把他，」大尉說，「把他推到收容無主禽獸的公欄裏去；讓我們看看他清醒了之後還叫不叫自己噴奇。他欺負不了我——他欺負不了我，推他去。」

匹克威克就在這專橫的命令之下被推去了；偉大的鮑爾德威大尉呢，氣鼓鼓的繼續散他的步去了。

那小小的團體回來的時候的驚訝真是描寫不盡；他們發現匹克威克先生已經不見，並且帶走了手車。這是空前的神祕而不可解的事情。一個癡腿的人突然之間站起身來走掉，已經是極其出格了；假使還爲了作樂推走一部重重的手車，那簡直是奇蹟；他們共同並且分頭找過了一切偏僻處所和角落，叫噓、叫笑、喊——一切都只有同樣的結果。找不到匹克威克先生。經過幾個鐘頭的毫無結果的搜尋之後，他們做了一個不能叫人滿意的結論，就是說，他們祇好丟了他回家。

同時，匹克威克先生被推了去好好的放進容無主禽獸的公欄，還在小車裏睡得結結實實，不僅哄動了本村的一切孩子們，並且還有四份之三的居民，大家聚集在周圍，等他醒過來。他被推進去的時候已經引起他們極高的喜悅，所以，當他清清楚楚地喊了幾聲「沙娜！」之後，在小車裏坐了起來，帶着描摹不出的驚訝凝視着周圍的孔臉的時候，他們的快活更是不知道增加了幾百倍。

一聲共同的叫喊，這當然是他已經醒了的信號；他不由自主的問了一句「什麼事情？」這又引起了一陣叫喊，比第一次

的更響——假使還可能的話。

「看把戲呀！」居民吼似的喊。

「我在什麼地方啦？」匹克威克先生叫。

「在公欄裏，」羣衆回答說。

「我怎麼到這裏來了？我幹了什麼啦？我從哪裏被弄來的？」

「鮑爾德威——鮑爾德威大尉！是唯一的回答。

「讓我出去，」匹克威克先生叫。「我的當差的呢？我的朋友們呢？」

「你那有什麼朋友呀？呼啦！」於是來了一只蘿蔔，後來是一只馬鈴薯，後來是一只蛋：還附帶其他一些表示羣衆開玩笑傾向的小動作。

這種場面真不知要延長到多久了，匹克威克先生的苦頭也不知還要吃多少了，幸而有一輛迅速開過的馬車，突然停了下來，從上面走下了老外德爾和沙姆·維勒，前者用比我們寫出來——雖不說是讀出來——要快得多的速度擠開衆人走到匹克威克先生旁邊，把他抱進了馬車，後者也正好結束了和本鎮的差役第三合的也是最後一合的單身格鬥。

「去告官！」成打的人聲這樣叫。

「啊，去呀，」維勒先生說，跳上了御者座。「替我問候法官——替維勒先生問候一下，告訴我我打扁了他的差役，還有，假使他要重新用一個新的，我明天就再來打他，開吧，老傢伙。」

「我要叫人進行控告這個鮑爾德威大尉，告他非法拘禁，我一到倫敦就做。」馬車一開出鎮市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就說。

「大概是我們越了界呵，」外德爾說。

「我不管，」匹克威克先生說，「我要起訴。」

「不，你不要，」外德爾說。

「我要，憑」——但是外德爾的臉上有一種幽默的表情，所以匹克威克先生控制了自己，說——「爲什麼不呢？」

「因爲，」老外德爾說，半笑半忍的，「因爲他們會反過來告我們，說我們喝了太多的涼五味茶。」

不管怎樣，匹克威克先生的臉上還是起了一個微笑；微笑擴大成爲大笑；大笑成爲哄笑；哄笑傳染了大家。因此，爲了保持這樣的好興致，他們就在碰到的第一家路邊小酒店歇了腳，每人叫了一杯調水白蘭地，沙姆·維勒先生喝了特別濃的一轉號瓶。

第二十章

這裏可以看出怎麼道孫和福格是辦公事的人，他們的辦事員是無所事事的人；維勒先生和他的失散多時的父親有一場傷心的相見，還可以看出聚在「喜鵲和殘椿」的是何等高尚的精靈，及下面一章一定是何等美妙的一章。

在孔黑爾的弗利曼胡同的盡頭，一座黑鬱鬱的房屋，的庇層的前間裏，面坐了道孫和福格兩位先生的四位辦事員，那兩位先生是韋斯明斯脫的高等民事裁判所的法定辯護士，兼高等法院的律師；這四位辦事員每天在這裏工作，就像被放在相當深的井裏的人似的，不容易看到天上的光和天上的太陽，又因為工作時間是在白天，白天可看不見星光，倒是在深井裏的人還可以有這種機會。

道孫和福格兩位先生的書記室是一個黑暗、發霉、有泥土味的房間，中間隔了一重高高的板壁，讓辦事員們不會被人看見。房裏有兩只舊的木椅子，一只滴答滴答很響的鐘，一份日曆，一只雨傘架子，一排帽釘，還有幾塊攔板，上面放了幾捆分了類的紙，一些貼了紙籤條的舊松板箱子和許多破舊的各種形式和大小的石製墨水瓶。有一扇玻璃門通到作為院子入口的過道裏；就在上一章已經忠實敘述了的事情之後的星期五早晨，匹克威克先生由沙姆·維勒緊緊跟隨着，在這扇玻璃門的外面出現了。

「進來就是啦！」板壁後面有一個聲音這樣叫，作為對於匹克威克先生輕輕敲門的問答。於是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就

進了房。

「道孫先生或者福格先生在家嗎，請問。」匹克威克先生問，文雅的走近板壁，帽子脫了拿在手裏。

「道生先生不在家，福格先生正有事，」聲音回答；同時，道聲音所屬的頭——耳朵上夾了一支筆——伸過隔板來，對匹克威克先生看看。

那是一顆高低不平的頭，上面的沙黃色的頭髮被小心的分在一旁，用生髮油黏平，紋成半圓形的梢頭圍繞着一張平板臉孔的半邊，這臉上有一對小眼睛，下面托着一只非常之髒的襯衫領子和一條污穢的黑色圍領巾。

「道孫先生不在家，福格先生正有事，」這頭所屬的那人說。

「道孫先生什麼時候回來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問。

「說不定。」

「福格先生要多久得空呢，先生？」

「不知道。」

這時那人開始很悠閒的修理起他的筆來，而另外一個正在溶一種沸騰粉劑的辦事員就躲在他的寫字檯的蓋子下面贊許的大笑。

「我想就等等吧，」匹克威克先生說，沒有回答；因此匹克威克先生就自動坐了下來，靜聽滴鐘的高聲滴答和書記們的喃喃的談話。

「真有趣，是嗎？」其中的一位——他穿了有銅鈕子的棕色上衣，污了墨水的黃灰色厚呢短褲，和布魯德式的半統靴子——結束一段聽不清的關於他隔夜的奇遇的敘述的時候說。

「好得要命——好得要命，」弄沸騰粉劑的人說。

「湯·普明斯是主席，」穿棕色上衣的人說；「我到蘇摩鎮的時候是四點半鐘，後來我醉得找不到塞進大門鑰匙的地方了，所以不得不敲醒了那個老女人，囑假使老福知道了的話，不知要說什麼呢，說不定要請我走路了——呢？」

聽了這句幽默的話，所有的辦事員都同聲大笑。

「今天早上福格在這裏玩了一個花樣，」棕色上衣的人說，「那時候賈克正在樓上理文件，你們兩個到印花局去了，福格下樓坐在這裏，看着信，這時，我們送了訓令去的那個在青貝維爾的傢伙，你們知道的，他來了——他叫什麼的呀？」

「亂賽」曾經對匹克威克先生說話的那個書記說。

「呵，亂賽——一個一副慫恻相的主顧。」老福說，對他惡狠狠的盯着——「你們知道他那副樣子的——」賈克先生，你是來解決的嗎？」「是呀，先生，」亂賽說，伸手到口袋裏拿出錢來，「欠款是兩鎊十，費用是三鎊五，都在這裏，先生。」他把那用一張報紙包着的錢拿出來的時候，狠命的嘆聲嘆氣。老福先看錢，再看看他，再用他那古怪樣子嘆一聲，所以我就懂得是要有什麼花樣了。「我想你不知道已經遞上呈文了吧，所以費用就要增加很多了，」福格說。「當真的嗎，先生，」亂賽說，吃驚的向後一縮。「不過是昨天夜裏才到期的呀，先生。」「怎麼不當真，」福格說。「我的書記才去上了呈子末，威克斯先生不是賈克已經把布爾曼和亂賽的陳述書送去了嗎？」我當然說是的，於是福格又嘆一聲，看看亂賽。「我的天，」亂賽說，「我幾乎急得發瘋才湊上了這些錢，却是一點兒沒有用。」「一點兒沒有用，」福格冷冷的說，「所以你最好回去再弄些錢趕緊送到這裏來。」「我弄不到了，憑天亂賽，」亂賽說，用拳頭捶着桌子。「不要威嚇我，先生，」福格說，故意發起氣來。「我不是威嚇你呵，先生，」亂賽說。「你是的，」福格說，「出去，先生，離開這個辦公室，先生，等你知道怎麼檢點行爲的時候再來。」亂賽還想說話，但是福格不讓說，所以他把錢放進了口袋，跑掉了。門剛關上，老福就轉身對着我，臉上掛着甜蜜的笑，從上衣口袋裏摸出那份呈子來。「喂，威克斯，」福格說，「叫那馬車儘快到法院去把這遞上，費用是弄得住的，因為他是個家裏有許多口子的老實人，只有一星期二十五先令的薪水，假使他委托我們辯護的話——到臨了他一定要這樣的——我知道他的東家們要先替他付，所以我們是弄得出他的錢來的。威克斯先生，這是基督徒的行爲，因為，以他的大家庭和小收入，他這樣可以得個教訓，叫他不要借債對他倒有好處——是不是，威克斯先生，是不是？」——他一面走開一面微笑得這麼溫和，叫人看得才舒服哪。他真是個括括叫的辦公事的人呵，」威克斯用含着無與敵似的聲調說，「括括叫，是不是？」

其他三位一致同意這個意見，這小小的故事給了他們最高度的無限的滿足。

「這些人可愛得很呢，先生。」維勒先生對他的主人揭鬼話，「他們說笑話是第一等，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點頭同意，咳嗽一聲去引動在隔板後面的青年紳士們的注意，他們呢，互相談了一陣調劑了精神之後，屈尊來注意一下客人了。

「不知道福格現在得了空沒有？」賈克孫說。

「我去看看，」威克斯說，道逍遙遙的爬下板凳，「我告訴福格先生說是姓什麼的？」

「匹克威克。」這些言行錄的卓越的主人翁回答說。

賈克孫先生上樓去看，立刻回來說福格先生在五分鐘之內就可以見匹克威克先生；說過之後又回到他的寫字樓旁邊去了。

「他說他名字叫什麼的？」威克斯低聲說。

「匹克威克；是巴德爾和匹克威克的案子裏的被告。」

從隔板後面傳出一陣突然的擦腳的聲音，混着被退制的笑聲。

「他們在偷看你呢，先生。」維勒先生低低的說。

「偷看我，沙姆！」匹克威克先生答；「你怎麼說是偷看我？」

維勒先生把大姆指從肩頭上向後指指作為回答，匹克威克先生一看，才知道是這樣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全體四個書記都把頭伸在那一重木頭帘幕上面，臉上帶着極其津津有味的表情，仔細打量着這位據說是戲弄女性的心和擾亂女性的幸福的人的身材和相貌。他抬起頭來的時候，上面那一排人頭突然不見了，馬上接着是筆頭在紙上猛烈移動的聲音。

掛在辦公室裏的一只鈴子突然響了，賈克孫先生應召而去，他從福格的房間裏回來的時候，說他（福格）請匹克威克先生上樓去見面。

因此匹克威克先生走上了樓，把沙姆·維勒留在下面。後樓的房門上有「福格先生」幾個字，賈克孫在這門上敲了一下，聽到裏面叫進去，就招呼匹克威克先生進了房間。

「道孫先生在房裏嗎？」福格先生問。

「剛進來，先生。」賈克孫回答。

「請他到道兒來。」

「是了，先生。」賈克孫退場。

「請坐吧，先生。」福格說：「那裏有報紙，先生；我的同事馬上就來的，我們等他來了就談談這件事吧，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坐了，拿了報紙，但是並沒有看，祇是從報紙上窺探着打量這位辦公事的人。他是一位上了點年紀的，滿臉粉刺的，像是專吃蔬菜的那種人，穿了黑色上衣，黑白相混的顏色的袴子，很小的黑色鞋罩。他這人就像是他伏在上面寫字的寫字檯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只有桌子那麼多的思想或者感。

沉默了一兩分鐘之後，道孫先生——一位肥肥的，有威風的，面色嚴厲，聲音高大人——出現了；於是談話開始。

「這就是匹克威克先生。」福格說。

「啊！巴德爾和匹克威克的案子裏的被告就是你呵？」道孫說。

「是我，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

「好，先生。」道孫說：「你打算怎麼樣呢？」

「啊！」福格說，把手向椅袋裏一插，把身體向椅背上一仰：「你打算怎麼樣呢，匹克威克先生？」

「別攔，福格。」道孫說：「讓我聽聽匹克威克先生有什麼話要說。」

「我來是，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溫和的凝視着那兩個搭檔——」我到這裏來是，紳士們，表示我接到你們

那天的信的驚訝，並且問一問你們有什麼根據來控告我。」

「根據呢？」——福格說了這麼多就被道孫打斷了。

「福格先生，」道孫說：「我有話要說。」

「請你原諒，道孫先生，」福格說。

「說到起訴的根據呢，先生，」道孫繼續說，神情之中帶着儼然的道德家氣派，「你問問自己的良心和感情吧。我們呢，先生，我們祇是完全按照我們的當事人的話做事。這話呢，先生，也許是真的，也許是假的，也許可信，也許不可信；但是，假使是真的，假使是可信的，那我毫不猶疑的說，先生，我們起訴的根據是強有力的，不可推翻的。你或許是一個不幸的人，先生，或許就是一個有詭計的人，但是假使我作爲一個宣誓發表意見的陪審官來說話的話，先生，我要毫不猶疑的說，我對於你的行爲祇有一個意見。」說到這裏，道孫彷彿自己是被侮辱的善人似的，把頭一昂，對福格看看，福格把手向口袋裏插得更深些，會意的點點頭，用表示最充分的一致的聲調說，「毫無疑問末。」

「唔，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臉上顯出非常痛苦的样子，「請你相信我，關於這件事，我是一個極其不幸的人。」

「我希望你是如此，先生，」道孫回答，「我相信你也許是的，先生。假使你關於被控告的事情實在是無辜的，那你是比任何人都還要不幸了。你說怎麼樣，福格先生？」

「我要說的正和你所說的恰恰相同，」福格回答說，帶了一個不信任的微笑。

「這作爲訴訟的開始的訓令，先生，」道孫繼續說，「是經過正式手續發出去的。福格先生，摘要簿在那裏？」

「這裏，」福格說，遞過去一本用羊皮紙做簿面的方形的書。

「記錄在這裏，」道孫說下去，「『中性州，拘票，寡婦瑪他·巴德爾控沙姆意爾·匹克威克損失賠償金，一千五百鎊。原告律師道孫和福格。一八三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完全合乎手續的，先生，完全完全。」道孫咳嗽一聲對福格看看——他也說了一句「完全完全。」於是他們兩人都看着匹克威克先生。

「那末，是不是說，」匹克威克先生說，「你們的意思的確是要進行這件案子了？」

「進行嗎，先生——那自然是不用說的了，」道孫回答，適合於他的身份的似笑非笑一下。

「所要求的賠償損失金確實是一千五百鎊，」匹克威克先生說。

「關於這一點呢，我還可以老實告訴你，假使我們的當事人聽了我們的勸告，這個數目還要大三倍哪，先生，」道孫回答。

「不過我知道巴德爾太太說過一句話，」福格說，對道孫瞥一眼，「她說少一個銅子兒也不能答應。」

「毫無疑問末，」道孫嚴厲的說，因為訴訟是剛剛開始，縱使匹克威克先生想和解，這時也不能讓他。

「既然你不提出什麼意見，先生，」道孫說，右手打開一片羊皮紙寫的文件，左手把一份紙抄的複本熱心的塞給匹克威克先生，「我不妨把這訓令的一份抄本給你。這裏是原本，先生。」

「很好，紳士們，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說，站起身來同時也冒起火來；「你們聽我的律師的話吧，紳士們。」

「那是好得多了，」福格說，搓着手。

「好得很，」道孫說，拉開門來。

「在我走之前，紳士們，」興奮起來的匹克威克先生在門外面靠樓梯的地方轉過身來說，「允許我說一句，在一切最無恥和下流的事情中間——

「慢一點，先生，慢一點，」道孫插嘴說，非常之有禮貌的樣子。「賈克孫先生，威克斯先生。」

「噯，先生，」兩個書記出現在樓梯底下說。

「我不過是叫你們聽聽這位紳士說的什麼呵，」道孫回答。「請你說下去吧，先生——無恥和下流的事情，我想你是這樣說的吧？」

「是這樣說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漲頭激尾的冒火了。「我說的是，先生在世上所有的一切無恥和下流的事情中間，這是最無恥和下流的。我再說一遍給你們聽聽，先生。」

「你們聽到了，威克斯先生，」道孫說。

「你們記得這些話吧，賈克孫先生，」福格說。

「也許你高興叫我們騙子吧，先生，」道孫說。「請便吧，先生，假使你覺得有這個意思——就請你叫吧，先生。」

「我說叫，」匹克威克先生說。「你們是騙子。」

「非常之好，」道孫說。「我想你們在下面聽得見的，威克斯先生？」

「啊是的，先生，」威克斯說。

「你們要是聽不見的話，不妨走上一兩步，」福格先生接上去說。「說下去吧，先生；說下去吧，你最好叫我們賊，先生；或者，你也許高興打我們哪一個吧。請你打呵，先生，祇要你高興；我們是絲毫不加以抵抗的。請你打吧，先生。」

因為福格把身體非常引誘人的放在匹克威克先生的緊握的拳頭所够得着的地方，所以，這位紳士會得到他所急切請求的東西，幾乎是毫無疑問的了——要不是沙姆來干涉的話，他聽到爭吵的聲音，就從辦公室裏走上樓梯，抓住了他的主人的膀子。

「你走吧，」維勒先生說。「打毬子球是很好玩的，這是說你不是毬子球而兩個律師不是球拍子的話，不然的話那就太興奮得不會快活了。走吧，先生，要是你要打人出出氣，就到院子裏打我吧；可是在這裏幹，不免是太破費的事情哪。」

也不講一點兒禮貌，維勒先生就把他的主人拖下樓梯，拖到院子裏，一直安全的拖到街上之後，就退到他背後，以便跟他走到他所去的任何地方。

匹克威克先生心神恍惚的向前走着，在公館大廈對面穿過了街，走上了氣普沙德。沙姆正開始疑惑他們是上那裏去，他的主人回過頭來說：

「沙姆，我要馬上到貝科先生那裏去。」

「這是你昨天夜裏就該去的地方，先生，」維勒先生回答。

「我想是的，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知道是的，」維勒先生說。

「得啦，得啦，沙姆，」匹克威克先生答，「我們立刻去吧；但是首先，我有點兒心煩，想喝一杯白蘭地和水提提神了，沙姆。到那裏弄得着呢，沙姆？」

維勒先生對於倫敦的知識是廣博而獨到的，他加絲毫思索的回答說：

「右手那邊第二條胡同——右邊最後第二家——陳那在第一座爐子旁邊的雅座，因為那裏的桌子中間沒有腿，別的桌子却都有，非常的不便當。」

匹克威克先生默然遵從他的當差的指示，並且叫他跟着進了這家酒店，於是滾熱的白蘭地和水很快就放在他面前了；維勒先生呢，恭恭敬敬離開了一點兒坐著，不過還是和他的主人同在一張檯子上，也被款待了一派因脫的黑啤酒。

那是一個很簡陋的房間，顯然是特別受驛站馬車夫們的光顧的；有一些看樣子確實是屬於這一飽學的行業的神士們正在幾處雅座裏面喝酒和抽煙，其中有一個，坐在對過的雅座裏，是個胖胖的，紅臉的，上了年紀的人，特別吸引了匹克威克先生的注意。這個胖子抽煙抽得很兇，但是每抽五六口，就把煙斗從嘴裏拿出來歇一歇，先看看維勒先生然後看看匹克威克先生，之後他就把檢儘量的埋在一只一夸容量的大杯子裏喝點酒，再對沙姆和匹克威克先生看看，之後他就帶着深恩的神色再抽這五六口煙，於是再對他們看看，最後，這個胖子把腿擱在坐位上，把背向牆上一份，開始不離嘴的抽起煙來，並且從煙霧後面對這新來的兩個盯着，彷彿他下了決心要把他們看個透澈。

最初，胖子的這些一步步變化的舉動並沒有被維勒先生注意，但是因為他看見匹克威克先生的眼睛時時刻刻轉到那胖子身上，他也漸漸注意起來，開始用手罩着眼睛上對那邊凝視了，好像他有點兒認識而前這個人所以希望弄個明白似的。但是他的懷疑很快被驅散了；因為胖子噴了一口濃煙之後，從那包着他的喉嚨和胸脯的極大的披巾下面發出了一個粗嘎的聲音，像是腹語術的什麼奇怪的花頭似的，慢吞吞的說了這些字眼：「嘿，沙梅！」

「那是誰，沙梅？」匹克威克先生問。

「噯，我幾乎相信不了哪，先生，」維勒先生回答，吃驚的眯着眼睛，「是老頭子呵。」

「老頭子，」匹克威克先生說，「什麼老頭子？」

「我的父親呵，先生，」維勒先生答，「你好嗎，我的老前輩？」維勒先生說了這句作為孝心勃發的話，就向旁邊挪開一點兒給胖子讓坐。胖子是正向他走過來打招呼，嘴裏啣着煙斗，手裏拿着酒壺。

「嘿，沙梅，」父親說，「兩年多沒有見你啦。」

「一點兒不錯，老傢伙，」兒子回答說，「後娘怎麼樣？」

「噯，讓我告訴你吧，沙梅，」大維勒先生說，神態非常莊嚴，「比我第二次碰到的這個女人再好的寡婦，世上是沒有的。」

——她那時候真是可愛哪，沙梅；現在是我只能這麼說，就是，既然她是這麼一個出色的可愛的寡婦，所以她改了嫁不做寡婦是非常之可惜的事情。她做老婆是不適合的呵，沙梅。」

「當真的？」小維勒先生問。

大維勒先生搖搖頭，嘆一口氣回答說，「我這一次真够受了，沙梅；我這一次真够受了。看看你爸爸的榜樣，我的孩子，一世要當心齊寡婦，尤其是開酒店的可。沙梅。」大維勒先生非常悲憤的說了這爲父母者的勸告之後，從口袋裏掏出一只白鐵盒子，把煙斗重新裝滿，就澆上一斗的煙灰吸着新的一斗，大口大口的抽起來。

「對不起，先生。」他沉默了好一會之後，重新提起剛才的話題，對匹克威克先生說，「沒有冒犯吧，我希望，先生；我希望你並沒有娶寡婦吧，先生。」

「沒有，」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大笑著；匹克威克先生大笑的時候，沙姆·維勒把他和這位紳士的關係低低的告訴他的父親。

「對不起，先生，」大維勒先生說，脫了帽子，「我希望沙梅還沒有什麼過失吧，先生。」

「一點兒沒有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這就好得很，先生，」老年人回答說，「我爲了他的教育，費了許多苦心，先生；讓他一點點兒大就在街上跑，自己擇飯吃。這就叫孩子學得伶俐的唯一辦法呀，先生。」

「這法子不免有點兒危險，在我看來，」匹克威克先生說，微微一笑。

「並且不是很靠得住的，」維勒先生接著說，「有一天我上了個老當。」

「哪裏話！」父親說。

「是真的，」兒子說，於是他進行用儘可能簡單的話敘述了他怎樣自動的落進了假·朋拉偷的圈套。

大維勒先生用最高的注意聽這故事，聽完的時候就說——

「是不是這兩個小子有一個是留了長頭髮的又瘦又高的個兒，嚼舌頭的本領好得復的？」

「匹克威克先生沒有十分瞭解這描寫的末了一項，但是懂了第一項，就帶點兒冒昧的說，『是的。』」

「另外一個黑頭髮的小子穿了桑子色的僕人制服是個很大的腦袋。」

「是呀，是呀，匹克威克先生和沙梅很急切的說。」

「那我知道他們在哪裏，維勒先生說；『他們在伊普斯威，定心得很哪，他們兩個。』」

「不會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事實末，維勒先生說，『我說給你聽我怎麼知道的。我時常替我的一個朋友開伊普斯威的馬車，就在你得了風癩病的那夜的第二天，我在邱姆史福的黑孩兒飯店——他們就住在那裏——裝了他們，一直就到伊普斯威，那個男人——穿桑子色的人——告訴我他們要在那邊住到一氣子哪。』」

「我要去追他，匹克威克先生說；『無論是伊普斯威還是別的地方，我要去追他。』」

「你知道一定是他們嗎，老圓？小維勒先生問。」

「一定，沙梅，一定，他父親回答說，『他們的樣子非常古怪；而且，我原是奇怪怎麼一位紳士跟他的當差的這麼親熱；還有呢，因為他們就坐在我背後，我聽見他們笑，還說他們把老炮仗幹得怎麼好。』」

「老什麼？匹克威克先生說。」

「老炮仗先生，我相信這是說的你，先生。」

「老炮仗」這個稱呼並沒有什麼極其惡毒的地方，但也決不是一個尊敬的或者恭維的名號。大維勒先生開始說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的腦子裏已經擠滿了他在金格蘭手裏吃的一切虧的記憶；祇要加一根羽毛，天不就倒過來了；「老炮仗」就是這根羽毛。」

「我要去追他，匹克威克先生說，在桌上重重的搥一拳。」

「後天我要開車子到伊普斯威去，先生，老維勒先生說，『從懷特却派爾的公牛飯店動身；假使你真要去，還是和我同去好。』」

「就這樣，」匹克威克先生說；「很好，我可以寫信到坤上，叫他們到伊普斯威找我。我們同你去，但是你不要忙呀，維勒先生，不喝點兒什麼嗎？」

「多謝你了，先生，」維勒先生答，連忙站住了——「也許喝一杯白蘭地祝你健康和祝沙梅成功，倒還不錯吧，先生。」

「當然囉，」匹克威克先生答。「來一杯白蘭地。」白蘭地拿來了。維勒先生對匹克威克先生摸摸頭髮，對沙梅點點頭，拿起來一倒就倒進了他的大嗓子，彷彿那祇是一針癩兒那麼點。

「幹得好，爸爸，」沙梅說，「當心點，老傢伙，不然的話你要發那痛風的老毛病了。」

「我已經弄到了醫這種毛病的靈驗的方子囉，沙梅，」維勒先生回答說，放下了杯子。

「醫痛風的靈驗的方子，」匹克威克先生說，連忙掏出筆記簿子，「是什麼藥？」

「痛風先生，」維勒先生答，「痛風這種毛病是因為太舒服太適意才有的。要是你害了痛風的話，先生，祇要娶一個寡婦，要聲音大大的，而且對於利用她的聲音很有主意的，那你就決不會再發痛風病了。這是個再好沒有的方子，先生，我認真的喫過，我能够担保，凡是因為太快活生出來的毛病都治得了。」維勒先生傳授了這有價值的祕方之後，重新喝乾了杯子，使了一個勉強的談話眼色，深深嘆一口氣，慢慢的走開了。

「唔，你覺得你父親說的怎麼樣啊，沙梅？」匹克威克先生問，微微一笑。

「怎麼樣，先生，」維勒先生答，「唔，我覺得就像藍鬍子。●的私人牧師淌着憐恤的眼淚把他下葬的時候說的，他是男女之事的犧牲。」

這非常切當的結論是無話可說的，所以匹克威克先生付過賬之後就繼續他的上「格雷院」（詳下章第一註）的步。可是他走到空那隱僻的小樹叢那里，已經敲了八點鐘，穿了沾泥的用細帶子繫着的靴子，污穢的白帽子和變了色的衣服

● 藍鬍子是十七世紀時流行的 Charles Perrault 的隱喻故事集 (Couteuseu Temps) 裏的一個妖怪，殘酷的魔

王有人說甚暗指英王亨利八世，有人說甚武士時代的封建階級的典型。

的紳士們組成了不斷的人潮，向各個出口湧，道警告他多數的辦公室已經下辦公了。

爬了兩層陡而僻的樓梯之後，他發現他的預感是對的，貝科先生的「大門」關着，沙姆在上面踢了又踢，還是寂靜無聲，這說明辦事人員已經歇夜去了。

「這才有趣哪，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是非找到他不可，一個鐘頭也不能耽擱的，今天晚上我別想眯一眨眼了，除非能够把這事託了一個專門家。」

「有一個老婆子上樓來了，先生。」維勒先生答；「作興她知道到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個把人的，喂，老奶奶，貝科先生的人在那裏？」

「貝科先生的人嗎？」那瘦削的、窮苦相的老婆子說，停下來喘氣——這是因為上樓梯的原故——「貝科先生的人走了，我是來收拾辦公室的。」

「你是貝科先生的用人嗎？」匹克威克先生問。

「我是貝科先生的「清洗人」，」老太婆回答說。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一半對着沙姆，「真是奇怪的事情，沙姆，他們把這些法學院的老太婆叫做「清洗人」。我不懂這是爲的什麼。」

「我想是因為她們對於洗什麼都是死情願吧，先生，」維勒先生回答說。

「一點兒不錯，」匹克威克先生說，對老太婆看看，她的樣子和她這時打開了門的辦公室一樣，表現出對於肥皂和水的應用是根本不相容的；「你知道到哪裏可以找到貝科先生嗎，我的好奶奶？」

「不知道，」老太婆回答，粗聲粗氣的；「他現在不在倫敦。」

「倒審，」匹克威克先生說；「他的書記呢——你知道嗎？」

「唔，我知道他的地方，不過他可不歡喜我告訴你呀，」清潔婦人答。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他，」匹克威克先生說。

「明天早上不行嗎？」那婦人說。

「不大好，」匹克威克先生說。

「也罷，」老婦人說，「假使是很要緊的事，我就說了他的地方吧，我想也不礙事的。你們只要到「喜鵲和殘樁」去，到樓台上問洛頓先生，他們就會帶你們去，他就是貝科先生的書記。」

她又說明了這家旅館是在一條胡同里，既在克來爾市場的隣近，又是緊靠着「新旅社」的後面，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得了這些指示，安全的下了那搖搖幌幌的樓梯，開始尋問「喜鵲和殘樁」的所在。

洛頓先生和他的同伴們光顧那裏開懷夜飲的這家酒館，是普通人叫做某某酒樓之類的地方（即酒店而兼旅店的地方）。老闊是個會賺錢的人，這一點，有他把飲酒間的窗戶下面搭出來的像轎子那樣大小和形式的小欄樓分租給一個補鞋匠的事實，足以充分的證明；而且他是一個博愛主義的人，這，祇要看他對於一個麵餅師傅的愛護就可以明白——那麵餅師父一點兒不怕被人干涉，公然就在大門的階沿上賣他的點心。下面的幾只掛了鑲金色窗帘的窗戶上，落着兩三塊印刷的廣告牌，宣傳的是德文州的蘋果酒和丹齊的櫻葉酒；另外還有一塊黑板，上面寫了白字，告訴高明的公衆在這裏的地窖裏收藏了三十萬琵琶桶的雙料強麥酒，叫人心裏起一種未必不樂意的懷疑，不知道個偉大的地窖究竟要達到地心裏什麼地方。關於這座大廈的外貌，我們祇要再說一格，也就把該說的都說盡了：這就是那風雨剝蝕的招牌，上面是一隻已經腐蝕了一半的喜鵲，一心一意的眯着兩根棕色顏料畫的一根彎曲的綫條，這就是街坊隣里從小就聽說是並且認為是「殘樁」（用間收剩後之穀類殘樁）的東西。

匹克威克先生走到樓樓旁邊的時候，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從裏面一幅帷幕後面鑽了出來。

「洛頓先生在這裏嗎，太太？」匹克威克先生問。

「是的，先生，」老闊娘回答說，「來，查爾來，帶這位紳士到洛頓先生那裏去。」

「現在不能去，」一個紅頭髮的下手侍者說，蹣跚着走過來，「因為洛頓先生正在唱一只滑稽歌，他要不高興的，馬上就好的，先生。」

紅頭髮的下手侍者剛說完，就有一陣極其一致而搖桌子的聲音和酒杯的叮璫聲，宣佈歌唱的終結；匹克威克先生叫沙姆在飲酒間裏自尋樂趣，自己就跟着那人去見洛頓先生。

聽到「先生，有一位紳士找你說話」的通報之後，一位坐在桌子頭上的椅子裏的胖臉的青年帶點兒驚訝的向發出聲音的方向一看，看了之後，他的驚訝似乎一點沒有減少，因為他的眼光是落在了一位從來沒有見過的紳士身上。

「對不起，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並且我也很抱歉打擾別的紳士們，但是我有非常要緊的事情，假使你可以破費五分鐘的功夫到房間這頭來談談，我就感激不盡了。」

胖臉的青年人站了起來，拉了一張椅子靠近匹克威克先生，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裏坐下，傾聽他的不幸的故事。

「啊，匹克威克先生說完的時候，青年人說，「道孫和福格——他們的手段厲害哪——是第一等的辦公事的人，道孫和福格他們，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對於道孫和福格的手段厲害表示同意，洛頓就繼續說下去。

「貝科不在倫敦，而且在下星期末之前還不會來；但是你假使需要辯護，並且假使你願意把文件交給我，我可以先辦妥他回來之前所要做的一切。」

「我正是爲了這個來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把文件遞給他。「假使有什麼要緊事情，你就寫信給我，寄到伊普斯威奇局。」

「那很好，」貝科先生的書記回答說；後來他看見匹克威克先生的眼睛好奇的向桌子那邊射，就接着說，「你參加嗎，坐這麼半個鐘頭，我們今天夜裏在座的都是大好佬，有山金和葛林的警事，史密陀士和普拉衣斯的高等法院，平金和托瑪斯的外動——他唱歌括括叫——還有賈克·本培爾，還有許多，你是燈下出來的吧，我想，你高興參加嗎？」

匹克威克先生抵抗不了這麼誘人的一個研究人性的機會，他讓自己被帶到桌子那裏，經過適當的介紹之後，被招待在靠近主席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了，喊了一杯他所偏愛的飲料。

接着是恰恰和匹克威克先生的預期相反的深深的靜穆。

紳士。

「我希望你不覺得抽這玩意兒討厭吧，先生？」他的右隣說，這是一位穿格子花襯衫、帶彩色鈕子、嘴裏銜了一根雪茄的

紳士。

「一點也不，」匹克威克先生答，「我非常之歡喜它，雖然我自己不是抽煙的人。」

「我可不能說我自己不是，」桌子對面的一位紳士插上來說，「抽煙對於我就像吃飯和睡覺。」

匹克威克先生對說話的人看看，他想像使洗滌對於他也是這樣，那倒好些了。

到這裏又是一個停頓。匹克威克先生是陌生人，他來，顯然是掃了大家的興。

「格倫先生要請大家聽唱歌了，」主席說。

「不，他不，」格倫先生說。

「爲什麼不呢？」主席說。

「因爲他不，」格倫先生說。

「你不如說他不肯吧，」主席回答說。

「好的，那末，他不肯，」格倫先生回嘴說。格倫先生堅持拒絕使大家滿足，這又造成一次沉默。

「有哪一位給我們大家打打氣嗎？」主席喪氣的說。

「爲什麼他自己不給我們打氣呢，主席先生？」一個長了點小鬍子、斜白眼、敞開了襯衫領子（髒的）的青年人在桌子

邊那一頭說。

「聽呵聽呵！」穿了帶彩色裝飾品的衣服的那個抽煙的紳士說。

「因爲我祇會一只歌，已經唱過了，在一晚上把一只歌唱兩次，是要罰「滿堂酒」的，」主席回答。

這是無可答辯的答覆，於是又沉默了。

「我今天晚上，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說，希望引起一個全體都能够參加談論的話題，「我今天晚上曾經到過一個地方，這地方無疑是諸位都很熟悉的，但是我沒有去已經有幾年了，而且很不熟悉；這就是「格雷院」，紳士們，在倫敦這樣大的

地方，像這些法學院真是奇怪的偏僻角落了。」

「謝天謝地，」主席隔着桌子對匹克威克先生用耳語聲說，「你打中了至少是我們中間有一個人永遠歡喜談的東西。你會把老賈克·本頓引出來的；從來沒有聽他講過別的東西，祇有法學院；他孤單單一個人住在裏面，一直住到差不多發瘋。」

洛頓所指的人是一個矮小的、發黃色的、聳肩膀的人，他的臉在沉默的時候有伸在前面垂着的習慣，所以匹克威克先生先前沒有看見。當老頭子抬起繃臉、灰色的眼睛發出銳利的探究的光，對他盯着的時候，他覺得這樣一副奇突的相貌竟被他一時忽略，真是怪事了。老年人的臉上有一個固定的稔笑；他的下巴擱在一只手上，那手是長而枯瘦，生了特別長的指甲；他的頭側向一邊，眼光從毛茸茸的灰色眉毛下面對外銳利的掃射，使他的睨視顯出一種奇怪而狂暴的狡詐，看上去叫人十分討厭。

現在坐直了身體，發出一陣洶湧的急流似的言語的人就是他。但是因為這一章已經長了，並且因為這個老頭兒是個出色的人物，所以我們讓他到下一章說話，對於他是更多尊敬，對於我們是更多便利。

第二十一章

老頭兒搭上了他所偏愛的話題，講了關於一個古怪的當事人的故事。

「啊哈！上一章結束的時候我們已經簡單描寫了他的態度和外貌的老頭兒說話了。『啊哈是誰在講到法學院？』
●「是我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我說它們是古怪的古老的地方。」

「你！老頭兒輕蔑的說，『從前的事情你知道什麼？那時候，青年人把自己關在那些寂寞的房間裏讀書，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一夜又一夜，他們的神志因為半夜裏用苦功的關係發了昏；他們的精力耗盡了；早晨的光明對於他們沒有了新鮮和健康；他們在這種不自然的努力——把年輕的精力奉獻給枯燥無味的老書本子——之下，被壓倒了。到後來，那可很不相同，也就在這些房間裏，人們實行『生活』和放蕩，結果是肺癆病的慢性消耗或者熱病的急速的損傷——這些你又知道什麼？你知道有多少徒然乞憐的辯護士悲痛的離開律師事務所，到泰晤士河裏找休息之處，或者把牢獄作為避難所？這些房子，它們可不平常哪。那古舊的護牆板上是一塊嵌板也沒有了，但在假使它有說話和記憶的能力，從牆上跳出來講它的恐怖故事——人生的羅曼司先生，人生的羅曼司呵——，那你說怎麼樣！現在看看它們是平淡無奇的，可是我告訴你，它們是奇怪的地方，我甯可聽許多名字怕人的虛構的故事，不願意聽那裏面一組房間的忠實的歷史。」

● Inns of Court, 指倫敦的四個法學院，即內院 (Inner Temple) 中院 (Middle Temple) 林肯院 (Lincoln's Inn) 格雷院 (Gray's Inn)。匹克威克先生去找貝科先生的地方就是這最後一個。

老年人的突然的興奮和那引起這來的題目，裏面都有種非常古怪的東西，使得匹克威克先生無話可答；老年人按住了性子，恢復了剛才的興奮中間失去的脫視，說：

「用另外一種眼光看它們的最平淡無奇和最不羅曼蒂克的一面。它們是多麼慢的慢性磨折的地方！想想這種事情，窮困的人爲了謀這個職業，傾其所有，自己求乞，朋友受勒索，而這個職業却決不會給他一口麵包等待——希望——失望——虛懼——不幸——窮困——希望的枯萎，出路的絕盡——作興就自殺，或者成了破破爛爛，拖鞋塌腳的醉鬼。我沒有說錯他們吧？」老頭兒搓搓手，做個斜眼，彷彿很高興找到了另外一個看法來講他的偏愛的話題。

匹克威克先生懷着很大的好奇心看老頭兒在座的其他人微笑着靜靜的旁觀。

「談你們的德國大學吧，」矮小的老年人說。「呸，呸！本體確有羅曼司呢，不用出去半哩就找到的；祇是人家從來想不到吧了。」

「我是的確從來沒有想到這一方面的羅曼司，」匹克威克先生笑着說。

「你定準是沒有，」小小的老頭兒說，「當然沒有末。就像我的一個朋友常常跟我說，「這些房間有什麼了不得，」「奇裏古怪的地方呵，」我說，「一點也不是，」他說，「寂寞得很，」我說，「並不，」他說。他有一天早上正要去開外面的門，忽然中風死掉了。頭擱在他的信箱裏，就這麼倚在那裏十八個月。大家都以爲他到外地去了。」

「那末最後怎麼發現的？」匹克威克先生問。

「法學院長決定把他的門橋開，因爲他已經兩年沒有繳租錢。他們這麼做了。撬開了鎖，一架積了很多灰塵的骷髏，穿着藍色上衣，黑短褲，和絲拖鞋，跌進了開門的門房懷裏。古怪，這事有點兒吧，也許？」小老頭兒把頭更向一邊歪着，懷着說不出的快樂搓搓手。

「我還知道另外一樁，」小老頭兒在他的格格笑聲相當消失的時候又說——「那是發生在克力福院頂樓的房客——壞蛋——把自己關在臥室的壁櫥裏，吃了砒霜。賬房當他是逃走了，開了門，貼出了招租條子。另外一個人來租了這房子，陳設了傢俱，住了下來，不知怎麼的他睡不成覺——老是不安心和不舒服。『怪，』他說，『我把另外一間做臥室，把這間做起

坐開吧。他照換了，夜裏睡得很好，但是突然又發現不知怎麼的晚上讀不成書；他神經過敏起來，不舒服起來，老是剪蠟燭和四面看。「我真不懂了！」有一晚他看了戲回來，一面喝着酒一面這樣說，他把背靠着牆，爲了不致於幻想有人在他背後——「我真不懂了！」他說，正說着，他的眼睛碰到了那一直鎖着的壁櫥，從頭到腳起了一陣寒顫。「我以前就有過這種奇怪的感覺的！」他說，「我不由得不疑心那壁櫥有什麼毛病了。」他作了一次強大的努力，鼓起了勇氣，用發火棒插開了門上的鎖，開了門，可不是嗎，筆直站在角落裏的正是先前的房客，手裏還緊緊抓住一只小瓶子，他的臉呢——罷了！小老頭兒說完的時候，帶着孱弱的愉快的微笑對他的驚奇的聽衆們的緊張的臉孔環顧一下。

「你講的這些是多奇怪的事情呀，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藉助於眼鏡把老年人的臉孔仔細觀察着。

「奇怪嗎？」小老頭兒說，「廢話，你以爲它們奇怪，是因爲你完全不懂。它們是有趣的，却沒有什麼特別。」

「有趣！」匹克威克先生不由自主的喊。

「是呀，有趣，不是嗎？」小小的老年人回答，做了一個窮兇極惡的斜眼；隨後，也不等人回答，接着就說下去——

「我知道另外一個人——讓我想想——那是四十年前了——他住了這些最古老的學院之一裏面的一組舊而潮濕和腐爛的房間，那是關着沒人住有許多年的。關於這地方有好多關於老太婆的故事，當然決不是叫人高興的故事；但是他窮房子便宜，這在他已經是十分有力的理由了——縱使房子比實際上還壞十倍，他不得不買下一些留在房裏的發霉的裝置；其中一樣，是一只裝文件的，很大的，笨重的，木頭櫃子，上面有玻璃門，裏面有綠色的幕子；對於他是個真正沒用的東西，因爲他並無文件可裝；至於衣服，他是隨身帶着的，而且這些帶着也並不很難呀。那末，他把他所有的傢俱都搬來了——統共一起還裝不滿一老虎車——分散的放在房裏，爲了使那四只椅子可能顯得像有一打，於是到夜裏就在火爐前面坐了下來，喝他賒欠來的兩加侖威士忌酒的第一杯，一面胡亂想着到底將來能不能付出道筆酒賬假使能夠的話，那是在哪一年上，這時，他的眼光碰到了木櫃子的玻璃門。「啊！」他說——「假使我不是不得已照那老舊貨商人的價錢買了這個醜東西的話，我手裏就會有幾個錢了。我對你說，老傢伙，」他出聲對櫃子說，因爲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對着說了——「假使打碎你的老屁股之後多少還對得來的話，我就要用你來燒了，馬上就幹。」他剛說了這話，就有一個新乎微弱的呻吟的聲音，像是從櫃子裏面發

出來的。這使他最初有點吃驚，但是想了一下以為一定是隔壁的什麼年青人出去吃飯回來了，所以他就把腳擱在火爐架上，拿起發火棒來發火。這時候那聲音又響了：一扇玻璃門慢慢的開了，顯出一個穿了污穢而破舊的衣服的，蒼白而憔悴的人形，直挺挺站在櫃子裏。身材是高而瘦，臉上顯得憂愁和惶急；但是皮膚有一種顏色，整個的人有一種猙獰可怖的和非人間所有的樣子，決不是世上的活人會有的。「你是誰？」這新來的房客說，臉色很灰敗了；但是他把發火棒舉平，對那人形的臉上踏著準——「你是誰？」「不要把棒戳我。」那人形回答說——「假使誰得這麼準射過來，那就要碰不到遮欄的數在我後面的木頭上了。我是一個鬼。」那末，請問，你在這裏幹什麼？」房客結結巴巴的說。「這個房間，」鬼怪回答說，「是我的肉體會經在裏面工作的，結果是我和我的孩子們成了乞丐。這個櫃子是放文件的，一大堆一大堆，多少年積起來的。在這房間裏，當我在悲傷和遲遲不能實現的希望之中死掉的時候，兩個狡詐的貪心漢瓜分了我在貧苦的生活裏保留下的財產，一個銅子也沒有留給我的不幸的子孫。我把他們從這裏嚇走了，從此以後我夜裏——這是我能够重到人間來的唯一的時間——就到我長期受苦的這個地方來徘徊。這房間是我的，應該留給我。」「假使你一定要在這裏現形的話，」房客說，他在鬼魂刺刺不休的說着的時候定了神，所以很冷靜了——「我當然很高興放棄這裏；但是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假使你答應我問的話。」「說吧，」鬼怪嚴厲的說。「好的，」房客說。「我這話不單是對你說的，因為對於差不多一切鬼魂都同樣的適合；在我看來，既然你們能够到世界上的最好的地方去——因為我想空閒在你們是不成問題的——而你們又老是要回到曾經使你們最不幸的地方來，這是有點兒矛盾的。」「天啊，這是真的；我從來沒有想到，」鬼說。「你看，先生，」房客繼續說，「這房間是很不舒服的。從那櫃子的樣子看起來，我想它是免不了有臭蟲的。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更舒服得多的地方；何況倫敦的天氣又是極端教人討厭。」「你說得很對，先生，」鬼說，很有禮貌，「以前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話；我馬上就換換地方吧。」——當真的，他一面說一面就逐漸消失了；他的腿子先隱掉，「還有，先生，」房客追在後面喊他，「假使你高興費心和別的也在古舊的空屋子裏遊蕩的女士們和紳士們說一說，告訴他們到別的地方去要舒服得多，那你就使社會受惠不淺了。」「我要說的，」鬼魂回答：「我們一定是笨傢伙——很笨的傢伙的確，真想不到我們怎麼糊塗到這步田地。」那鬼說了這些就隱掉了；「老年人用機伶的眼色環視一下全桌的人，加上一句，「有點兒奇怪的是，他從此以後沒有再來過。」

「這不壞，假使是真的，」帶彩色鈕子的人說，點起一支新雪茄。

「假使！老頭兒叫，極其鄙薄的樣子。」我想呀，他對洛頓說，「他還要說我在一個律師事務所的時候碰到的一個古怪當事人的故事也未必是真的哪——他一定要這樣說的。」

「我不能冒昧的說什麼，因為我根本沒有聽過這個故事，」彩色裝飾品的主人說。

「我希望你肯把故事說一說，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說吧，」洛頓說，「除了我別人都沒有聽過，而且我也差不多忘記了。」

老頭兒向桌子四周圍看看，比以前更可怕相的脫視着，像是因為每人的臉上都顯出注意而得意，然後用手抹抹下巴，像把事實回憶起來的樣子抬頭看着天花板，開始敘述如下：

老頭子講的古怪當事人的故事

「我在哪兒弄着和怎麼弄着這個小故事的，」老頭兒說，「這沒有什麼關係，假使我按照我碰到這事情的情形講出來，那就得打中間講起，講到臨了的時候再回到開頭去。我只要申明一下，這中間有些事情是我親眼看到的，其餘的我知道發生過，而且能够清清楚楚記得這些事情的人現在還是活着。」

「在波洛大街上，靠近聖喬治教堂，並且就在同一邊，有一所最小的負債人監獄——瑪夏爾席，這是差不多人人知道的。雖然後來它跟從前那種骯髒污穢的情形是很不相同了，可是改良之後的它還是說不上對於眼光比較高的人有什麼引誘力，或者對於不懷成見的人有什麼安慰。『新衙門』裏的重罪犯人有一個院子透空氣和運動，瑪夏爾席監獄裏的無力償付的債務人也不過如此。」

● Newgate 爲倫敦有名的大牢，最初建於一四四二年，歷經修葺，至十九世紀初始毀。因爲出名，逐漸演變成一般牢獄之代名詞，作品中常常提到，但未必即指原來的 Newgate Gaol。

● 好些，但這是過去，在比較好的時代，而這監牢以後已不存在——原註。

「也許是因為我的偏心，也許是因為我擺脫不了和這地方聯在一起的那些舊事，總之我受不了倫敦的這一處地方這條街是寬的，店鋪子寬寬大大的，癩騾的車輪的聲音，不斷的人潮的脚步聲——一切做生意的喧嘩，從清早到半夜的鬧，但是周圍的街道惡劣而窄小，貧窮和醜陋在擁擠的巷子裏潰爛着；困乏和不幸被關閉在這狹隘的牢獄裏；至少在我看來，像是一種陰沉和淒慘的空氣籠罩着這裏，給它加上一重陰沉的和病態的色澤。

「這幅景象，曾經有許多觀瞻——它們早已閉着進了坟墓囉——在最初進瑪夏爾監獄的大門的時候，相當輕鬆的對它看過；因為絕望是少有伴着不幸的第一個嚴重打擊一道來的。一個人對於沒有考驗過的朋友是信任的，他記得他的酒肉朋友們在他並不需要幫助的時候那麼大方的提議爲他服務；他有着希望——幸福的無經驗之希望——無論他怎樣被最初的打擊所壓倒，這希望還是會在他胸中躍起，並且在那裏暫時的生長，直到在沮喪和輕蔑的傷害之下枯萎爲止。到了負債者在牢裏腐爛下去，沒有釋放希望，沒有自由的前途，處於這種任何辭藻所不能形容的慘境的時候，那些眼睛又是多快的深深陷進了頭顱，在那些由於飢餓而消瘦，由於禁閉而失色的臉孔上發着浮光人間至慘難則已經不原封不動的存在，但是留下的還是很多足以引起使心扉流血的事情。

「二十年前，這裏的階石幾乎被一個母親和一個小孩子的脚步踏穿了，他們天天一準在清晨的時候出現在監獄的門口；他們常常是經過一夜不安的悲苦和焦慮之後在那裏就上太短的一個鐘頭，然後年青的母親就柔順的走開，把孩子帶到那古老的橋上（大概是指泰晤士河上的倫敦橋），把他抱起來看那閃耀的河水，反射着早晨的太陽光的色彩，看那在這裏一清早的河裏擾亂着的一切爲倫敦的事業和享受而作的忙碌的準備；爲了想使他對於眼前的事物發生興趣，但是她會很快就把他放下地，把她的臉掩在披巾裏消起使她眼睛要瞎的眼淚來；因爲他的瘦削而病容的臉上並沒有展露有興趣的或者愉快的表情。他的記憶是有有限得很的，但全部祇是一種——全和他的父母的貧窮和不幸相關聯。他曾經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的坐在母親的膝上，懷着孩子氣的同情看着那些偷偷滾下她臉來的眼淚，然後靜靜的爬到什麼一個黑暗的角落裏在嗚咽中睡去。世界的殘酷的現實，以及它的許多最壞的不幸——飢和渴，冷和缺乏——對於他都是從他的理性的黎明時代起就熟悉了；雖然有兒童時代的「形體」，却沒有兒童時代的輕快的心，歡暢的笑，和發亮的眼睛。

「父親和母親看見這一點，也互相看見各人的情形，他們的慘痛的心思一個字也不敢說。這健康的、生得結壯的、幾乎勝任任何勞力的男子，是在嚴格的禁錮和擁擠的監獄的不健康的空氣之下，消瘦和憔悴着。這孱弱的女人在肉體的和精神的疾病的雙重影響之下衰頹着，小孩子的小心是在破碎着。」

「冬季了，嚴寒和苦雨的日子來了。可憐的女孩子搬到靠近她丈夫坐牢的地方的一間可憐相的房子裏；雖則這個變動是因為更窮的原故而必要的，但是她快樂了一點，因為靠近了他一點。有兩個月，她和她的小伴侶照常的來等開門。但是有一天，她却沒有來，這還是第一次。到第二天早晨，她獨自來了。孩子已經死掉。」

「人們簡直不懂，人們把窮人的喪失親屬冷冷淡淡的說做在死者是說離苦海，在生者是減輕了担負——我說他們簡直不懂這種喪亡是何等的慘痛。在所有其他的眼睛都冷冷的撇開你的時候，有一個沉默的含情的眼色看你一眼——在所有的其他的人都捨棄了你的時候，你知道你還有一個人的同情和摯愛——這是最深的苦難之中的一個依傍，一個支持，一個安慰呵，這不是財富所能換取，也不是權力所能賜予的。這孩子曾經在他的雙親膝下將幾個鐘頭的坐著，小手耐心的互相握着，瘦削蒼白的臉抬起來對着他們。他們會繼續看着他一天一天的消瘦下去；雖然他的短短的生存是沒有快樂的，雖然他現在獲得了還是小孩的他卻從來沒有在這世上嚐過的那和平和休息，但是他們是他的父母呵，他的喪失是深深刺進他們的靈魂了。」

「看見這做母親的的改變了的臉孔的人，很明白死亡是很快就要結束她的困苦的景象了。她的丈夫的同難們不敢再過問他的悲哀和不幸，就把他以前和兩個同伴合住的小房間留給他一個人。她和他同住，了這房間。●沒有痛苦，但是也沒有希望，就這麼拖延着，她的生命慢慢的衰亡下去。」

「一天晚上，她在丈夫的懷里昏厥了，他抱她到窗口透氣，使她甦醒起來；月光照在她的臉上，照出她的容貌的改變，嚇得他渾身發軟，抱都抱不動她，像個嬰兒似的踉蹌。」

● 眷屬與犯人同住，這恐怕和實際情形不符，但是反正無關大體，不必拘泥也。

「放我下來，喬奇。」她氣息奄奄的說。他照做了，自己也在她身邊坐下，用手掩着臉哭。

「離開你是很難過的，喬奇。」她說，「但這是上帝的旨意，你應該為我的緣故承受它。啊！我多麼感謝他帶走了我們的兒子呵。他現在是幸福了，他在天上了，假使他在世上又沒有了母親，那怎麼辦哪！」

「你不能死，瑪利，你不能死！」丈夫說，跳了起來。他急促的來回走着，用捏緊的拳頭槌自己的頭；然後重新坐在她身邊，把她抱在懷里，比較鎮靜的接着說：「振作起來，我的好愛人——請你，請你振作起來。你還會活下去的。」

「決不會，喬奇決不會了！」——將死的女人說。「讓他們就把我埋在我們的可憐的兒子旁邊，但是你若答應我，假使你能夠出了這可怕的地方，並且有一天能夠發了財的話，你要把我們移到什麼一個鄉村墓地里去——在離這里老遠老遠的地方，我們可以和平的休息。親愛的喬奇，答應我要照我的話做。」

「我答應，我答應。」男子說，熱烈的跪在她的面前。「跟我說話，瑪利，再說一句；看我一眼——祇要一眼！」——

他住了嘴；因為那隻抱住他的頸子的手臂硬硬變重了一聲深沈的嘆息從他面前的消瘦不堪的身體里發出，嘴啓動了一下，一個微笑在臉上浮動了一下，但是嘴唇失了血色，微笑隱退而成爲僵硬的和可怖的凝視。他是孤單單一個人在世界上了。

「這天夜里，在這悲慘的房間的寂靜和淒涼之中，這不幸的男子在他妻子的遺體面前跪下，憑上帝做見證，割了一個可怕的誓；從這個時刻以後他要為她和孩子的死亡復仇；從此以後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後時刻，他要把全部精力奉獻給這唯一的目的，他的復仇要持久而恐怖；他的仇恨要永遠不減退和消失；這仇恨要找遍全世界追它的目的物。」

「最深的失望，和幾乎非人類的感情，祇一夜就在他的臉上和身體上造成如此的兇惡的傷痕，使他的不幸中的伙伴們見他走過的時候都怕得退縮。他的眼睛充血而沈重，他的臉色死人似的蒼白，他的身體彎曲得像是上了年紀。他在精神痛苦和熱狂之中幾乎把下嘴唇咬穿，從傷口里流出來的血滴下了下巴，並且沾污了他的襯衫和領帶。沒有眼淚，沒有怨聲；但是那種不安的眼色，和他在院子裏走來走去的焦急，說明了在他內部燃燒着的高熱。」

「必須把他妻子的屍體立刻從牢裏搬走。他充分鎮靜的接受了通知，同意這事的適當的時候差不多全蒙蔽的人那

集攏了來看；鏟夫出來的時候大家急忙向兩旁讓開；他匆匆直走，走到靠近門房入口的有柵欄隔斷的地方，獨自一人站着，出乎本能的覺得難堪的衆人們還在後面。棺槨的棺材在扛夫們的肩膀上慢慢的前進，棺槨的人羣被極度的寂靜籠罩着，僅有的聲音是婦女們的清晰可聞的悲嘆和扛夫們在石砌上移動的脚步。他們扛着走到喪偶的丈夫站着的地方停住了。他把手擺在棺材上，憂鬱的整理一下覆在上面的柩衣，示意他們繼續走。棺材經過大門的時候監獄哨崗上的看守們都脫下帽子，緊接着，沈重的大門就把它關在外面了。他茫然的看看羣衆，沈重的倒在地上。

「此後幾個星期他一直發着高熱，日夜被人看守着，然而雖則在最狂亂的變遷之中，他從來沒有一刻忘掉他的喪亡之痛和他的誓言。景象在他眼前變換，一個地方接着一個地方，一件事跟着的一件事，他的神志是完全昏迷的；但是這一切都和他心里的偉大目標有相當的聯繫。他正在無邊的大海里航行，上面是血紅的天空，下面是洶湧的怒濤，在四面八方沸騰着和洶湧着。他們的前面有另外一隻船，在風暴中苦苦的奮鬥；它的帆被撕成一條條的在飄蕩，甲板上擠滿了被繩子扣在船邊上的人，而巨浪時時刻刻衝上船邊，把一些注定遭殃的人們捲到冒着泡沫的海裏。巨浪在沸騰着的汪洋大水里推進，具有任何東西都不能抗拒的速度和力量終於打着前面的船的尾巴，把那船壓碎了。船沈下去的時候水里起了一個巨大的漩渦，從這里面升起一聲如此之響和顫的嘶叫——成爲要淹死的人的哀號，混成了一片可怕的呼喊！——遠遠超過風暴的吶喊之上，並且洶湧不止，彷彿一直要刺穿空氣。天和海洋但是看哪有一個白頭髮的老年人，冒出了水面，帶着痛苦不堪的神色，喊着救命和波浪搏鬥着。他祇一看，就從船邊跳下水，奮力向那裏游過去了。他游到那裏，緊緊靠近那人了。不錯是他。老頭兒看見他來，就想逃開他的掌握，但是徒然。他緊緊抓住他，撒他在水里，下水，同他下水，下去五十碼深；他的掙扎逐漸微弱了，終於完全停止。他死了；他殺了他，實了他的誓。

「他是在廣大的沙漠的炙人的沙礫里旅行，光着腳，孤單單一個人，沙灰使他氣塞和眼盲；細小透明的沙粒飛進毛孔，使他難受得要發瘋。被風捲起來的一大陣一大陣的沙，在灼日之下照得透亮，遠遠的結成一條條的火柱。曾經在還可怕的荒漠里滅亡掉的人們的骸骨，散在他的腳下；周圍的一切都披了一種慘人的光籠罩着；眼界所及之處祇有恐怖的景象。他瘋狂的向前衝，徒然想喊出一聲驚怖的叫喚，舌頭却黏在嘴上。他振起了超自然的氣力在沙裏跋涉，直到累和渴得脫了力，倒在地上失

了知覺。是什麼芬芳的涼爽使他甦醒過來的；是什麼潺潺的聲音；水的確是泉水；清潔的新鮮的水流在他脚下奔着。他飽喝了一頓，把發痛的四肢伏在岸邊上昏昏迷迷的神志恍惚了。漸漸接近的腳步聲驚醒了。一個白頭髮的老年人蹣跚的走過來解他的如焚之渴。又是他！他用手臂抱住那老年人的身體向後拖。他掙扎着，嘶叫着要水——祇要一滴水救命！但是他緊緊的拉住了他，用貪饞的眼光看着他的慘痛；當他的沒有生命的頭垂在胸口的時候，他用腳踢開了他。

「熱病離身，神志恢復之後，他一清醒過來就發現自己已經是富有而自由了；他聽說他的要讓他在牢里死掉的父親——要他已經讓那些對於他比自己的生命還寶貴得多的人死於窮困和無藥可醫的心病了——已經在他的羽毛牀上壽終了。他早已下了決心要讓他的兒子窮得像乞丐，但是因為自信他的健康和精力，把這一措置拖得太遲了，現在只好在另一世界裏咬牙切齒，懊恨自己的疏忽，把財產留給了他。他清醒過來的時候知道了這，馬上就想到他生活下去的目的，記起了他的仇人是他的妻子的父親——是使他坐監牢的人，也是女兒帶着孩子跪在他腳下哀求憐憫，而他把她們踢出大門的人。啊！他多麼厲害的咀咒身體的衰弱——因為它阻止了他馬上起來積極進行他的復仇的計劃！」

「他叫人把他搬開這演出了他的損失和不幸的場所，移居到海邊一個清靜的地方——並不是爲了要恢復心境的和平或者快樂，因為這兩者都永遠消逝了；祇是爲了恢復他的虛脫的體力和考慮他的寶貴的計劃。就在這裏，什麼惡鬼給他送來了一個讓他作初次的、極其可怕的復仇的機會。」

「是夏季；他常常在將近黃昏的時候從他的孤獨的住所出發，滿腦子是憂鬱的思想，信步而行的從危岩之下的狹路走到一處荒涼和寂寞的地方，那是他在漫步的時候偶爾發現而且中了意的，於是就在什麼滾下來的碎巖石上坐下，把臉埋在手裏，這麼躺上幾個鐘頭——有些時候直到天色完全黑下來，他頭上的猙獰的蟻農用它的長長的影子把他附近的一切都遮上一層濃厚的黑暗。」

「一個風平浪靜的黃昏，他在他的老地方坐着，時而抬頭看看海鷗的飛翔，或者把眼睛跟着海裏的一條光輝燦爛的深紅色的道路望過去；這條路開始於海洋的中央，似乎一直伸展到日落的地方。正在這時候，沈沈的寂靜被一聲呼救的叫喚打破了；他聽着，正在懷疑自己剛才聽錯沒有時候，叫聲又起了，而且比先前更響，他就站起來向聲音傳來的方向趕過去。」

「事情馬上就明白了；海灘上有些散亂的衣服；在離岸不多遠的地方可以看見一個人頭浮在浪上；並且有個老年人，痛苦的絞着手，在跑來跑去，嘶叫着求救。這病人的體力是已經很復原了，所以就脫掉上衣，向海水衝過去，想跳進去救那要淹死的人。」

「趕快來，先生，看上帝的面上；救命，救命，先生，爲了上天的愛，他是我的兒子，先生，我的獨子！」老年人發狂似的說，一面向他走過來。「我的獨子呀，先生，他要在他父親的眼前死掉了！」

「他聽見老年人的第一句話，就停住腳不再跑了，並且把手臂交疊在胸口，完全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

「偉大上帝！」老年人喊，退縮着——「海林！」

「他微笑一下，不響。」

「海林！」老年人說，發狂似的——「我的孩子，海林，我的親愛的孩子，你看，你看！」可憐的父親喘着氣，指指那青年人在爲生命而搏鬥的地方。

「你聽！」老年人說——「他又喊了一次，他還活着哪，海林，救他呵，救他呵！」

「他又微微一笑，仍舊像石像一般動都不動。」

「我虧待了你！」老年人用嘶聲喊着說，撲在地上跪了，合着掌求他。「你復仇吧；拿去我的一切，我的生命；把我丟進你腳下的海水，縱使掙扎是人類的天性，我要儘可能不動一動手和腳。你把我丟下去吧，海林，這樣做吧，但是你救救我的孩子，他是這樣年紀輕，海林，不能年紀輕輕就死！」

「你聽着！」他說，惡狠狠的抓住老人的手腕——「我要生命來賠償生命，而這里正是一個我的孩子在他的父親眼前死掉，死得比現在要死的這個誹謗他姊姊的小東西更慘更苦得多。那時候你笑，爾着你女兒的臉——在遺臉上，死亡已經把手伸上去了——笑我們的痛苦，你現在怎麼想法的，你看那裏吧，你看吧！」

「他說了這話，指着海，一聲微弱的叫喚在海面消失了；臨死的人的最後的強有力的掙扎使波動着的浪濤受了一會兒的擾亂；他進入他的過早的坟墓的地方就和周圍的水混成一片，分不清了。」

「隨你說多少數目吧，那陌生人說，一面拿起了筆——他的手由於興奮而顫抖得這麼厲害，幾乎拿不住它——隨便多少都可以，不要不敢說，你這人，我不可惜化錢多，祇要你達到我的目的。」

「代辦律師冒失的說了一個大數目，因為他要把損失的可能性計算在內，但是與其說是他接受他主顧的要求的意思，還不如說是試探他認真到什麼程度的意思。陌生人如數開了一張支票走了。」

「支票如數兌現了，代辦律師知道他的當事人是可靠的，就熱心工作起來。此後的兩年多，海林先生常常會在事務所里整天的坐著，埋頭在那些越來越多的文件里，用發着愉快光輝的眼睛反覆的看那些申辯的信，要求稍稍延期的申請和對方一定要陷於破產的表現，這些都是開始連二接三的「法律從事」之後湧得來的。對於要求稍寬時日的一切呼籲，祇有一個回答——必須付款。田地、房屋、傢俱，換次的在那許多次判決執行中間被奪了過來，那老頭兒照理也要被關進監獄了，但是他避開了警察的耳目，逃走了。」

「海林的不可消釋的仇恨非但沒有因為他的迫害的成功而滿足，反而增加了百倍。他聽說老頭兒已經逃掉，氣憤得無以復加。他忿忿的咬着牙，扯頭髮，惡毒的咒罵那些負責去拘捕他的人。他們一再保證一定可以發現在逃的人，這才使他稍稍恢復了平靜。派了人到四面八方去打聽，能想到的一切找他的方法都用盡了；但是完全白費。半年過去了，他還是沒有被找到。」

「最後，有一天深夜，已經好幾個星期沒有見到的海林，出現在他的代辦律師的私人住宅門口。他告訴他家人說，有一位紳士要立刻見他。代辦律師在樓梯上聽出了他的聲音，還沒有來得及叫僕人去請他，他就衝上了樓，走進了起坐間。臉色蒼白而呼吸艱難。他關上門，爲了避免被人聽見，然後倒在一張椅子上，用低聲說：

「別響！我到底找到他了。」

「當真！代辦律師說：「幹得好，我的親愛的先生；幹得好。」

「他躲在肯鄧鎮的一個窮苦的地方縮著，」海林說。「我們這一帶沒有找到他，也許反正一樣，因為他獨自一人住在那裏，一直是苦得不得了，他窮——很窮。」

「很好，」代辦律師說。「你要明天就去逮捕他吧，當然的囉！」

「是的，」海林回答。「慢！不要再過一天。你奇怪我為什麼要拖延一天吧，」他接著說，怕人相的微笑着：「但是我忘記了，後天是他的一個週年忌日；在這天實行好些。」

「很好，」代辦律師說。「你不要寫一個通知給警官？」

「不用，叫他晚上八點鐘，到這里等我，我自己同他去。」

「到約定的晚上他們遇了頭，雇了一部街車，叫車夫開到教區貧民收容所所在的潘克拉斯路的轉角上。他們下車的時候天已經很黑，轉過「獸醫院」前面的沒有窗戶的牆壁，走進一條小街，這條街叫做——或者是當時叫做——小學院街，不知現在熱鬧不熱鬧，在那時是一個够荒涼的地方，周圍除了田野和水溝幾乎沒有別的。」

「海林把帶在頭上的旅行帽拉下來遮住了半個臉，用一件披風裹住身體，走到這街上最壞的一家房子的前面站住，輕輕的敲門，立刻有一個女人來開了門，還行了屈膝禮作為招呼，海林用耳語聲叫警官留在下面，自己輕輕爬上樓，開了前房的門進去了。」

「他的搜尋和他的不衰滅的仇恨的對象，現在是一個龍鐘老朽了；他正坐在一張毫無陳設的松板桌子上，桌上有一支可憐相的蠟燭，海林走進去的時候他吃了一驚，衰弱的站起身來。」

「又是什麼，又是什麼？」老頭兒說。「又是什麼新的不幸你來幹什麼？」

「和你說一句話，」海林回答。說着，在桌子對面坐了，脫下了披風和帽子，顯出他的容貌。」

「老頭兒像是立刻被剝奪了說話的能力。他倒在椅子背上，雙手捧在一起，帶着憎恨和恐懼兼有的神情凝視着這妖異的現形。」

「六年前的今天，」海林說，「我問你要了你欠我的孩子的一條命。我在你的女兒的已死的身體旁邊醫了醫，老頭兒，我要過復仇的生活，我決沒有一瞬間迷失我的目的，縱使我會迷失，祇要一想到她傻傻要死的時候那種不怨一聲的痛苦的神情，或者一想到我們的無辜的孩子的飢餓的臉色，就可以激勵我加緊工作了。我的第一個報復行為你總還清楚記得：現在

這是我最後的一個。」

「老頭兒抖了一下，他的手失力的垂在身邊了。」

「我明天就離開英格蘭，」稍微停頓一下之後海林說。「今天夜里我把你交給從前使她受的那種活死——一個毫無希望的牢獄」——

「他抬起眼睛看看老年人的臉孔，住了嘴。他把蠟燭舉起來照一照它，然後輕輕放下，走出了房間。」

「你最好是去看看那個老頭兒，」他開了大門，示意警官跟他走的時候，對那女人說——「我想他是病了。」女人關了門，連忙跑上樓，發現他已經沒有了生命。

★

★

★

★

「肯脫州的最和平與僻靜的教堂墓地之一，裏面有野花和草混雜着，周圍的優美的風景，構成英格蘭花園里的最美的地點；在這墓地里的一塊樸素的墓碑之下，躺着那青年母親和她的稚弱的孩子的遺骸。但是父親的骸骨沒有和它們合葬；而且從那天夜里之後，代辦律師也決沒有得到關於他的古怪當事人的以後的事蹟的絲毫消息。」

老頭兒說完故事之後，走到屋角裏從一只掛釘上取下帽子和上衣，慢條斯理的穿上戴上；於是，一句話也不再說，慢慢的走掉了。因為帶彩色鈕子的紳士已經睡着，並且在座的人大部份都一心一意注意把融化的蠟燭油丟在白蘭地和水杯子裏的滑稽的事情，所以匹克威克先生就沒被注意的走了；他付了自己的和維勒先生的賬之後，和這位紳士一道走出了「喜鵲和殘格」的門簷之下。

第二十二章

匹克威克先生旅行到伊普斯威，碰到一件跟一位帶黃色捲髮紙的中年婦女有關的羅曼蒂克的奇遇。

「那是你主子的行李嗎，沙梅？」大維勒先生看見他的愛兒拿了一只旅行包和一只小皮箱走進懷特却派爾的「公牛飯店」的院子，就這樣問他。

「你猜得一點兒不錯，老傢伙，」小維勒先生答，把他的負擔物放在院子裏，然後就向上一坐，「東家本人馬上就來。」

「他是坐小馬車來吧，我想，」父親說。

「是呀，他化了八辨士担兩哩路的危險，」兒子回答，「今天早上後娘怎麼樣？」

「古怪，沙梅，古怪，」年長的維勒先生答，神情是動人的莊嚴，「她近來有點兒美以美派 ● 的派頭了，沙梅；她是非常的虔誠，一定的，她對於我說起來是太好了，沙梅——我覺得我不配娶她做老婆。」

「啊，」沙梅意爾先生說，「你這是很克己的話呵。」

「很，」他的父親回答說，嘆了一口氣，「她弄到一個什麼新發明，說是已經長大的人可以重新生呢，沙梅——新生，我想

● Methodists, 基督教之一派，以對於宗教上之問題有一貫而終正之理論為特色。

他們是這樣說法的。我倒很想看到這個辦法真的實行，沙梅，我倒很想看看你的後娘重新生一生。我決不送她去給人喂奶！」

「你想那天她們婆媽的幹些什麼來啦，」維勒先生稍爲停頓了一會兒之後繼續說，在停頓的時間他把食指在鼻子的側面意味深長的敲了這麼半打次數。「你想她們怎麼樣啦，有一天，沙梅？」

「不知道，」沙梅答，「怎麼樣？」

「開了一個大茶會請一個她們叫做她們的牧人的傢伙，」維勒先生說。「我在我們那邊兒的一家畫鋪子外面張着，看見了一張小招貼：『票價每張半克龍。向委員會申請，秘書維勒太太。』我回家的時候，委員會正坐在我們的後客堂裏——十四個女人，我倒希望你能聽一聽她們說的，沙梅，她們在那裏做決議，表決費用，等等的花樣，我因為爲後娘僕僕，也因為想看看到沒有什麼好看，就登記了名字買一張票，禮拜五晚上六點鐘，我打扮得很漂漂亮亮的和女人一同去，我們走進備了三十個人的茶具的第一層樓，那些婆媽的都互相搗鬼話，還朝我看，彷彿她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胖的五十歲的男人。後來，樓下起了一陣嘈雜，一個紅鼻子白領帶的瘦小子衝了上來，唱似的說，「牧人來看他的忠實的羊羣了。」就進來了一個穿黑衣服，一張大白臉的胖傢伙，微笑着兜了一個圈子像自鳴鐘的機器似的，那模樣兒呵，沙梅，「和平之吻。」牧人說，隨手他就吻了所有的女人，他吻完之後，紅鼻子的人來，我正在算計我倒底要不要也來——尤其是因爲正有一個非常可愛的女人坐在我旁邊——但是茶送上來，在樓下燒茶的你的後娘，也上來了。他們就大吃起來，牙咬手抓的。調茶的時候，沙梅，那一片聲音就像唱讚美詩一樣；那種態度，那種吃和喝，我倒希望你看到那牧羊人吃起火腿和鬆餅來的樣子，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會吃會喝的人——從來沒有。那個紅鼻子決不是你高個跟他包飯的人，可是比起牧羊人來算個什麼。唔，吃過茶之後呢，他們又唱了一首讚美詩，後來牧羊人就開始講道，他講得可是很好，雖說那些裝在他肚子裏的鬆餅不知要有多重哪。忽然之間，他打住了，嘆着說，「罪人在哪裏，可憐的罪人在哪裏。」聽了這話，所有的婆媽的都對我，而且嘆聲嘆氣的像是要死了。我覺得有點兒古怪，不過我什麼都沒有說，不一會他又打住了，死死的對我盯着，說，「罪人在哪裏，可憐的罪人在哪裏。」所有的婆媽的又哼了起來，比先前響十倍。這叫我有點兒冒起火來，所以就走上一兩步說，「我的朋友，」我說，「你這話是對我說的嗎？」——

無論什麼紳士都應該向我說聲對不起了，可是他非但沒有，反而比以前更放肆：管我叫傢伙，●沙梅——盛天照的傢伙——

！還有這一類的壞話。所以我真正火了，先給他兩三下，後來又給那紅鼻子的人兩三下，就走掉了。我倒希望你聽一聽那些女人叫得多厲害呵！沙梅，一面叫一面把牧羊人從桌子下面拉出來——哈囉！主子來了，一點兒不錯！

維勒先生說着，匹克威克先生下了一輛小馬車，走進了驛子。

「今早上的天氣好，先生，」大維勒先生說。

「實在美，」匹克威克先生答。

「實在美，」一個紅頭髮、長鼻子、帶藍眼鏡的人響應的說，他正和匹克威克先生同時下一輛小馬車。「到伊普斯威去的嗎，先生？」

「是，」匹克威克先生答。

「巧得很我也是。」

匹克威克先生鞠了一躬。

「坐外面的位置嗎？」紅頭髮的人說。

匹克威克先生又鞠一躬。

「噫呀呀，了不得——我也是坐外面的位置，」紅頭髮的人說：「我們真正是一道去了。」紅頭髮的人像是得了全世界最奇怪的發現之一似的，高興的微笑着。他是個神情慷慨，鼻子尖銳，說話口氣帶點神祕的人，有一個像烏雀的習慣，無論說句什麼話都把頭一扭。

「能够和你做伴我覺得很榮幸呵，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新來的人說，「那對於我們兩人都好，是不是？有伴，你知道——有伴是——是——是和孤獨大不相同的呵——是不是？」

● 「傢伙」是「器皿」的俗話，原文 Vessel，譯出來經，意即「人」，盛天爵的傢伙就是遊天爵的人，蓋借喻也。

「那是不可否認的，」小維勒先生說，帶着慚懣的微笑參加談話。「那就是我叫做自明之理的事，正像侍女說賣狗食時人不是紳士的時候，他所回答的一樣末。」

「啊，」紅頭髮的人說，用傲慢的眼光把維勒先生從頭到腳的打量着。「你的朋友嗎，先生？」

「不能一定說是一個朋友，」匹克威克先生低聲回答說。「事實是，他是我的當差的，但是我允許他隨便一些；因為，我不瞞你，奉承自己說一句的話，他是個奇人，我對他是有點兒得意的。」

「啊，」紅頭髮的人說，「這，你瞧，就是興趣問題了。我是不歡喜什麼奇不奇的；我不愛；我不覺得有什麼必要。你叫什麼名字，先生？」

「這是我的名片，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對於這問題的提得突兀和這位陌生人的態度的古怪，覺得非常有趣。

「啊，」紅頭髮的人說，把名片向懷中小冊裏一夾，「匹克威克很好，我高興知道一個人的名字，這免了許多麻煩。這是我名片，先生，瑪格納斯，你看到了吧，先生——瑪格納斯是我的姓，這姓還好，我想，先生？」

「很好的姓，的確是，」匹克威克先生說，再也忍不住微微一笑。

「是呀，我想是的，」瑪格納斯先生繼續說。「還有個好名字呢，你看，對不起，先生——假使你把名片稍為斜過點兒，這樣拿，你就看得出那上面的一劃了。瞧——彼得·瑪格納斯——叫起來不錯吧，我想，先生。」

「很不錯，」匹克威克先生說。

「這省寫起來纔有趣哪，先生，」瑪格納斯先生說。「你看——P. M.————午後，我有些時候給親密的朋友寫什麼便條，署名就用「下午。」這使我的朋友們很覺得有趣哪，匹克威克先生。」

「我相信他們是高興得不得了，」匹克威克先生說，有點兒妬忌。瑪格納斯先生的朋友們的快活了。

● Peter Magnus (彼得·瑪格納斯) 取第一字母者寫則為 P. M. 而 P. M. 是一種通用字“Post meriden”。

本題寫時——例如 2 P. M. 即下午二時。

「哦，紳士們，」馬夫說，「馬車是妥當了，請上去吧。」

「我的行李都在上面嗎？」瑪格納斯先生問。

「都在上面，先生。」

「那紅手提包在上面？」

「在上面，先生。」

「條子提包呢？」

「在前面的行李間裏，先生。」

「褐色的紙包裹呢？」

「在座位下面，先生。」

「皮的帽子呢？」

「都在車上了，先生。」

「那末上車吧？」匹克威克先生說。

「對不起，」瑪格納斯回答說，站在車輪上，「對不起，匹克威克先生，事情沒有弄妥，我不能上車。照那人的態度看來，我相信皮帽子一定沒有放上車。」

馬夫的嚴正的申辯完全沒有用處，終於不得不把皮帽子從行李的最底下扒了出來，叫他好放心它是裝得好好的；他放心了這一項之後，又有了一種嚴重的預感，首先是覺得紅提包放得不好，其次是條子提包被偷竊了，然後是褐色紙包「散掉了」。最後，他證明了這一切疑心都顯然是毫無道理的，這才答應爬上了車頂，說是現在他才統統放了心，覺得很舒服和快樂了。

「你是有點兒神經過敏吧，是不是，先生？」大維勒先生問，一面爬上他的座位，一面斜眼看着這個陌生人。
「是的，關於這些小事情，我老是有點兒，」陌生人說，「不過我現在好了——現在很好。」

「唔，這算是運氣。」維勒先生說。「沙姆，扶你東家上車夫台來；用那隻腿，先生，對嘴，手給我，先生。上呀，你小孩兒的時候要輕些呢，先生。」

「一點兒不錯，你說的，維勒先生，」氣都透不過來的匹克威克先生好心好意的說，在車夫座上靠他旁邊坐了下來。

「打前面跳上來，沙梅。」維勒先生說。「威廉，開吧。當心抵門，紳士們。就像餅師傅說的，「頭呵。」行啦，威廉。放手讓牠們跑吧。」於是馬車向懷特却派爾開過去，叫這人口稠密的地方的全體居民羨慕不置。

「這個地方不能算很好呵，先生，」沙姆說，舉手觸一觸帽子——這是他要和主人談話之前老是有禮數。

「的確不是，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觀察着他們所通過的擁擠而污穢的街道。

「真是很奇怪，先生，」沙姆說，「窮苦和牡蠣好像總是在一塊兒的。」

「我不懂你這話，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是說，先生，」沙姆說，「地方越窮，好像寶牡蠣的就越多。你看這兒，先生；半打的門面就有一個牡蠣攤子——街上擺成了一條。我真的相信，一個人窮了的話，就鬧出房子拚死命的吃牡蠣。」

「的確是的末，」大維勒先生說，「還有鱈魚也是一樣的花頭！」

「這兩樣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以前倒不知道，」匹克威克先生說。「到前面一停車子我就要記它們下來。」

這時他們到了瑪一爾·恩的通行稅卡，大家都深深沉默，直到又走出了兩三哩的時候，大維勒先生突然對匹克威克先生說——

「攔路人的生活很奇怪呵，先生。」

「什麼人？」匹克威克先生說。

「攔路人呵。」

「攔路人是什麼呀？」彼得·瑪格納斯問。

「老頭兒是說卡子上收稅的人，紳士們，」維勒先生加以解釋的說。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答：「我不過不能確定有沒有朋友在這裏。有沒有一位客人叫丟普曼的，茶房。」

一個腦滿腸肥的僕人，手臂下壓着一塊用了兩個星期的抹嘴布，腿上穿着和這同時代的襪子，他聽見匹克威克先生問他的話之後，慢吞吞的停止了對街上凝視的貴紳，把那位紳士從帽子頂到鞋罩的最底下，下的鈕子細細打量一番，然後用助的
回答說：

「沒有。」

「有沒有叫做史拿格拉斯的？」匹克威克先生問。

「沒有。」

「叫文克爾的呢？」

「沒有。」

「我的朋友們今天沒有到，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末我們兩人一道吃吧，給我們開個私人房間吧，茶房。」

提出了這個要求之後，那胖子總算賞臉叫擦靴的去搬紳士們的行李，自己就帶他們走進一條長而黑呀的過道，招呼他們進了一間寬大而陳設惡劣的房間，房裏有一隻污穢的壁爐，爐子裏有一堆小火可憐的努力想活潑起來，但是很快就被這地方的沮喪的勢力壓倒了。過了一個鐘頭，這才給旅客們送上了一點魚和一片肉排，吃完了飯，匹克威克先生和彼得·瑪格納斯先生把椅子拉近火爐，叫了一瓶爲了飯店的好處價錢是再貴不過東西是再壞不過的紅葡萄酒之後，爲了他們自己的好處喝起白蘭地和水來。

彼得·瑪格納斯先生天然是非常多話的人，而白蘭地和水又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作用，把他心裏最深藏的祕密弄得活躍起來。他多方面的談了他自己，他的家庭，親屬，朋友，笑料，事業和他的兄弟們（最多話的人是有很許多話來講他們的兄弟們的），然後，通過他的有色眼鏡對匹克威克先生加以藍色的端詳有幾秒鐘之久，於是帶着羞怯的態度說：

「你以爲——你以爲匹克威克先生——你以爲我到這裏來是幹什麼的呢？」

「一點兒不騙你，」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是完全猜不到的，爲了事務吧，也許。」

「一部份對，先生，」彼得·瑪格納斯先生答，「但是同時一部份錯了再猜：猜看匹克威克先生」
「真的，」匹克威克先生說，「我眞的祇能隨你說不說了，祇好由你酌量那一樣好，因為我決不會猜中，縱使猜上一整夜。」

「嘿，那末，希——希——希！」彼得·瑪格納斯先生說，羞澀的吃吃笑一陣。「你覺得怎麼樣呢，假使匹克威克先生，假使我是來求婚的話，先生，呢？希——希——希！」

「我覺得嗎？你是非常之可能成功的呵，」匹克威克先生答，發出他的最溫和的微笑之一。

「啊！」瑪格納斯先生說，「可是你真這麼想嗎？匹克威克先生是不是真的？」

「的確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不見得，你祇是開玩笑吧。」

「的確不是開玩笑。」

「噯，那末，」瑪格納斯先生說，「不瞞你說，我也是這麼想的。匹克威克先生，雖然我是天生的妬忌得怕人——妬忌得要命——但是我不妨告訴你這位女士就在這個旅館裏呵。」說到這裏，瑪格納斯先生拿下了眼鏡，爲了做一個眉眼，然後又把它帶上。

「原來你在飯前老是跑出去就是爲了這個呵，」匹克威克先生說，顯出機伶的樣子。

「噯——是呀，你說得對，正是這樣，不過我並沒有傻到這步田地去找她。」

「沒有嗎？」

「沒有不行的，你知道，因爲正在旅行之後呵，等到明天，先生，那要好得多啦。匹克威克先生，那只提包裹有一套衣服，那帽盒子裏有一頂帽子，我希望它們對於我有不可估價的用處呢，先生。」

「果真！」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呀，你今天一定看到我多麼不放心它們了。我相信有錢也買不到另外一套這樣的衣服和這樣的帽子呵，匹克威

克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爲了這種不可抵抗的衣服和帽子的功效，慶賀它們的幸運的所有者；而彼得·瑪格納斯先生是顯然有所思的樣子沉默了一會兒。

「她真是可愛的人，」瑪格納斯先生說了。

「是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非常之可愛，」瑪格納斯先生說，「非常。她住在離這兒大約二十哩的地方，匹克威克先生。我聽說她今天晚上到這裏來，並且明天一上午都在這裏，所以我就來利用這個機會。我覺得旅館是一個向獨身婦女求婚的好地方，匹克威克先生。也許她在旅行中間是比在家更可能感覺到她的處境的孤獨的，你看怎麼樣，匹克威克先生？」

「我看是很可能的，」那位紳士回答說。

「我請你原諒，匹克威克先生，」彼得·瑪格納斯先生說，「不過我自然而然的有點兒好奇；你到這裏來是幹什麼的呢？」

「我的事情可不愉快得多了，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回答，因爲回憶到那種種事情，血衝到臉上來了。「我來是，先生，爲了暴露一個人的欺騙和虛偽，這個人是我曾經絕對信任他的忠實和人格的。」

「噯呀呀，」彼得·瑪格納斯先生說，「這是很不愉快的呵。是位女士吧，我猜想呢？噯！不老實，匹克威克先生，不老實。罷了，匹克威克先生，我決不想刺你的感情。這些是痛苦的事情，先生，非常痛苦的。不要介意我，匹克威克先生，假使你要發洩感情的話就發洩吧。我知道失戀是多難受的，先生；我受過這種事情三四回了。」

「你對於你所設想的我的悲哀加以安慰，使我非常的感激，」匹克威克先生說，一面緊緊了錶，放在桌上，「但是——」

「不，不，」彼得·瑪格納斯先生說，「一句也不用再說了。這是痛苦的話，我明白，我明白，什麼時候了，匹克威克先生？」

「過了十二點了。」

「噯呀呀，是睡覺的時候了。這樣坐着是決不行的，明天我的臉色要不好了，匹克威克先生。」

一想到這種不幸，彼得·瑪格納斯先生連忙拉鈴叫臥室侍女；在條子提包、紅提包、皮帽盒、褐色紙包都搬到他臥室裏之後，他就帶着一只漆燭台向旅館的一頭去了；同時，匹克威克先生也帶着另外一只漆燭台，被引導着通過盤旋曲折的過道向另外一頭去。

「這是你的房間，先生，」臥室侍女說。

「好的，」匹克威克先生答，四面看看。這是一個相當寬大的雙鋪房間，生了一個火爐；整個的說，看樣子要比匹克威克先生根據在「大白馬飯店」裏短短經驗所想像的要舒服一些。

「另外一張鋪上沒有人睡吧，當然是，」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沒有的，先生。」

「很好，教我的當差的在早上八點半鐘的時候給我送點兒熱水來，今晚上我沒有事情要他做的了。」

「就是啦，先生。」侍女向匹克威克先生道了晚安出去了，讓他一個人留着。

匹克威克先生在火爐前面的椅子上坐了，沉浸於一串散漫的思想之中。他首先想到他的朋友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來；後來他的思想轉到瑪他·巴德爾太太；而從這位太太又自然而然的想到道孫和福格的黑暗的書記室，從這裏就脫離軌道的插進了古怪的當事人的故事的半中腰，然後又回到伊普斯威的大白馬飯店，清清楚楚的覺得他是要睡着了；所以他振作了一下，開始脫衣服，但是這時候想到他把錢忘在樓下的桌上了。

這錢呢，是匹克威克先生的一個特別寵愛的東西，在他的背心的掩蔽之下帶了許多年了——年數多得我們現在說不出來。假使沒有它在枕頭下面或者在頭邊的錢袋裏面輕輕的滴答，而他竟還能夠睡得着覺，這種事情是匹克威克先生的腦子裏從來沒有想到過的，所以，因為時間已經很遲，而他又又不願意在這時候拉鈴，他就披了剛剛脫掉的上衣，拿了漆燭台，輕輕的走下樓去。

匹克威克先生走下的樓梯越多，好像樓梯就越走不完，而且一再走到了什麼狹小的過道正要慶幸自己已經到了底層，誰知道在他的吃驚的眼睛前面卻又出現一段樓梯。最後，他走到一所石頭廳堂，他記得是初進旅館的時候看到的，於是他穿

過了一個過道又一個過道，窺探了一個房間又一個房間，正在打算絕望的放棄尋找的念頭的時候，終於推開了也在裏面消磨半夜的那只房間的門，看見了他的遺失的財產在桌子上。

匹克威克先生勝利的抓起來，開始回頭向他的臥室走。既然他下來的行程已經是困難而沒有把握，他回去的路程更加是無限的補給了。門口裝飾着各種形狀、質地和尺寸的靴子的一排排的房間，向四面八方的岔開去。他有一打次數，輕輕旋開什麼一個像他的臥室的房間的門，於是從裏面搜出「見他鬼的是誰呀？」或者「幹什麼？」的一聲響亮的叫喚把他嚇得顛着脚用真正驚人的敏捷偷偷走掉。他已經厭於絕望的時候，一扇開着的房門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對裏面一看——到底不錯了。裏面有兩張床，位置是他記得清清楚楚的，爐子裏的火還在燒着，他的蠟燭已經不是最初拿到的時候那麼長長的了，它在流動的空氣裏閃爍了幾下熄掉了，正在他進了房把門帶上的時候，「沒有關係，」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就憑爐子裏的火光也一樣的能够脫衣服。」

床是在門的兩邊，一邊一只；每只床的靠裏一邊都留了一條狹窄的甬道。盡頭處是一張燈芯草墊子的椅子，正好容得一個人，以便他或者她高興從床的這邊下來的時候用。匹克威克先生小心的拉下他的在外面的床鋪上的毯子，在那燈草墊子的椅子裏坐了，逍遙的脫下鞋子和鞋罩。然後脫下並且疊好了上衣、背心和領巾，慢慢的帶上一只有縫子的睡帽，並且把他這件用品上老是連着的帶子繫在下巴下面，叫帽子牢牢的帶在頭上。在這時候他的腦子裏想到了剛才的迷路的荒唐可笑，於是向燈草墊子的椅子背上一躺，暗笑起來；笑得這樣的歡暢，假使有誰看到那從睡帽下面發出把他的和善的面貌擴張開來的笑容，祇要他是頭腦健全的人，是一定會覺得非常愉快的。

「真是從來沒有聽過的事情，」匹克威克先生對自己說，笑得幾乎糊塗了睡帽的帶子才住——「真是從來沒有聽過的事情，我在這個地方迷了路，在那些樓梯裏而摸來摸去，滑稽滑稽，非常之滑稽。」想到這裏，匹克威克先生又暗笑起來——比先前笑得更厲害——並且正要趁着最高的興致繼續脫衣服的過程，這時候，突然有一件極其意想不到的事情打斷了他；這就是，有個什麼人帶着一支蠟燭進房來了，鎖了旁門之後，逕自走到梳妝檯那裏，把蠟燭放在上面。

在匹克威克先生臉上浮動着的笑容，立刻消失在無限驚駭的神情之中了。那不知誰何的人進來得如此之突然而且如

此之幾乎沒有聲息，使得匹克威克先生來不及喊出一聲，或者表示反對，那是誰呢？一個強盜嗎？也許是什麼存心不良的人看見他拿了一只漂亮的錢走上樓來的吧。他怎麼辦呢？

匹克威克先生假使要想一瞥這個神秘的來訪者而自己最沒有被對方看到的危險的話，那末唯一的辦法是爬到床上從對面的鏡子後面窺探。因此他就採取了這個策略。他用手小小的把鏡子掩住，使得只有他的臉和睡帽露在外面，於是戴上了眼鏡，鼓起了勇氣，對外一看。

匹克威克先生幾乎帶了過去——因為恐怖和狼狽，站在梳妝鏡子前面的，是一個帶了黃色捲髮紙的中年婦女，忙着手掩她們太太們稱爲「後髮」的腦後的頭髮。不管這位不自覺的中年婦女是爲什麼來的，但是她想在這裏過夜却是顯然的，因為她帶來了一盞有罩子的燈草燈，並且出於預防火燭的可讚美的謹慎把它放在地板上的一只盆子裏，它在那裏發着微微的光明，彷彿一片特別小的水裏的一座特別大的燈塔一般。

「我的天哪，匹克威克先生想，『多可怕的事情！』」

「呼」那位太太說：匹克威克先生的頭用自動機器一般的速度縮了進去。

「從來沒有碰過這麼尷尬的事情，」可憐的匹克威克先生想，冷汗成粒的冒在睡帽上。「從來沒有這真可怕。」

他看看下文如何這強烈的慾望，是不可能抵抗的。因此，匹克威克先生的頭又伸出來了。事情是比以前更糟。中年婦女已經整理好頭髮，已經把頭髮用一頂有小褶邊的薄紗睡帽小心的包好；正在若有所思的凝視着爐火。

「事情是越來越不像樣了，」匹克威克先生和自己討論的想。「我不能容許事情像這樣的進行下去。照那女人的泰然自若的樣子看起來，顯然是我進錯了房間。假使我喊起來，他會叫人來的，但是我假使留在這裏，結果是更可怕。」

完全不消說得的，匹克威克先生是人類之中最樸實，最謹慎的人之一。一想到要給一位太太看到他的睡帽，就叫他受不了；但是他把這些該死的帶子打了一個結，無論怎麼也說不下來，而出面是必須的。另外的辦法祇有一個，他就縮進了鏡子用，很大的聲音這樣叫——

「嘿——呼！」

顯然的，那位女士是被這意外的聲音嚇了一跳啦，因為她跌撞了燈草燈的罩子；而她叫自己相信那是幻想的作用，也是同樣的明顯，因為當匹克威克先生以為她已經被嚇得發了呆，暈了過去，於是冒險重新伸出頭來窺探的時候，她正像先前一樣在沉思的凝視着爐火。

「這個女人特別得很，」匹克威克先生想，重新縮進了頭。「嘿——呼！」

這一聲，就像傳說中的兇猛的巨人布倫多暴，慣於用來表示開飯的時候到了的叫聲一樣，非常的清楚，決不會再被誤解做幻想的作用了。

「天呀！中年婦女說，『這是什麼？』」

「是——是——不過是一位紳士呵，夫人，」匹克威克先生在幔子後面說。

「一位紳士！」那位女士說，發出一聲恐怖的嘶叫。

「沒有什麼啦，」匹克威克先生想。

「一個陌生的男子，」女士尖聲喊，再過一瞬間的話，全旅館就要驚醒了。她的衣服沙沙發響，她向門口衝過去。

「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說，在極度的絕望中伸出了頭，「夫人。」

雖然匹克威克先生伸頭出來並沒有什麼一定的目的，但這却馬上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我們已經說過，那位女太太是向門口衝的，她必須出了門才能走到樓梯，而且無疑她這時是可以做到了這一點的，要不是匹克威克先生的睡帽的突然出現把她嚇回去的話——她被嚇得退到房間儘那頭的角落裏，站在那裏呆呆的對匹克威克先生盯着，而匹克威克先生呢，也呆呆的釘着她。

「渾賬，」女士說，用手掩着眼睛，「你到這裏來幹什麼的？」

「沒有什麼夫人——什麼也沒有夫人，」匹克威克先生懇切的說。

「沒有什麼！」女士說，擡起了頭。

「沒有什麼呵，夫人，憑我的名譽說，」匹克威克先生說，「因為用勁的點着頭的原故，睡帽上的樣子跳舞起來。」我帶了睡帽和一位女士說話（這時那位女士就連忙抹掉了的她的睡帽。）這就叫我狼狽得幾乎要命了，但是我說不下來呵，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說到這裏就把它狠命的一扯作為證明。）我現在明白了，夫人，是我認錯了房間，以為這是我的。我在這裏還沒有五分鐘，夫人，你就突然的進來了。」

「這種叫人難相信的話假使的確是真的，先生，」女士說，抽噎得很厲害，「那你馬上就出去吧。」

「這是最樂意的，夫人，」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

「立刻，先生，」女士說。

「自然囉，夫人，」匹克威克先生很快的接口說，「自然囉，夫人，我——我——非常的抱歉，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說，從床的盡頭處露了面，「因為我無意中引起了這場驚擾和痛苦，深深的抱歉，夫人。」

那位女太太用手指着房門，在這種極其窘困的處境之下，匹克威克先生的性格上的一個優良的品質非常美的表現出來了。雖然他學了老巡邏夫的樣子把帽子帶在睡帽上面，雖然他是手裏提着鞋子和鞋罩，臂下撐着上衣和背心，但是他的天生禮貌是毫不稍減的。

「我是極端的抱歉，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說，深深的鞠躬。

「假使你抱歉，先生，那你就立刻出去吧，」女太太說。

「馬上，夫人，即刻，夫人，」匹克威克先生說，打開房門，在開門的時候把兩隻鞋子都落在地上，發出一聲大響。

「我希望，夫人，」匹克威克先生拾起了鞋子，轉過身來重新鞠躬的時候說，「我希望，夫人，我的清白的人格和我對於做女性所抱的忠誠的尊敬，可以稍為減少一點兒我這——但是匹克威克先生還沒有說完這句話，那位女士已經把他推進了過道，把房門上了鎖加了門。

不管匹克威克先生可以有多少理由慶幸自己——因為這麼安安靜靜的脫離那種尷尬的處境——他的目前的情況

却決不是可羨的。他是單獨一個人，在一條空空洞洞的過道裏，在一座陌生的房子裏，衣履不全；要說他帶着火還完全不能找到的房間却在烏漆墨黑中間能夠摸到，這是談也不用談的，而且他假使進行這種徒勞無益的企圖的時候弄出一點點兒聲息，那他就有可能被什麼警惕的旅客開槍打傷，也許打死。他是除了暫在原處等到天亮沒有別法。因此，他摸著走了幾步，踏翻了幾隻靴子，把自己嚇得不得了，然後就在牆壁的一個小凹子裏蹲了，相當達觀的靜候天明。

然而他註定了不用受這附加的磨鍊——耐性的磨鍊。他在那藏身之處蹲了不久，就有了一個人拿着一盞燈在過道的頭上出現了，這叫他說不出的驚怖。但是他的恐懼突然變成了欣喜，因為他看出那人是他的忠實的隨從。那果然是沙姆意爾。維勒先生，他因為和那坐夜等候郵件的擦靴僕人長談，現在正去休息。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突然出現在他面前說，「我的臥室在那裏？」

維勒先生驚訝萬分的盯着他的主人，直到這個問題被複述了三遍，這才轉過身來領他止那找得好苦房間去。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爬進床的時候說，「我今天夜裏做了一個空前未有的非常特別的失誤。」

「差不多呵，先生。」維勒先生回答，冷冷的。

「但是關於這我已經下了決心，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就是，縱使我要在這旅館裏住六個月，我也決不再讓我獨自一個人出去。」

「那是再好不過了，你能够有這種最謹慎的決定，先生。」維勒先生回答說，「你的判斷力出去玩兒的時候你倒是用得着什麼人照應着你才好，先生。」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呀，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他在床上擡起了身，伸出了手，像是要再說些什麼，但是突然控制住自己，掉過頭去，於是給他的跟班說了一聲「夜安。」

「夜安，先生。」維勒先生答。他走到門外的時候站住了脚——搖搖頭——繼續走——停住——剪一剪燈芯——又搖搖頭——終於慢吞吞的上他的臥室去了，顯然是極其專注的深思之中。

第二十三章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在他本人和屈拉倫先生的酬答比賽 ● 中大顯身手。

緊接在匹克威克先生和那位帶黃色捲髮紙的中年婦女的奇遇之後的早上，在馬戲附近的一個小房間裏，坐着作倫敦之行的準備的老維勒先生。他用讓人畫像的括括叫的姿勢坐在那裏。

維勒先生早年的時候很可能是側面像的輪廓很顯得雄健而明朗的。然而他的臉孔已經在安適的生活和聽天由命的生性的影響之下擴張開來了；它的凸露的多肉的曲線已經遠遠的超出了原來限制它們的鼻線，所以你除非在正面作全般的端詳，至多只能看見一只血色非常之盛的鼻子的尖頭。他的下巴呢，由於同樣的原因，已經變成那種威嚴而顯赫的樣子，一般是加一個「雙」字在這富於意味的器官上作為形容的；他的臉色是幾種顏色的頗為別緻的駁雜的聯合，那祇是像他這種職業的人和半生半熟的牛肉才有的。他的頸子裹纏着一條深紅色的旅行披巾，這東西層次井然的緊接在他的下巴的褶痕之下，叫人很難分得出何者是下巴的褶痕，何者是披巾的褶痕。在這披巾上面是一件寬大的粉紅條子的長背心，再上面是一件敞襟的綠色上衣，裝飾了大大的銅鈕子，其中釘在腰裏的兩只相離得如此之遠，決沒有人能夠同時看到它們。他的顯

● 酬答比賽 (Return match) —— 例如甲乙兩球隊比賽時甲隊獲勝，因再作第二次之比賽給予乙隊以彌補之個

會，這第二次的比賽就叫做「酬答比賽」或「答謝賽」。

髮是黑的，短而光滑，約略可以從那低頂的淺色帽子的寬邊下面看見。腿上穿了齊膝的短袴，下面是高統漆靴；一條銅鑲鏈，頭上扣了同樣質料的一只鑰匙和一顆圖章，在闊大的腰帶下面鬆鬆的邊着。

我們已經說過維勒先生是在準備着倫敦之行——其實就是他正在吃東西。他面前的桌上放了一瓶強麥酒，一塊冷牛腱子，和一大塊很大的麵包，他用真正不偏不倚的態度輪流光顧它們。他正從後者上面切下了一大塊的時候聽見有人走進房來的腳步聲，擡頭一看，原來是他的兒子。

「早呀沙梅！」父親說。

兒子走到強麥酒瓶子旁邊，對父親有意義的點點頭，拿起瓶子來大喝一口作為回答。

「吸勁兒很大呀，沙梅！」大維勒先生說，看看他的頭生兒子放下來的時候空了一半的酒瓶子。「假使你投胎做了牡蠣的話，沙梅，那倒是頂括括的哪。」

「是末，我敢說那我的日子就過得不壞了。」沙梅回答說，很有勁的吃起冷牛肉來。

「我是非常的難過，沙梅！」大維勒先生說，拿起瓶子來刺着小圈子插裏面的酒，準備喝它。「我是非常的難過，沙梅，因為聽你自己說你上了那桑子色的傢伙的當。在這三天之前，我總覺得維勒這個姓和上當兩個字是決計聯不到一塊兒的，沙梅——決不會的末。」

「當然決不會囉，就是除了關於寡婦。」沙梅說。

「寡婦嗎，沙梅！」維勒先生答，稍為有點兒臉紅。「寡婦是對於一切規律都在例外的。我聽說過的，一個寡婦騙起人來抵得上多少平常女人。大概是二十五個，我記不得是不是還要多些。」

「唔，這話好得很。」沙梅說。

「還有呢，」維勒先生繼續說，不注意對方的插嘴，「那完全是兩回事，你知道那法律顧問說的嗎，他替那個一高興就用

● 牡蠣指鹹口不言之人，老和斯怪他兒子不回答他的招呼而喝起酒來却見得很。

撥火棒打老婆的紳士辯護的時候說，「總而言之，法官大人，這個是可愛的弱點呀。」對於寡婦我也是這個說法。沙梅，當你到了我這麼大的年紀，你也就要說這話了。」

「你不用管啦，」沙梅說。

「我不用管！」維勒先生重複他的話說，用拳頭敲着桌子。「我不用管！哪，受的教育抵不上你的一半，甚至抵不上你的四分之一的青年人——在街上六個月也沒有睡到的人——他也不肯上那樣的當呀。沙梅。」維勒先生在這痛苦的思慮所產生的感情衝動的狀態之中，率性拉鈴叫了人來，又喊了一派因脫的強麥酒。

「罷了，現在再講它也沒有用了，」沙梅說。「事情已經過去了，沒有辦法了，那也就寬心了——他們在土耳其殺錯了人的時候總是這麼說的。現在輪到我來幹他了，老闆，只要我一抓到這個屈拉倫，我就要給他一個好看。」

「我希望你這樣，沙梅。我希望是這樣，」維勒先生回答。「來祝你的健康，沙梅，祝你很快抹掉你弄在我們姓氏上的污點。」因此維勒先生把酒大大的連吸了幾口，至少去掉新拿來的一派因脫的三分之二，把餘下的遞給了兒子去解決；而他立刻照辦了。

「那末，沙梅，」維勒先生看看他那掛在銅鏈子上的兩層亮子的大銀鏈，說，「現在是我到辦公室裏拿運送單子的時候了。我還要去看馬車裝得怎麼樣。馬車呀，沙梅，是像槍一樣的——要很小心，裝好了才能開。」

小維勒先生聽了這做父親的說的職業性的談話，發出了一個孝道的微笑。他的嚴父繼續用莊嚴的聲調說：

「我要離開你了，沙梅維爾，我的兒子，不知道什麼時候再看見你哪。你的後娘作興會叫我吃不消，也作興在你下次再聽到貝勒·塞維奇的鼎鼎大名的維勒先生的什麼消息之前我已經出了什麼事情。我們的家聲主要的要靠你了，沙梅維爾，我希望你好好的幹。在一切小事情上我都放心得過你。就當你是我自己一樣。所以我只要給你道一點兒小心的忠告。假使你上了五十歲，想要討個什麼人的話——不管是什麼人——那你就把自己關在自己的房間裏——假使你有房間的話——隨手毒死了你自己吧。上昂太俗氣，所以你不提啦。毒死自己吧，沙梅維爾，我的兒子，毒死自己，以後你就覺得高興了。」維勒先生說了這些傷心話，對他的兒子緊緊的盯了一會兒，慢慢的轉過身去走出了他的視線之外。

父親走了之後，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在這些話所喚起的沉思狀態中從大白馬飯店走了出去，他轉灣向聖·克列門特教堂走，想在它的古舊的界限之內躍躍，消散他的氣悶。他逛了一會兒之後，發現自己走到了一個隱僻的地方——像是一所尊嚴的房屋院子——而且他發現這裏除了他進來的那條岔路之外沒有別的出路。他正打算回頭出去，忽然出現了一個，使他呆呆的站住了；這人的樣子和神情，我們下面再說。

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原是在深深的神思恍惚的狀態之中，時而抬頭看看那些古舊的紅磚頭房子，對什麼打開百葉窗或者推開臥室窗戶的健美的侍女丟個眼風，這時候，院子盡頭的一所園子的綠色柵欄門忽然一開，從裏面走出了一個男子，他隨手就很小心的關了綠門，匆匆向維勒先生站着的地方走了過來。

那天假使離開任何伴隨的條件，把這件事孤立起來看的話，那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的；因為世界上到處有的是男子們走出園門，隨手關上，甚至也是匆匆的走掉，而不至於引起別人什麼特別的注意的。所以，顯然的，那一定是這個人本身，或者他的態度，或者兩者同時，有什麼足以叫維勒先生特別注意的了。倒底是否如此，請讀者自己去判斷，且聽我們忠實的敘述那人的行爲。

那人關了綠門走過來，這我們已經說過兩次了，他用急促的步子走着，但是一看見維勒先生，馬上遽巡起來，並且站住了腳，彷彿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才好。既然綠門已經在他背後關了，而且面前又祇有一條出路，所以他不久就領悟到非得走過維勒先生身邊不可了。因此，他恢復了迅速的步子前進，把眼睛直瞪着前面。這人最特別的一點，就是把臉扭成一副從來沒有見過的極其可怕可駭的至險大自然的「手工」從來沒有遭受過這樣出奇的人工的雕琢，像這人的臉裝成的樣子。

「唔！」維勒先生看見那人走近來的時候心裏說，「古怪得很，我幾乎要罰誓說這是他了。」

那人走上來了，越近，他的臉就扭得越比以前可怕。

「那把黑頭髮和那套紫色衣服我可以罰誓。」維勒先生說，「不過這樣一副臉孔以前倒沒有看見過。」

維勒先生這樣說着，那人的臉又是超自然的一扭，變成可憎可惡之至的樣子。然而他不得不走得很近沙姆了，而這位紳士對他仔細察看之下，到底透過這一切做作出來的令人恐怖的面孔發現他的眼睛跟假·屈拉倫先生的小眼睛是太相像

了，決不至於弄錯。

「哈囉，先生！」沙嬌惡狠狠的喊。

那人站住了。

「哈囉！」沙嬌又喊一聲，比先前更粗氣。

裝了那張可怕嘴臉的人用極其驚訝的樣子對院子這頭、那頭、和那些房屋裏的窗戶上看看——各處都看了，祇除掉向沙嬌·維勒看——於是重新跨開步子打算前進，但是另外一聲叫喚喊住了他。

「哈囉，先生！」沙嬌第三次說。

現在是不能再裝做弄不清楚聲音從哪裏來的了，所以那人最後只好對沙嬌·維勒正眼相着。

「這沒有用的，假·屈拉倫，」沙嬌說。「來別這麼胡鬧啦。你又不見得多麼漂亮，儘這麼做眉做眼的幹麼。把你那副眼歸了原吧，不然的話我就把它們打出你的腦袋，聽到沒有？」

因為維勒先生像是有充分的意思想按照他說的話來行事，屈拉倫先生就逐漸把臉恢復了本來面目，然後表示喜出望外的一震，喊着說：「我說是誰，華柯先生！」

「啊！」沙嬌回答說：「你很高興看見我吧，是不是的？」

「高興！假·屈拉倫叫：『呵，華柯先生，你不知道我是多着急的想碰到你呵！還是太好了，華柯先生；我歡喜得受不住，真的受不住呵。』說着，屈拉倫先生涕泗滂沱的大哭起來，把手臂圍住維勒先生的兩臂，緊緊的擁抱着他，欣喜如狂。

「放手！」沙嬌喊，被這一着弄得憤憤了，但是徒然想從他的熱情的故舊的掌握下擺脫。「放手，我對你說，你衝着我哭些什麼，你這輕便引擎！」

「因為我見了你是這麼快樂呵，」假·屈拉倫回答，逐漸放鬆了維勒先生，因為他的要吵鬧的最初的徵兆慢慢消失了。

「華柯先生呵，這太好了。」

「太好！沙嬌學他的話說，『我想是太好了——可不是！那你現在還有什麼說的呢？』」

屈拉倫先生不答；因為那小小的粉紅手絹兒正在大忙而特忙呢。

「在我敲破你的腦袋之前，你還有什麼說的？」沙姆用威嚇的神情再說一遍。

「噯」屈拉倫先生說，顯出良善的吃驚的神情。

「你有什麼說的？」

「我嗎，華柯先生？」

「不要叫我華柯；我姓維勒；這你是明明知道的，你有什麼話說的？」

「噯呀，華柯先生——我是說維勒先生——有許多事情呢，不過請你到個什麼地方去吧，那我們就可以談得空一點兒。你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多着急呵，維勒先生！」

「很辛苦，了一定的，我想。」沙姆冷冷的說。

「很辛苦呵，先生。」屈拉倫先生回答，臉上一根筋肉都不動。「但是握個手吧，維勒先生。」

沙姆對他的同伴蹩了一會兒之後，彷彿被一個突然的衝動推動了似的，同意了他的要求。

「你的那位」他們一道走開的時候，屈拉倫說，「那位好主人怎麼樣？他是個可尊敬的紳士呀。維勒先生！我希望在那可怕的夜裏他沒有受涼才好，先生。」

假·屈拉倫說這話的時候眼光裏露出一種一現即逝的狡詐的神情，使維勒先生的握緊了的拳頭發一陣抖，他恨不得對他的肋骨來一傢伙，可是他控制住了自己，回答說他的主人很好。

「啊，我真高興極了。」屈拉倫先生答，「他在這裏嗎？」

「你的呢？」沙姆用這句問話作為回答。

「是呀，他在這裏呢，而且說起來也難過的，維勒先生，他是比以前更壞下去了。」

「噯呀」沙姆說。

「啊，怕人——嚇死人！」

「又是寄宿學校的事嗎？」沙姆說。

「不是寄宿學校了，」假·屈拉倫答，又露出了先前沙姆注意到的狡滑神色，「不是寄宿學校。」

「在那棧門裏面的屋子裏？」沙姆問，緊訂着他的同伴。

「不——呵，不是那兒，」假用他不常有的迅速、連忙回答說，「不是那兒。」

「你在那兒幹什麼的呢？」沙姆問，銳利的看他一眼，「也許是偶然走了進去的吧？」

「唉，維勒先生，」假回答說，「我不妨把我的小小的秘密告訴你吧，因為你知道，我們兩人一見面就是那麼投機呢，你還

記得那天早上我們是多快活啊！」

「是末，」沙姆不耐煩的說，「我記得，你說吧。」

「唔，」假答，用一種宣洩重要秘密的低低的聲調很清楚的說着，「那棧門的人家有許多僕人。」

「不錯，我看那樣子也覺得是這樣，」沙姆插嘴說。

「是呀，」屈拉倫先生繼續說，「中間有一個廚娘，她積了些錢，維勒先生，很想自立門戶開個小煙紙店什麼的，你懂末。」

「是嗎？」

「是呀，維勒先生，那末，先生，我在常去的一個小教堂裏碰着她——那是這個鎮上的一個很好的小教堂，他們在裏面

唱讚美詩第四集，這小書我是常常帶在身邊的，你也許曾經見過——我和她認得了，維勒先生，以後就熟識起來，我敢說，維勒

先生，我要做煙紙店老闆了。」

「啊，你做起煙紙店老闆來倒好得很，」沙姆回答，極其嫌惡的斜着眼睛瞟他。

「這樣的話，維勒先生，」假繼續說，一面說一面眼睛含着淚，「我的好處就是可以脫離現在的丟臉的職業，不跟那壞人

做事，過好一點的和正經一點的生活——那才對得起我小時候的教養，維勒先生。」

「你小時候的教養一定很好呵，」沙姆說。

「啊，很好的，維勒先生，很好的，」假答，因為想到青年時代的純潔，屈拉倫先生掏出粉紅手絹大哭起來。

「你那時一定是個括括叫的讀書的孩子。」沙姆說。

「是呵，先生。」假回答說，深深嘆一口氣。「我那時是地方上的偶像。」

「呵，」沙姆說，「這我相信，你一定是你的有福氣的母親的大安慰呵！」

聽了這話，假·屈拉倫先生把手絹頭子輪流塞在兩只眼睛的眼角裏，又開始大哭起來。

「這傢伙怎麼回事，」沙姆憤憤的說。「折爾息自來水廠比起你來也算不了什麼啦。你現在傷的什麼心呀——流氓的良心嗎？」

「我壓不住我的感情，維勒先生，」假稍爲停了一會兒之後說。「我的主人疑心我和你的談話，把我拖上一部馬車走掉，他去叫那小姐說不認識他，又照樣的賄賂了女校長，就丟了她去另外胡攪了——呵，維勒先生，我一想到這就發抖。」

「呵，是這樣的是不是？」維勒先生說。

「的確是這樣的，」假回答說。

「那末，」沙姆在他們走近旅館的時候說，「我要和你談談，假；假使你沒有要緊事情，請你今天晚上到大白馬飯店來找我，大約八點鐘的時候。」

「我一定來，」假說。

「唔，你還是來的好，」沙姆說，帶着含有深意的神情。「不然的話，我就要到綠門裏面去找你，那末也許我會叫你溜掉的，你知道。」

「我一定來看你的，先生，」屈拉倫先生說；他用最高的熱忱握了沙姆的手，走了。

「當心，假·屈拉倫，當心，」沙姆一面看着他走掉，一面這樣說，「不然的話我會叫你吃不消。」這話自言自語過後，並且看着假走出了視線之外，維勒先生就連忙趕到主人的臥室裏。

「統統上了手啦，先生，」沙姆說。

「什麼上了手呀，沙姆？」匹克威克先生問。

「我找着他們了，先生。」沙姆說。

「找着了誰？」

「那個古怪的客人和那黑頭髮的容易傷心的小子。」

「不可能的，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起了勁。「他們在哪裏呀，沙姆；他們在哪裏？」

「輕些，輕些！」維勒先生答他一面幫助匹克威克先生穿衣梳洗，一面詳細的說了他打算進行的計劃。

「但是什麼時候能辦好呢呢，沙姆？」匹克威克先生問。

「只要時機成熟，先生。」沙姆答。

究竟時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章

彼得·瑪格納斯先生起了妬忌，中年婦女起了疑心，因此教匹克威克脫門落了法網。

匹克威克先生走下隔夜和彼得·瑪格納斯先生相敘的那間房子的時候，發現這位紳士身上穿破了那兩個提包和那隻皮朝盒的內容的大部份，打扮得再得體也沒有，在房裏走來走去，顯得極其激昂和興奮的樣子。

「早安，先生。」彼得·瑪格納斯先生說。「你覺得這怎麼樣呀，先生？」

「的確是非常的動人。」匹克威克先生答，帶着和藹的微笑打量彼得·瑪格納斯先生的服飾。

「唔，我想這就可以啦。」瑪格納斯先生說。「匹克威克先生，我已經送了名片去了。」

「真的嗎？」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的，茶房回我的話說她要在十一點見我——十一點，先生；離現在祇有一刻鐘了。」

「是要到時候了。」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呀，就要到了。」瑪格納斯先生回答，「太接近愉快的時候了——呃！匹克威克先生，是不是？」

「在這種事情上，定心是很重要的。」匹克威克先生發表意見。

「我相信是這樣，先生。」彼得·瑪格納斯先生說。「我很定心，先生。當真話，匹克威克先生，我真不知道為什麼一個男子在這種事情上會有什麼害怕，先生。這是什麼事情呀，先生沒有什麼可恥的呵？還是兩得其便，如此而已。一方面是丈夫，另一方面

而是妻子。這是我對於這事的看法，匹克威克先生。」

「這是一個非常哲學意味的看法，匹克威克先生答：『但是早飯在等我們了，瑪格納斯先生來吧。』

他們坐下來吃早飯，但是，很明顯的，彼得·瑪格納斯先生雖則吹了牛，而他却是極高度的神經質的狀態之中，這主要的徵象是失了食慾，有打翻茶具的偏向，異想天開的作談話的言語和舉動，和一個克勤不了的傾向，每隔一秒鐘就要看錶。

「希——希——希，瑪格納斯先生這樣笑着，裝作歡暢，而興奮得喘氣。『只差兩分鐘了，匹克威克先生。我臉色不好嗎，先生？』

「還不怎麼，匹克威克先生答。

略一停頓。

「請你原諒，匹克威克先生！但是你平生做過這種事情沒有呀？」瑪格納斯先生說。

「你是說求婚？」匹克威克先生說。

「是的。」

「從來沒有，匹克威克先生非常着力的說，『從來沒有。』

「那末你也不知道怎麼開口才好？」瑪格納斯先生說。

「嘿，匹克威克先生說，『這我也許倒知道一點兒，但是，既然我所知道的從來沒有實際應用過，你要根據這些來進行的話，那就叫我抱歉了。』

「你祇要給我任何忠告我總是非常感激的，先生，瑪格納斯先生說，又看看鐘：鐘上的長針已經要到十一點過五分了。

「那末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這位偉人一面說一面顯出那種足以使他的話深深打動人心的極其莊嚴的神態。

「在我的話，先生，就先稱讚那位女士的美和優越的品性；然後呢，先生，就說到自己的沒有價值。」

「好得很，瑪格納斯先生說。

「注意呀，先生，祇是對於她而言沒有價值呵，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爲了表明我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那末，先生，我

要把我過去的生活和現在的狀況扼要的檢討一下。我要用推理來論證我對於任何別人一定是一個非常中意的對象。然後我就要大大的申述一番我的愛如何熱烈，我的忠誠如何深切。然後我也許就不由自主的要握住她的手。」

「是的，瑪格納斯先生說，「我知道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然後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因為問題在他眼前越來越顯得鮮明，他也就越來越起勁了——「然後呢，先生，我就提出這坦白而簡單的問題，「你要不要我？」我相信她聽了這話就會把臉撇開的。」

「你覺得這是當然的嗎？」瑪格納斯先生說，「因為，假使她不這樣的話，那就難為情了。」

「我想她要這樣的，」匹克威克先生說，「因此呢，先生，我就要捏緊她的手，而我想——我想，瑪格納斯先生，假設我這樣做了之後她不加拒絕的話，那我就要輕輕的拉開那條手絹——那是我根據我對於人性的少許知識猜測起來她會在這時候用它來擦眼睛的——」拉開手絹，偷一個恭恭敬敬的吻，我想我要吻她的，瑪格納斯先生；而在這時候，我斷然的認為，假使她到底是要我的話，那她就會對我耳朵裏喃喃表示一聲害羞的答應的。」

瑪格納斯先生跳了起來，對匹克威克先生的聰明的臉孔默然凝視了一會兒；然後（鎖上的針指着過十分的地方了）熱烈的握着搖搖他的手，拚了命似的衝出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在房裏大步來回走了幾趟；鐘上的小針也跟着他走動似的走到了半點鐘的字上，這時候，門突然開了。他轉過身來迎接彼得·瑪格納斯先生，碰到的却是丟普曼先生的高興的臉孔，文克爾先生的溫和寧靜的頰容，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的智勇的相貌。

匹克威克先生歡迎了他們的時候，彼得·瑪格納斯先生閃進了房間。

「我的朋友們，這位就是我剛才說到的——瑪格納斯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

「就是在下，紳士們，」瑪格納斯先生說，顯然是在高度的興奮狀態中，「匹克威克先生，請你讓我和你說幾句話好不好，先生？」

瑪格納斯先生說了這話，就把食指勾住匹克威克先生的鈕扣洞拉他到一個窗戶凹子裏，說：

「恭喜我吧，匹克威克先生！我是一字一句都照了你的意見做的。」

「都要得嗎，是不是？」匹克威克先生問。

「要得，先生——再好沒有了。」瑪格納斯先生答說：「匹克威克先生，她是我的了。」

「我全心全意的恭喜你，」匹克威克先生答，握住他的新朋友的手熱烈的搖擺。

「你應該見見她，先生，」瑪格納斯先生說：「這裏來，我請你，紳士們，對不起，我告辭一會兒。」彼得·瑪格納斯先生就這樣匆匆忙忙的把匹克威克先生拉了出去，走到過道裏的第二個門口，停下來輕輕的敲門。

「進來！」一個女性的聲音說，他們就進去了。

「威塞非爾德小姐，」瑪格納斯先生說：「允許我介紹我的一個特別要好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請你讓我介紹給威塞非爾德小姐。」

那位小姐是在房間的裏面一頭匹克威克先生鞠了躬之後，就從背心口袋裏拿出眼鏡帶了；他剛這樣做了之後，隨即發出一聲驚呼，倒退了幾步；那位女士也發出遏制了一半的尖叫，用手掩着臉，跌進了一張椅子；彼得·瑪格納斯先生呢，被這些嚇得釘在那裏，臉上表現出極度的恐怖和驚慌，輪流的看着他們。

這從一切方面看來，實然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事實是這樣的，匹克威克先生一帶上眼鏡，立刻認出這位未來的瑪格納斯太太，就是他隔夜冒失失闖進她房間的那位；而眼鏡一架上，匹克威克先生的鼻子，這位女士也立刻認出了這張臉，就是她見過的，被可怕的睡帽包圍着的那張，所以女士發出了尖叫，而匹克威克先生吃驚了。

「匹克威克先生！」瑪格納斯先生喊，他是驚慌得不知所措了：「這是什麼意思，先生？這是什麼意思呀，先生？」瑪格納斯先生這樣說，聲調帶着威脅，並且高了一些。

「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對於瑪格納斯先生的突兀的斷然的語氣有點兒憤憤，「我拒絕答覆這個問題。」

「你拒絕嗎，先生？」瑪格納斯先生說。

「是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沒有這位女士的同意和允許，我反對說任何足以妨害她，或者在她心裏引起不愉快

的回憶的話。」

「威塞非爾德小姐，彼得·瑪格納斯先生說，『你認得這人嗎？』

「認得他麼？」那中年婦人遲疑的重複他的問話說。

「是呀，認得他嗎，小姐。我是說你認得他嗎？」瑪格納斯先生說，其勢洶洶。

「我曾經見過他。」中年婦人答。

「在那裏？」瑪格納斯先生問，「在那裏？」

「這是，」中年婦女說，立起身來，撇開了臉，「這是我決計不能說的。」

「我瞭解你的小姐，」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尊敬你的謹慎，我也決不會說出來的，請你相信。」

「天哪，小姐，」瑪格納斯先生說，「想想我被弄成什麼樣子了，而你倒冷靜得很——冷靜得很，小姐。」

「殘酷的瑪格納斯先生呵！」中年婦女說，這時她忍不住大哭起來了。

「把你的話對我說吧，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插嘴說，「要怪的話，那完全要怪我。」

「完全要怪你是嗎，先生？」瑪格納斯先生說，「我——我——我明白了，先生，你現在後悔你的決心了，是不是？」

「我的決心，」匹克威克先生說。

「你的決心呵，先生，別不要對我瞪着眼睛，先生，」瑪格納斯先生說，「我想起你昨天夜裏的話了，先生，你到這裏來是爲了暴露一個人的欺騙和虛偽，這個人是你曾經絕對信任他的忠實和人格的——吧？」說到這裏，瑪格納斯先生儘量來一個延長的冷笑，並且脫下他的綠色眼鏡——也許他覺得這東西在他的妬忌的發作中是多餘的吧——把小眼睛翻來翻去，那樣子看上去怕人得很。

「呃，」瑪格納斯先生說，然後又更有力的冷笑一下，「但是你要受到回報的，先生。」

「爲了什麼？」匹克威克先生說。

「沒有關係，先生，」瑪格納斯先生回答說，在房裏大步走來走去，「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這句成語一定是含義非常廣泛的，因為我們無論在街上，在戲院裏，在公共場所，或者在別的什麼地方看見吵架，這每句話是對於一切挑戰的質問的標準的答覆。「你還算個紳士嗎，先生？」——「沒有關係，先生。」「是我要跟這青年女子說什麼的嗎，先生？」——「沒有關係，先生。」「你是要讓你的頭在牆上撞撞嗎，先生？」——「沒有關係，先生。」而且還有一點，這普遍的「沒有什麼」裏面彷彿有一種隱藏的侮辱，比最放肆的漫罵還要能够在受話的人胸中引起憤慨。我們並不想說這句簡單的成語對匹克威克先生應用了之後，就在他靈魂深處喚起了那種在一個體人胸中必然喚起的憤慨。我們祇是記載這樣的事實：匹克威克先生打開房門，突兀的喊了一聲——「丟普曼來！」

丟普曼先生立刻來了，顯出非常吃驚的樣子。

「丟普曼，」匹克威克先生說，「有一個和這位女士有關的有點難於說明的秘密，造成了這位紳士和我剛才發生的爭執。假使我當着你的面向他保證這個秘密和他無關，並且和他的事情也毫無關係，而他還要繼續爭論的話，那不用說我要請你注意，那就是他表示懷疑我的誠實，這我認爲是極端的侮辱。」匹克威克先生說了這話對彼得·瑪格納斯先生含意無窮的看看。

匹克威克先生的正直而信實的態度，再加上作爲他的顯著特色的强有力的語勢，原是足以說服任何有理性的人的；不幸在這時候彼得·瑪格納斯先生的頭腦偏偏是失了理性。因此，他非但沒有接受匹克威克先生的解釋——照理原是應該接受的——反而動了熾熱的、炙人的、傷身體的火性，任情的亂說：一面大步走來走去和扯自己的頭髮來加重語氣——在這些可笑的舉動中間還時常夾雜着對匹克威克先生的仁慈的臉孔暢着拳頭。

匹克威克先生呢，因爲曉得自己的無辜和正直，又因爲不幸把那中年婦女牽涉在這樣一個不愉快的事情裏面而覺得煩惱，所以並不如平常的平靜。結果是你一句我一句爭執越來越劇烈；最後，瑪格納斯先生就叫匹克威克先生等着看吧。匹克威克先生就用讚美的有禮貌的態度回答說他巴望不到呢；聽了這些話，中年婦女在恐怖中衝出了房間，丟普曼先生也拖了匹克威克先生走了，留下彼得·瑪格納斯先生一個人去想心思。

假使這位中年婦女曾經和這多事的世界深深打過交道，或者曾經領教過那些創立法制的人們的風尚和習慣，她就會

知道這種其勢洶洶的事情實在是最無害的了；但是，她的生活大半是在鄉村裏過的，從來沒有讀過國會討論紀錄，所以對於文明生活的這一部份純粹簡直是一竅不通。因此，當她到了自己臥室裏，門上了門，開始思索她剛才目擊的景象的時候，最可怖的屠殺和滅亡的圖畫就出現在她的想像之中了；其中最鮮明的是彼得·瑪格納斯先生的一幅直鎖著的圖畫，左邊腰部被打成了桶的子彈，由四個人抬了回家。中年婦人越想越覺得可怕；最後她決定到本鎮的行政長官那裏去，請求立刻拘捕匹克威克先生和奚普曼先生。

中年婦人是根據種種的緣由而達到這個決定的，其中主要的一個是因為這樣足以充分證明她對於彼得·瑪格納斯先生的忠誠和對於他的安全的關切。她很熟悉他的妬忌的氣質，知道這會使他對於她看見匹克威克先生之後的激動的真正原因捕風捉影的胡猜；而她也相信自己對這青年人具有影響力和說服力，祇要把匹克威克先生撇開，並且不再發生新的爭吵。中年婦人腦子裏裝滿了這些想頭，於是戴了鞭帽，披了圍巾，逕自到市長家裏去了。

這位市長喬治·奴普金老爺是一位天下難找的大人物，除非有一位步子最快的行人，在六月二十一號這天從日出找到日落，庶幾可以找到；因為這天據曆書上說來，是全年之中白晝最長的一天，當然也就有最長的時間給他去找了。中年婦人去見他的這天早上，奴普金先生恰恰是在最激昂和煩亂的心境之下，因為市上發生了一個叛亂，一所最大的走讀學校裏的全體走讀生圍謀打破一個討厭的蔬菜商人的窗戶；並且叫罵了差役和投擲了警官——這是一位穿高統靴的上了年紀的紳士，他是受命來鎮壓騷亂的，而且是從小到大當了至少有個世紀的公安警察的。奴普金先生正坐在安樂椅裏，莊嚴的脫視着和忿怒的沸騰着的時候，說是有位女士有急迫的、機密的、和特別的事情求見。奴普金先生顯出冷靜而可畏，下令說要這女人進來；這命令正如皇帝們、市長們、和世上其他偉大的權力者們的命令一樣，被服從了；於是，興奮得有趣的威塞非爾德小姐被帶進來了。

「末時爾」市長說。

末時爾是一個身材矮小的跟班，上身長，腿子短。

「末時爾」

「是，大人。」

「端張椅子，再你就出去。」

「是，大人。」

「那末，女士，你請說吧？」市長說。

「這是一種非常痛苦的事情，市長，威塞非爾德小姐說。

「很可能的，女士。」市長說。「鎮靜一點吧，女士。」說到這裏，奴普金絲先生顯出了仁慈相。「然後你再告訴我來是爲的什麼公事，女士。」說到這裏，「市長」戰勝了「男子」，他又顯得威嚴了。

「來報告這個消息，市長。在我是很爲難的，威塞非爾德小姐說，「但是我恐怕這裏要發生決鬥。」

「在這兒嗎，女士？」市長說。「哪兒呀，女士？」

「在伊普斯威呵。」

「在伊普斯威，女士——在伊普斯威發生決鬥。」市長說，完全被這個念頭駭住了。「不可能的，女士；我堅決相信，在這鎮市上是想想不到會有這類事情的。噯呀呀，女士，你知道我們的地方行政的活躍嗎？你有沒有聽到過，女士，我曾經在去年五月四號衝進一個競技場，只帶了六十個特別警察，冒了成爲激奮的羣衆的怒火之下的犧牲的危險，阻止了「中性州的肉團子」和「薩符克州的矮腳雞」的鬥拳的比賽麼？在伊普斯威有決鬥，女士！我想不到——我想不到會有什麼人下流到這步田地。」市長自己和自己辯論的說，「竟企圖在本市擾亂治安。」

「我的報告不幸是太正確了。」中年婦人說，「我親眼看見爭吵的。」

「這是再意外也沒有了，」吃驚的市長說。「末時爾！」

「有，大人。」

「叫勳克斯先生來，馬上——立刻。」

「是，大人。」

末時剛退出了；進來了一個蒼白的、尖鼻子的、半飢半飽的、衣着襤褸的書記，是個中年人。

「勤克斯先生，」市長說，「勤克斯先生！」

「有，勤克斯先生說。」

「這位女士，勤克斯先生，到這裏來報告本市有人企圖決鬥。」

勤克斯先生不知道應該做什麼才好，就笑了一個下屬的微笑。

「你笑什麼的，勤克斯先生？」市長說。

勤克斯先生立刻顯出嚴肅的神情。

「勤克斯先生，」市長說，「你是個傻瓜。」

勤克斯先生卑恭的看看這位偉人，咬咬筆桿子。

「你大概是覺得這個消息裏面有什麼很滑稽的地方吧，先生；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勤克斯先生，你是沒有什麼可以笑得

的，」市長說。

飢餓的勤克斯嘆一口氣，彷彿他是完全明白他確實是沒有什麼可以快樂的事情的；然後，因為奉命記錄那位女士的報告，就蹣跚的坐上了他的坐位，開始把它寫下來。

「這個巴克威克，我想就是決鬥的木人吧，」陳述終了之後市長說。

「是他，」中年婦人說。

「另外一個參徒——他叫什麼的，勤克斯先生？」

「天普曼，市長。」

「丟普曼是副手？」

「是的。」

「你說另外一方面的正犯已經潛逃了嗎，女士？」

「是的，」威察非爾德小姐回答，短促的咳嗽一聲。

「很好，」市長說，「這兩個是倫敦來的殺人犯，他們到這裏來毀害國王陛下的人民；以爲這裏離首都很遠，法律的手臂是軟弱和麻木的了，得把他們做個例子警誡別人。寫下拘票，勤克斯先生，末時爾！」

「有，大人。」

「格倫譚爾在樓下嗎？」

「在，大人。」

「叫他上來。」

拍馬屁的末時爾退出了，不久就帶來了一位穿高統靴的上了年紀的紳士，他的主要的大可注意之點是大鼻子、嘎喉嚨、鼻色的緊身外套和一副閃爍不定的眼光。

「格倫譚爾，」市長說。

「大輪（人）」

「鎮上現在平靜嗎？」

「很好，大輪，」格倫譚爾答，「民衆的情緒已經相當低落了，孩子們的心事（心思）被分散在板球上了。」

「在這種時候唯有強硬的手段才行，格倫譚爾，」市長用斷然的態度說，「假使王法的權威被蔑視了的話，我們就得宜讀暴動懲治法令。假使政治的權力不能够保護這些窗戶的話，格倫譚爾，那就得用軍事的力量來保護政治權力，以及窗戶。我相信這是憲法上的一句金科玉律，勤克斯先生。」

「當然，市長，」勤克斯先生說。

「很好，」市長說，在拘票上簽字，「格倫譚爾，你在今天下午帶這些人來見我。到大白馬飯店去抓他們，你這記得中性州的肉團子和薩符克州的矮腳雞的案子嗎，格倫譚爾？」

格倫譚爾先生懷舊的把頭一幌，表示他決不會忘記——而實在他也是不會忘記的，因爲那件事一直是每天要被引證

的。

「而況這件案子還要更不合於憲法呢？」市長說：「而況這是對於治安更大的擾亂，對於國王陛下的特權的更厲害的侵害。我相信決鬥是陛下的最無可懷疑的特權之一，勤克斯先生呵！」

「大憲章」上特別規定了的，市長，勤克斯先生說。

「我相信，這是貴族們從不列顛王室掙出來的最燦爛奪目的珠寶之一，勤克斯先生呵！」市長說。

「正是，市長，勤克斯先生答。

「很好。」市長說，得意洋洋的挺起身子，「那不能讓它在他的這部份領土上被蹂躪。格倫讓爾，帶人去執行這些拘票，一刻兒不要耽擱。末時爾！」

「是，大人。」

「送這位女士出去。」

威塞非爾德小姐退出了，對於市長的學識的豐富深深佩服；奴普金絲先生出去吃飯了；勤克斯先生無處可去，只好縮在自己的心裏——他除了小客廳裏那張白天被他女主人的家屬佔據着的可以做床睡的沙發之外，這是他唯一的去處；讓爾先生呢，出去完成目前的任務來洗清早上所受到的污辱了——和他同受污辱的還有國王陛下的另外一位代表，差役。這些爲了保護國王陛下的和平而作的決然斷然的準備正在進行的時候，完全不知道有這麼一回大事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剛好安安靜靜的吃了午飯，大家都很健談和融洽。匹克威克先生正在敘述隔夜的奇遇，他的追隨者們聽得津津有味，尤其是湯普曼先生，這時候，房門開了，伸進一張有點兒可惡相的臉來。這張可惡相的臉孔上的眼睛對匹克威克先生很仔細的盯了一會兒，並且像是觀察得很滿意；因爲生那張可惡臉孔的身體慢慢的移進房間了，現出一位穿高統靴的上

● 大憲章 (Magna Charta) 英王約翰被迫於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所頒佈的憲章，爲英國第一次有爾爾性革命的
成果，內容有三十七條，主要爲限制王權和保障人權，規定任何國民非經審判不得加以嚴禁。道里特地提出，除顯出市長的
無常職外，起來是暗示他朝里翰會拘捕西派的荒唐吧。

了年紀的人物——不用叫讀者再揣測不定了，一句話，那眼睛就是格倫謨爾先生的閃爍不定的眼睛，身體也就是這位紳士的身體。

格倫謨爾先生辦事的方式是公事公辦的方式，但是有他的特色，他的第一個舉動是在裏面開了門；第二呢，是把他的頭和臉用一條棉布手絹很小心的擦一番；第三是把塞了這條手絹在內的帽子放在最近的一張椅子上；第四是從上衣的裏胸口袋裏掏出一根包了黃銅頭子的短棍子，用莊嚴而有鬼氣的態度把它對匹克威克先生一幌。

首先打破驚駭的沉默的是史拿格拉斯先生，他對格倫謨爾先生緊緊盯了一刻兒之後，着力的說：「這是私人的房間呀先生——私人的房間。」

格倫謨爾先生搖搖頭，回答說，「祇要進了大門之後，對於國王陛下就無所謂私人房間，這是法律。有人堅持說一個英國人的房屋就是他的堡壘，那是胡說。」

匹克威克派們用驚疑不定的眼光互相看看。

「丟普曼先生是那一位？」格倫謨爾先生問，他對匹克威克先生有了直覺，已經立刻認出了他。

「我叫丟普曼，那位紳士說。」

「我叫法律，格倫謨爾先生說。」

「什麼？」丟普曼先生說。

「法律，格倫謨爾先生答，「法律，公務員和行政人員，它們是我的名號；我的權威在這兒，某某丟普曼，某某匹克威克」

「妨害我們的受苦的國王陛下的和平——就是這件案子——公事公辦，我逮捕你了，匹克威克！還有那丟普曼。」

「你這無理取鬧的什麼？」丟普曼先生說，跳了起來：「出去！」

「哈囉！」格倫謨爾先生說，非常神速的退到門口，把它打開了一兩吋，「德不黎。」

「唔，」過道裏一個深沉的聲音說。

「過來，德不黎，格倫謨爾先生說。」

在這命令之下，一個體臉的男子，大約有六呎高，相當的胖，從半開的門裏擠了進來；擠得滿臉通紅才進了房。

「別的特殊警察在外面嗎，德不黎？」格倫讓先生問。

德不黎先生是一位不多話的人，點點頭表示在的。

「命令你帶的那隊人進來，德不黎。」格倫讓先生說。

德不黎先生照吩咐他的做了；於是半打警士，每人有一條包銅頭子的短棍子，擁進了房間。格倫讓先生把他的褲袋了出來，對德不黎先生看看；德不黎先生發了他的褲，對警士們看看；警士們發了他們的褲，對丟普曼和匹克威克兩位看看。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信徒們一致起來反抗。

「這樣可惡之至的侵犯我的私室是什麼意思？」匹克威克先生說。

「誰敢逮捕我？」丟普曼先生說。

「你們來幹什麼的，流氓們！」史拿格拉斯先生說。

文克爾先生沒有說什麼，但是他把眼睛盯住格倫讓，而且那種眼光一定會射穿他的腦子，假使他有什麼感覺的話。然而，這對於他似乎沒有什麼顯著的效果。

這些執法人員感覺到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想要抗拒法律的權威，就鄭而重之的把他們的袖子捲起來，彷彿在他們抗拒的第一瞬間就打倒他們，然後抬起他們走，這祇是一個單純的辦公事的手續，想起來和做起來都是當然而然的。這一個示威動作對匹克威克先生起了作用。他和丟普曼先生個別商量了一會兒，然後就表示他是情願到市長的家裏去的；不過他要求在場的人們注意，他有一個堅決的意志，就是一旦恢復了自由，他就要對於這種可惡之至的侵犯他作為一個英國人的權利的事表示憤慨；聽了這話，在場的人都大笑起來，祇除了格倫讓先生，因為他認為對於市長們的神聖權力的任何輕微的攻擊都是一種不敬罪，不能夠寬容的。

但是，當匹克威克先生已經表示願意對他的國家的法律低頭的時候，也就是當那些參觀了他的被恐嚇掉的頭領所引起的那有幾波瀾的侍者們、馬夫們、臥室侍女們、和守門候役們失望和厭棄了之後開始散掉的時候，發生了一個預料不到的困

離。匹克威克先生雖則對於官吏們一切的尊敬心，然而他堅決反對傳一個普通犯人那樣由執法人員簇擁着和守衛着在大街上露面。格倫讓爾先生顧慮當時的民衆情緒正不平靜（因為那天是半假日，而且學生們還沒有回家），又堅決反對在馬路對面監視的辦法，不肯接受匹克威克先生保證自己一直走到市長那裏的誓約；假使叫一輛馬車，這倒是唯一的有體面的辦法，但是匹克威克先生和丟普曼先生兩人都熱烈反對出車錢，爭執得很厲害，疑難持久不決；執法人員打算用硬拖他去的老規矩來打破匹克威克先生的反對了，這時忽然想起了旅館的院子裏有一頂舊的轎子，從前是一位有產業的紳士定造的，可以容得下匹克威克先生和丟普曼先生，至少像一輛現代的小馬車一樣寬敞。於是把轎子租了，抬到客廳裏，匹克威克先生和丟普曼先生擠在裏面，下了帘子，很快找到了兩個轎夫，行列就莊嚴的出發了。特警們圍繞着這個運輸工具，格倫讓爾先生和德不黎先生得勝而同的走在前面，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爾先生手挽手的走在後面，而伊普斯威的下層社會做了押隊。

市上的鋪子裏的商人們雖則對於這件罪案的究竟非常不明白，然而對於這場熱鬧却是獲益不淺而且滿意得很的。這兒是法律的強有力的手臂，用二十個金箔匠的力量，打擊了從首都來的兩個罪犯；這有威力的機械是他們的市長所指揮，是他們的官吏們所運轉的；而由於他們的共同努力，就把兩個犯人妥妥當當的關在一頂轎子的狹小的範圍之內了。格倫讓爾先生把短棍拿在手裏，領着隊伍前進，一路對他表示讚嘆的呼聲不知多少；好事者們發出的叫喚響亮而持久；行列就在民衆的這些一致的歌頌之中慢慢的和威風赫赫的前進。

維勒先生穿了有黑色花布袖子的晨服，對那綠大門的神祕的屋子作了一番不成功的考察之後有點兒沮喪的回家走着，抬頭一看，只見一羣人從衙那頭走來，中間被包圍着的一樣東西很像一頂轎子。他因為想分散自己的思想，不去想那失敗的企圖，就站在路邊看羣衆走；他發現他們自得其樂的歡呼得很得勁，也就跟着拚命的歡呼，爲了給自己提提精神。

格倫讓爾先生走過了德不黎先生走過了，守衛的警士們走過了，沙姆繼續響着羣衆的熱烈呼喊，並且把帽子在空中揚着，彷彿狂喜到了極度（雖然他對於眼前的事實一無所知），但是這時候意外的出現了文克爾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使他突然停住。

「什麼花頭呀，紳士們？」沙姆叫。「他們弄了什麼人在這戴孝的崗位亭子裏。」

兩位紳士一同回答，但是他們的聲音被喧擾的聲音所淹沒。

「誰呀？」沙姆又叫。

又是一聲聯合一致的回答；話雖然聽不見，可是可以從嘴唇的動作看出他們是說的那幾個具有魔力的字眼——「西克威克。」

這就夠了。一霎眼沙姆已經擠進了人羣，制止了轎夫，找着了那位威風凜凜的格倫謨爾。

「嗨，老先生！」沙姆說。「你弄在這玩意兒裏面的是誰呀？」

「站開！」格倫謨爾先生說，他的威風正如好許多人的威風一樣的，有一點兒小小的聲望就出奇的變大了。

「他要不走開就揍他！」德不黎先生說。

「多謝你了，老先生！」沙姆回答說，「因為我怕我被碰着呵；另外那個像是才打巨人的野獸車裏逃出來的先生，我更要多謝他，爲了他的那麼漂亮的提議；但是我倒情願你們給我的問題一個回答，假使在你們都是一樣的話——你好嗎，先生？」

這最後一句話是用愛護的神情對西克威克先生說的，他是正從前面的窗子裏對外觀探着。

格倫謨爾先生憤憤得完全說不出話來，就從那特別的口袋裏拔出包銅頭子的短棍在沙姆眼睛前面一棧。

「啊！」沙姆說，「還好看得很，尤其是那頭子，簡直像個真的。」

「站開！」大怒的格倫謨爾先生說，爲了加強這個命令的氣勢，他就用一只手把那銅質的忠心的標記戳進沙姆的領巾，用另外一只手抓住了沙姆的衣領；沙姆對這種數回敬的是一拳把他打倒；並且事先極其週到的打倒了一個轎夫給他墊在下面。

文克爾先生究竟是被那種從傷害什麼的念頭裏產生出來的狂瘋所暫時推動了呢，還是被維勒先生的勇敢表現所激勵呢，這不能確定；但確定的是，他一看見格倫謨爾先生跌下地，就立刻對站在他旁邊的一個小小的孩子進行了可怕的猛烈攻擊；因此，史拿格爾斯先生就拿出了真正的基督徒的精神，爲了不乘人不備攻擊任何人，就大聲宣佈他也要動手，並且極

其不慌不忙的開始脫起上衣來。他是立刻被包圍和抓住了；照實說，無論是他或者文克爾先生，他們都沒有試作解救他們自己或者維勒先生的任何輕微的努力；維勒先生呢，經過一番極其勇猛抵抗之後，到底寡不敵衆，就被囚了。行列重新排好；轎夫重新就了他們的位，遊行重新開始。

匹克威克先生在這一切進行着的時候，憤憤得越過了一切界限。他只能看見沙姆打翻了警士們，飛似的四面八方趕來趕去；他所能看到的祇是如此，因為轎子門閉不了，帘子揭不開。最後，藉丟普曼先生之助，能够推開了轎頂；於是匹克威克先生就爬上了坐位，用手撐在丟普曼先生的肩頭上穩住身體，開始對羣衆演講起來。他叫他們研究他所受到的待遇是不正當的，並且叫他們注意他的僕人是先被毆打的。他們就這樣走到市長家，轎夫們小跑着，犯人們跟着匹克威克先生演講着，羣衆叫喚着。

第二十五章

在許多趣事之中，說明奴普金赫先生怎麼威嚴而大公無私；維勒先生怎麼打回假。

屈拉倫先生的鍵子，像打來的時候一樣重。還有另外一件事，情願下去自然分曉。

維勒先生一路被帶走的時候的憤怒，如醉如狂；嘲諷格倫先生和他的伙伴們的相貌和舉動的暗喻，多不勝計；對這些紳士們挑戰的言語，勇敢無比；他用這辦法來發洩他的不滿。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爾先生懷着憂鬱的敬意聽他們的領袖從轎子裏傾出的雄辯的洪流，丟普曼先生主張蓋上轎頂的一切懇切的請求都不能使這溪流稍微受到暫時的遏制，但是當行列走進維勒先生碰到潛逃的假·屈拉倫的那條弄堂裏的時候，他的憤怒很快讓位給好奇心了；而好奇心又換成了一種極其愉快的驚訝，因為那不可一世的格倫先生命令抬轎子的人站住，自己用威嚴而怪異的步子走到正是假·屈拉倫曾經從裏面出來的那座綠色的大門口，把那掛在門旁的門鈴把手用勁一拉，應鈴而來的是一個打扮得很整齊的、臉孔標緻的女僕，她看見犯人們的反叛的相貌和聽見匹克威克先生的慷慨激昂的演說嚇得舉起了手，就叫末時爾先生來。末時爾先生把車道門開了一半，放進了轎子，被捕的人們和特別警察們，隨即砰的一聲把它對着羣衆的臉關了；羣衆因為被排除在外而憤慨，並且因為急於要知道下文，就踢門和拉鈴來發洩感情，這樣鬧了一兩個鐘頭。這個消遣，他們大家都輪流參加，祇除了三四個幸運的人；他們在門上找到一個格子，雖則從那裏是一無所見，他們還是抱着不懈的堅持性在那裏張望；就像有一個醉漢在街上被小馬車撞翻於是在藥劑師舖子的後房裏受外科診察的時候，人們就在舖面的玻璃窗上壓扁了鼻子來

張的情形一樣。

轎子在通正屋門的一段階沿下面停了，這裏守衛着兩只種了龍舌蘭的綠花盆，一邊一員，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被帶進了客廳，由末時兩通報之後，受了奴普金絲先生的吩咐，於是再從這裏把他們帶到那位奉公不懈的官兒的尊駕之前。那是一種動人心目的場面，是週密的佈置了來把恐怖打進犯人們的心坎，和使他們對於法律的威嚴得到合宜的認識的。在一頂大書櫥前面，一張大桌子之後，和一部大書之前的一張大椅子裏，坐了奴普金絲先生，這般樣東西雖大，而坐着的這位看來却比它們還大。桌上陳設了幾堆文件；在文件堆的那頭露出了勒克斯先生的頭和肩膀，他是正在忙着儘量的顯得忙一夥人全進了房，末時兩小心的關了門，置身於主子的椅子後面待命。奴普金絲先生向椅背上一仰，顯得令人毛髮悚然的莊嚴，審視着他的不是出乎自願的來客們的臉孔。

「喂，格倫謨爾，那是誰？」奴普金絲先生說，指着匹克威克先生，他呢，作為他的朋友們的發言人，手裏拿了帽子站在那裏，用極度的禮貌和恭敬在鞠躬。

「這個是匹克威克，大爺，」格倫謨爾說。

「你算了吧，老打火石！」維勒先生插嘴說，擠到第一排來。「對不起了，先生，但是你的這個穿綠黃色高統子的手下人實在是無論到那裏總吃不了司儀的飯。這位是先生，」維勒先生推開了格倫謨爾，用有趣的親昵的態度禮讓對市長說，「這位是匹克威克老爺，這位是丟普曼先生，那位是史拿格拉斯先生，再過去，在他那邊兒的是文克爾先生——統統是很可愛的紳士們，先生，是你很樂於結識的呢，所以，你越是趕快把你這些手下人押在水車上一兩個月，我們就可以早些得到快活的諒解，先辦正事，再尋快樂——正像理查三世在塔裏暗殺另外一個國王，悶死小寶實們之前說的囉。」

● 打火石 (Strike-light)，勉强可解作「冷酷無情的人」，維勒先生大概因為格倫謨爾老爺着臉裝樣子，所以這樣叫他。

● 歐州古時監獄中設有水車，驅使犯人踏水，這裏就是說押在牢裏。

● 塔想必是指倫敦塔為英國王室之古堡，有特殊權威，一特權區域，不屬於倫敦市的範圍之內，另一國王和小寶實云云，或者是指愛德華五世和他的兄弟約克之公爵，一般稱爲「小王子們」，他們在1483年被理查三世下令謀殺在塔內，他們的骸骨至1674年被發現。

這段話說到臨了的時候，維勒先生用右手的肘子擦擦帽子上的灰，對那位一直抱着說不出的教長聽他說話的勤克斯先生和氣的點點頭。

「這是什麼人，格倫謨爾？」市長說。

「非常無法無天的傢伙，大輪。」格倫謨爾回答說。「他想劫奪犯人，毆打警察，所以我們抓了他帶到這裏來。」

「你做得很對。」市長答。「他顯然是個無法無天的惡棍。」

「他是我的當差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怒冲冲的說。

「啊！他是你的當差的，是嗎？」奴普金絲先生說。「你們陰謀破壞司法的目標，和謀殺執法官吏匹克威克的當差的，把這記下來，勤克斯先生。」

勤克斯先生記了。

「你叫什麼，傢伙？」奴普金絲先生大發雷霆的說。

「維勒，」沙姆回答。

「對於新衙門的花名冊是個很好的名字，」奴普金絲先生說。

這是一句笑話；因此，勤克斯、格倫謨爾、德不黎、全體警察、和末時爾，都大笑了五分鐘之久。

「把他名字記下來，勤克斯先生，」市長說。

「絞絲旁的，」朋友，沙姆說。

聽了這話，一個倒壽的警察又笑了一聲，因此市長就威嚇他說要馬上押他起來。在這種時候，笑錯了對象是危險的事情

哪。

「你住在哪裏？」市長說。

● 原文是說「兩個L明」，因為維勒原文是 Weller，有兩個L，今既譯成「維勒」則字的構造問題亦應就中文論之，故改動如上。

「能住哪裏就是那裏。」沙姆答。

「記下來，勤克斯先生。」市長說。「照他自己的話說起來他是個浪人；不是嗎，勤克斯先生？」

「當然是的，市長。」

「那末我要把他押起來。既然如此我就要押他。」奴普金絲先生說。

「這個國家的司法是很公平的。」沙姆說。「市長押別人一次，自己就要受兩次的報應。」

聽了這聲鬧的言論，又有一個特別警察笑了起來，笑過之後裝得超自然的莊嚴，所以市長立刻就看出了是他。

「格倫謨爾。」奴普金絲先生說，氣得臉紅了。「你怎敢選了這樣的一個不中用的和丟臉的人當特別警察的？你怎敢這樣的，先生？」

「我很抱歉，大輪。」格倫謨爾吃吃的說。

「很抱歉！」大怒的市長說。「你要後悔你這瀆職行爲的，格倫謨爾先生；得把你做個榜樣警誠警誡。把那傢伙的警棍除了。他是喝醉了，你醉了，傢伙。」

「我沒有喝醉呀，大人。」那人說。

「你是醉的。」市長回駁他說。「你怎敢在我說你醉的時候說你沒有醉，呵先生？他有酒氣嗎，格倫謨爾？」

「酒氣冲天，大輪。」格倫謨爾回答說；他模模糊糊的覺得什麼地方是有一股甜酒味兒。

「我知道末。」奴普金絲先生說。「他一走進來，我看見他那興奮的眼光就知道他是醉了。你注意到他那興奮的眼光嗎，勤克斯先生？」

「當然囉，市長。」

「當然囉，市長。」

「今天早上我一滴酒也沒有碰呀。」那人說，他原是很清醒的。

「你怎敢對我扯謊？」奴普金絲先生說。「他此刻是不是醉的，勤克斯先生？」

「當然囉，市長。」勤克斯答。

「勳克斯先生，爲了這人的傲慢，我要押他寫一張羈押票，勳克斯先生。」

那特別警察原是要被押起來的，但是，作爲市長的顧問的勳克斯先生（他曾經在一個鄉村律師的事務所裏受過三年法律教育），就着市長的耳朵說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市長就發表了一通演說，說是觀念那警察的家庭起見，祇要把他申斥一番，然後革職就行了。於是就把那特警痛罵了一刻鐘之久，然後打發他走路。格倫謨爾、德不黎、末時爾和其他法警們喃喃的稱頌普金絲先生的寬大。

「那末勳克斯先生，」市長說，「讓格倫謨爾宣誓具結。」

格倫謨爾隨即具了結；但是，因爲格倫謨爾有點兒頭昏腦脹，又因爲普金絲先生的午飯差不多要開了，所以普金絲先生就採取簡捷的辦法，提出了一些富有指導性的問題問格倫謨爾，格倫謨爾就儘可能一一作肯定的回答，所以訊問就非常順利而令人中意的完結了，證實了維勒先生兩次毆打罪，文克爾先生一次威脅罪，史拿格拉斯先生一次搥人罪。這一切都辦得稱了市長的心之後，市長就和勳克斯先生低聲商議起來。

商量了大約十分鐘，勳克斯先生回到他的桌子頭上去了；市長呢，從椅子上挺起腰，發了一聲預備的咳嗽，正打算開始說話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插了嘴。

「對不起，市長，我打住了你的話頭，」匹克威克先生說；「但是在你要發表和實行你根據剛才的各種陳述所形成的任何意見之前，我必須主張我有把關於我個人的事情說出來的權利。」

「閉嘴，先生，」市長斷然的說。

「我只好服從你了，市長，」匹克威克先生說。

「閉嘴，先生，」市長打斷他說，「不然的話我要叫人拉你出去了。」

「你高興叫你手下人怎麼，你就怎麼吩咐好了，市長，」匹克威克先生說；「照他們那種順從的樣子，我完全相信，你無論下什麼命令，他們都是要執行的；但市長，我要主張我說話的權利，直到我被用武力拉出去才罷。」

「堅持匹克威克主義，」維勒先生聲音很大的叫。

「沙姆，別響，」匹克威克先生說。

「唔，得像一張破鼓了，先生，」沙姆回答。

奴普金絲先生看見匹克威克先生表現出這種少有少見的胆量，大為驚駭的對他凝視着，並且顯然打算很憤怒的問他什麼了，但是勤克斯先生扯扯他的袖子，對他耳朵裏噓噓的講了幾句。市長對於他的話給了一個半出聲的回答，於是又噓噓的耳語起來。勤克斯顯然是再諷勸市長。

最後，市長很勉強的表示可以再聽幾句陳述了，就對匹克威克先生狠狠的說——「你要說什麼？」

「第一呢，」匹克威克先生說，從眼鏡後面射出一道連奴普金絲也被鑽服的眼光，「第一，我知道我和我的朋友們是爲什麼被帶到這裏來的。」

「我得告訴他嗎？」市長用耳語聲對勤克斯說。

「我想還是告訴他好，市長，」勤克斯用耳語聲對市長說。

「有人正式向我告發，」市長說，「說是怕你要行決鬥，說那另外一個，叫丟普曼的，就是從中幫助和教唆你的人。因此呢——勤克斯先生呵？」

「當然囉，市長。」

「因此，我找你們兩人來，來——我想是這樣的，勤克斯先生呵？」

「當然囉，市長。」

「來——來——什麼呢，勤克斯先生？」市長說，發起脾氣來。

「來找個保，市長。」

「是的，因此呢，我找你們兩人來——我正要說下去，却被我的書記打斷了——來找個保。」

「可靠的保，」勤克斯先生用耳語聲說。

「我要可靠的保，」市長說。

「本地人，阿克羅斯囉囉的說。

「保人要是本市的人，」市長說。

「每人五十鎊，阿克羅斯用耳語聲說，「而且當然要是戶長。」

「我要兩個保證人每人繳五十鎊保證金，」市長大聲的說，非常威嚴，「而且他們當然要是戶長。」

「但是，天老爺，阿克威克先生說，他和丟普曼先生都覺得又驚又氣，「我們在這市上完全是陌生的呀。我對於任何戶長，正像對於要和什麼人決鬥這事一樣是一點兒也不知道。」

「我說可不是嗎，」市長回答說，「可不是嗎——你說呢，阿克羅斯先生？」

「當然囉，市長。」

「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市長問。

阿克威克先生原是還有許多話要說的，而假使不是有其他原因的話，他是要把這些對自己無益，對市長不中聽的話說出來了。原來他發言完畢之後，隨即被維勒先生拉了拉袖子，於是兩人專心專意的密談起來，所以對於市長的詢問完全沒有在意，奴普金絲先生却不是一個問題問兩遍的人，所以，他就重新發出一聲預備的咳嗽，在警察們的恭敬而欽佩的肅靜之中，開始宣佈他的決定了。

他要維勒的第一次毆打罪罰款兩鎊，第二次的罰款三鎊。文克前要罰款兩鎊，史拿格拉斯是一鎊，此外還要他們具結保證不和國王陛下的一切臣民開黨，尤其是對於他的忠僕丹尼爾·格倫漢爾。至於阿克威克和丟普曼，他已經說過要取保。

市長的話剛說完，阿克威克先生就在他那恢復了和善的臉上堆滿了微笑，走近市長幾步說：

「請市長原諒，但是我想請你和我密談幾句，是對於你自已關係深切的事情，可以嗎？」

「什麼？」市長說。

阿克威克先生把請求重說一遍。

「這個要求是再奇怪也沒有了，」市長說，「密談！」

「審談呵，」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說，很堅持；「但是因為我所要說的事情有一部份是聽我的當差說的，所以我要他也在場。」

市長看看勳克斯先生；勳克斯先生看看市長；警察們驚訝的互相看看。奴普金絲先生突然臉色發了白，會不會是維勒這人出於悔過之心來揭發什麼行刺他的陰謀呢？這是一個可怕的念頭。他是一個辦公事的人呵；他想到裘里羅斯·凱撒和帕息代爾先生的事，●臉色更灰白了。

市長再對匹克威克先生看看，招呼勳克斯先生。

「你覺得他這個要求怎麼樣，勳克斯先生？」奴普金絲先生喃喃的說。

勳克斯先生也不知道怎麼樣，又怕得罪了市長，就怯弱的做了一個曖昧不明的微笑，扭歪了嘴角，把頭慢吞吞的兩邊搖搖。

「勳克斯先生，」市長嚴厲的說，「你是一隻驢子。」

聽了這句妙話之後，勳克斯先生又微笑一下——比先前更怯弱了點兒——一面逐漸縮回他自己的角落裏。

奴普金絲先生在心裏思量了一會兒，然後立起身來叫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跟他到一間和法堂相通的小房間去。他叫匹克威克先生走到房間的裏面一頭，自己站在門口把手搭在半開的門上，以便設或對方有一點兒敵意的表示的話，他能夠立刻逃走，隨後他表明了已經準備傾聽——不管是什麼消息。

「我直截了當就說到本題吧，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那是對於你本身和你的信譽大有關係的。我完全相信，先生，你在你家裏收留着一個大騙子！」

「兩個哪，」沙姆插嘴說，「柔子色的當然也哭哭啼啼玩他的下流花樣的。」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假使我要說得叫這位紳士明白，那就一定要請你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 請參看莎士比亞作「凱撒大帝」裘里羅斯·凱撒為古羅馬之專制君主，後被其政敵謀殺。

「抱歉得很，先生，」維勃先生回答說：「但是我一想到那個假就忍不住把活塞拉開了一兩吋啦。」

「總之一句話，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我的當差的猜想有一個什麼非茲·瑪爾舍爾大尉當到這裏來，對不對？因為，」匹克威克先生看見奴普金絲先生要憤憤然的打斷他的話，就加上一句說：「因為假使是這樣我知道這人是——」

「輕些，輕些，」奴普金絲先生說，關上了門。「你知道他是什麼，先生？」

「是一個胡作胡為的冒險者——一個不要臉的人——在社會上鬼混，專圖容易上當的人；叫人做荒唐的愚笨的，可憐的蠢頭，先生，」激昂的匹克威克先生說。

「噯呀，」奴普金絲先生說，臉脹得通紅，而且他的態度馬上整個的改變了。「噯呀，匹——」

「匹克威克，」沙姆說。

「匹克威克先生，」市長說，「噯呀，匹克威克先生——請學呀——你說的當真非茲·瑪爾舍爾大尉當真是這樣的。」

「不要叫他大尉，」沙姆說，「也不是什麼非茲·瑪爾舍爾，兩樣都不是。他是一個跑碼頭的戲子，他叫做金格爾；還有個穿桑子色制服的，不管原來不是一只狼，反正他叫做假·屈拉倫。」

「的確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作為對於市長的驚訝神情的回答：「我到這裏來的唯一目的就是揭發我們現在說的這個人。」

匹克威克先生就把金格爾先生的壞事加以概略的敘述，對奴普金絲先生的嚇壞了的耳朵裏灌，他說了怎麼最初碰到他；怎麼他拐帶外德爾小姐逃走；怎麼他又爲了錢的緣故高高興興的丟了她；怎麼他騙他在半夜裏到一個女子寄宿學校裏；怎麼他（匹克威克先生）認爲來揭穿他假冒現在的名字和官職，是他的責任。

在這段敘述進行之中，奴普金絲先生的身上的熱血統統湧到他的兩只耳朵上了。他是在附近的一個跑馬廳裏碰上了這位大尉的，他的一大串貴顯的相識者的名單，他的廣泛的旅行，和他的時髦的舉止，迷住了奴普金絲太太和奴普金絲小姐，她們以非茲·瑪爾舍爾大尉爲誇耀，引證非茲·瑪爾舍爾大尉的說話，把非茲·瑪爾舍爾大尉壓在她們的一羣最要好的相識們的頭上，以致於使她們的密友波根漢太太，波根漢小姐，和西德尼·波根漢先生，妬忌和失望得要命。而現在，竟聽說他

是一個寒酸的冒險者，一個跑碼頭的歌子，縱使不是個騙子，也是非常之像騙子，像得說不出有什麼分別！天哪！波根漢家要怎麼說了！西德尼·波根漢先生發現他獻的殷勤原來是因為這樣一個情敵而被輕視的話，他要多麼得意了！而他，奴普金絲，怎麼有臉在下屆的本州審判會議上去見老波根漢的面呢！假使這種事情傳了出去的話，豈不是給了官場上的敵手們一個大大的把柄嗎！

「但是歸根結蒂，」奴普金絲先生隔了一會兒之後暫時寬了心說，「總而言之，還不過是你們這麼說罷了，非茲·瑪爾舍爾大尉是一個風度很動人的人，我相信他是有許多仇人的，你們這些話有什麼可以證明的呢！」

「讓我和他見面，」匹克威克先生說，「我所要求，我所需要的就是如此，讓他跟我和我這裏幾位朋友見面，那時候你就不需要其他證明了。」

「噯，」奴普金絲先生說，「這很容易辦到，因為他今天晚上要來的，這樣就不至於把事情宣揚出去了——那，那不過是為了這青年人的好處，你知道呵，不過——我——我——我首先要問一問奴普金絲太太這個辦法行得行不得。但是，總之，匹克威克先生，我們先得把這場公事打發過去才談得到別的，請你回到隔壁房裏去吧。」

他們回到了隔壁房間。

「格倫謨爾，」市長說，是令人凜然的聲調。

「大輪，」格倫謨爾發了一個被寵者的微笑。

「喂，先生，」市長嚴厲的說，「不要做什麼輕浮相給我看了，這很不適合；我老實告訴你，你實在是沒有什麼值得你開心的事情，你剛剛所說的種種是不是真正確實的，你小心點兒說吧，先生。」

「大——輪，」格倫謨爾吃吃的說，「我——」

「啊，你是弄不清楚呵，是嗎？」市長說，「勤克斯先生，你看得出他這種弄不清楚的樣子嗎？」

「當然囉，市長，」勤克斯回答。

「那末，」市長說，「你把你的話重說一遍吧，格倫謨爾，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得說得小心點兒。勤克斯先生，把他的話記下

來。」

不幸的格倫讓開始要述他的控訴辭了；但是在勒克斯先生和市長一個記錄一個挑剔之下，加上他的天生的說話雜亂無章和他的極端的狼狽，所以不到三分鐘就弄得矛盾百出，不知所云，於是奴普金絲先生立刻宣佈不相信他的話。因此，罰款取消了，並且由勒克斯先生立刻去找了兩個保人。這一切莊嚴的手續令人滿意的辦好之後，格倫讓剛很坍台的被吩咐出去了——這是一個可怕的實例，說明了人類的偉大的不鞏固，和大人物的寵愛的靠不住。

奴普金絲太太是帶了粉紅色的淺邊紗帽和鮮明的櫻色假髮的一位威嚴的女性。奴普金絲小姐是除了那頂帽子之外有她媽媽的全部傲慢，除了假髮之外有她的全部壞脾氣；每逢這兩種可喜的品質使母女兩位碰上了什麼不愉快的為難的事情——這並不是不常有的——她們兩人就一致把錯處推在奴普金絲先生肩頭上。因此，當奴普金絲先生找着了太太把匹克威克先生所說的話詳細告訴了她的時候，奴普金絲太太突然想起來她是向來就執心着這種事情的；她從前老說那是這樣的；她的忠告從來沒有被接受；她真不知道奴普金絲先生把她當做了什麼人等等。

「想不得！」奴普金絲小姐說，擠了很少一點兒眼淚在眼角裏，「一想到我被人這樣的愚弄，真受不了！」

「到你要謝謝你的爸爸呀，我的寶貝。」奴普金絲太太說，「我曾經怎樣的求他說要問問大財的家世呵；我曾經怎樣的哀求苦惱勸他採取什麼決斷的手段呵！我曉得沒有人會相信的——我曉得的末。」

「但是，我的愛，」奴普金絲先生說。

「不要跟我說話，你這討厭的東西，不要說！」奴普金絲太太說。

「我的愛，」奴普金絲先生說，「你自己說過你很喜欢非茲·瑪爾舍爾大財的呀。你曾經不斷的請他到這裏來，我的親愛的，你曾經把他到處介紹。」

「我不是早已說過的嗎，亨利愛她，」奴普金絲太太用一個大大受了傷害的女性的神情叫喚着向女兒訴苦，「我不是說過你的爸爸會掉過頭來把什麼都推在我身上的嗎？我沒有這麼說嗎？」說到這裏，奴普金絲太太抽咽起來。

「爸呵！」奴普金絲小姐抗議的喊一聲父親，也就抽抽咽咽起來。

「他叫我們受這一切恥辱和訕笑，倒說是我弄出來的，這不太過分了嗎？」奴普金絲太太說。

「我們怎麼能夠再在交際場裏見得人呀？」奴普金絲小姐說。

「我們怎麼見得波根漢家的面呀？」奴普金絲太太說。

「還有格列格斯家的？」奴普金絲小姐說。

「還有史倫明篤根家的？」奴普金絲太太說。「但是你的爸爸在乎什麼？那干他什麼事？」奴普金絲太太想到這種可怕的事情的時候，傷心得不得了，痛哭起來，奴普金絲小姐也跟著她哭。

奴普金絲太太的眼淚繼續滾滾而流，直到她漸漸把事情想透了之後：她在心裏決定，最好是叫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這裏等大尉來，讓匹克威克先生得到他所求的機會。假使證明了他說的是實話，那就可以把那大尉趕出去，而不至於把事情宣揚開來，他的消聲匿跡，也很容易向波根漢家解釋，祇要說他由於他的家族在宮庭裏的關係，已經被任為西尼拉·勒奧內的，或者燥加·帕因說的，或者別的什麼這種氣候宜人的地方的總督：這種地方對於歐洲人的吸引力如此之大，所以他們一到那裏就差不多不能夠下個決心再回來了。

奴普金絲太太滴乾了她的眼淚，奴普金絲小姐也滴乾了她的，於是，奴普金絲先生很高興的按照太太的提議把事情決定了。因此把先前的遭遇所留下的一切痕跡洗乾淨了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被介紹給了女太太們，隨後馬上就被款待了午飯，而維勒先生呢——他被這位賢明得特別的市長在半小時之內認出了是世上最好的人之一——就被交給了末時爾先生去照顧，特別吩咐了同他到下面去好好款待。

「你好，先生？」末時爾先生說，一面帶他下樓到廚房裏。

「噯，差不多呀，沒多一會兒之前，就是我看見你在你主人椅子後面神氣活現的時候，打那時候到現在我的身體沒有什麼大兩樣呀？」沙姆回答。

「你要原諒我那時候沒有大注意你呀？」末時爾先生說。「你知道，那時候主人沒有把我們介紹呵。天哪，他多歡喜你呵，維勒先生，真的！」

「啊，沙姆說，「他這人多有趣呵！」

「是麼？」末時爾先生回答。

「幽默得很，」沙姆說。

「而且他多會講話呀，」末時爾先生說。「他的話簡直像飛，不是嗎？」

「妙，」沙姆答，「它們這麼快的直湧出來，你撞我的頭我撞你的頭，像是撞得大家發了昏；你簡直不知道他到底要怎麼樣，是不是？」

「這就是他的說話的妙處呀，」末時爾先生答。「當心，當心這最後一級，維勒先生。你不要在去見女人們之前先洗洗手，先生這裏有個水槽，上面裝了水龍頭的門背後有一條乾淨的次等毛巾。」

「啊！也許我就率性洗個臉吧，」維勒先生回答說，一面把黃色的肥皂在毛巾上擦了許多，然後用它擦起臉來，直到臉上重新發了亮。「有多少女的？」

「我們廚房裏只有兩個，」末時爾先生說，「廚娘和侍女。我們用了一個孩子做下手事情，另外還有一個女孩子，但是他們是在洗衣間裏吃飯。」

「啊，他們在洗衣間裏吃的嗎？」維勒先生說。

「是呀，」末時爾先生回答，「他們才來的時候我們叫他們在我們桌上吃，但是我們受不了。女孩子的舉動粗氣得怕死人；男孩子一面吃的時候一面那麼響的透氣，叫我們覺得不可能跟他坐在一桌。」

「是些小鯨魚末？」維勒先生說。

「啊，怕死人，」末時爾先生答，「但是這是在鄉下做事的頂壞的地方，維勒先生；年輕人總是這麼野蠻得很。這裏，先生，請走這裏。」

末時爾先生走在維勒先生前面，用極度恭敬的禮貌帶他進了廚房。

「瑪利，」末時爾先生對一個漂亮的女僕說，「這是維勒先生，東家關照請他下來讓我們特別招待的。」

「你們的東家真在行，齊巧把我送到對勁的地方，」維勒先生說，對瑪利射了讚美的一眼。「要是我是這家的主人，我就知道凡是瑪利在那裏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叫人舒服的東西。」

「噯呀，維勒先生！」瑪利說，紅着臉。

「哼，我倒不見得！」廚娘脫口而出的說。

「噯呀，廚娘，我把你忘了，」末時爾先生說。「維勒先生，讓我給你們介紹。」

「你好嗎，太太？」維勒先生說。「非常高興看見你，真正是，並且希望我們的交情保持長久，就像那位紳士對五鎊頭的鈔票說的。」

這番介紹儀式完成之後，廚娘和瑪利退到廚房的後間，囁囁呢呢談了十分鐘；然後又回到前間，兩人都笑格格的和着答答的，大家坐下來吃飯。

維勒先生的隨和的態度和健談的能力，對他的新朋友們發生了不可抗拒的影響，所以飯還沒有吃到一半，他們已經充分的融洽起來，並且對於假·屈拉倫的罪行已經作了詳盡的敘述。

「我是怎麼也看不慣那個假，」瑪利說。

「原是一點兒也不應該的末，我的親愛的，」維勒先生回答說。

「爲什麼？」瑪利問。

「因爲醜惡和欺騙決不應該跟高尚和善良打夥呵，」維勒先生回答。「你說是不是，末時爾先生？」

「一點點兒不錯，」那位先生回答。

這時候瑪利笑了起來，說是廚娘引她笑的；廚娘也笑，說她並沒有。

「我沒有杯子，」瑪利說。

「和我一道喝我的親愛的，」維勒先生說。「你的嘴唇沾了這只大杯子，那我就可以間接親你的嘴了。」

「難爲情嗎，維勒先生？」瑪利說。

「怎麼難爲情呀，我的親愛的？」

「說那種話呀。」

「胡說，那有什麼關係。那是自然的末；是不是，廚娘？」

「不要來問我厚臉皮，」廚娘回答說，高興得不得了。這時廚娘和瑪利又笑了起來，笑和啤酒和冷肉混在一塊兒，把後一位女士弄得幾乎咽住了氣——幸虧維勒先生大大的實力，在她背上捶了不知多少下，還獻了其他必要的感懃，這才把她從這嚇人的危難中救了出來。

在這一切歡樂和高興的中間，聽見圍門那裏的門鈴大響了一陣，在洗滌室裏吃飯的青年紳士立刻去應門了。維勒先生正在對漂亮侍女獻感懃獻到頂點，末時爾先生正在忙着盡東道主之誼，廚娘正把一大塊食物舉到嘴邊，又停下這個動作來發笑；這時，廚房門一開，走進了假·屈拉倫先生。

我們說走進了假·屈拉倫先生，但是這個說法照我們慣常的忠於事實的謹慎態度看來並不妙。門開了，屈拉倫先生出現了他原是要走進來的，而且確實是正在這樣做着，可是這時候他看見了維勒先生，就不由自主的退縮了一兩步，站在那裏對面，這片意外的景象證着眼，驚慌和恐懼得完全動彈不得了。

「是他呵！」沙姆說，極其高興的站起身來。「我們剛才正在說你哪，你好嗎？你打哪兒來的進來吧。」

維勒先生伸手抓住不作抵抗的假的桑子色的衣領，拖他進了廚房，然後把門鎖上，把鑰匙遞給了末時爾先生，他接過來冷冷的塞進邊袋裏扣好。

「呵，括括叫！」沙姆喊。「我的主人在樓上會到了你的主人，我在這裏下面見到了你，你的日子過得怎麼樣，雜貨生意怎麼樣了，我真高興看見你，你的樣子多快樂呵，今天會到你，這真是妙得很啦，是不是，末時爾先生？」

「正是末，」末時爾先生說。

「你看他是這麼歡喜！」沙姆說。

「興緻這麼高呵！」末時爾說。

「而且見了我們，他這麼快活——這就更叫人開心了！」沙姆說。「請坐，請坐。」

屈拉倫先生讓自己被強迫坐上了靠爐子的一張椅子。他把一雙小眼睛先對維勒先生溜溜，再對末時爾先生溜溜，可是沒有說話。

「那末，」沙姆說，「當着這幾位女士的面，我倒要問問你這個寶貨，你現在還想用一條粉紅格子手絹裝個規規矩矩的好人嗎？」

「還說打算跟個廚娘結婚哪，」那位女士（廚娘）憤憤的說。「流氓！」

「還說要改邪歸正以後做雜貨生意啦，」侍女說。

「哪，我對你說吧，年輕人，」末時爾先生莊嚴的說，廚娘和侍女的兩句話引得他冒起火來了，「這位女士（指着廚娘）是跟我一道的，所以，先生，你說要和她開雜貨舖子的話，就是傷害了我，這是一個男子叫別的男子最吃不消的事情的一種。你懂不懂，先生？」

末時爾先生說到這裏停下來等候一聲答覆；他模仿主人的說話，而且對於自己的口才是很得意的。但是屈拉倫先生不回答，所以末時爾先生用嚴肅的態度繼續說——

「先生，很可能暫時用不着你上樓去，因為我的主人這時候正在跟你的主人算賬，所以呢，先生，你可以有功夫和我談幾句私話的，這你懂不懂啊，先生？」

末時爾先生又停下來等待回答；而屈拉倫先生又是使他失望。

「那末，」末時爾先生說，「我不得不當着女士們的面來表白自己，這是很抱歉的，但是事情的緊急可以算是我的藉口。廚房後面是空着的，先生，假使你願意進去，先生，維勒先生做個公證人，那我們就可以得到互相的滿足，到鈴響的時候拉倒。跟我來先生！」

末時爾先生說了這些話，就向門那兒跨了一兩步；而且爲了節省時間起見，一面走一面就動手脫下上衣來。

廚娘呢，她聽見了這場性命交關的挑戰的挑戰的最後幾句，並且看見末時爾先生要實行起來了，立刻發出一聲高而尖的顛叫；並且對那位剛從椅子上站起來的假·屈拉倫先生衝了過去，用一股發怒的女性們所特有的勁兒掙和打他的大而平板的臉孔，並且用手絞住他的黑色的長頭髮，從裏面撕下大約足夠做五六打大號喪禮髮圈的頭髮。她用全部的熱忱——這是她對末時爾先生的摯愛所鼓動起來的——完成了這種英勇行爲之後，蹣跚的退了回來，並且因爲她是一位感情很容易激動和感情很嬌弱的女士，所以立刻就跌倒在伙食桌子下面，昏厥過去了。

這時候鈴響起來。

「是叫你去，假·屈拉倫，」沙姆說；屈拉倫先生還沒有來得及提出抗議或者回答——甚至還沒有來得及換一換那位失去知覺的女士給他造成的傷痕——就被沙姆和末時爾先生一人抓住一條手臂，一個在前拉，一個在後推，把他弄上樓，進了客廳。

真是一幅動人的活畫。亞爾夫雷·舍格爾老爺，別名非茲·瑪爾舍爾大尉，正站在轟門的地方，手裏拿着帽子，臉上帶着微笑，完全不被他的很不愉快的處境所左右。正對他的面站着匹克威克先生，顯然是已經諄諄教誨的講了一篇高尚的大道理；因爲他的左手反操在上衣的後裙下面，右手伸在半空，這是他發表什麼意義重大的演說時的習慣。稍爲離開點兒的地方，站着普曼先生，面帶笑容，由他的兩位年輕些的朋友小心翼翼地拉着；在房間的樓裏邊是叔普金絲先生，叔普金絲太太，和叔普金絲小姐，悶沉沉的裝腔做勢，煩惱得要命。

「我爲什麼不能呢？」正當假被帶進來的時候，叔普金絲先生帶着官老爺的尊嚴在說——「我爲什麼不能把這些人當作流氓和騙子拘捕起來呢？這是愚笨的憐恤，我爲什麼不能呢？」

「因爲驕傲，老朋友，驕傲，」舍格爾先生答，滿不在乎。「不能的——不行——抓一位大尉嗎，呢？——哈哈！好得很——給女兒做丈夫的末——自扳磚頭自打脚——聲張出去——萬萬不可以的——那真笨了——非常之！」

「壞蛋，」叔普金絲太太說，「我們看不起你的下流的奉承。」

「我向來就恨他，」亨利愛她接口說。

「啊，自然囉，」金格蘭說。「高個兒的青年——舊情人——西德尼·帕根罕——有錢——括括叫的傢伙——可是還沒有大財發財呵，呢？」趕他走——丟了他——都是爲了大財——什麼也比不上大財——所有的女孩子們——發瘋——呢，假呢？」

說到這裏，金格蘭先生很開心的大笑起來；假呢，高興的搓着手，發出了他自從進屋子以來第一次發出的聲音——這是一聲低低的不響的格格笑，好像是表示他要盡情享受這笑，不能讓它洩漏掉一點兒聲音。

「奴普金絲先生，年長的女士說，「這不是僕人們宜於聽見的話。讓這些壞蛋到別處去吧。」

「當然囉，我的愛，」奴普金絲先生說。「末時呢！」

「大人。」

「把大門開了。」

「是，大人。」

「出去！」奴普金絲先生說，着力的揮着手。

金格蘭微微一笑，向門走去。

「且慢！」匹克威克先生說。

金格蘭站住了。

「我本來可以，」匹克威克先生說，「可以大大報復一下你和那邊你那位僞善的朋友使我受到的遭遇的。」

假·屈拉倫聽見說到他的時候，極其有禮貌的鞠了一躬，把手摸在胸口。

「我說，」匹克威克先生說，漸漸發怒起來，「我是可以做更大的報復的，但是我祇暴露了你，算是盡了我認爲對於社會應盡的責任。這是寬恕，先生，我希望你不要忘記。」

匹克威克先生說這幾句話的時候，假·屈拉倫顯出滑稽的莊嚴，把手罩在耳朵上，像是要不叫他所說的話漏掉一個音

節。

「我祇要再說一句，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說，現在是完全發起火來了，「就是，我認爲你是一個流氓，一個——一個惡漢——壞到極點——壞過我所見過或者聽過的任何男子，只除了這個假正經的，偽君子的，穿桑子色制服的人。」

「哈哈！」金格蘭說，「好像伏，匹克威克——好心腸——老胖子——可是不可以冒火——壞事情呵，非常之——少陪了，少陪了——將來再見吧——保養你的精神——喂，假——屈拉倫！」

說了這些話，金格蘭先生就照他的老調兒把帽子朝頭上一頂，大步走出了房間。假·屈拉倫停留了一下，四面看看，微微一笑，然後假裝莊嚴的對匹克威克先生鞠了一躬，對維勒先生髮一霎眼睛——那種厚顏無恥的狡詐神情非任何筆墨所能形容——於是跟着他的前途無量的主人走了。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看見維勒先生跟着向外面走的時候說。

「是。」

「待在這兒。」

維勒先生像是決不定。

「待在這兒，」匹克威克先生重複說。

「我不可以在前面圈子裏把那個假收拾一下嗎？」維勒先生說。

「當然不可以，」匹克威克先生答。

「我可以把他踢出大門嗎，先生？」維勒先生說。

「決不，」他的主人回答。

維勒先生像是暫時之間顯出了不滿意和不高興，這是從他跟他主人以來的第一次。但是他的臉色很快就開朗了，因爲預先藏在大門背後的狡猾的末時爾先生及時的衝了出來，極其老練的把金格蘭先生和他的隨從都打下階沿跌進了放在下面的兩只能舌陶盆。

「我已經盡了我的責任，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對奴普金絲先生說，「那末我和我的朋友們就告辭了，在我們多謝你給我們這樣的招待之餘，請你允許我代表我們大家說一句，就是，要不是因為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使我們如此的話，我們決不會接受這種招待的，也就是說，決不會就這樣把先前的精糕事情拉倒的。我們明天回倫敦去。至於你的秘密，你儘管放心我們吧。」

匹克威克先生如此道般的提出了對於早上的待遇的抗議之後，就對女太太們深深的鞠了躬，謝絕了這家的挽留，帶着朋友們走出了房間。

「你把帽子帶上呀，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在樓下呢，先生，」沙姆說，連忙跑下樓去拿。

廚房裏沒有一個人，除了那位漂亮的侍女，而沙姆的帽子不知亂放在什麼地方了，所以得找一找；漂亮女僕就點了火照他。他們這裏那裏遍處尋找，漂亮女僕因為急於找出帽子，就爬在地下把竄門的一個角落裏堆着的一切東西都翻了出來。那個角落裏裏不窺覷，你要去翻它就不得不先關了門。

「在這裏了，」漂亮女僕說，「是這個吧，是不是？」

「讓我看看，」沙姆說。

漂亮女僕是把蠟燭放在地板上的，而燭光是非常之暗，所以沙姆不得不也爬在地下才可以看得出那帽子到底是不是他的。那是一個非常之小的角落，所以——這誰都不能怪，除非怪那造這房子的人——沙姆和漂亮女僕就不得不弄得很緊了。

「是這頂帽子，是的，」沙姆說，「再會啦！」

「再會！」漂亮女僕說。

「再會！」沙姆說，說着，他把那頂費了這麼大的事才找到的帽子掉下了地。

「你真糟糕，」漂亮女僕說，「你要是不當心的話，還會再掉掉的。」

因此，爲了免得他再掉掉，她就替他戴上了頭。

是不是因爲漂亮女僕的臉抬起來對着沙姆的臉的時候顯得更加漂亮了呢，還是因爲他們靠得太近所以發生這種偶然的結果呢，這是到今天還不清楚的事，總之呢，沙姆親了她的嘴。

「你這不見得是故意的吧，」漂亮女僕說，紅着臉。

「唔，剛才不是有意的，」沙姆說，「但是現在我要啦。」

所以他又親了她的嘴。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在樓梯欄杆上面喊。

「來啦，先生，」沙姆回答，跑上樓去。

「你去了多久啊？」匹克威克先生說。

「門背後有些什麼玩兒呵，先生，所以這半天才把門弄開的囉，先生，」沙姆回答說。這就是維勒先生的初戀的最初的一節。

第二十六章

這裏是巴德爾控告匹克威克的案子進行情形的一斑。

揭發了金格爾完成了此行的主要目的之後，匹克威克先生決定立刻回倫敦去，以便瞭解在選期間道孫和爾格兩先生對他幹了些什麼。在前面兩章詳細敘述過的那些可紀念的事件之後的第二天清早，他就憑他的性格所有的全部勁道和決心，按照這個決定，坐上了伊普斯威開出的第一班馬車的後座，就在當天黃昏，帶着他的三位朋友和沙姆意爾·維勒先生抵達首都，一路平安。

到了這裏，朋友們作了暫時的別離。吳普曼、文克爾和史拿格拉斯諸先生各自回府，做他們將來重訪丁格來谷所或需的準備；匹克威克先生和沙姆找到了一個非常之好的、舊派的、舒舒服服的地方，就是在倫巴街喬治場的喬治和兀鷹大飯店裏，安營了下來。

匹克威克先生用過了飯，喝完了第二派因脫的紅葡萄酒，把絲手絹蒙在頭上，把腳擱上了火爐欄，並且把身體向安樂樓上一躺，這時，維勒先生帶着他的製的行李包走了進來，把他從平靜的沉思中驚醒。

「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先生」維勒先生說。

「我剛才在想，」匹克威克先生說，「在高斯威爾街巴德爾太太家裏，我還有許多東西，我得在再離開倫敦之前把它們

料理一下。」

「很好哇，先生，」維勒先生回答。

「我可以暫時把它們送到丟普曼先生家裏，」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但是在把它們送走之前，一定要先生看看，把它們齊在一塊兒。沙姆，我要你到高斯威爾街去一趟，料理一下。」

「馬上去嗎，先生？」維勒先生問。

「馬上，」匹克威克先生答，「不過且慢，沙姆，」匹克威克先生接上去說，一面掏出錢袋來，「還要付點房錢。本來是要到聖誕節才到期，不過你且付掉，完了一件事。早一個月通知回頭掉我的房子。通知在這裏，已經寫好了。交給巴德爾太太，告訴她，她要的話，就貼召租條子吧。」

「很好，先生，」維勒先生答，「還有什麼嗎，先生？」

「沒有啦，沙姆。」

維勒先生向門慢吞吞的走過去，像是等着還有什麼吩咐，慢吞吞的開了門，慢吞吞的跨出去，慢吞吞的帶上門，門帶到只差一兩吋就要關上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喊了起來——

「沙姆。」

「是，先生，」維勒先生說，很快退了進來，把門從裏面關上。

「我不反對，沙姆，不反對你去試試探探巴德爾太太本人到底對我怎麼樣，究竟是不是真的可能把那下流的和毫無根據的控訴進行到底，我說我並不反對你這樣做，假使你自己要的話，沙姆呵，」匹克威克先生說。

沙姆輕輕的顛一顛頭表示領悟，走了。匹克威克先生重新把絲手絹蒙上了頭，打算打個瞌睡。維勒先生急急忙忙的走去執行他的任務。

他走到高斯威爾街的時候差不多九點鐘。小小的前客室裏點着一對蠟燭，窗上映着一對小帽子。巴德爾太太正有伴。維勒先生敲了門，隔了很久的時間——在外面的人吹了一個曲子，在裏面的人點着了一支不容易化的扁蠟燭——於

是有一雙小靴子在地毯上拍拍的響過來，出現了巴德爾君。

「喂，小皮猴子，」沙姆說，「媽媽好嗎？」

「她很好呵，」巴德爾君答，「我也是。」

「唔，算是運氣，」沙姆說，「去對她說我要和她說話好嗎，我的小神童？」

巴德爾君聽了這話，把那難溶的扁蠟燭放在樓梯脚下，溜進前客堂通報去了。

映在窗台上的兩只小帽子是巴德爾太太的兩位最被特別看待的相識者的頭上的東西，這兩位剛來不久，爲了是喝杯安靜的茶，吃點兒熱熱的晚飯——一份豬腳爪和一些烤乳酪，乾酪正在爐子前面的一只小小的淺鍋裏烤得香噴噴的，腳爪呢，正在爐架上的一口洋鐵小鍋子裏好好的煮着。巴德爾太太和她的兩位朋友也正舒服服服的在靜靜的閒談，談着他們的一切特別親密的朋友和熟人；這時巴德爾君應了門回來，傳達了沙姆意爾·維勒先生告訴他的話。

「匹克威克先生的僕人麼？」巴德爾太太說，臉發了白。

「嗶呀呀！」克勒平斯太太說。

「呀，我真不相信哪，要不是我齊巧在這裏的話，」山得爾斯太太說。

克勒平斯太太是一位矮小的，敏捷的，好多事的女人，山得爾斯太太是位高大、肥胖、臉色陰沉的人物；巴德爾太太的伙伴正是這兩位。

巴德爾太太覺得興奮是當然的，而且，在現有的情況之下，除了通過道孫和福格之外，到底該不該和匹克威克先生的僕人接什麼頭，這是他們三位都不大知道的，所以他們都不免驚慌了。在這種不知所措的情況之下，顯然的，可做的第一件事是撞那在門口發現出維勒先生的孩子，所以他的母親就撞了他，而他就哇哇哇的哭起來。

「別響——聽見沒有——你這頑皮的東西！」巴德爾太太說。

「是末，不要煩你的可憐的母親了，」山得爾斯太太說。

「沒有你，她已經煩得可以了，湯梅，」克勒平斯太太帶着同情的退讓的態度說。

「別運氣不好呵，可憐的羔羊！」山得爾斯太太說。

這一切大道理祇是叫巴德爾君哭得更響。

「那末我怎麼辦呢？」巴德爾太太對克勒平斯太太說。

「我想你應該見他的，」克勒平斯太太回答。「但是決不能沒有一個證人在場。」

「我想，兩個證人是更加合法些，」山得爾斯太太說，她正像另外那位朋友一樣，是好奇得要命了。

「也許是讓他進來在這兒好些吧，」巴德爾太太說。

「當然的，」克勒平斯太太回答，連忙抓住了這句話，「進來吧，青年人，請你先把大門關上。」

維勒先生立刻懂得了，於是走進了客堂，如此這般對巴德爾太太交待他的事務——

「很抱歉，假使有什麼打擾的地方的話，太太，這就像強盜把老太太推在火上的時候對她說的囉；但是因為我和我的主

人是剛剛回到倫敦，而且就要再走的，所以你看這是沒有辦法的囉。」

「當然末，敬用人的對於他主人的錯處是沒有辦法的呵，」克勒平斯太太說，很被維勒先生的樣子和談吐所打動了。

「自然囉，」山得爾斯太太附和說，她對那小小的洋鐵鍋子射了機伶的幾眼，彷彿正在暗暗計算倘使留沙嬌吃晚飯的

話每人可以分到多少豬腳。

「所以我來呢，不過是爲了這些事情，」沙嬌說，並不顧她們打岔，「第一，是送我東家的通知來——那就是的。第二，是付

房租——這就是的。第三呢，告訴你要把他所有的東西歸在一道，等我們叫人來拿的時候交給他。第四，對你說，你隨時都可以

把房子出租了——就是這樣。」

「無論怎麼樣，」巴德爾太太說，「我老是說的，而且將來還是聖說，匹克威克先生無論在那方面——祇除了一點——

都算得是個真正的神士，他的錢總是像銀行一樣的靠得住——總是的。」

巴德爾太太說了這話，把手帕擦擦眼睛，走出房間去打收條了。

沙嬌很明白他祇要保持着沉默，女人們就會講起話來的，所以他輪流的看看洋鐵鍋子，烤乾餡餅，和天花板，一聲不響。

「可憐的寶貝」克勒平斯太太說。

「啊，可憐的人」山得爾斯太太回答。

沙姆不說話。他看出她們是要談到本題了。

「我只要一想到這樣的僞誓罪，」克勒平斯太太說，「實在就不舒服。我並不是要說什麼叫你難受，青年人，不過你的主人在是一個老畜生，我願意他在這裏對他當面這樣說。」

「我願意你能够如此呵，」沙姆說。

「她傷心得多可怕，整天恍恍惚惚的，什麼事都覺得沒有樂趣，除非有的時候她的朋友們出於慈善心來陪她坐坐，使她心裏舒服些。」克勒平斯太太繼續說，同時對洋鐵鍋和鐵鍋溜一眼，「真可怕！」

「野蠻派，」山得爾斯太太說。

「而你的東家呢，青年人呵！他是一個有錢的紳士，決不在乎養個老婆的開銷，算不了什麼的末，」克勒平斯太太繼續說，「他的行為是沒有一絲絲兒影子的藉口的，爲什麼他不討了她！」

「啊，」沙姆說，「的確末問題就在這兒。」

「問題可不是，」克勒平斯太太憤憤的學他的話說，「她要是我的勇氣的話，倒要向他提提問題哪。雖然如此，我們女人這些儘他們欺負的可憐虫到底還有法律保護，青年人呵，你的東家到將來吃了虧之後就曉得的，在他再上六個月的年紀之前就可以曉得的。」

克勒平斯太太這樣寬心一想之後，昂一昂頭，對山得爾斯太太一笑，山得爾斯太太也回她一笑。

「官司正在打著，沒有錯的，」沙姆想，這時巴德爾太太帶着收條進來了。

● *Barbarous* 原文故意作 *Barbarous*，這字又有「辦法不當」及「異域的」之義。這兩位太太話裏常常轉譯格蘭士

語，文法及拼音又常錯誤，所以冒昧翻潤作者的言外之香故意譯作「野蠻派，其實應是「殘酷」。請讀者勿以爲是 *Barbarian*。

「這是收條，維勒先生，」巴德爾太太說，「這是找頭，我希望你喝點兒什麼驅驅寒氣吧，因為我們是舊相識，沒有關係的，呵，維勒先生。」

沙婧知道這是對他有利的，所以立刻同意了；因此，巴德爾太太從一口小小的壁櫥裏拿出一只黑瓶和一只酒杯；她因爲在深刻的精神上的痛苦之中，以致心神恍惚得如此這般的厲害，斟了維勒先生的杯子之後竟又拿出三只酒杯也都斟上。

「呀，巴德爾太太，」克勒平斯太太說，「你看你幹了什麼事！」

「唔，這倒不壞呀！」山得爾斯太太脫口而出的說。

「啊，我的可憐的腦子，」巴德爾太太說，沮喪的微微一笑。

這一切，沙婧當然是都懂得的，所以他立刻就說，他在晚飯之前是決不能喝酒的，除非有一位女士陪他喝。這話引出一陣大笑，於是山得爾斯太太自告奮勇來賞他光，就在她的杯子裏啣了一小口。然後沙婧又說必須大家都喝點兒才對，所以她們就都啣了一小口。稍爲隔了一會兒之後，克勒平斯太太提議來個祝飲，「祝巴德爾控告匹克威克的訴訟勝利！」因此女太太們都乾了杯，以表贊同，於是立刻就非常之話多起來。

「維勒先生，我想你是聽說的了，那件在進行着的事情？」巴德爾太太說。

「我是聽見了些，」沙婧回答。

「關到這樣的公堂對質真是可怕的事呵，維勒先生，」巴德爾太太說，「但是我現在知道這是我唯一的辦法，而且我的律師道孫先生和福格先生對我說，既然我們是有證據的，我們一定勝利。維勒先生，假使我不能勝利的話，我真不知道怎麼得了啦。」

想到巴德爾太太萬一會訴訟失敗，這個念頭叫山得爾斯太太大受影響，以致不得不立刻重新把酒杯斟上並且喝乾；因爲她覺得，這是她以後說出來的，她當時假使不毅然決然的這樣做法，那是一定要昏倒在地上的。

「預料在什麼時候上堂呢？」沙婧問。

「不是二月裏就是三月裏，」巴德爾太太答。

「到那時候要有多少證人去呵，是不是？」克勒平斯太太說。

「呵！可不是！」山得爾斯太太回答。

「倘使原告得不到勝利的話，道孫和福格不是要急死了嗎？」克勒平斯太太接着說，「因為他們辦這件事原是投機的呵！」

「呵！可不是！」山得爾斯太太說。

「但是原告是一定勝利的，」克勒平斯太太繼續說。

「我希望如此，」巴德爾太太說。

「呵！沒有一點兒疑問的末，」山得爾斯太太答。

「唔，」沙姆說，站起身來並且放下了酒杯，「我所能說的，就是我但願你能够得到勝利呵。」

「謝謝你，維勒先生，」巴德爾太太熱情的說。

「至於我對道孫和福格這兩位幹這種投機事情的人呢，」維勒先生繼續說，「就像對於他們這一行的其他好心腸的先生們一樣，因為他們離開人家，樣樣要你的錢，叫他們的書記們拚命在隣居和熱人中間找出小事來法律解決——對於他們呢，我所能說的是我但願他們會得到我要給他們的報答。」

「啊，我但願他們得到每個好心腸的人樂於給他們的報答呀！」大為感激的巴德爾太太說。

「不談了吧，」沙姆回答，「他們會弄道吃喝不盡啦！祝你們夜安，太太們。」

女主人並沒有提到豬腳爪和烤鰻就同意了沙姆的告別，這使山得爾斯太太大為寬慰；隨後不久，女太太們就在巴德爾君所能貢獻的年幼者的幫助之下把這些東西大嚼一頓——自然囉，它們是在他們奮勇的努力之下完全消滅了。

維勒先生穿街過巷回到喬治和兀德飯店，把他到巴德爾太太那裏所努力探聽到的關於道孫和福格的毒辣手段的消息，忠實的告訴了主人。第二天和貝科先生的會晤更加證實了維勒先生的話；匹克威克先生於無可奈何之中祇好欣然準備到了格來谷作聖誕節之遊，心裏却懷着一個不愉快的預期，知道大約不出兩三個月，控告他毀棄婚約的案子就要在「民事

法庭」公開審判了原告方面有種種的有利條件不僅是由於「環境的力量」而且還由於道孫和關格的毒辣手段所造成。

第二十七章

沙姆意爾·維勒到道根，趕禮，看到他的繼母。

匹克威克派們預定動身去了格來谷的日期，離現在還有兩天功夫，所以維勒先生那天吃過早中飯之後，在喬治兀應飯店的一間後房裏坐下來想心思了。他是想着怎麼消磨這兩天的時間才好。這天的天氣非常之好，他轉念頭還沒有轉上十分鐘，突然發起孝心來，他覺得應該到鄉下去看看父親並且對繼母盡個禮數，他以前居然絕沒有想到這個道德上的義務，這種懈怠使他自己覺得不勝驚異。爲了急於彌補過去的疏忽，一個鐘頭也不再耽擱，他就上樓到匹克威克先生那裏請假，以便實現他這可嘉的心願。

「當然囉，沙姆，當然囉，」匹克威克先生說，他的眼睛由於他的當差的孝道的表白而閃爍着愉快的光輝。「當然的囉，沙姆。」

維勒先生感激的鞠了一躬。

「我非常高興，看見你的爲人之子的責任心是這樣強烈，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向來就是這樣的先生，」維勒先生回答。

「這話很叫人滿意，沙姆，」匹克威克先生嘉許的說。

「自然囉，先生，」維勒先生說，「凡是需要我的父親的什麼東西，我總是用很恭而敬之的態度問他要。要是他不給呢，我

就自己拿，因為我恐怕不要因為沒有弄到這個東西就做出什麼不對的事情來。我就這樣替他省了不知多少麻煩哪，先生。」

「我的意思倒不一定是你說的這些呵，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搖著頭，微微一笑。

生回答。

「你可以走了，沙姆。」匹克威克先生說。

「謝謝你，先生，」維勒先生答，他鞠了最恭敬的躬之後，並且穿上了最好的衣服之後，就坐上了亞倫德爾馬車的頂，向金出發。

在維勒太太的時代，「格蘭培侯爵」酒店實在是比较上等的路邊酒店的模特兒——恰恰大得可以周旋而又恰恰小得緊緊湊湊。馬路對面的一根高柱子上有一個大招牌，畫了一位紳士的頭和兩肩，有一副突然昏厥了似的臉孔，紅色上衣配著深藍色的滾邊，在他的三角帽之上還有一片同樣的深藍色，算是天。再上去是兩面旗子；在他的上衣的最下一個鈕扣下面是兩尊砲，這一切顯得明白無疑的，像那位留下了光榮的記憶的格蘭培侯爵。

酒吧間的窗子上陳列了精心搜集的牛蒡屬的植物，和一排積了很多灰的酒瓶子。開著的遮窗板上留著種種珍重的銘記，讚美好床舖和好酒；鄉下人和馬夫們成羣的在馬房的門和馬槽附近徘徊，對於店裏賣的強麥酒和燒酒的優良質地提供了假定的證據。沙姆·維勒下車之後，站在外面用有經驗的旅客的眼光觀察了這一切顯出生意興隆的小徵象，然後很快走了進去，對於所看到的感到非常的滿意。

「喂！」沙姆的頭剛一伸進門，就有一個尖銳的女人聲音說，「你要什麼呀，青年人！」

沙姆對聲音發出的地方看去，那是一位相貌悅人的有點肥胖的女子，她坐在一只爐子旁邊，在拉著風箱燒沖茶的開水。她不是單獨一個人，在火爐的另外一邊有一位穿著襤褸的黑色衣服的男子，筆直的坐在一張高背椅子裏，他的背的硬和長幾乎和椅子背一樣。他馬上引起了沙姆的特別注意。

他是一位故作矜持態度的紅鼻子的男子，有一張長而瘦的臉，一副類乎響尾蛇般的眼光——有點銳利，但無疑是很壞。

他穿了一條很短的褲子，一雙黑色的棉紗襪子，像他的其他衣飾一樣，非常的污穢。他的神情像上過禁似的呆板，但是他的白色頸巾卻沒有繫過，兩根很長的頭子亂七八糟古裏古怪的纏在緊緊扣着的背心上面。他旁邊的一只椅子上放着一雙舊而破的海麪皮手套，一頂寬邊帽子和一把褪色的綠色的傘，這把傘的頂端戳出了一大截鯨骨做的骨子，像是聊以抵消它另一端沒有把柄的缺陷。而這些東西都是安置得非常整齊和仔細，似乎暗示出那位紅鼻子——不管他是誰吧——沒有就要走的意思。

替紅鼻子設想呢，假使他竟有這種意思的話，那就太不聰明了；因為，從一切現象看來，除非他真有一個最令人羨慕的處處，不則是任何別的地方都不會比這裏更舒服了。爐火正在風箱的作用之下熊熊的發光，水壺呢，正在爐子和風箱兩者的作用之下愉快的唱着。桌子放了一小盤茶具；一碟滾熱的搗了牛油的土司在爐火旁邊溫和的翻着油花；紅鼻子自己是正忙着一把長銅釵把一大塊麵包變成那種可愛的食品。他旁邊放着一杯熱氣騰騰的菠蘿甜酒，裏面還有一片檸檬。每當紅鼻子把一片土司舉到眼睛面前察看它烤得怎樣之後，就向菠蘿甜酒的杯子裏呷這麼一點點兒，並且對那位拉風箱的有點肥胖的婦人微笑一下。

沙姆因為一心注意着這個舒服的情景，竟沒有聽見那位胖胖的女子的第一次的詢問。直到她的問話被一次比一次更尖銳的重覆了兩次之後，他才想到自己的行為的不適當。

「老關在嗎？」沙姆問，作為對她的問話的回答。

「不，不在。」維勒太太答；那位胖胖的女子不是別人，正是維勒太太，即過去的已故克拉克先生的未亡人和唯一的遺囑執行者。「不，他不在家，而且我也沒有希望他在家。」

「我想他今天是開車子去了？」沙姆說。

「也許是的，也許不是的。」維勒太太說，一面把那紅鼻子男子剛烤好的土司搗上牛油。「我不知道，而且呢，我也不管——請告吧，史的金斯先生，好吃啦！」

紅鼻子照做了。於是立刻非常兇猛的開始吃起土司來。

紅鼻子男子的樣子，使沙姆在第一眼就有一大半懷疑他就是他的可敬的父親說過的那位牧師助理，等他看到他吃東西，一切的疑異都解除了，並且他感覺到假使他是要在這裏暫時勾留的話，就必須立刻把第一步弄好，不能耽擱，所以他就開始行動，首先把手臂伸過那半截頭的櫃台門，冷靜的拔開門門，於是悠閒的走了進來。

「後娘，」沙姆說，「你好呵！」

「噢，我真不相信他是個維勒呢！」維太太說，臉上並沒有很高興的表情，抬頭看看沙姆的臉。

「我倒覺得他是，」泰然自若的沙姆說，「我希望這位可敬的紳士原諒我說一句，我願意我就等於是你的那位維勒哪，後娘。」

這句話是雙重的恭維。一則表示維勒太太是位最可愛的女性，再則表示史的金斯先生有牧師的風度。這話立刻產生了顯著的感印，而沙姆就抓住這個機會進一步吻起他的繼母來。

「走開點！」維勒太太說，把他推開。

「難爲情呀，青年人！」紅鼻子的紳士說。

「沒有關係，先生，沒有關係呵，」沙姆回答說，「不過，你是很對的；假使後娘年紀輕、人漂亮，那就像是不大好了，是不是，先生？」

「都不過是世俗之見，」史的金斯先生說。

「噢，正是末，」維勒太太說，把她的帽子扶扶正。

沙姆呢，也覺得是的，不過沒有說什麼。

助理牧師似乎決沒有因爲沙姆的來而很高興；而當那恭維所造成的最糟的興奮消失的時候，連維勒太太也似乎覺得假使能够把沙姆涮掉是沒有一點兒可惜的了，不過他已經是在這裏了，而且又不能名正言順的攆他出去，所以他們就三個人一道坐下喝起茶來。

「父親好嗎？」沙姆說。

聽了這話，維勒太太舉起兩手，翻起了眼，好像一提到這事實在難過得不得了。

史的金斯先生深深嘆一口氣。

「那位紳士是怎麼啦？」沙姆問。

「他是想到你父親的態度所以難過了。」維勒太太答。

「呵，是嗎，是這樣的嗎？」沙姆說。

「實在難怪。」維勒太太莊嚴的補充說。

史的金斯先生重新拿了一塊土司，重重的嘆了一口氣。

「他是個可怕的不能超度的人。」維勒太太說。

「遭天爵的人。」史的金斯先生大叫說。他在土司上咬上一個大大的半圓形，又嘆一口氣。

沙姆強烈的感到很想給那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一點讓他嘆聲嘆氣的什麼。但是他抑制了自己的慾望，祇問：「老頭子是想幹什麼呀？」

「幹什麼？」維勒太太說，「他啊，他是硬心腸。這位頂括括的人——不要請周頭，史的金斯先生，我要說你是頂括括的人——天天夜裏來，坐在那裏，一坐幾個鐘頭，可是對於他絲毫沒有影響。」

「唔，這真古怪。」沙姆說，「要是我是他，那對於我一定有很大的影響的；我是懂得的末。」

「我的青年朋友，」史的金斯先生莊嚴的說，「事實是這樣的，他的心是冥頑不靈的，啊，我的青年朋友，除了他還有誰能夠拒絕我們的十六個最美的姊妹們的呼籲和忠告呀？——我們是要他加入一個高尙的會，給西印度羣島的黑人的嬰兒送些法蘭絨背心和道德手絹。」

「道德手絹是什麼呀？」沙姆說，「這種東西我倒沒有見過。」

「那是把娛樂和教訓合在一起的東西，我的青年朋友，」史的金斯先生答，「精美的故事混合着木刻。」

「啊，我知道了，」沙姆說，「就是那些掛在亞羅布舖子裏，上面有乞丐的請願書等類東西的吧？」

史的金斯先生開始第三塊的土司，點點頭表示是的。

「他不聽女太太們的勸，是不是？」沙梅說。

「只管坐着抽他的烟斗，還說黑人的嬰兒是——他說黑人的嬰兒是什麼的啦！」維勒太太問。

「小騙子。」史的金斯先生回答說，感慨系之的樣子。

「說黑人的嬰兒是小騙子。」維勒太太重復了一遍。兩個人都為老頭子的殘酷行為深深慨嘆。

本來是還會揭露出許許多多類乎這樣的罪惡的，不過土司已經都吃光了，茶已經沖得很淡了，而沙梅又沒有表露出要走的意思想，這時史的金斯先生突然記起了他還和牧師有一個極其緊要的約會，所以就告別了。

茶具剛剛收拾掉，爐灶剛剛打掃乾淨，倫敦馬車恰巧這時把大維勒先生送到了門口；他的腿又把他送進了酒吧；他的眼睛叫他看見了他的兒子。

「嘿，沙梅！」父親喊。

「嘿，老大人！」兒子脫口而出。於是他們熱烈的握手。

「很高興看見你，沙梅。」大維勒先生說，「可是你怎麼打通你後娘這一關的，在我倒是件神祕的事。我倒希望你把這秘方傳給我呢。」

「別鬧！」沙梅說，「她在家哪，老傢伙。」

「她聽不見的。」維勒先生回答，「吃過茶點之後她老是要下樓去發幾個鐘頭威的，所以我們不妨在這裏出出悶氣，沙梅。」

說着，維勒先生調了兩杯酒精和水，並且拿出兩只烟斗。父子兩人對面坐下。沙梅在火爐的一邊，坐在高背椅子裏；大維勒先生在另外一邊，坐了一只安樂椅。於是兩人帶着應有的莊嚴開始享受起來。

「有誰到這裏來過嗎？」沙梅在長久的沈默之後老維勒先生陰陽怪氣的問。

沙梅點點頭，富有表情的暗示有的。

「紅鼻子傢伙」維勒先生問。

沙姆又點點頭。

「是個和霽可親的人呵，沙梅。」維勒先生說，狠狠的抽煙。

「好像是的吧。」沙姆說。

「打得一手好算盤。」維勒先生說。

「是嗎？」沙姆說。

「禮拜一來借十八辨士，禮拜二就來借一先令湊成半克龍；禮拜三又來要半克龍湊成五先令；就這樣進行下去，不用多久就到手一張五鎊頭鈔票了，沙梅，這就像算術書上關於馬蹄上的釘子那樣的玩意。」●

沙姆點一點頭表示理解他父親所說的問題。

「那末你是不打算加入捐什麼法蘭絨背心了？」又抽了一會兒煙之後，沙姆說。

「當然不囉。」維勒先生答；「法蘭絨背心對於人家外國的小黑人有什麼好處呀？但是我告訴你吧，沙姆。」維勒先生說，放低了聲音，並且把身體湊到火爐這邊來；「假使是給我們自己家裏什麼人預備緊身背心，●那我是雙手劃字。」

維勒先生說了這話，慢吞吞的恢復了以前的位置，用意味深長的神態對他的頭生兒子要一雙眼睛。

「發起把什麼手絹送給並不知道它的用處的人，這真是有點兒古怪呢。」沙姆說。

「他們說老是幹這類胡鬧的玩意兒，」他的父親回答；「有個禮拜天，我在路上走着，看見一個女人站在小教堂門口，手裏拿着一只藍色的湯盆，你知道是誰呀，原來就是你的後娘！那盆子裏我相信足有兩金鎊的錢哪，沙梅，全都是半辨士；後來人們從教堂裏散出來了，又雨點似的把銅板丟進去，丟得那麼兇，叫人要就心世上沒有任何盆子吃得住那樣的磨擦。你猜猜弄這些錢是幹什麼的？」

● 一磅為二十先令，一先令為十二辨士。一克龍合五先令，半克龍當然是兩先令半。

● 「緊身背心」是拘束狂人行動所特製的衣服，這句話意思很顯然，就是說老維勒覺得他太太有穿緊身背心之必要。

「也許是爲了再辦一次茶會吧，」沙姆說。

「一點兒不對，」父親回答，「是爲了替牧師付水費呵，沙梅。」

「牧師的水費，」沙姆說。

「噯，」維勒先生答，「已經欠了三期的賬，他却一個銅子兒沒有付——也許是因爲他家裏的水對他沒有多大用處吧，因爲他是難得吃自己家裏的水的，真是難得；他的辦法好得多哪。總而言之呢，水賬是沒有付，所以他們就斷了水。牧師就跑到教堂裏宣佈他是一個被迫害的聖徒，他說希望斷他水的人能够回心轉意，改邪歸正，但是他有點相信那人是已經被記上功過簿了。因此呢，女人們就開了一個會，唱了讚美詩，舉了你後娘做主席，決定在禮拜天募捐，把錢送給牧師。」維勒先生結束這段話的時候說，「假使他這回不從她們手裏撈到一大筆，够他一生一世付自來水公司的賬的話，沙梅，那就算我該死，你也該死，我敢說。」

維勒先生默然抽了幾分鐘的煙，然後又說——

「我的孩子，這些牧師的最壞的地方就是他們真正能够把這裏的年輕女人弄得神魂顛倒。上帝保佑她們的心吧，她們以爲是對的，她們什麼都不懂呀；其實她們是那些胡說八道的犧牲呵，沙姆、維爾，她們是胡說八道的犧牲。」

「我看是的，」沙姆說。

「毫無疑問末，」維勒先生說，莊重的搖搖頭。「真叫我氣死人的，沙姆、維爾，就是看見她們花掉時間和勞力去做衣服給那些紫銅色的人，他們並不需要這些衣服，也不注意你們這些白顏色的人。要是依我呵，沙姆、維爾，我就要把這種懶惰的牧師弄個把塞在重鎖鎖的獨輪車後面，成天在一條十四吋闊的跳板上推來推去。那就會把他們的鬼話推掉的。」

維勒先生用強調的重音在各種各樣的斷頭脫腦和繃眉扭眼的輔佐之下說出了這個秘方之後，把杯子裏的酒一飲而盡，用天生的威嚴神情敲掉煙斗裏的煙灰。

他正做着這事的時候，過道裏傳來一個尖銳的聲音。

「你的親愛的親屬來了，沙梅！」維勒先生說；這時維勒太太匆匆走了進來。

「呵，你回來了，你。」維勒太太說。

「是呵，我的親愛的。」維勒先生回答，裝上新的斗煙。

「史的金斯先生回來了沒有？」維勒太太問。

「沒有，我的親愛的，他沒有來哪。」維勒先生答，用一個很技巧的手法——把火鉗向爐子裏就近夾了一塊通紅的煤炭到煙斗上點着煙。「而且呢，我的親愛的，假使他根本就不再來的話，我還是打算過下去的。」

「吓，你這種東西呀！」維勒太太說。

「謝謝你，我的愛。」維勒先生說。

「得啦，得啦，父親。」沙姆說，「不用在客人面前說肉麻話啦。這位可敬的紳士已經來了。」

維勒太太聽見這話，連忙抹掉剛剛開始擠出來的眼淚；維勒先生呢，憤憤的把自己的椅子拉到爐子角落裏。

史的金斯先生很容易的就被說服了喝一杯熱的麥羅甜酒並且又喝了第二杯，第三杯，然後爲了重新開始這樣的被勸喝酒，就先吃了點兒晚飯作爲酬劑。他是和大維勒先生坐在一邊，那位紳士呢，時常偷偷不讓他的太太看見舉起拳頭在助理牧師的頭上幌動，藉以向他兒子表示胸中隱藏的情感，這使他兒子感到極端的快樂和滿意，尤其是因爲史的金斯先生毫無所覺，祇管靜靜的繼續喝他的熱麥羅甜酒。

談話的最大部分是維勒太太和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包辦的。話題主要是絮絮敘述牧師的德性，他的羊羣（信徒）的有價值，以及此外的一切人的罪大惡極——這些議論偶爾因爲大維勒先生吞吞吐吐的提到一位叫華柯的先生，或者提出類乎這樣的其他評註，而被打斷。

最後，史的金斯先生露出了若干不容置疑的徵象，證明他真正是喝足了他所能够受用的麥羅甜酒了，於是拿起了帽子告別而去。隨後，沙姆立刻就被父親帶到睡覺的地方。可敬的老紳士熱烈的絞扭着手像是有什麼話要對兒子說，但是因爲維勒太太向他走來，他就放棄了這個慾望，連爾對他說了晚安。

第二天沙姆一早起身，參加了匆匆的早餐，預備就回倫敦去。他剛跨出大門，他的父親走到了他面前。

「走啦，沙姆？」維勒先生問。

「現在就走。」沙姆答。

「我但願你能够把那史的金斯包包緊緊帶了去。」維勒先生說。

「我替你難爲情！」沙姆實備的說。「你根本爲什麼要讓他把他的紅鼻子伸到「格蘭培侯爵」裏來？」

大維勒先生對兒子熱烈的盯了一眼，回答說，「因爲我是結了婚的人呵，沙姆維爾，因爲我是結了婚的人。等你結了婚的話，沙姆維爾，你就懂得許多你現在不懂的事情了。但是，就像教養院的孩子學完了字母的時候說的是不是值得吃那麼大的苦學那麼少的乖，這是要看各人的志趣了。我呢，倒覺得是不值得。」

「唔。」沙姆說，「再會啦。」

「呸，呸，沙梅。」父親回答。

「我只想說一句，」沙姆突然站住腳說，「假使我是「格蘭培侯爵」的老闆，而那個史的金斯跑到我的店裏來烤土司的話，我說——」

「就怎麼樣？」維勒先生非常焦急的插嘴說。「就怎麼樣？」

「在他的甜酒裏下毒。」沙姆說。

「不行。」維勒先生說，熱烈的握着他的手搖動，「但是你真會嗎？沙梅，真會嗎？」

「會的。」沙姆說。「開頭的時候我不會對他太狠。我會把他塞進陰溝，蓋上蓋子；假使我發現他對於溫和是麻木的，我就要試試別的勸法。」

大維勒先生用說不盡的深深的讚嘆的眼光對兒子看看，再一次緊握了他的手，於是慢吞吞的走了，腦子裏盤旋着被他的話所引起的無數的念頭。

沙姆目送他走去，直到他轉了灣。隨後他自己就開始上倫敦去的步行。在開頭的時候他儘自思量着自己剛才的一番話，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他的父親會還是不會採取他的勸告。但是後來他把這問題排除出了腦海，因爲他有了一個可慰的想法，

就是，時間會使一切得到分曉；而這個想法也正是我們所要奉獻於讀者的。

第二十八章

興高采烈的聖誕節的一章，其中記述了一個結婚和其他一些玩兒；這些雖則都是甚至像結婚一樣好的風俗，但在這種墮落的時代，却不能完全全宗教味兒了。

在我主基督聖朝的某年，也就是這些有忠實記述的奇遇被實行和完成的那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早晨，四個匹克威克，雖不說像小神仙那樣輕快，至少是像蜜蜂那樣活潑的，集合了。聖誕節近在眼前，基督的榮光普照天下；這是款待、歡樂和開懷的季節；舊年像一位古代的哲人，正預備召集他的朋友們圍繞在他旁邊，讓他在歡宴聲中和平而安靜的逝去。時間就是歡樂；無數的心由於它的來臨而高興，而在這無數的心之中至少有四個，是真正的歡樂。

從聖誕節得到短期的幸福和享樂的心，的確是無數的。多少的家庭，它的份子在無間歇的為生活的鬥爭中離散得天各一方，而這時候却重新結合，在親密和互相友善的心情之下聚首一堂，獲得如此高尚和純粹的歡愉；這種純潔的幸福，和世俗的憂患風馬牛不相及，無論按照最開化民族的宗教信仰或者最粗陋的野蠻人的低劣傳統，都應該算做為被上帝保佑的幸運者所預備的天國裏的頭等的樂事！多少的陳遠的回憶，多少的起伏的感情，被聖誕節的時間所喚起！

現在我們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我們所在的地方，是離開我們從前年復一年在這個日子結成愉快的聚會的地點很遠了。那時候曾經那樣歡暢的顫動的心，有許多已經停止了跳躍；曾經照耀得那樣明亮的表情，有許多已經失去了光輝；我們所握過的手，有的已經發了冷；我們所尊覺的眼光，有的已經長埋於坟墓；然而，那古舊的房舍，那個房間，那些愉快的話聲和微笑的

臉孔，那隻眼睛，那些微笑，還有那和那些愉快的聚會有關的許多的細枝末節，每逢這備學節就都會湧現到我們腦子裏來。像最後的積累不過是昨天的事，快樂的，快樂的聖誕節呵，它能够把我們拉回童年的幻夢之中，能够給老年人召回青年時代的歡樂，能够把千萬哩外的水手和旅人送回他的安靜的家園和爐火旁邊！

但是，我們太沉溺於聖誕節的讚美，以致怠慢了在寒冷的露天裏等候在瑪格爾頓的馬車的外座上，包裹着外套披肩和其他禦寒物的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了。旅行皮箱和毛毯包的行李都已經放好，維勒先生和車掌正在努力把一條圓大的鱈魚塞進車子前部的行李櫃——這魚是整整齊齊的包裹在一只褐色的長篋子裏，頂上鋪了一層草，不過牠對於那行李櫃而言是略微太大了一點，而且牠是被留到最後才放的，爲了使牠不致於被壓壞，先把六桶真正土產的牡蠣安放在櫃子裏；這些牡蠣和魚一樣，都是匹克威克先生的財產。匹克威克先生臉上流露着盎然的興味，看沙姆和車掌努力把鱈魚塞進櫃子，他們先是把牠頭朝下，然後尾巴朝下，然後豎起來塞，然後倒過來塞，然後側面的塞，然後放平了塞，但是這一切手法都被那難說話的鱈魚所斷然拒絕，直到車掌偶然在篋子的正中撒了一下，牠却突然隱入了櫃子，並且把車掌本人的頭和肩膀都帶了進去，他因爲沒有想到鱈魚的消極抵抗這樣突然的停止，所以發生這非常出乎意外的衝擊，使所有的脚夫們和旁觀者都忍不住哄然大笑。匹克威克先生看了這津津有味的笑，從背心口袋裏摸出一個先令，交給從櫃子裏掙出來的車掌，叫他去喝一杯熱的白蘭地和水，祝自己健康。聽了這話，車掌也微微一笑，史拿格拉斯、文克爾和普曼諸先生也都合夥微微一笑。接着，車掌和維勒先生去了大約五分鐘，很可能是去喝白蘭地和水，因爲他們回來的時候帶着很強的酒味。於是，車夫爬上了御者座，維勒先生跳上了車尾，匹克威克派們把大衣裹緊兩腿，把披肩圍住鼻子，助手們脫掉馬衣，馬車夫叫出一聲快樂的「好哇！」他們就動身了。

他們開出街道，經過在石子路上的顛頓，終於達到了廣闊的鄉村。車輪滑似的在堅實而凍結的地上滾過，馬呢，在馬鞭很巧妙的辮哨一聲之下，開始了輕快的小跑，好像牠們後面的負載——車子、乘客、鱈魚、牡蠣桶子和一切，不過等於一根羽毛一樣。牠們下了一道平坦的坡子，進入一條平路，這條路結實而乾燥，像整塊的大理石一般，有兩哩路長。鞭子又是一聲辮哨，牠們就在馬的馳驟之下疾駛前進，那幾匹馬時而把頭昂起，震響着馬具，好像對於運動的迅速表示高興。同時，車夫用一隻手抓住

鞭子和韁繩，騰出一隻手脫下帽子，把它放在膝頭上，掏出手帕來擦擦額頭，一半是因為他有這樣的習慣，一半也是因為要表示給乘客看看他是多麼的冷靜，駕駛四匹馬是多麼的容易，祇要你有他這樣多的經驗。他很悠閒的（否則效果是要大受損害的）這樣做了之後，把手帕放好，把帽子帶上，拉拉手套，張張手臂，又把鞭子涮得嘩嘩一響，於是他們比先前更輕快的前進。

有一些小小的房屋散落在馬路的兩邊，這表示他們就要開進一個鎮市或者村莊了。車掌的彈簧號角的活潑的聲音在清潔寒冷的空氣裏震顫着，喚醒了車子裏面的一位老紳士，他小心的把窗子放下半截，伸出頭來看看，然後又小心的拉上窗子，告訴車子裏面的另外一個人說，他們馬上就要換馬了。那人聽了這話，就把自己清醒一下，決定把下一次的瞌睡延遲到停車之後。茅屋主人的妻子和孩子在門口張望着馬車開過，直到它轉了灣，才回到熊熊的爐火旁邊，而當號角重新嘹亮的吹起來的時候，又把他們驚起，向火爐裏投進一些新的木塊預備父親回家；而父親呢，正在一哩之外，剛剛跟馬車夫交換了友善的點頭，側轉着身對馳去的馬車作久久的凝視。

現在，當馬車在鄉下市鎮的鋪砌得不平的街道上轉彎通過的時候，號角的活潑的調子又響起來了；馬車夫把韁繩和繩環鬆開，準備一停車子就把韁繩丟掉。匹克威克先生從大衣領子裏伸出頭來，懷着極大的好奇心察看周圍；馬車夫看見了，就告訴他這鎮市的名字，並且告訴他這裏昨天逢集；這兩個消息，匹克威克先生又轉告了他的同伴；他們呢，也就從大衣領子裏伸出頭來向周圍察看。文克爾先生坐在儘那邊兒靠頭，一條腿靠在臨空，馬車打乳酪店門口轉個陡彎的時候，幾乎掉進了街心，而坐在他旁邊的史拿格拉斯先生還在驚魂未定的時候，車子已經開到旅館院子裏，那裏披著馬衣的生力馬已經在等候着了。車夫丟下韁繩，跳下馱者座，外座的乘客也都下了車，祇除了那些自己覺得沒有十分把握能够重新爬上去的人，他們就留在原位，把脚在車子上頓着取暖，用希望的眼光和通紅的鼻子對着旅館酒吧間的熊熊爐火和裝飾着窗子的帶紅果子的冬青張望着。

車掌從用皮帶掛在肩膀上的小布袋裏拿出一個褐色紙包交給了糧食舖子，看着好好的套上了馬，把車頂上的一只從倫敦帶來的鞍子搬下來丟在路邊，參加了車夫和馬夫之間關於一匹在星期二弄傷了右前腿的灰色母馬的談話；於是他和維勒先生都爬上了車尾，車夫爬上了前面的馱者座；在車箱裏的老紳士呢，把在停車期間放下了足有兩吋的窗子又重新拉

上了馬衣也說掉了；他們都準備好了出發，但是只不見了「兩位胖紳士」，害得車夫不耐煩的等閒。車夫、車掌、沙姆·維勒、文克爾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所有的馬夫們，以及比他們合起來數量更多的看閱事的人們，全都直着嗓子叫喚，從院子裏遠遠傳來了回答，接着是匹克威克先生和委普曼先生上氣不接下氣的跑了過來。原來他們是去弄一杯強麥酒喝喝的，而匹克威克先生的手是凍得如此之僵，足足化了五分鐘的功夫才摸到一只六辨士錢幣付了賬，車夫喊了一聲調戲意味的「來吧，紳士們」，車掌響應了這句話，車廂裏的老紳士感到非常的奇怪，怎麼人們竟會在明知不是時候的時候下車去；於是，匹克威克先生從一邊掙扎着上了車，委普曼先生從另一邊同樣做了，文克爾先生大叫一聲「行啦」，大家就動身了。披肩被拉上了，大衣領子被重新翻起，石砌路走完了，房屋不見了，他們重新在曠野的馬路上疾駛前進，讓新鮮潔淨的空氣撲着臉孔，並且吹得他們內心快樂起來。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坐着瑪格爾頓馬車上丁格萊谷去的途中，所經過的情形大致如此。在那天的下午三點鐘，他們就高高的站在藍獅飯店的階沿上了，全都身體健康，精神飽滿。寒冷的天氣用它鐵般的鏈銬束縛了大地，把它的美麗的霜網撒上了樹木和籬笆，但是匹克威克先生他們一路上喝够了強麥酒和白蘭地，所以毫不在乎了。正當匹克威克先生點着牡蠣的桶敷，監視着鱈魚的被發掘出來，這時忽然覺得有人輕輕拉他的衣襟，回頭一看，原來那位用這個方法引他注意的人正是外德爾先生的寵愛的小斯，也就是這本樸實的傳記的讀者所知道的那個出色的胖孩子。

「啊哈！」匹克威克先生說。

「啊哈！」胖孩子說。

他說了這話，就對鱈魚和牡蠣桶子看看，很快樂的格格作笑。他是比以前更胖了。

「唔，你臉上的血色好得很哪，我的青年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說。

「我剛才睡了一覺，正對着酒間裏的火爐子。」胖孩子答。他是在一小時的瞌睡中間把自己烘成一只新裝的烟筒帽子一般的顏色了。主人叫我坐了小馬車來，把你們的行李裝去。他本來要備馬來接，但是他想你們還是走去的好，因為天冷。」

「是呀，是呀。」匹克威克先生連忙說，因為他記起以前有一次幾乎就在這同一條路上他們怎樣騎過一次馬的。「是呀，

我們還是走去好，來，沙姆！」

「先生，維勒先生答應。」

「幫外德爾先生的用人把行李搬上小馬車，你同他坐車子去。我們馬上先走着去。」

匹克威克先生發了這個命令，並且和驛車車夫了清手續之後，就同三位朋友折入田間的小路匆匆走掉，留下維勒先生和胖孩子作初次的相見。沙姆懷着極大的驚異對胖孩子看看，但是沒有說一句話；他動手把行李迅速的放進小馬車，胖孩子靜靜的站在旁邊看着，好像覺得這麼看維勒先生獨自一人工作，是很有趣的。

「喂，沙姆把最後的行李包丟進小馬車的時候說，『都在這兒了！』」

「是呀，胖孩子說，是很滿意的聲調，『都在這兒了。』」

「嘿，你這個寶貝，沙姆說，『你真是括括叫的能得錦標的孩子！』」

「謝謝你，胖孩子說。」

「你沒有在腦子裏放了點兒什麼叫你操心的東西的吧，有沒有？」沙姆問。

「沒有吧，胖孩子回答。」

「看你那樣子，我幾乎要說你是跟什麼年青女人鬧着單相思哪，」沙姆說。

胖孩子搖搖頭。

「好，」沙姆說，「這麼說我很高興。你向來喝點兒什麼不？」

「我倒是更歡喜吃，」那孩子回答。

「啊，」沙姆說，「我是想得到的末，但是我的意思是說，你歡不歡喜喝點什麼能叫你暖和的東西？不過我想你是決不冷的，你渾身是那樣彈性的裝備呵，對嗎？」

「有的時候也難說，」那孩子答，「而且我也歡喜那種喝的，只要它是好的。」

「啊是嗎？」沙姆說，「那末這裏來！」

馬上到了藍鬍的酒吧間，胖孩子吞下一杯酒，連眼睛都沒有要一霎——這個偉大行為使維勒先生對他的好感大為增進，維勒先生自己也幹了類乎這樣的一手之後，他們就回到小馬車裏。

「你會開車嗎？」胖孩子說。

「我想是會的吧，」沙姆回答。

「那末開吧，」胖孩子說，把繩繩塞在他手裏，指給他一條小路，「一直去就是了；不會走錯的。」

胖孩子說了這話就帶着愛戀的心情在鱈魚旁邊踱下，拿一只牡蠣桶子做了枕頭，立刻睡着了。

「唔，」沙姆說，「在我所見過的一切冷靜的孩子中間，這個小傢伙是最冷靜的了。喂，醒醒吧，小水腫！」

但是小水腫却毫無回復活動的徵象，所以沙姆·維勒就在馬車的前面坐下，抖動繩繩叫那老馬出發，還自向馬諾莊房慢慢的走去。

同時，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高高興興的前進着，已經走得血脈循環很旺盛了。路凍得很硬，草捲縮而凍結着；空氣是新鮮、乾燥，使人振奮的寒冷；而灰色的黃昏（在結冰的天氣用暗綠色這個字眼是更好）的迅速的臨近，使他們對於在殷勤的接待者那裏等候着他們的安慰懷着愉快的預期。那是一個這樣的下午，足以引誘兩位上了年紀的紳士在沒有人的空地上脫下大衣，滿心愉快和輕鬆的玩起跳背遊戲來的。我們堅決相信，倘使普曼先生這時候提議做「背」，匹克威克先生一定是求之不得的加路接受。

然而普曼先生並沒有自告奮勇作這種供應，所以朋友們祇是繼續走着，愉快的談着，當他們轉上一條必須越過的小路的時候，有許多人的聲音衝進了他們的耳朵；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去猜測發出這些聲音的人們是誰，已經走進了盼待他們到來的人們中央——這一場歡聚的最初的信號是看見匹克威克派們的時候，老外德爾所發出的一聲響亮的「嚨嚨」。首先是外德爾，他看來更比從前歡暢了，倘使這是可能的話；其次是貝拉和她的忠誠的屈倫德爾；最後是愛米和十個八個其他年輕的女士們，她們都是爲了明天的婚禮來的，而年輕的女士們在這種重大事件裏總是快樂而重要的，她們也正是如此；她們全體一致的嬉戲和歡笑，聲音震動田野和路徑，達於遠處。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介紹的儀式是很快被完成了，或者不如說，介紹很快就完了，根本沒有什麼儀式。兩分鐘以後，匹克威克先生已經和幾個年輕女士們開玩笑笑了——她們跨不過越過籬笆的階級，或者站在最高一級上五分鐘之久說是實在嚇得動都不敢動了，雖然她們的腳和腿都是好好的，毫無缺點的。而這種階梯在匹克威克先生看來却不在眼下，他是完全不把它放在心裏，好像從小就看慣了這種東西似的。還有值得一提的就是史拿格拉斯先生給愛米來的幫助，似乎超過那階梯的恐怖所實際需要的遠甚（固然那階梯是足有三呎高，並且只有兩級階石），同時還聽見一位穿一雙小巧玲瓏的，口子上翻毛的高統靴的黑眼睛年輕女士，在文克爾先生幫助她過去的時候尖聲大叫起來。

這一切全都非常舒服和愉快。當階梯的阻難終是被克服，而大家重新到了曠野裏之後，老外德爾就告訴匹克威克先生，他們曾經全體一道去看過一處房子的佈置和裝飾，那是過了聖誕假期一對新人就要去租下來做新房的，聽了這話，貝拉和屈倫德爾都羞紅了臉，紅得像醉孩子在酒吧間火爐旁邊打了瞌睡之後那樣；那位穿了口子上翻毛的高統靴的黑眼睛年輕女士就對愛米來噱噱的說了幾句什麼，然後狡猾的看看史拿格拉斯先生，對於這愛米來回答她說她是個傻女孩子，然而自己却不覺滿臉通紅了；而史拿格拉斯先生呢，他原是像一切偉大天才一樣，通常是謙恭有禮的，覺得自己一直紅到了頭頂，而從內心的最深處發出熱烈的願望，恨不得叫那年輕的女士連同她的黑眼睛、她的狡猾、和她的口子上翻毛的靴子，一直妥安當當的被放在鄰近的州里。

假使說他們在室外已經是這樣的親睦和快樂，那末他們到了莊房裏之後所受的接待該是何等的熱烈和懇切呵！連僕人們看見匹克威克先生都愉快的扭歪了嘴笑；愛瑪呢，對丟普曼先生丟了一個招呼的風風，這風風是一半兒莊重，一半兒老臉皮，然而百分之百的漂亮，足以使得過道裏的拿破崙石像也要張開手臂把她抱在懷裏。

老太太是按她慣常的尊嚴派頭坐在前客堂裏，她正有點兒不高興，因此也就特別的耳聾。她自己已是決不出外的，而她也像她這種性格的其他老太太一樣，倘使家裏人擅自做了她所不能做的事情，她就要認為是一種家庭的叛逆。所以——上帝

● 這句話的味兒正是英國式的幽默。因為史拿格拉斯先生是謙恭有禮的紳士，所以他不會想到什麼「溜到她懷裏去」之類的老粗話——老粗念頭。

保佑她的年老的靈魂吧——她就儘可能挺得筆直的坐在她的大椅子裏，儘可能的顯出兇狠的樣子——雖然結果還是仁慈的。

「母親，」外德爾說，「匹克威克先生來了，你還記得他吧？」

「不用說了，」老太太回答，嚴嚴得，很的樣子。「不要叫匹克威克先生爲我這樣的老不死費心了。現在是沒有誰來理我了，這也是很自然的末。」說到這裏老太太昂一昂頭，用顫抖的兩手撫平她的薰衣草色的絲質衣服。

「得啦，得啦，老太太，」匹克威克先生說，「我不能讓你這樣來拒絕一個老朋友。我這次來是要特別和你作一次長談並且再和你打一次紙牌；而且我們還要給這些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看看敏納舞是怎麼跳的——在他們再長四十八小時的年紀之前就給他們看。」

老太太很快緩下來了，但是她不歡喜突然之間就表示出來，所以她祇是說，「啊！我聽不見他的話呵！」

「別說廢話了，母親，」外德爾說，「得啦，得啦，不要生氣了，那才是好人哪。不要忘了貝拉，你要提起她的精神啊，可憐的女孩子。」

老太太是聽見這些話的，因爲她兒子說完的時候她的嘴唇抖着。但是年齡加強了脾氣，所以她還沒有十分就範。因此她又抹抹薰衣草色的衣服，對匹克威克先生說，「唉，匹克威克先生，在我是女孩子的時候，青年人是跟現在大不相同的呀。」

「那是無疑的末，老太太，」匹克威克先生說，「所以我對於現在的少數有世家遺風的人特別重視呵。」——說着，匹克威克先生就溫和的把貝拉拉到身邊，在她額頭上吻了一下，叫她坐在祖母脚前的小板凳上。不知是不是由於她的仰視着老太太的臉孔的面部表情喚起了對於往昔的思想，還是由於老太太被匹克威克先生的誠懇的善意所動，或者竟是由於其他的原因，總之，老太太已經是真正的緩下心來，所以她抱住孫女的頸子，所有的小小脾氣都在一陣沉默的眼淚中間發散掉了。那天晚上他們真是快樂的一夥，匹克威克先生和老太太一道打的牌局是沈靜而莊嚴，圍桌上的歡笑是沸沸揚揚。女太太們退席之後許久，大家還把那熱騰騰的晚酒——用白蘭地和香料攪成的——一巡一巡的喝，而接着來的睡眠是結實的，夢是愉快的。可注意的事實是，史拿格拉斯先生的夢經常與愛米來·外德爾有關；而文克爾先生的幻想中的主要形象則是

一位年輕女士：黑眼睛，狡黠的笑容，一雙出色精巧的口子上翻毛的高絨靴子。

匹克威克先生一早就被一陣話聲和脚步声喚醒了，這些聲音是甚至足夠把胖孩子從沉睡中驚醒的。他坐在床上聽。女僕們和女客們不斷的跑來跑去；許多聲音喊要熱水，重複的叫喚拿針線來，還有許多次半抑制的懇求，「啊，來扣我起來，好人！」這些使匹克威克先生在無意的想像中以爲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當他更清醒的時候，才記起了結婚。這是個重要的大事，他就特別仔細的打扮了一番，下樓走到早餐室裏。全部女僕都穿了簇新的粉紅洋布長袍制服，帽子上打了白結，她們在屋子裏奔走着，興奮得描寫不出。老太太穿上了一件織錦緞的袍子，這衣服已經有二十年沒有見過陽光——除了那些偷偷從箱子縫裏溜進去的情意的光線，屈倫德爾是興高采烈，却又有點兒神經過敏。那位強健的老地主極想做得很暢快和不關心，但是他的企圖大大的失敗。全部女孩子們都穿着白洋紗布衣服，並且流着眼淚，除了特選的兩三個，她們光榮的在樓上跟新娘和女僕們見面。全部匹克威克派都打扮得頂頂漂亮。屋子前面的草地那兒傳來一陣怕人的吼聲，是那些隸屬於這個莊房的全部男子們、孩子們、和少年們所發出；他們每人都都在鈕扣孔上弄了一只白結，由於沙斯·維勒先生的言論和行動的模範作用而被鼓動到那裏並且在那裏受鼓動；維勒先生是已經在大家中間攪得深得人心了，如意自在，就像他是從小生長在這裏的一樣。

結婚原是開玩笑的一個「合法的」對象，但是其實卻沒有什麼好笑的——我們這祇是指儀式而言，並且我們要求明確的諒解我們並沒有對於結婚生活懷着隱然的諷刺。跟快樂和喜悅混合在一起的，是許多離開家庭的懊惱，父母與子女分離的眼淚離開人生最幸福的一部分中間的最親愛和最和藹的朋友而面臨和陌生的人們相處的憂煩的這種自覺——這些自然的感情，我們不願加以描寫，免得使這一章帶上憂傷，而且我們更不願意被誤解我們要給以諷笑。

那末讓我們簡簡單單的說吧，儀式是在丁格來谷的本村教堂裏舉行的，由那位老牧師主持；匹克威克先生的名字上了登記簿，到如今還保存在那裏的法衣室裏；那位黑眼睛的年輕女士簽名的字跡非常的潦亂和顛抖；麥米來的簽名呢，像其他的新娘一樣，幾乎不可辨認；一切都以非常可讚美的方式辦妥；年輕女士們一般的是覺得事情遠不如他們想像的驚心動魄；還有呢，雖則黑眼睛和狡黠笑容的所有者告訴文克爾先生說，她相信她一定是決不能夠忍受像這麼可怕的任何事情，但是

我們却有最好的理由認為她是錯誤的。除了這一切之外，還得一說的就是匹克威克先生是第一個向新娘致賀的人；他一面向她祝賀，一面把一只貴重的金鏈和金鏈掛在她的頸子上，這珍貴的鏈，以前除了珠寶商人沒有誰曾經見過。後來那古舊的教堂的鐘聲極其快活的響了，於是大家都回去吃早餐。

「碎肉餅該放在哪裏呀，小鴉片烟鬼？」維勒先生對胖孩子說，他是在幫助他把隔夜沒有好好解決的食品陳列出來。
胖孩子指了指肉餅該去的地方。

「很好，」沙姆說，「放塊『聖誕』在裏面。對過的那一碟，瞧，這麼着就整整齊齊舒服服了，就像那父親把他的小孩子的頭割下來給他醫斜白眼的時候說的囉。」

維勒先生說了這個比喻，就退後一兩步，使這比喻發生充份的效果，並且帶着最高的滿意端詳着他們所作的佈置。

「外德爾。」匹克威克差不多在大家剛就座之後就說，「喝一杯祝賀這個喜事！」

「那我是很高興的囉，我的孩子，」外德爾說，「喬——該死的，他又睡覺去了。」

「不，沒有，先生，」胖孩子回答說，從老遠的一個角落裏攏了出來，他是在那裏像胖孩子們的保護神——那不朽的號角神——似的吞了一塊聖誕肉餅，但是沒有能够保持那種作爲他的特徵的冷靜和悠閒。

「給匹克威克先生的杯子倒上。」

「是，先生。」

胖孩子斟上匹克威克先生的杯子，然後就退在主人的椅子後面，帶着極其有趣的一種憂鬱的愉快，監視着刀叉的運動，和那些精美的食物從盤子裏轉移到在座的人嘴裏的過程。

「上帝保佑你，老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說。

「保佑你，我的孩子，」外德爾答，他們互相乾杯祝賀，誠心誠意的。

「外德爾太太，」匹克威克先生說，我們老年人應該一同來乾一杯，慶祝這件大喜事。」

老太太穿着織錦緞的袍子坐在桌子頂端，神情莊嚴，右手是她的新婚的孫女，左手是匹克威克先生，替她切割。匹克威克

先生並沒有用很高的聲音說，她却馬上聽見了，就喝乾滿滿的一杯葡萄酒，祝他長壽和幸福；之後，這位可敬的老年人就開始詳細敘述自己結婚的情節，附帶討論了穿高跟鞋的風尚，還說了些已故的美麗的托林格洛亞女士的生活和奇遇；對於這一切，她自己當然是笑得很開心，而年輕女士們却也是如此，因為她們大家都不知道老祖母說些什麼。她們一笑，老太太就笑得更加十倍開心，並且說，這些原是向來被大家公認的絕妙的好故事；這話又叫她們大笑一陣，因此把老太太的興緻弄得再好也沒有。隨後，切開了蛋糕，一分過來，青年女士們留了幾小片預備放在枕頭下，而夢見未來的丈夫，因此又引起了許多的羞赧和笑樂。

「米勒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對他的舊相識那位精明的紳士說，「來一杯葡萄酒嗎？」

「很欣慰，匹克威克先生，」那位精明的紳士莊嚴的回答。

「你和我來一杯嗎？」仁慈的老牧師說。

「還有我，」他的太太插進來說。

「還有我，還有我，」坐在桌子儘那頭的兩位窮親戚說，他們已經吃得很稱心，對一切都報以大笑。

匹克威克先生表示了他對於每一個追加的提議都是由衷的覺得高興；他的眼睛發着歡樂的光。

「各位女士們和各位紳士們，」匹克威克先生突然站起來說。

「聽，聽，聽，聽，聽，」維勒先生在感情激動的狀態中大喊的說。

「叫所有的傭人都進來，」老外德爾說，不是他插上這句，維勒先生幾乎無疑是要受到匹克威克的當衆的呵斥了。「給他們每人一杯葡萄酒，慶祝慶祝。那末現在說吧，匹克威克。」

在在座諸位的沉默之中，在女僕們的耳語聲中，在男僕們的尷尬的惶惑之中，匹克威克先生開始了——

「各位女士們各位紳士們——不，我不想說女士們紳士們，我叫你們我的朋友們，我的親愛的朋友們，倘使女士們允許

我這樣放肆的話——」

說到這裏，匹克威克先生被女士們的由紳士們響應的巨大的讚美聲打斷了；這時候，清清楚楚的聽見黑眼睛的所有者

說她甚至要吻那位親愛的匹克威克。因此，文克爾先生俠義的（獻殷勤的）問她是不是可以由代表來接受；對於這話呢，黑眼睛的青年女士回答說，「去你的，」而同時對他射了一眼，那眼風再明白不過的說「倘使你能够。」

「我的親愛的朋友們，」匹克威克先生繼續說，「我祝賀新娘和新郎的健康——上帝保佑他們（歡呼和眼淚。）我的年輕朋友胡倫德爾，我相信是一位非常出衆的和丈夫氣概的人；而他的妻子呢，我知道是一位非常可喜可愛的女子，她二十年來在父親家裏給她周圍的人散佈幸福，現在是充分合宜於轉換到另外一個行動範圍去了。（這時候，胖孩子發出了高聲的哭泣，被維勒先生抓住領口拖了過來。）我但願，匹克威克先生接着說——「我但願我是年輕得能够做他的姊妹的丈夫（歡呼）但是，既然不能如此，我很高興我是年紀大得能够做她的父親；因為，這樣的話，我就不會被人疑心有任何隱秘的意圖來說我羨慕、尊重和愛他們兩人（歡呼和嗚咽。）新娘的父親，我們那位好朋友是一位高貴的人，我覺得和他相識是很驕傲（大呼嘯。）他是一位和氣的、優秀的、有獨立精神的心地高尚的、好客的、寬洪大量的人（窮親戚們對於每一個形容辭發出熱烈的呼喊，尤其是對於最後兩個。）他的女兒能够享受他所能要求的一切幸福；他呢，能够從她的喜事的美滿前途獲得他應該獲得的心境的滿足和平，這，我深信，是我們一致的願望。所以，讓我們來喝一杯祝他們健康，祝他們長壽，萬事如意！」

匹克威克先生在一陣讚美的旋風中結束了祝辭；在維勒先生的指揮之下，那些額外人員的前部又作了一次興奮而見效的活躍。外德爾先生向匹克威克先生提議乾杯；匹克威克先生向老太太提議。史拿格拉斯先生向外德爾先生提議，外德爾先生向史拿格拉斯先生提議。窮親戚之一向丟普曼先生提議，另外一位向文克爾先生提議。無窮的快樂和祝賀，直到兩位窮親戚都神秘的消失到桌子下面去了，這才提醒了大家是應該休會的時候。

午飯的時候大家又重新相聚，這之前，根據外德爾的勸告，男子們曾經作了二十五哩的步行，爲了解除早餐時所喝的酒的影響。兩位窮親戚一整天都被限制在床上，他們上床的目的是爲了獲得同樣的幸福，但是沒有達到，所以就留在那裏了。維勒先生把僕人們保持在水壩的歡樂狀態；胖孩子呢，把他的時間分成短促的片段，輪流用來吃和睡。

午飯是像早餐一樣的歡暢，也是一樣的熱鬧，就是沒有眼淚。隨後是點心並且又是些祝飲。隨後是茶和咖啡；再隨後，是跳

舞。

瑪諾莊房裏最好的起坐間是一個長方的、裝飾了黑色嵌板的房子，有一座很高的火爐架和一只巨大的火爐，上面可以開一輛新式小馬車。在房間的裏面一端，有兩位最好的提琴手，和一位全瑪格爾頓唯一的豎琴手，坐在冬青和常綠樹屬所搭成的一個隱蔽的處所。在所有的牆壁凹處和橫條上都裝了插四支蠟燭的重而大的舊式的銀燭台。地氈揭掉了，燭光明亮的照耀着。爐火閃耀着和爆裂着發出聲響，愉快的話聲和開心的笑聲在全房間裏迴盪。假使有哪個舊時代的英格蘭鄉下大老館死後成了仙，這裏正是他們宴會的好地方。

在這種可愛的情景之外假使還有什麼需要一說的，那就是匹克威克先生出現的時候竟沒有穿鞋罩這一值得注意的事實，那在他的最老的朋友們的記憶中也還是第一次。

「你是打算跳舞？」外德爾說。

「當然是呵，」匹克威克先生答。「你不看見我的穿著就是爲了這個目的。」匹克威克先生叫人注意他的帶斑點花的絲襪和結得緊緊的跳舞鞋。

「你穿絲襪！」丟普曼先生打趣的喊。

「爲什麼不能，先生——爲什麼不能？」匹克威克先生很動感情的樣子對他說。

「呵，當然沒有什麼理由說你不能穿呵，」丟普曼先生說。

「我想是沒有的，先生——我想是沒有，」匹克威克先生用斷然的聲調說。

丟普曼想笑，但是他發現那是個嚴重的事情，所以他顯出莊重的神情，說那雙襪子式樣很好。

「我希望是這樣。」匹克威克先生說，眼睛盯着他的朋友。「這襪子，就襪子而論，你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異樣吧，我相信，不是呵，先生。」

「當然囉，」丟普曼先生回答說，他走開了；匹克威克先生的臉上恢復了慣常的仁慈的表情。

「我們都預備好了吧。我看是，」匹克威克先生說，他和老太太站在跳舞會的領隊的一對的地位上，而他因爲太急於開

始，已經作了四次錯誤的起步。

「馬上開始了，」外德爾說，「喏！」

兩把四絃提琴和一把豎琴開始奏樂，匹克威克先生開始起步，進行開舞的儀式。這時忽然起了一陣掌聲和「停止，停止」的叫聲。

「怎麼回事？」匹克威克先生說，他是除非提琴和豎琴，沒有任何人間的力量足以使他停止下來的，那怕屋子失了火。

「愛拉貝拉·愛倫哪去了？」一打的人喊。

「還有文克爾呢？」丟普曼先生說。

「我們在這裏！」那位紳士喊，和他的漂亮的伴侶從一個角落裏出現了；這時候，倒是他的臉還是那位黑眼睛的年輕女士的臉更紅些，那真難說。

「多奇怪的事呀，文克爾！」匹克威克先生說，有點發脾氣了，「你竟沒有早些站好你的地位。」

「一點也不奇怪呵，」文克爾先生說。

「唔，」匹克威克先生說，非常含有深意的微微一笑，因為他的眼光落到愛拉貝拉身上了，「唔，我真不知道那究竟算不算奇怪了。」

然而並沒有時間來更多的想這問題，因為提琴和豎琴真正的熱烈演奏起來。匹克威克先生起步了——交叉着手——打正中走到房間的盡頭，走到離火爐一半的地方，重新回到門口——攙着老太太走到各處——在地上重重的頓腳——預備第二對出場——重新開步——又是各處走了一轉——又是頓腳——又是一對，又是一對，又是一對——從來沒有這樣起勁，最後，跳舞要結束了，也就是老太太早已脫力而退出，由牧師的太太代替了她的地位又跳足了十四對之後，這位紳士雖則已經毫無努力之必要，却還是不斷的一個人，在跳，跟住音樂的節拍，並且一直用一種描寫不盡的殷勤的態度向他的舞伴微笑着。

還在匹克威克先生舞倦之前，新婚的一對早已退出了舞會。然而在樓下的晚餐却很熱烈，餐後大家又坐了好久好久；

克威克先生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夾七夾八的記得曾經各別而且親密的邀請了大約四十五個人在喬治和兀鷹飯店吃飯，當他們初次到倫敦的時候；匹克威克先生認為這是相當明確的徵象，表示他在昨天夜裏除了運動之外，還做了些別的事。

「那末今天晚上你們廚房裏有野味了，我的親愛的，是嗎？」沙姆問愛瑪說。

「是呀，維勒先生，」愛瑪回答：「聖誕前夜我們都是有的，主人無論怎樣不會忘記這一點。」

「你的主人真妙，什麼都不會忘記，」刺勒先生說，「我的親愛的，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他這種有條有理的人，或者像他這樣道地的紳士。」

「啊，他真是呀！」胖孩子參加他們的談話說：「他養的豬多好！」胖青年對維勒先生投過一個幾乎像吃人生番的食喉的脫視，因為他想到紅燒的豬腿和肉汁了。

「呵，你到底醒過來了，是嗎？」沙姆說。

胖孩子點點頭。

「我對你說吧，小蟒蛇，」維勒先生含有深意的說：「你要是不少睡些，多動些，等你長大了的時候，你就得像那帶豬尾巴的紳士一樣的受累了。」

「他怎麼樣啦？」胖孩子問，聲調是躊躇的。

「我告訴你呀，」維勒先生答：「世上能有怎麼樣的大塊頭，他就得算是一個——真正是個胖子，他有四十五年沒有看到一眼自己的鞋子。」

「天呀！」愛瑪喊。

「是末，他是沒有呵，我的親愛的，」維勒先生說：「假使你照他自己的腿做了模型放在他的餐桌上，他自己也不認識。唔，他常常走到他的寫字間去，身上掛了一根漂亮的金鍊，大約有一呎又四分之一長，一只金鍊放在褲子上的錢袋裏，那鍊是很值錢的——我不敢說值多少，不過總是頂貴的鍊的價錢——又大，又重的，難得有那麼大的錢，就像難得有他那麼胖的人，錢面也按比例的大，」你最好是不帶這錢，」那老紳士的朋友們說，「你要被搶劫的，」他們說。「我嗎？」他說。「是呀，要

捨你。」他們說：「好吧。」他說：「我倒要看看有哪個賊能把這錢拿出來，連我也拿不出呀，它裝得太緊了。」他說：「我要知道什麼時間，總是只好看麵包店裏的鐘。」於是他笑得快活死了，像是要裂成碎片，並且又伸着撲粉的頭和豬尾巴出去了，沿着海岸演似的走，帶了拖得比平常更長的錢鍊，那又大圓錢鍍在灰色的粗絨布短褲口袋裏，幾乎要裂出來似的。全倫敦沒有一個弄手沒有拉過那鍊子，但是那鍊子是決不會斷，錢是決不會出來，所以他們不久就對於在人行道上拖這麼重的一位紳士厭倦了他呢，回家就笑得不開交，豬尾巴抖動得像只荷蘭鐘的擺，最後，有一天那老紳士正在滾着，看見一個他一眼就猜出來的弄手走過來，跟一個頭很大的小孩子手挽着手。「出花樣了！」老紳士自己對自己說：「他們要再作一次嘗試，可是不會成功的。」所以他開始格格的笑得很開心，但是忽然，那小孩子說開弄手的手臂，頭向前筆直面上老紳士的肚子，叫他痛得彎着腰有一會兒。「殺人！」老紳士喊：「行啦，先生。」弄手湊着他的耳朵說。等他伸直了腰的時候，錢和鍊子都沒有了，還有更糟的呢，從此以後老紳士的消化就壞了，一直到死都沒有好，所以你當心你自己吧，小傢伙，當心不要弄得太胖。」

維勒先生說完了這個似乎使胖孩子很感動的有道德意義的故事之後，他們三人就走到那大廚房裏，那是老外德爾的祖宗在已經不能記憶的年代就立下來的一個規矩，每年聖誕前夜的慣例，全家的人這時候都集合到這到大廚房里來。

在這廚房的天花板的中央，老外德爾剛親手掛了一枝大蓬的櫛寄生，這立刻就引起了一場普遍的和極其愉快的掙扎和騷亂。在正中間是巴克威克先生，他用那種足以使美人托林格洛亞的後裔感到榮幸的慇懃，拉住老太太的手，拖她到那神祕的樹枝下面，禮貌週全向她致敬。老太太就用適合於如此重大而嚴肅的事情的全部尊嚴接受這實惠的禮貌；而那些年輕些的女士們呢，對於這個風俗沒有那樣全心全意的尊敬，或者以為假使這樣的「致敬」要費點兒事才能得到，的話是足以大大增加它的價值的吧，所以就叫喚和掙扎，向角落里逃避，說狠話說壞話，總之用盡一切方法拒絕，祇是並不退出這房間；直到有些比較缺少冒險性的紳士們正要放棄的時候，她們却突然覺得繼續抵抗是沒有用的，就爽爽快快的讓人吻了。文克爾先生吻了那黑眼睛的年輕女士，史拿格拉斯先生吻了愛米來，維勒先生——並不特別因為是在櫛寄生下

● 英國舊時風俗，聖誕前夜或聖誕，在這櫛寄生下面的女子，任何男子可以要求與之接吻，現仍殘存。

面的緣故——吻了愛瑪和其他的女僕，祇要是他捉到的。至於兩位窮親戚，他們是吻了每一個人，連年輕的女客中間那些比較醜的也在所不免；這些比較醜的女客呢，在過度憤感的心情之下，在懶寄生剛剛掛上的時候就恰恰跑到它的下面，自己也不會知道。外德爾背向火爐，站在那里看着這個場面，非常之滿意；胖孩子却把這機會派自己的用場，迅速的吞了一塊特別好的碎肉餅，那是特地留着給什麼別人的。

現在，叫喚聲消歇了，臉孔都是紅的，髮卷都是亂的，匹克威克先生呢，如上所述的吻了老太太之後，正站在懶寄生下面很高興的看着他周圍進行的一切，這時候，那位黑眼睛的年輕女士跟其他年輕女士們噓噓的談了幾句，忽然就衝了過來，用手臂撲着匹克威克先生，頸子，熱烈的吻他的左頰；匹克威克先生還沒有十分明白是怎麼回事的時候，已經受了她們全體的包圍，被她們每人吻過。

看看真有趣哪，匹克威克先生被包圍在核心，一時被拉到這邊，一時被拉到那邊，最初被吻了下巴，後來被吻了鼻子，後來被吻在眼鏡上，引得四處里都發出哄然大笑；然而更有趣的是，不久匹克威克先生就被用絲手絹繫住眼睛，捉起迷藏來，撞上了牆，跌進了角落，妙趣無窮，演盡了百人的種種怪劇，到最後捉住了窮親戚之一，於是輪到他自己來逃避百人了，而他逃避得又是如此的矯捷和輕快，博得旁觀者無限的讚嘆。窮親戚們捉他們認為是樂於勝任的人，到遊戲失了趣味的時候他們自己却被捉了。大家都厭倦了捉迷藏之後，又做吞火球的遊戲，●等到不少的手指被燒痛了，所有的葡萄乾都沒有了，他們就在那燒着大塊木柴的大火爐旁邊坐了，吃豐盛的晚餐和喝香酒，●酒是用一只大缸盛着，那缸祇比洗衣作的銅鍋子小些，里面有些滾熱的蘋果在嘶嘶的響，又好看，又好聽，魔力無窮。

「這，」匹克威克先生說，看看周圍，「這真是舒服呵。」

「我們的老規矩，」外德爾先生回答說，「在聖誕前夜，全家都一塊兒在這里坐着，你看見的囉——僕人們也都都在內。我們在這里等到十二點鐘，即接衆聖，行行酒令說說故事消磨時間。願倫德爾，我的孩子，把火燈大些。」

● Stur-dragon 亦稱 Nap-dragon，以浸酒之葡萄乾置於飲料中，用火燻習，赤手取而食之。古時武士往往如此向鄰女獻媚。
● 香酒 (Wassail) 用麥酒或葡萄酒加香料和食糖的蘋果釀成的一種酒，是過節的特製飲料。

木柴被撥動的時候，無數明亮的火星飛迷，深紅的火燄發出強烈的光輝，一直射到最遠的角落里，並且把它的活潑的色影抹上了每一張臉孔。

「來，」外德爾說，「唱一只歌——一只聖誕歌！我不妨來一個，假使沒有比我好的。」

「妙！」匹克威克先生說。

「倒滿杯子，」外德爾喊，「要透過香酒的濃濃的顏色看見酒缸的底，那總還得兩個鐘頭，足足的；全體都倒滿杯子，聽我唱的吧。」

說了這話，這位愉快的老紳士就用圓而洪亮的聲音直截了當唱了起來——

聖誕頌

「我不愛春天，他在他反覆無常的翼上
載了花朵和蓓蕾，

用他的欺詐的雨水向她們猛然挑逗，

而在黎明之前就把她們委棄。

一個朝三暮四的刻薄鬼呵，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他不知道自己的心思馬上又要變成怎樣，

他剛剛對你微笑，却扭出一副歪臉

摧殘了你的最年青的鮮花。

「夏季的太陽奔向他的光明的家庭，

我却決不會去把他追尋；

烏雲遮蔽了他我要高聲大笑，

不管他是怎樣的發氣和傷心！

因為他的寶貝兒子正是那野性的瘋狂，

用可怕的狂熱作兒戲的勾當；

許多人都有過痛心的經驗，

愛假使過於強烈，就不能地久天長。

「當和平的收穫之夜，溫柔的

月亮散播寧靜的清光，

我覺得比在吳吳白日的正午，

那是遠為甜蜜而輝煌。

但是躺在樹下的落葉

每一片都喚起我的憂愁；

我但願秋日的天氣不必如此的晴麗，

因為它與我絕不諧和。

「但是我要歌唱健康的靈魂，

歌唱真誠，實在和勇敢；

我要喝乾滿滿的一大杯，

盡力三呼慶祝這古老的聖誕！

我們用愉快的喧鬧迎接他來臨，

那喧鬧恰恰會叫他更加開心；

我們要留他同在，吃點兒酒菜，

大家融融洽洽，然後再分開。

他有實誠的自傲，不屑於隱諱

他的一點兒壞天氣的傷疤；

那並不是污點，因為我們最勇敢的水手們

臉上多的是這樣的榮花。

那末我要重新歌唱，唱得屋頂震響，

歌聲從這堵牆到那堵牆的迴盪——

歡迎這強健的老傢伙，在今兒晚上，

因為他是一切季節之王！

●

這歌受到了喧騰的讚美——朋友們和從屬者們是頂好的聽衆呵——尤其是窮親戚們歡喜得如醉如狂。火爐裏重新添了柴，大家重新全斟上了香酒。

「雪下得多大呵！」男僕之中的一個低聲說。

「下雪了，是嗎？」外德爾說。

「天氣壞哪，冷得很哪，先生。」那男僕回答：「還有風，風括着雪，像濃厚的白雲遮在地上。」

「傑姆說什麼？」老太太問。「不是發生了什麼事吧？」

「不，母親，」外德爾回答說：「他說外面起了大風雪，風是刺骨的冷。照那風在煙囪里直滾的樣子看，我想是不錯的。」

「啊！」老太太說：「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我記得，恰恰是你的可憐的父親去世之前五年，也是這樣的風，也是這樣下着雪，那天也是聖誕前夜。我記得就是在這天晚上他把妖怪們帶走。老加布利爾·格勒勃的故事講給我們聽的。」

「什麼故事啊？」匹克威克先生說。

「呵，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外德爾回答：「是關於一個年老的教堂雜役，我們這里的人假定他是被妖怪們帶走了。」

「假定！老太太脫口而出的說：『有誰竟頑固得不相信這件事嗎？假定你不是從很小的時候就聽說他是被妖怪帶走的嗎，你難道不知道他是被妖怪帶走的嗎？』」

「很好，母親，他是的，隨你說吧，」外德爾笑着說：「他是被妖怪帶走的，匹克威克，那末這就算完了。」

「不，」匹克威克先生說：「不能說完，我告訴你，因為我一定要聽一聽怎麼爲什麼和其他一切。」

外德爾看見每人的頭都伸出來諦聽，就微微一笑；於是用不加節制的手倒了香酒，對匹克威克先生點頭致意，開始講了如下的故事——

● 原辭格律嚴整，遣辭則典雅與歌謠並峙，譯者因恐畫虎不成，所以譯得比較自由。

但是，上帝保佑我們的編輯心吧，我們已經把這一章拖得好長呵！我們鄭重的承認，我們完全把所謂章回的規矩忘得乾乾淨淨了。所以現在，讓妖怪另起一章，從頭說起吧。用意是爲了醒目，却不是偏袒妖魔，各位女士，各位紳士，請了！